

金龍秘（奇俠齊燕歌傳奇故事） 馬天行·著

一塊金龍令，竟然隱藏着無窮殺機，市井奇俠齊燕歌因此遭到狙擊伏殺，險死還生……最後揭開金龍令之秘，原來却是……

$4.00

1182

編者話

市井奇俠齊燕歌這個故事集，我們先後也曾經刋出很多個了。作者把本文中的主角人物——齊燕歌塑造得唯妙唯肖，栩栩如生。他既有粗獷市井之行徑作風，復有俠義凜然之豪放一面。今期巨型小說——ㄴ金龍秘ㄱ是描述齊燕歌由於一件金龍令牌，引來了無限兇險，迭遇狙擊，險死還生！究其眞相，原來竟是……？欲知其詳，請千萬不要錯過今期的本刋。

＊＊　　＊＊　　＊＊

太空奧秘，奇幻無窮，今期的宇宙搜秘實錄把各位帶到新奇奧妙的太空領域裡，大開眼界，目不暇給。科學家乘坐ㄴ太陽能火箭ㄱ向太空進發，在火箭裡面竟然發現許多奇形怪狀的星體，儼如墓地……愛好新奇刺激的讀者，請參閱內文一〇三頁。

＊＊　　＊＊　　＊＊

下期余破浪有簇新作品——海鷗奇案錄之ㄴ核子觀音ㄱ刋出，描述一羣充滿現代氣息、敢作敢爲的青年人，他們勇於面對罪惡挑釁，更向不法之徒主動挑戰，因而掀起了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是一篇奇峯突出，氣勢迫人的金牌巨著，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速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速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8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繪製成裸女形象的ㄴ太陽能火箭ㄱ，向太空發射，留在火箭裏面的科學家發

市井奇俠故事之五

馬天行·文
黃耀基·圖

金龍秘

本道義　渡頭惡戰

新月如眉。

野渡頭前,風吹波漾,一舟自橫。

野渡無人,草葉蕭蕭,淒凉一片。

一陣急勁的晚風吹掠過,草動蕭蕭;波漾舟蕩,發出一陣「啪啪」聲。

晚風一陣緊過一陣,不但將野草吹得搖擺不已,小舟急劇搖盪,亦吹來了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像御風飛行般,隨着急勁的晚風,刹那掠到野渡前。

× × ×

清淡的月光照射下,雖然不太清楚這來人的面目,但依稀可分辨出這人的面部輪廓——

五官端正,頷下無鬚。

最觸目的還是此人腰間掛着的長刀。

這人年紀不會很大,絕無疑問是個武林人。

這人看來是急於想渡河的,當他目光急速一掃,掃視到那隻隨波盪擺的小舟後,神情似乎一喜,一個箭步標到綁着小舟繩索的木樁之前,俯身伸手急急將繩索解開。

就在他即將舟索自木樁上解開的刹那,驀地自來路處一道白光閃至,「刷」地將繫舟的繩索擊斷。

小舟失了連繫,立時被急勁的晚風吹得隨着漾動的水波向外飄移。

那人於白光閃射的時候,一驚回首。目光立刻瞥視到來路有三條人影如飛急掠而來。

那人顯然震驚非常,就着俯身之勢,騰身躍掠向那隻飄離岸邊已有五六尺的小舟。

但立刻又有一道白光閃射至,截阻他的走勢。

那人身在空中,不能也不敢不擋撥避讓這道有如電光乍閃而至的白光。

刀光一現,「叮」的一聲,那人已一刀將射來暗器磕飛。

「噗通!」一响,那道白光墮沒在水中。

雖然將暗器磕飛,但那人的身形走勢亦不由窒了窒。

這刹那,小舟飄移離岸邊足有一丈之遙。

那人在空中雙脚互墊,凌空三個翻滾,一振雙臂,衣袖獵獵聲中,大鵬一樣衝標向那艘小舟。

驀地,一股狂飈也似的颶風捲刮得波揚浪湧,倏將那只小舟像斷綫風箏般,吹刮出數丈外。

這一來,衝掠向小舟的那人就怎樣也落不到小舟之上。

既然落不到小舟上,那隻有落在水裏去。

那人身形確然斜墜向水面。

那人顯然不諳水性,眼看就要墮落在水中,驀然發出一聲長嘯,左脚在右脚背上一墊,硬生生將下墜的身形拔騰起。

接一連幾個翻滾,倒掠回岸邊。

× × ×

渡頭岸邊,那三條人影一字排開,各自發出獰狰笑聲,目光齊注視着那人倒掠回的身形。

剛才,就是他們三人各劈一掌,三股如濤的掌勁滙聚在一起,將那隻小舟倏忽擊送出數丈之外,不讓那人登上小舟的。

看來,這三人對那人是必欲殺之而後甘心。

事實也確實這樣。

這三人當那人躍回在岸邊地上後,立刻展動身形,將那人三面去路封死。

那人背水而站,執刀在手,神情表現得異常冷靜。

大概他亦深知此刻的處境,除了一拚之外,別無選擇。

那三人目光兇厲地獰視着執刀漢子。

執刀漢子一副豁出去的神色,針尖對麥芒地掃視着那三人。

「嘿嘿,看你小子還能逃得了?」三人當中那名短髮蝟豎的漢子晃動着手中的鬼頭大刀,刀鋒泛起森冷的寒光。

執刀漢子咬牙道:「別得意,大不了拚個你死我活!」

「小子,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今日你也非死不可!」右邊一個獠牙外露的漢子猖猖作聲,手執一把三尖兩刃刀,在淡淡的夜色下,十足一隻惡鬼。

執刀漢子緊抿着的雙唇一牽,發出一聲冷笑:「那就動手吧!」

「好小子,那就嚐嚐大爺的厲害吧!」右邊那個如白臉無常般的漢子白衣一撩,手中無常棒嗤的一聲疾刺向執棒漢子的咽喉。

也就在這時,新月為之一黯。

却原來一片浮雲將眉月掩蔽了。

執刀漢子目中精光一閃,偏身擰首,一刀截斬向白衣漢子執棒手腕。

但同時間,短髮漢子的鬼頭大刀挾着勁風,「呼」的一聲,攔腰斬向執刀漢子的腰身!

另一面那獠牙漢子身形一矮,三尖兩刃刀捌向執刀漢子大腿。

這三人合擊之下,執刀漢子如[illegible]擋躍避,雖然有可能傷了那白衣漢子,但他亦勢必喪命在鬼頭刀之下!

顧不了傷敵,執刀漢子刀勢一廻,同時身形倒縱而起。

刺向他大腿的三尖兩刃刀捌了個空,「噹」的一下激响,長刀與鬼頭大刀互擊,濺起一蓬星火,執刀漢子倒縱的身形亦被震得翻騰起。

而那白無常般的漢子就在這時,無常

棒一個翠火燎天，捌向執刀漢子的身形。

執刀漢子人在空中，看得眞切，長刀一沉，自兩腿間疾向下點。

「叮」一下輕响，刀尖恰好點擊在棒頭上，整個人借一點之力，凌空再翻騰起五六尺，接身形一展，斜掠過白無常般漢子的頭頂，掠向一旁地上。

白無常般的漢子口裏發出一聲怪叫聲，身形疾轉，追撲執刀漢子急掠的身形。

執刀漢子脚才沾地，驀然間兩道刀風已然分別襲向他上下盤。

襲擊他的當然是那執鬼頭刀的漢子以及使三尖兩刃刀的漢子。

執刀漢子雖然有所提防，但也料不到對方來勢這樣快，心急之下，驀地狂吼一聲，身形一縱，避過攻向下盤的三尖兩刃刀，長刀猛揮，竟然不封不擋，削斬向使鬼頭刀子的肩胸。

執刀漢子這是拚命的打法。

但這種打法居然有效。

使鬼頭刀的漢子雖然可以將執刀漢子一刀揮爲兩段，但他自己也會被削斬成兩爿。

他雖然想斬殺執刀漢子，但却不想自己也死掉。

所以，他只好撤刀暴退。

執刀漢子乘機追擊。

但他却忘了還有一個執喪門刀的漢子向他追擊。

白無常般的漢子喪門棒像烏龍擺尾般，掃砸在他的腿股之間！

執刀漢子冷不防捱了一下，痛哼出聲，身形往側踉跌出去。

手執三尖兩刃刀的漢子一見有機可乘，伏身一竄，手中刃如毒蛇一樣標捌向執刀漢子的大腿。

「噗」地，執刀漢子大腿被捌了三個血洞，立時鮮血濺流。

這一來執刀漢子再也穩不住身形了，摔跌在地。

一道凌厲的刀風暴襲向他腰腹！

這一刀是使鬼頭刀漢子斬出的。

原來他一退之後，見執刀漢子受傷倒地，機不可失，身形暴掠，鬼頭刀挾雷霆之勢，存心一刀將執刀漢子劈死！

執刀漢子亦不想死，知道危險，於摔跌落地的同時，身形貼地疾滾！

這一滾，救了他自己一命。

鬼頭刀由於力道太猛，劈不中執刀漢子，但却劈在地上，地爲之裂。

執刀漢子雖然逃過此厄，但腰背仍被鬼頭刀尖割裂，肉翻血湧，劇痛難當！

但他却不敢將滾動的身形稍停，因爲一柄三尖兩刃刀及一支喪門棒正追擊他疾滾的身形！

「噗噗」連响中，刀棒在他滾過的地方，擊得塵土飛揚。

就差那麼一點點，竟然追不上執刀漢子疾滾的身形！

使鬼頭刀的漢子一刀劈空，也不將嵌在地上的鬼頭刀取出，左手一揚，一道比疾電還要快的白光脫手電射向在地上疾滾的執刀漢子身形！

執刀漢子疾滾閃避獠牙漢子及白無常般的漢子刀棒猶自驚險百出，如何還能兼顧那射來的暗器？「奪」地被那暗器射個正着！

疾滾的身形亦不由一窒。

這一窒，就讓追擊不輟的刀棒追上來了。

兩股兵器兇猛地一刀往他身上招呼。

執刀漢子這一次死定了。

但困獸猶鬥，執刀漢子自份必死，但他却不甘心就這樣死去，手中長刀驀然脫手擲擊向獠牙漢子及白無常般的漢子。

這眞是變生俄頃，獠牙漢子與白無常般的漢子同時驚呼出聲，顧不了斬殺執刀漢子，身形各自打橫掠退，閃避那擲射而來的長刀。

執刀漢子却乘這機會，忍痛再將身形疾滾。

一滾之下，身下一空，接急向下墜，撲通一聲，摔落在河中。這一下變化，不但大出那執刀漢子意料之外，連那惡鬼一樣的三名大漢，亦是一怔。

却原來那執刀漢子一輪疾滾之下，已滾到河邊，再一滾，就滾跌落河中。

那三名惡鬼一樣的漢子一怔之下，疾衝到河邊，同時揚手向執刀漢子墜河處打出三道暗器。

「通通通」三下急响中，三道暗器全部射沒在水中。

至於射不射得中那刀中的執刀漢子，大概只有那執刀漢子才知了。

× × ×

急風陣陣，水波湧動，由於夜色黯黑，那三個漢子俱看不清楚河水是否泛起血紅，只看到水光一閃一漾。

「老大，要不要下水看看？」長着一對獠牙的漢子目注使鬼頭刀的短髮漢。

「你諳水性？」短髮蜎豎漢子雙目注視着水面。

「不懂。」獠牙外露的漢子搖搖頭。

「咱們兄弟三人皆不懂水性，如何下去看？」短髮蜎豎漢子横了獠牙外露的漢子一眼。

「那小子看來也不懂水性，不然，他早已在小船被吹走的時候，泅水過河了。」白無常般的高瘦漢子目光在河面掃視，大概在尋找那隻飄蕩在水面上的小船。

但河面黝黑，小船已失了踪影，大概被水流帶走了。

「老三說得對，那小子肯定不懂水性。」短髮蜎豎的漢子目光沒有離開水面。「他身上受了很重的傷，加上不懂水性，掉在河裏，不被淹死才怪！」

「老大，那咱們走吧，還站在這裏幹什麼？」獠牙外露漢子將三尖兩刃刀收起，「在這裏喝風不如回去喝酒。」

「老二，喝酒有的是時間，爲了小心起見，咱們還是沿着河岸搜索一下吧！」短髮蜎豎的漢子手中鬼頭刀一沉，向着岸邊的亂草捌斬下去。

——他是恐防那執刀漢子在墜河後，匿在河岸的水草中。

霎時水濺草飛，貼水生長的野草倒了一大片，隨波而去。

獠牙漢子與白無常般的漢子刀棒齊下，沿河搜索下去。

三條人影瞬即沉在黑暗的夜色中。

野渡頭又恢復了淒冷，陣陣急勁的晚風吹得水波粼粼，眉月又從浮雲中探出來

，洒下淡弱的光芒。

× × ×

天上灰沉沉一片，彷彿一夜的急風將灰黑的浮雲全部吹集在一起，看來，將會有雨落。

這樣的天氣，最不適宜出門趕路，因爲隨時會被驟然落下的雨水淋得像隻落湯鷄。

但偏在這時，却有一個黑衫青年步履匆匆地趕到野渡頭。

這黑衫青年相貌端逸，身材修挺，束髮如冠，不別是人，正是揚州齊燕歌。

齊燕歌怎會忽然出現在這荒涼的野渡頭？

而且他看來似乎急於過河。

令他好失望，本來野渡無人舟自横，但現在既無人，也無舟，他只好又失望又焦急地望河興嘆，游目往河面打量，希望能够發現一隻能够渡他過河的船隻。

可惜河面只有滔滔流水。

他抬眼望一下天空，天上黑雲更厚，而風亦忽然急起來。

看來，一場大雨隨時會傾盆而下。

齊燕歌正是爲了躲避這場隨時會傾盆而下的大雨，才急着想過河。

因爲河這邊十里內連一戶人家也沒有，若下起雨來，找不到避雨的地方。

而河那面，三里不到處，却有一個小鎭，以他的脚程，只要能渡過河，足可以在大雨來臨前，趕到那小鎭，不至被雨水淋濕。

但現在却沒法子渡河了，怎不令他心焦不已。

因爲被雨水淋得渾身濕透的滋味可不好受。

焦急沒有用，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到渡河的船隻。

這條河若不是太寬，以他的輕功造詣，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可以一口氣渡過河。

但這條河却足有六七十丈寬，一口氣無論如何也渡不過去，那只好用船了。

風越來越急，天色也越來越沉黯，烏雲厚得像要壓下來般，這是暴風雨前的先兆。

齊燕歌不再遲疑，沿岸搜索起來。

× × ×

說倒霉也好，背運也好，齊燕歌沿着河岸搜尋船隻，却一隻船也搜尋不到，但却發現了一個死人。

那死人就在距野渡頭不到二十丈處的一叢岸邊野草中，雙手猶自緊抓着草叢不放，雙腿自膝以下沉在水中。也因此才沒有被急湧的河水將他衝走。

那人身上有兩處刀傷，死魚肉一樣翻裂開來，臉色死白，雙目緊閉，乍眼一看，絕無疑問是個死人。

齊燕歌一看到那屍體，不由皺了皺眉頭，目光却停留在那屍體身上。

因爲他發現那屍體腰間有一把刀鞘。

他是被那把刀鞘吸引了的。

從那把刀鞘，可以斷定那屍體是個武林人，而從身上的傷口，可以猜測到這人必是被人擊傷墜河而死的。

這是齊燕歌此刻心中的猜忖。

齊燕歌自擊殺「陽拳」柳炎陽，瓦解神火敎，殲殺神火魔君後，已是個武林人，而對方又是個武林人，所謂兔死狐悲，齊燕歌這時不急着渡河了，他此刻只想將那人掩埋免其暴屍荒野。

也幸虧齊燕歌一念悲憫，將一條人命自鬼門關外檢了回來。

× × ×

那伏在河邊草叢中的死人，原來未死，尚有極其微弱的氣息。

齊燕歌是在將那人拖上來時，發現那「屍體」仍是活人的。

這令他驚喜萬分。

因爲這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急忙將那「屍體」平放在地上，急自懷中掏出一個瓷瓶，傾出三粒丹丸，揑開那「屍體」的牙關，將丹丸投入其口內。

接將那「屍體」從地上扶起來，將右掌抵在其背心大穴上，將內力源源輸入其體內。

足有一盞茶時份，那「屍體」才有了氣息，臉色也漸漸有了血色。

齊燕歌繼續將內力輸送入那活了的「屍體」體內。

那活了的「屍體」胸膛起伏，呼息也重了起來。

眼皮顫動了幾下，那活過來的「屍體」終於張開了眼皮。

齊燕歌也在這時候粗重地喘息了一口氣。

那從地獄打了個轉、活過來的人，目光有點迷茫地瞧了齊燕歌一眼，咀一張，「哇」地吐了一口黃水。

接連吐了幾口，那人的呼吸漸趨暢順，但神色却委靡不振。

但他却出聲說話了。「你是誰？多謝你救了在下一命。」

齊燕歌將他扶坐起來，和聲道：「我姓齊，名燕歌，閣下因何會奄奄一息，躺在河邊草叢中的！」

那人顯然從未聽聞過齊燕歌的大名，聞言遲緩地眨了眨眼睛，語聲低弱地說道：「在下楊啓光，齊兄可否先扶在下避避雨，再對齊兄詳說在下的遭遇呢？」

齊燕歌被楊啓光這一說，才猛然感覺到有大點大點的雨水，打落在他的頭面身上，急忙攙扶起楊啓光，走向渡頭旁邊一間用茅草搭蓋的草棚。

兩人才進入草棚，疏落的雨點驟然急集地洒落下來，狂風陣陣，雨點追着兩人的身後刮入草棚內。

齊燕歌皺了一下眉，急忙將楊啓光扶到草棚一角，以避風雨的侵襲。

將楊啓光倚壁放落地上，齊燕歌才發覺到他受了傷，忙爲他敷治。

這時，草棚外風雨充斥了天地，狂風挾着暴雨吹刮進草棚內，不但打濕了草棚內的地面，草棚也搖搖欲「散」。

所幸齊燕歌兩人倚坐在棚角，風雨吹打不到，但齊燕歌却担心草棚會被風雨吹塌，在這樣狂暴的風雨中，落湯鷄的滋味可不好受。

× × ×

楊啓光經齊燕歌以隨身携帶的金創藥敷治包扎之後，精神振作了很多，於是在風雨呼嘯聲中，將他的遭遇向齊燕歌詳細

說出來。

原來他就是那個昨晚在這渡頭遭到三名惡鬼一樣兇惡的漢子追殺的執刀漢子。

他在身受重傷之下墜河，沒有被淹死，可說是他命大，也是他命不該絕。

原來他在受傷墜河的刹那，自忖必死，墜水後，他的手脚本能地亂抓亂蹬，却被他抓到一根斷折的木樁，他立刻死死地抓住，在三個漢子刀棒捌入水中時，他疾忙抓着木樁潛入水中，不致被刀棒捌中，直待那三個漢子分頭沿河搜索下去，他才將腦袋探出水面。

後來，他待三名漢子離開後，才抓着岸邊的水草，順着水流向下游移動，終於找到一處可以攀爬上岸的地方，可惜他受傷太重，加上失了不少血，上半身才爬上岸，却再也支持不下去，昏迷過去。

也幸好他上半身已爬在岸上，才不至在昏迷後，被水流衝走。

× × ×

齊燕歌在聽完了楊啓光的敍說後，不由脫口問道：「追殺你的三人，你可認識他們嗎？」

楊啓光咬牙說道：「在下當然認識他們，他們就是江湖人稱『烏江』三煞的烏氏兄弟！」

齊燕歌雖然涉足江湖不久，但迭遭巨變，對江湖上的事物，也知悉了不少，烏江三煞的大名，他也曾聽聞過，遂有點訝然地說道：「烏江三煞，一向只在烏江兩岸橫行，你怎會惹上他們的！」

楊啓光喘一口氣，有點激動地說道：「齊兄，在下沒有惹上他們，他們是受人主使，追殺在下的！」

齊燕歌不由動容道：「據齊某所知，烏江三煞一向獨來獨往，從不結黨附衆，是誰有這樣大的能耐，指使得了他們？」

楊啓光吸口氣，語聲變得低澀地說道：「這人在江湖武林中大大有名，加上三萬両銀子，所以請得動他們。」

齊燕歌好奇地追問：「楊兄，此人到底是誰？」

楊啓光吁了口長氣才凝重地一字字道：「此人就是人稱冷面鐵判的龔鐵城！」

齊燕歌在行走江湖這段日子以來，對於江湖武林中的人與事，均很留意，而冷面鐵判龔鐵城這個人，在江湖武林中，是個大大有名的人物，所以他聽聞過。

「楊兄，據我所知，冷面鐵判龔鐵城這個人，在武林中名氣很大，且爲人鐵面無私，嫉惡如仇，他怎會主使烏江三煞這兇邪的人物追殺你？」齊燕歌有點不解地望着楊啓光。

楊啓光目光閃閃，一面憤慨地說道：「齊兄，只因在下發現了這位披着人皮的大俠的一個不爲人知的秘密，所以他要殺我滅口，而他又不便出面，所以暗中請了烏江三煞追殺在下。」

楊啓光說完這句話，可能由於心情太激動，胸膛起伏不已，氣息喘促。

齊燕歌見狀，只好將溜到口邊的話停住，待楊啓光氣息暢順才問下去。

——這時他的好奇心已被勾起，他很想知道楊啓光到底發現了冷面鐵判龔鐵城的什麼大秘密，令到他非要殺他不可。

外面的風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巳減弱，雨絲像柳條一樣，在空中飄拂洒下。

而齊燕歌由於注意力被楊啓光那個「秘密」吸引了，所以沒有發覺草棚外面的風雨巳弱。

而且，他也沒有發覺草棚外不知什麼時候，站着三個惡煞厲鬼一樣的人物。

直到那三個全身濕淋淋的漢子各自發出一掌，將那簡陋的草棚擊塌，才驀然警覺。

× × ×

三股狂飆一樣的氣勁，將草棚擊得「劈勒嘩啦」碎塌，柳絲一樣的雨絲，立刻飄洒落齊燕歌楊啓光的頭臉身上。

兩人一驚，齊燕歌本能地霍然挺站起，目光一掃，立刻發現了那三個兇煞惡鬼一樣的漢子。

這刹那，他也明白了，草棚不是被風雨吹塌的，而是被那三個漢子以掌風擊塌的！

因爲這時和風細雨，根本無可能將草棚吹塌。

「烏江三煞！」楊啓光這時也看到了那三個漢子，臉色驟變，脫口驚叫起來。

齊燕歌在乍見那三名漢子時，從三人的容貌及手執的兵器上，巳猜想到對方可能是楊啓光描述過的烏江三煞，如今聽他驚呼出聲，更加肯定了。

他不由仔細地打量起這三個橫行烏江兩岸、以兇狠殘暴著名的煞星。

「楊啓光，你這個小子果然命大，昨晚竟然淹不死你！」說話的是手執三尖兩刄刀，獠牙外露，形貌像一隻惡鬼般的漢子。

「幸好咱們兄弟向來做事穩當仔細，本着『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的原則，冒雨再來找尋一遍，不然，被你這小子逃過了，咱們的招牌也砸了！」接上去說話的是手執無常棒，臉色灰白，形貌有如白無常般的漢子。

「小子，你這一次再也逃不了！」跟着發話的是一個手執鬼頭大刀，短髮蝟豎，臉黑如炭的漢子。

——這三個接連發話的漢子，就是江湖人稱烏江三煞的烏氏兄弟。

手執三尖兩刄刀的是老大——「兇煞」烏天。

手執無常棒的是老二——「白煞」烏仁。

手執鬼頭大刀的是老三——「黑煞」烏地。

× × ×

楊啓光艱難地挺站起來，激昂地說道：「我昨夜死不了，你們今日也休想殺得了我！」

烏江三煞幾乎是在同時，張口發出一陣狂暴的笑聲。

「眞是笑死老子了，你巳身受重傷，差點連站也站不穩，還口出大言，待老子一刀將你捌個透明窟窿，看你還能活得了？」「兇煞」烏天猖猖着踏前一步。

「有齊燕歌在此，豈容你們行兇！」齊燕歌凜然斜踏一步，將楊啓光遮擋住。

烏江三煞像直到這時，才發現齊燕歌的存在般，一齊將目光兇狠地移注在他的身上。

「小子，你是誰，敢來管老子們的事

，難道不怕死？」烏天兇暴地叱喝出聲。

齊燕歌清晰地道：「揚州齊燕歌。」

烏江三煞一聽，同時驚異地瞪望着齊燕歌，脫口說道：「你就是那個一手瓦解神火教，擊殺神火魔君的齊燕歌？」

「如假包換！」齊燕歌目光烱烱。

烏江三煞雖然不認識齊燕歌，但也聽聞過齊燕歌大破神火教的事跡，也聽聞過對他的描述，如今細一打量之下發覺眼前這個髮髻如冠，身穿黑衫的青年，果如傳聞中描述的揚州奇俠齊燕歌。

烏江三煞想不到會在這樣的情形下見到齊燕歌，不由微微一怔。

「齊燕歌，老子們與你素不相識，可說河井不犯，你還是不要淌這趟渾水，免得大家傷了和氣。」白煞烏仁爲人陰沉多計，他不欲在這個時候節外生枝，錯過殺死楊啓光的大好機會，所以搶先說出半嚇半勸的話。

那知齊燕歌像鐵了心般，不吃他這一套。「齊某也不想與你們結怨，但又不能眼看着你們殺人而不管，所以，大家若不想傷了和氣，請你們就此作罷，未知三位意下如何？」

「姓齊的，別以爲老子們怕了你，若不讓開，連你也一併殺了！」兇煞性情兇暴，忍不住吼喝出聲。

「齊兄，大恩不言謝，在下不敢將你牽扯入這件事中，齊兄你請走吧！」楊啓光深知任何人若被牽扯入這件事中，那就兇險麻煩了，所以出言勸齊燕歌撒手不要管他。

但齊燕歌如何能見死不救，他本是個性情中人，一腔熱血，不然，他也不會踏上凶險詭詐的江湖路。

「楊兄，這件事既然讓我碰上了，齊某豈能眼睜睜看着你被人殺死？所謂救人需救到底，只要齊燕歌有一口氣在，斷不會讓他們傷害你！」齊燕歌這番話說得語聲錚錚。

楊啓光不禁大爲感動，敬佩地說道：「齊兄高義，在下感佩，但……」

一直沒有開口說過話的黑煞猛地一聲暴吼，將楊啓光下面的話震斷了。「姓齊的，吃老子一刀！」刀隨聲出，身形猝然向前疾衝，一刀筆直斬劈向齊燕歌。

齊燕歌早就暗中戒備着，所以丕慌不亂，右手一揚，烏芒乍閃，量天尺斜劃而起，迎向烏地的刀刄！

齊燕歌之所以硬接一刀，乃是不得巳，因爲他若閃避，則將他身後的楊啓光暴露在烏地的鋒刄之下，若以楊啓光現在的情形，肯定接不下也閃避不了那兇猛的絕倫的一刀。

那知烏地筆直劈出的那一刀，竟然藏有變化，就在齊燕歌的量天尺將要點擊中他的刀鋒的刹那，驀地他的手肘一沉，擰腕側刀，斜斜削斬而下！

烏地這一刀可說陰險詭奇至極，尤其是在刀勢這樣迅猛的情形下仍能瞬息變招，其刀法之精純，顯見是個用刀的高手。

齊燕歌這一次不能不避閃了。

因爲在如此倉促的情形下，根本無可能封擋接下烏地那陰險詭奇的一刀。

偏身斜縱，齊燕歌不忘身後的楊啓光，反臂一帶，兩人斜縱出五尺過外。

這恰好避過了烏地的那一刀，同時亦避過了自側面向楊啓光偷襲的白煞烏仁的無常棒。

烏地一刀削空，身形半旋，鬼頭刀旋斬而出。

齊燕歌於斜縱時點砸出的量天尺，恰好迎上了那柄鬼頭刀。

「噹」的一下激响，刀尺相交，濺出數點星火。

「嗤」的一下急响，齊燕歌聞聲知警，左臂疾出，扣指一彈，錚一响，將烏仁疾刺向楊啓光的無常棒擊歪半尺有多。

烏仁不由悶哼一聲。

颼颼聲中，兩道刀光急如迅電般斬向齊燕歌楊啓光兩人身上。

楊啓光身上負傷多處，加上流血過多昏迷了一夜，精血虧損過甚，根本無氣力動手，連閃避也艱難，他雖然使勁移動身體，但仍然閃避不開斬向他身上那一刀。

齊燕歌却絕對有把握接得下斬向他身上的那一刀，但却沒有把握替楊啓光接下那一刀。

既然如此，齊燕歌乾脆不接，手臂一抄，挾住楊啓光的腰身，雙脚一蹬，往上騰拔。

兇煞烏天，黑煞烏地斬劈向齊燕歌楊啓光的一刀，在間不容髮的情形下，斬了個空。

這眞是大出兩人意料之外。

在他們的想像中，就算斬丕到齊燕歌也應該斬殺楊啓光，那知却一樣落了空。

就在齊燕歌向上騰拔起的刹那，一條白影向側面躍射起來，棒影如矢，射刺向楊啓光的背心！

——這斜縱起的白影，不用說，當然就是白煞烏仁。

眼看着那一棒就要點刺在楊啓光的背心上，而烏仁也露出一抹獰笑，那知齊燕歌猝然挾着楊啓光來了個風車大翻身。

烏仁那一棒就點刺了個空。

齊燕歌挾着楊啓光才翻落地，兩道裂空的刀光巳呼地向他身上招呼。

他只好扶着楊啓光，倒地疾滾，又讓他閃避過烏天烏地的兩刀。

烏天烏地氣怒得同時怪吼出聲。

× × ×

齊燕歌腰身一挺，扶着楊啓光躍挺起來。

楊啓光經過這一番折騰，覺得頭暈氣喘，五內翻騰，若被不是齊燕歌扶着他，他早巳站不住。

吸了口長氣，楊啓光低聲說道：「齊兄，你不要管在下了，不然，很可能會一齊死在這裏。」

這時烏江三煞成三角形，將齊燕歌圍起來，却停手不攻。

他們不是不想進攻，而是剛才交手過招，見識到齊燕歌的身手果然不凡，心存顧忌，欲想覷準一個最有利的機會，才一擊將齊燕歌斬殺！

這是烏氏三兄弟的共同心意。

「楊兄，這件事既然我巳管上了，齊某就算是死，也不會讓他們殺你！」

「齊兄，這叫在下怎生過意得去，趁現在還來得及，您快走吧！」楊啓光想掙脫齊燕歌的攙扶。

齊燕歌焉會讓他掙脫，手臂一緊，沉聲說道：「楊兄，齊某若掉下你一走了之，豈不是成了全無道義？你也不想陷齊某於不義吧？」

楊啓光聽得心頭一熱，目中淚光閃閃，正欲說話，却被烏天的吆喝聲堵住了咀巴。

「姓齊的，你以爲你有三頭六臂，要留就留，要走就走，今天若讓你走脫，老子們從今以後改姓！」

「姓齊的，你既然好管閑事，自尋死路，老子們自會成全你！」白煞烏仁陰惻惻地說。

烏地却沒有說話，在烏仁的話還未說完的利那，悄沒聲地猝然欺前，鬼頭刀攔腰斬向楊啓光。

尙幸齊燕歌早有準備，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半身一轉，帶動楊啓光，量天尺一攔，硬擋硬架了烏地那一刀。

驀地，楊啓光發出一聲驚促的呼叫，「齊兄小心！」

齊燕歌猛覺右則勁風襲體，疾忙旁移一大步。

·「嗤」的一响，烏仁的無常棒刺穿了他的黑衫下擺。

這下眞是險到極，齊燕歌移步稍慢半分，那麼穿的不是衫擺，而是他的大腿。

但更險的還在後頭，齊燕歌偏移的一步還未落實在地上，烏天的三尖兩刄刀巳像索命無常的三尖鋼叉般，分心便刺！

而幾乎是在同時，烏地的鬼頭刀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匝地捲掃向齊燕歌雙足。

齊燕歌鐵尺在胸前一封，硬生生將烏天的三尖兩刄刀蕩開，同時疾喝一聲：「起！」挾着楊啓光頓足躍起足有五尺高！

烏地那一刀貼着齊燕歌楊啓光的脚板底斬過。

齊燕歌頓足躍起的利那，左脚後抽，踢向烏地的臉頰！

烏地一刀斬空，正欲變招，那想到齊燕歌於躍避的利那仍能攻敵，驀覺勁風臨頭，心頭一凜，忙不迭一仰頭倒地疾滾！

齊燕歌一脚踢不中烏地，猝然叱喝一聲，倏然踢向前，啪地一聲將烏仁的無常棒踢得揚起。

右臂一探，量天尺像烏龍出洞般，飛點烏仁眉心！

烏仁無常棒被踢起，回棒封擋巳來不及，怪叫一聲，來了個鐵板橋，上身向後一拗，同時足下力蹬，倒竄出去！

齊燕歌點出的量天尺才至半途，倏然反臂後揮，量天尺像神龍迴翔一樣，帶起一度弧芒。

他之所以半途變招，因爲驀然發覺到側背有銳風襲臨，不得不倉促變招。

偸襲他的是烏地，三尖兩刃刀直搠向齊燕歌的腰眼。

齊燕歌迴掃的量天尺恰好擋住烏地的三尖兩刄刀。

但楊啓光却發出了一聲痛呼聲。

原來烏仁在倒竄的利那，瞥見齊燕歌反臂迴尺，立時一掌反擊在地面上，倒竄的身形猝然一窒一彈，腰身一挺，接一探臂，無常棒像毒蛇一樣，倏地疾刺向楊啓光的下陰！

烏仁這一招用得陰險至極，目的是一棒擊殺楊啓光！

楊啓光本就身受重傷，行動不便，如今被齊燕歌挾抱住，移動更難，但在這生死存亡的一霎間，他仍然拚盡全力扭動了腰肢。

這一着救了他的命。

烏仁那一棒刺在他的右股上，深及股骨！

血泉自右股血洞中勇出，楊啓光也痛得渾身一抖，忍不住痛叫出聲。

恰在這時，齊燕歌巳落回地上。

還來不及察看一下楊啓光傷在何處，烏氏三兄弟巳各仗兵刄，怪吼一聲，撲擊過來。

齊燕歌陡然發出一聲長嘯，身形像旋風疾捲，兵刄交擊聲中，三條人影倒飛而出。

倒飛出去的三條人影是烏氏三兄弟。

齊燕歌的身形亦刹那停下來。

不過，他的臉色顯然有點蒼白。

原來他爲了擊退烏氏三兄弟的糾纏夾擊，剛才提氣聚勁於右臂量天尺上，接連將烏氏三兄弟擊得倒飛出去，但他也因內力損耗過多，氣喘不巳。

但他仍然站立着，虎視着翻落地上的烏氏三兄弟。

烏氏三兄弟顯得有點狼狽地翻落在地上，神情有點震驚地喘着氣，瞪望着齊燕歌。

——這一刹，他們才算眞正體會到齊燕歌的厲害。

齊燕歌竟憑一柄量天尺，將他們兄弟三人震得倒翻出去，其一身功力修爲之高之深厚，可想而知。

這一次他們再不敢妄動了。

一面在調息體內翻湧的氣血，一面在重新估計齊燕歌的身手能耐。

而齊燕歌在長吸幾口氣後，亦將楊啓光放落地上。

風雨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歇了，夕陽金光中，一道彩虹跨渡在西天邊，絢燦悅目。

× × ×

齊燕歌一面戒備着，一面將金創藥倒在楊啓光的傷口上，同時示意他自己撕下一幅衣衫，將傷口包扎起來。

楊啓光勉强將傷口包扎起來，早巳累得氣喘不巳。

「齊兄，在下不行了，你若再不走，咱們一個也走不脫，你還是趕快離開吧，在下還可以爲你擋一陣。」楊啓光滿臉焦急之色，掙扎着要站起來。

可惜他雙脚腿股皆受了傷，如何站得起來？

齊燕歌一臉堅毅之色，伸手將楊啓光按住，口中說道：「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走了。」

楊啓光心中一陣激動，氣息更促，他知道，若齊燕歌不肯離開他，自己就成了他的負累，不但救不了他，兩人可能會死在這裏，他又怎忍心一個救過他一命的恩人，陪着他送掉一命？

「齊兄，你一定要走，不然，這個大秘密就會隨着你我的死亡，而沒有人知悉，將他揭破，」楊啓光探手入懷，將一個小布包掏了出來，遞給齊燕歌。「爲了千

萬武林同道，請你快接下離開。」

齊燕歌的手不由伸出去欲接，但却猶豫了一下。

——他不是怕接這個燙手的熱山芋，而是爲楊啓光對他的信任，激動得有點顫抖。

也就在這時，數十點黑芒閃射，在夕陽金光下，閃幻出一片詭譎的光芒，疾射向齊燕歌楊啓光兩人。

這數十枚暗器，皆是烏氏三兄弟猝然發出的。

從暗器的色澤光芒來判斷，肯定是淬有毒藥。

不錯，這正是烏氏三煞的獨門淬毒暗器——烏金砂！

這種烏金砂採自烏江，堅硬無比，刀劍不能碎，但却可以洞金穿石，專破護身罡氣，加上淬以劇毒，見血封喉，確是一種罕見的歹毒暗器！

而烏氏三煞就憑了這種獨門暗器，不知毀了多少武功身手比他們更高的高手，得以橫行烏江兩岸。

也因爲這種烏金砂不是鐵製的，令到齊燕歌差點上了大當！

由於烏金砂不含鐵質，所以齊燕歌的量天尺不能將烏金砂吸附在尺頭上。

尙幸齊燕歌反應快速，發覺量天尺的磁力對烏金砂不發生吸力，立刻尺舞袖揮，一片叮叮聲中，將那百十點烏金砂盡數擊落地上！

但他的兩袖，也穿了十數個米粒般大小的小孔。

他不禁心頭暗懍。

尙幸坐在地上的楊啓光由於有他護着，沒有被烏金砂射中。

齊燕歌一口氣還未喘過，第二遍烏藍色的光芒，又向他與楊啓光兩人罩射到！

齊燕歌知道厲害，不敢怠慢，尺袖齊舞，在自己與楊啓光的身前上下，佈下了一堵「牆」。

烏金砂雖然邪門歹毒，但在齊燕歌的全力施爲下，紛紛被掃擊落。

烏金砂雖然不能射在兩人身上，但楊啓光却在這時，發出一聲慘叫！

原來烏氏三煞在揚手發出烏金砂的剎那，身形亦向前標掠，藉着烏金砂的掩護，向楊啓光偸襲！

這一着大出齊燕歌意料之外。

而他的注意力亦放在射來的烏金砂上，所以未能及時發覺到三煞的偸襲！

三煞也就在他尺揮袖掃，將烏金砂全數擊落，尺袖勢子稍緩，露出空隙的利那，向楊啓光下了手！

——烏仁的無常棒如毒蛇噬人般，閃刺向楊啓光的咽喉，烏地的鬼頭刀則斬劈向他的腰腹，烏天則左手疾探，攫抓那個小布包！

烏仁的一棒巳刺在楊啓光的咽喉上，烏地的鬼頭刀更快，巳斬劈入他的腰腹。只有烏天的一爪最慢，但也堪堪攫抓到那小布包。

楊啓光也就在這時發出了臨死前的一聲慘叫！

慘叫聲入耳，齊燕歌心頭大震，來不及多加思考，一脚飛起，踢向烏天的左手腕！

烏天五指巳攫抓到那小布包，心頭狂喜，冷不防一脚飛來，欲撤腕巳無及——他也不想放棄那小布包，「啪」聲响，手腕巳被踢中，腕骨碎裂，五指不由一鬆！

也就在他一鬆的利那，那個小布包衝天飛起！

小布包之所以會衝天飛起，是被楊啓光臨嚥氣的利那，拚盡全身勁力，振臂將小布包拋起的！

而在楊啓光奮力拋起小布包的利那，亦恰是烏天手腕被齊燕歌一脚踢中，負痛鬆爪的利那！

這幾着皆是巧合。

× × ×

小布包衝天飛起的利那，兩條人影亦衝空騰拔起，探臂抱向那個小布包！

齊燕歌由於意念轉了一轉——欲察看楊啓光的情形，身形慢了一慢，到得他騰拔向上的時候，他巳慢了那麼一點點，小布包眼看就要被兩條探向上的其中一條手臂攫抓到！

齊燕歌知道這小布包關係着一件大秘密，焉肯眼睜睜看着它落在三煞手內？百忙中腰身一挺，右臂疾舉，手中量天尺向上一探，恰好在一條手臂五指抓到小包布的利那，將那小布包擊得倏然向上疾升！

那一爪也攫抓個空！

齊燕歌將一切早巳算準，一尺將小布包擊升的利間，左脚一墊右脚背，身形憑空陡升，恰好飛過那兩條抓空的手臂，左手一探，疾抓向小布包！

眼看就要抓個正着，驀地一股勁風自下衝上，憑空將升勢巳盡的小布包托拋向上！

這一來，齊燕歌也抓了個空！

而他的身形亦開始沉墜！

也就在這時，另一條人影自地上衝騰起，探臂抓向空中的小布包！

往下沉墜的齊燕歌一眼瞥見，焉肯讓三煞中的老大兇煞得逞——最後騰拔起的是右腕骨被踢碎的烏天，情急之下，毫不考慮地脫手擲出量天尺！

烏天也是恰該命喪，由於一心只想抓到那個內藏秘密的小布包，不顧及其它，待到發覺勁風襲體，閃避封擋巳自不及！

所以他慘叫一聲，被飛天一樣射來的量天尺奪地射入腰側，自脊骨旁邊透出，身形被量天尺挾着的勁道撞得斜飛，然後曳着一道血虹，隕石一樣摔墜向地上！

× × ×

最先落在地上的烏仁烏地，正欲騰掠撲擊向隨後墜地的齊燕歌，却被烏天的那一聲慘叫震得呆窒了一下！

也就錯過了合擊齊燕歌的大好機會！

齊燕歌也就在他們呆窒了一下的利那，急墜落地。

若是烏仁烏地在他身形仍未落地的利那出手向他攻擊，他由於在空中變化挪移不易，加上赤手空拳——量天尺巳擲出，實在很難不傷在兩煞手上！

但是烏天那一聲慘叫，令他逃過了一厄。

烏仁烏天望見老大曳着一溜血虹墜向地上，心胆俱碎，厲吼一聲，同時向烏天墜落的身形撲掠過去！

齊燕歌也就在這時，身形急掠，掠向

那急墜向地上的小布包！

烏仁烏地雙雙伸開手臂，接住了烏天的軀體。

而齊燕歌也接住了那個小布包。

他立刻將他塞入懷中，掠回來察看楊啓光。

至於仍留在烏天體內的量天尺，他倒不放在心上。

楊啓光業已咽了氣，咽喉上穿了個洞，腰腹差點被斬斷，一雙眼大睜着，却沒有半點痛苦之色，有的只是焦急切盼。

齊燕歌看到他凝定的眼色，不禁心頭一熱。

因爲他已明白了楊啓光眼色所含的意思！

——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那小布包搶奪回來。

而今他已將小布包搶奪回來。

他伸手輕輕將楊啓光的眼瞼復蓋閉起來。

× × ×

烏仁烏地在伸臂接下了老大烏天的身體後，立刻臉色大變，急忙將老大放在地上，準備施救。

但已回天乏術，就算扁鵲再世，也救不了烏天。

因爲烏天已氣絕身亡。

而齊燕歌那柄量天尺還插在他的腰脊之間。

烏仁烏地眼見老大喪命，皆心神大震，牙齒咬得「格格」作响，神色兇厲如鬼，齊摔身撲向齊燕歌。

而齊燕歌恰在這時也緩緩地站起來。

烏仁烏地沒有立刻出來，急停在齊燕歌丈外的地方，目中兇光四射，狠厲地瞪視着齊燕歌。

「姓齊的，老子們定要將你剖腹挖心，爲老大報此血仇！」烏地吼聲如雷。

「而今就算你跪在老子的面前求饒，老子們也要將你碎屍萬段！」烏仁陰狠地說。

齊燕歌却神色不動，淡淡道：「齊某的骨頭很硬，焉會跪地求饒，有本領的，就將齊某永遠留在這裏！」

烏江陰陰一笑，說道：「你既已淌上這趟渾水，就算老子們今日殺不了你，你也絕對活不久！」

齊燕歌聽烏仁如此說，心頭微震，他知道烏江說的是實話，就算他今日死不了，必定麻煩多多，弄不好，可能還會賠上一命。

——因爲他救了楊啓光，而今懷中還有那個小布包。只憑這兩點，對方也絕對不會放過他的。

但他沒有絲毫後悔，半點也不懼怕，自烏氏三煞現身的時候起，他就打定了主意。

不然，他早就走了。

何況，小布包內還包藏着一個關乎武林的大秘密，楊啓光能够爲這個秘密而捨命，他爲什麼不能？

他如今已是孑然一身，無牽無掛，還有什麼放不下，捨不得的。

而那個內藏秘密的小布包，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要將這個秘密揭開來。

「盡說大話沒有用，齊某知道今日肯定不可能善罷干休，要動手就快些！」

「你以爲老子們殺不了你？」烏地厲吼一聲，鬼頭刀一揚，刀芒暴漲連閃中，向齊燕歌劈出了五刀！

這五刀將齊燕歌全身上下罩住了。

齊燕歌由於空手，只好閃避，身形一旋，脚下一滑，脫出了烏地的攻擊。

那知烏仁却在這時，像算準了般，悄沒聲地刺出了一棒！

這一棒恰好刺向齊燕歌旋滑出的方向，所以，就變了齊燕歌自動將身體送上他的無常棒！

無常棒眼看就要刺戳在齊燕歌的腰脅上，烏仁咀角已露出一抹殘忍的笑容。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誰也閃避不了，必然被刺戳中。

但齊燕歌却能，在不可能的情形下，身體像蛇一樣，柔滑地扭動了幾下。

嗤的一响，烏江那萬無一失的一棒，竟然刺不中齊燕歌的腰脅，只戳穿了他的黑衫。

而齊燕歌却在這刹那手臂一挾，同時踢出了一脚。

——手臂將烏仁的無常棒挾在脅下，踢出的一脚將烏地橫斬向他腰身的一刀踢開！

烏仁驟覺無常棒被挾，不由一驚，疾忙用力一抽！

這一抽他用了九成勁力。

那知却令到他差點仰身蹌跌在地上！

原來齊燕歌在他用力一抽的刹那，挾着無常棒的手臂一起，這就變成將烏仁攙起。

幸虧烏仁反應也快，才不致摔在地上，但也一連蹌退了好幾步，才勉強穩住身形！

齊燕歌在手臂一鬆的同時，身形躍起，淩空一翻，掠射向烏天的屍體！

他在躍起的刹那，恰好避過了烏地斬向他小腿的一刀。

烏地一刀斬落，瞥見齊燕歌探射向老大的屍體，已知道他想幹什麼，一聲急喝：「老二，截住他！」身形一縱，追撲齊燕歌！

烏仁身形才穩，猛聽老三急喝，目光瞥見齊燕歌掠射向老大的屍體，立刻也明白了，但却已無可能將齊燕歌截住，目中兇光一閃，揚手撒出了一把烏金砂。

烏金砂在夕陽殘照下，閃幻成一片烏藍的異光，罩射向烏天屍體的上方！

而齊燕歌若在這時掠下，無異自投羅網，陷在烏金砂織成的光網中。

齊燕歌不想死，當然不會這樣傻，自投「羅網」，所以他只好身形一折，斜斜橫掠向地上。

驀然再凌空一個翻滾，讓過了烏地掠斬向他的一刀！

脚才沾地，烏仁的一把烏金砂再度撒手，成扇面形洒射向他。

齊燕歌身形只好像一棵被砍倒的小樹般，猝然栽伏在地上！

——他若是斜掠或再騰躍起，則絕對避不過那一片烏金砂！

身形才貼地，齊燕歌立時貼地斜掠向一刀斬空，身形落地的烏地。左臂疾探，化掌爲刀，疾斬向其足踝。

烏地怪叫一聲，鬼頭刀疾斬而下！

齊燕歌却算準了他這一着，右手快如鬼爪一樣，一下子就抓住了烏地的執刀手腕。

烏地大驚欲掙脫被抓的手腕，却倏地一痛一麻，接張口發出了一聲慘叫。

原來他欲掙脫齊燕歌的抓扣時，齊燕歌五指力道一加，他的腕脈立時被制，整條手臂酸麻乏力，而齊燕歌那一掌，亦將他的左足踝砍折。

折踝之痛，令到他忍不住痛叫出聲。

而他手上的鬼頭刀，亦在這時到了齊燕歌的手上。

接反手一揮，將烏地斬爲兩截！

血虹噴閃中，他倏然一個暴旋，面向烏仁所處的方向。

目光瞥處，却已看不到烏仁的身形。

烏仁大概是在他斬殺烏地的刹那開溜了。

——兄弟三人尚且敵不過齊燕歌，弄至三剩其一，試問烏仁一個人殺得了齊燕歌？

這或許就是烏仁不顧兄弟被殺而開溜的原因。

這時殘陽退盡，沉沉的夜靄掩臨大地，黯茫一片，滔滔的流水靜靜地流着，泛閃出片片青光。

齊燕歌眼望流水，心中起伏不已。

只因爲心存道義，從今起，他又惹上了一個麻煩。

但他却沒有後悔。

既然已經置身於江湖，那就顧不了這樣多，何況，他早已將生死置諸度外。

查秘密 迭遭兇險

勁風陣陣，松動如濤，卓立在松下的一人身上的金衣亦被勁風吹得獵獵拂動。金衣人的身形，却紋風不動，宛似石雕的人像一樣。

倏地，風歇松凝，天地一寂。

就在這刹那的一寂中，有輕捷的步聲响起。

金衣人依然負手面松而立，一絲反應也沒有。

隨着輕捷的脚步聲移動，一條身穿黑衫的身形，迅速出現在金衣人身後約二丈處。黑衫人年約二十多歲，身形挺拔，髮髻如冠，不是揚州齊燕歌又是誰？

黑衫青年正是揚州齊燕歌。

齊燕歌身形一停，注視了背立的金衣人一眼，朗聲發話：「閣下可是金衣侯金前輩？」

「老夫正是！」金衣人慢慢轉身。「揚州齊燕歌？」

齊燕歌急抱拳道：「正是齊某。」

金衣侯金龍雖然是個江湖人，但據江湖傳聞，他的眞正身份乃是官家派到江湖中的耳目，負責監視打探江湖武林動態的使命，由於他具有這種特殊的身份，加上身手高明，江湖武林中人對他皆遠而敬之，不敢與他太過接近。

「閣下約晤老夫於此，未知有何事幹？」金龍這時已半身轉對齊燕歌。

齊燕歌趕緊說道：「齊某之所以約晤金……」

話說到這裏，已再不能說下去。

因爲這時，猝變陡生！

——金衣侯金龍竟然向他突施偷襲！也不見他如何作勢，於風吹袖揚的刹那，五點寒芒飛射向齊燕歌。

這是齊燕歌意料不到的！

所以他沒有戒備提防。

因爲他約金衣侯在這松林相晤，全是因爲楊啓光遺給他的小布包內，有一塊雕刻着一條龍的金牌，而他經過一番查詢，才知道這塊金龍牌是金衣侯的信物，故此才會找上金龍，欲相詢其中包藏的秘密。

想不到金衣侯却向他猝然施襲。

齊燕歌警覺時，五點寒芒已射至離他身前不足一尺！

齊燕歌心頭一懍，欲出手封擋已不及。生死一髮間，他只有全力閃避。

身形一仰，雙袖急展，將品字形射向他咽喉左右胸的三點寒芒拂落。

同時雙腿急錯，嘶嘶兩响，却仍然閃避不過兩點射向他左右雙腿膝頭的寒芒！

所幸他雙腿交錯，所以兩點寒芒射不中他的膝頭，只在他的雙腿外側射穿了褲管，擦出了兩條血槽。

齊燕歌痛得臉色微變，差點站立不穩。而金衣侯也就在這時候身形像箭一樣標掠向齊燕歌，指掌如刄，插斬他的小腹腿膝！

齊燕歌已受了傷，反應當然沒有未受傷時那樣快捷，但他仍然極力閃避，雙腿負痛力蹬，仰身倒掠出去。

「嘶」的一响，腹下的一塊衣襟仍被抓撕破，小腿彎也挨金衣侯的掌邊掃了一下，痛得齊燕歌咬牙不已。

但却總算避過了金衣侯這兩下殺着。

齊燕歌雖然挨了兩下，身形仍倒掠出足有二丈過外，而金衣侯在一擊不能奏功的刹那，似乎怔了怔，待到他欲追擊時，齊燕歌已停站在地上，持尺戒備。

金衣侯也就沒有再追擊，肅殺地站着，打量着齊燕歌。

齊燕歌一見金衣侯，臉色不由微變，脫口道：「閣下是誰？竟然假冒金衣侯，襲擊齊某？」

原來這名金衣侯是假的！

齊燕歌雖然未見過金衣侯，但却聽一位見過金衣侯的武林同道描述金衣侯的身材相貌，故此在面對面之下，立刻發覺此人是假冒的。

據那位武林同道描述，金衣侯之所以被稱爲金衣侯，是因爲他穿的衣服總是金色的，這成了他的標誌，而他的年紀雖已四十出頭，却一根鬍子也沒有，長相像個白臉書生。

但眼前這人，雖然也穿了一件金色的長袍，身材也很相像，年紀看來比眞的金衣侯要輕，但却長了一咀濃密的短鬚，臉色紫黑，相貌頗爲威猛。

這人果然不是金衣侯，直認不諱地說道：「好眼光，我確實不是金衣侯！」

齊燕歌吸了口氣，心頭不由一跳，因爲他已想及一個不祥的問題。「若齊某猜料不差，金前輩必定出了事？」

假金衣侯哈哈一笑，說道：「你猜料得一點不錯，不然，我又怎會假冒他，在此相候？」

齊燕歌動容道：「你殺了他？」

假金衣侯冷然道：「多此一問！」

齊燕歌深吸一口氣，怒聲道：「那麼，你到底是誰？」

假金衣侯傲然地回答道：「猛將夏侯烈！」

齊燕歌思索了一下，却想不起曾聽聞過其人的大名，遂憤然道：「你殺金前輩並冒充他，目的就是殺齊某？」

猛將夏侯烈煞氣畢露地道：「不但殺你，還要得回金龍令！」

齊燕歌這下全明白了，他雖然受了傷，但仍毫不示弱地說道：「你自信有本領殺了齊某？」

猛將夏侯烈殺氣騰騰地說道：「若沒有把握殺得了你，咱也不會費這樣多手脚，假冒金衣侯在此等你！」

說完，袍袖一翻，亮出了一雙爛銀短戟。

齊燕歌夷然不懼。「請動手！」

夏侯烈雙戟一撞，鏘然聲中，身形疾掠，雙戟銀光暴閃曳燦，直取齊燕歌上中盤。

齊燕歌在這刹那，雙目精光暴盛，身形不動，注視着夏侯烈的來勢，右手一揚，量天尺如烏龍騰舞，迎向急襲而至的雙戟！

一陣急激的鏗鏘聲暴响，芒虹暴燦流閃中，一道金光猝翻騰起。

而身穿黑衫的齊燕歌，則依然卓立地上，半寸也沒有移動過，左掌護頂，右手量天尺斜指向天！

尺頭所指的上空，一條金龍也似的夏侯烈，雙戟如金龍探爪般，暴刺而下！

齊燕歌却在這時沉腰坐馬，身形一挫之間，猝然長身躍起，有如烏龍騰空。

一金一黑兩條身形迅即在空中相遇，暴發出一連串激越的金鐵交擊聲。

而星芒流燦中，黑影一連幾個翻滾，側掠向地上；金影則一頭倒栽向地上。

黑影當然是齊燕歌。

落地之後，他差點站不穩，一張臉煞白，胸膛急劇起伏。

顯然，剛才在空中再度交手，雙方皆全力以赴。

事實上，剛才再度交手，齊燕歌也感到驚險兇狠萬分，他若不是當機立斷，看出夏侯烈那凌空一擊，具有開天劈地之威力，他若不騰躍迎擊，而採守勢，他現在已不可能站在地上。

猛將夏侯烈眼看就要一頭摔跌在地上，就算不摔破腦袋，也會摔折脖子，但他却在這刹那，腰身一折一挺，變了屁股着地。

看來，他若不是身受重傷，落地時，斷不會這樣狼狽不堪。

那一摔跌，塵土飛揚，夏侯烈也發出一聲痛叫。

這一摔實在摔得不輕。

而齊燕歌却沒有乘這機會，向夏侯烈出手。

因為夏侯烈摔跌在地之後，再沒有站起來。

——不是不想站起來，而是根本不可能！

因為他的雙腿膝頭，已被齊燕歌於剛才的交手中擊碎！

也所以令到他只好屁股着地。

他紫黑色的臉膛這時變成了瘀黑色，雙目暴厲地睜瞪着，幾次想掙扎着站起來，但却徒費力氣，痛得他頭上爆出豆大的汗珠。

「齊燕歌，你為何不動手殺了咱！」夏侯烈雙手緊握的銀戟向前一扔，暴吼如雷。

齊燕歌深長地吸口氣。「齊某不想殺你，只想弄清楚，你為何要殺金前輩，奪取金龍令！」

夏侯烈踣在地上，狠聲道：「咱不會告訴你。」

「難道你不怕死？」齊燕歌踏前一步，氣勢迫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齊某也會殺人！」

夏侯烈咬牙忍着傷痛，但目中却閃現一抹恐懼的光芒，閉口不言。

齊燕歌迫視着夏侯烈，好一會，才吁口氣道：「你不說，齊某也不會殺你，但齊某自會查個清楚明白。」

說罷，轉身欲行。

「齊燕歌……」

背後响起夏侯烈的語聲，齊燕歌正欲擰轉身，却在這刹那，响起一聲沉悶的慘叫聲。

齊燕歌一聽，心內一震，因為他聽出這聲慘叫，是夏侯烈發出的。

他疾忙轉身。

嘶空聲猝响中，五點光芒疾射向齊燕歌全身上下。

齊燕歌心頭一懍，尚幸他在聽到夏侯烈慘叫聲時，已心生警惕，所以懍而不驚，身形疾旋，袖揮尺擊，將五點光芒全數閃避揮擊落地。

目光急瞥，不由吸了口氣，夏侯烈身上最少中了五六枚暗器，踣伏在地上，看來已經死了。

而在夏侯烈身後，鬼魅般出現了三個身穿青袍，以青巾幪面的神秘人物。

這三人距齊燕歌不過三丈左右，而他對這三人的出現，竟然毫無所覺，這令到他不由心跳不已。

單是從這一點，齊燕歌已隱隱感到，悄然自松樹中掩出來的這三個青袍幪面人，身手很好。

而最明顯的是，夏侯烈必是這三個人所殺的！

「身手果然不錯，難怪夏侯烈殺不了你，反而栽在你的手上！」當中那名身材高挑的幪面人兩道烱烱的目光從眼洞中透射出，打量着齊燕歌。

齊燕歌亦打量着這三個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神秘客，冷然道：「三位何以如此陰險，在背後殺人！」

「這是咱的一向行事作風，只要能夠殺人，什麼手段也會使出來！」仍是那名高挑個子發話。

「夏侯烈想必是你們的人，為何却要殺他？」齊燕歌實在有點不解。

「因為他已栽在你手上，而他雙膝已斷，成了一個廢物，但他知道的秘密却不少，所以他非死不可！」高挑個子說時，語氣森冷。

齊燕歌聽着，不由吸了口氣。「看來

，你們今日也要殺齊某了。」

「不但要殺你，還要取回金龍令！」左手那個身材粗壯的幪面人喝聲中，袍袖微揚，數點寒芒激射向齊燕歌。

齊燕歌早有準備，不閃不避，量天尺迎着射來的暗器一掄，叮叮連聲中，將射來的暗器全數擊落。

接身形一拔而起，避過了高挑個子猝然出手刺向他心窩的一劍！

而站在高挑個子右手邊的幪面漢子，却沒有出手，直等到齊燕歌上拔之勢已歇，才出手。

這人一出手就是漫天暗器，如蜂羣般急襲向齊燕歌！

這人的暗器手法不但厲害，也陰險異常。

因為齊燕歌上拔的身形已盡，正欲往下飄墜，而在這時，身形最難變化，那漢子却在這時發出暗器，令他很難閃避。

而那些暗器少說也有二三十枚，將齊燕歌的上下封死了！

好個齊燕歌，臨危不亂，身形倏然蜷曲如球，烏芒暴展中，叮叮聲急响，而他也就身形一彈，身形如箭矢般，斜斜彈掠出去！

那些暗器除了被他擊落的之外，餘下的皆追不上他的身形，去勢衰竭中，紛紛墜跌落地。

那三個幪面人在一擊之後，沒有再出手，幽靈一樣靜靜地站着。

而齊燕歌斜掠在地上時，距那三人足有五丈過外，這時候他想走，憑他的輕功，那三人絕對追不上，但他却沒有走，鎮定地站在地上。

——他深切地了解到，雖然可以一走了之，但對方必定會如附骨之蛆般，到處追殺他，逃避解決不了問題，除非他將金龍令交出來，並自願受死。

但他却不但不想死，也不想在別人的威迫之下，交出金龍令，所以他只有面對一切威脅。

「齊燕歌，你到底交不交出金龍令？」高挑個子語聲冷厲。

「你們憑什麼要齊某交出金龍令？」齊燕歌絲毫不懼。「金龍令乃金前輩之信物，你們無權搶奪！」

三名幪面人刹那無言以對，沉默了一會，那高挑個子才强詞奪理厲聲說道：「金龍令也不是你的，你却據為己有，咱們當然可以奪取！」

齊燕歌聽得不怒反笑。「這金龍令乃齊某一位朋友臨死時托齊某代保管的，而其中包藏着一個秘密，只怕你們就是為了那個秘密，才不擇手段去欲奪之！」

「隨便你怎樣說，今日你也不走了！」身材高挑的幪面人喝聲中，身形急掠向前，一劍疾刺齊燕歌咽喉！

「齊某也沒有要走的意思！」齊燕歌半身一旋，量天尺點砸向那人的脅門。

幪面人沉哼一聲，急退一步，長劍斜削而下，削斬齊燕歌腰腹。

齊燕歌量天尺一指，點砸在幪面人的劍身上，將其長劍砸開半尺有多！

接一個風車大翻身，嗤一响，一劍自他背下刺過！

——自背後向他偷襲的，是身材粗壯的那個幪面人。

齊燕歌在身形翻起的刹那，量天尺戳向那人的面門。

那粗壯的幪面人料不到齊燕歌於猝然翻起閃避他襲刺的一劍，仍能出手攻敵，吃了一驚，疾忙矮身，手中長劍一挑，刺向齊燕歌的手臂！

齊燕歌左手一揮，曲指彈在其劍尖上，同時間右臂暴伸，量天尺依然戳向其面門！

這一次身形粗壯的幪面人眞的大吃一驚了，他的長劍被齊燕歌彈開，已不能傷敵，而面門又有被戳中之厄，百忙中腰身向後一拗。

可惜遲了那麼一點點。

而齊燕歌其意也不在傷他，而是欲挑開他的幪面青巾，一窺其廬山眞面目！

所以，那人雖然避過齊燕歌戳向他面門的一尺，幪面青巾却被戳破掀開了！

那人不由發出一聲驚呼聲。

而齊燕歌身形一個側擰，閃過另一個幪面人的一劍，接曲腿一蹬，踢在高挑個子刺向他腿前的長劍劍身上，凌空一個翻躍，「嘶」聲裂帛急响中，身形翻掠在地上！

這一刹那，那三個幪面人却呆住了。

——因為那個身材粗壯的幪面人，幪面青巾已被戳破一大幅，將大部份面目顯露出來。

而齊燕歌也看清楚了那人的眞面目。

那人相貌忠厚，臉圓無鬚，下巴上有一顆大黑痣。

齊燕歌的目光一接觸到那張臉，神色愣了愣，嘴唇微張着，却沒有發出聲音。

事實是他看到的這一張臉令他太驚愕了。

因為他認識這個人。

——他曾經在大約半年前，見過這個人，並與之暢飲歡敍過。

怪不得他要以青巾幪面。

「費通！」齊燕歌用近乎呻吟的語聲吐出這兩個字。

「疏財客」費通！

費通一手扯下殘破的幪面青巾，脹紅着一張臉，神色冷漠地說道：「不錯，正是費某！」

「疏財客」費通，乃是首富，但為人却疏財好客，武林人若有所求，無不慷慨給與，故此極得武林朋友敬重，座上客常滿，由於他不善理財，加上救助的武林人無日無之，近年來家道已中落，但他依然高朋滿座，揮金如土，所以博得一個「疏財客」的美號。

而齊燕歌就是因為慕他之名，在半年前，路過開封登門拜會過費通，並與之把酒暢談江湖人事。

想不到，費通如今却要殺他！

齊燕歌目露疑惑之色，打量着另兩名幪面人。「兩位大概也是齊某認識或見過人吧？」

身材高挑的幪面人乾笑幾聲，伸手扯下臉上的青巾，哈哈道：「齊燕歌，你猜對了，老夫正是你認識的人！」

「蔣孝先！」齊燕歌臉色微變，脫口呼出。

「一劍亡魂」蔣孝先。

蔣孝先乃是費通的盟兄，素有俠譽，齊燕歌在費通府上作客時，他亦在座，相談甚歡，故此相識。

這時，另一個幪面人也扯下了幪面青巾。「齊燕歌，你不會忘記老夫吧？」

齊燕歌目光一轉，落在那人臉上。「齊某怎會忘記你？」

齊燕歌這時已從驚震中回復過來。「開封三傑，原來是僞君子。」

這人原來就是被武林人號稱開封三傑的老三「一劍滿天花」董開。

這三人由於都是開封人氏，兼且是開封地面最負盛名的人物，所以結爲異姓兄弟。

三人在開封地面，極受白道中人推崇尊敬。

如今三人却幹出這種近乎殺手的勾當，眞是不可思議！

× × ×

開封三傑聽了齊燕歌說他們是僞君子，齊皆臉色一變，蔣孝先是老大，語聲陰沉地說道：「齊燕歌，衝着你這句話，今日你死定了！」

齊燕歌淡淡一笑。「三位爲何一定要從齊某手上，得到金龍令？」

「這個問題，咱們不能答你，你問也是白問。」費通目中閃現出一抹驚色。

齊燕歌看在眼內，心頭一動。「齊某或許剛才說話太孟浪了，三位如此做法，莫非有難言之隱？身不由己？」

三個人臉上抽搐了一下，同時喝道：「齊燕歌，你到底交不交出金龍令？」

齊燕歌淡笑如故。「此令乃亡友以生命保存下來的，齊某不敢輕易交出！」

「那老夫只好動手了！」一劍滿天花董開性烈，不但劍術高明，一手暗器更是出神入化，喝聲中，揚手就是數十點寒光射出，罩射向齊燕歌全身！

齊燕歌這一次不敢出手將之擊落，身形忽地仰倒在地。

數十枚暗器嗖嗖聲中，全數自他身上射過。

「波波」連續爆响聲中，數十枚暗器於力道去勢已盡，墜落地上時，最少有十數枚爆裂開來，激射出牛毛一樣細小的毒針！

董開竟然使用這種歹毒的子母淬毒暗器！

幸虧齊燕歌目光銳利，察看出射來的暗器有異，不敢相擊，否則，他肯定閃避揮擊不了這些毒針而倒地不起。

在董開暗器射出的同時，費通蔣孝先自左右急掠，劍光如矢，疾刺齊燕歌左右脅！

而董開於發出暗器後，身形躍起，如天馬行空般，撲擊過去！

這一刹那，三人便將齊燕歌封在「死地」！

齊燕歌無論向那一方閃移，皆被三人封死了。

而齊燕歌也絕無可能，同時封擋三人的風雷驟擊！

看來齊燕歌這次絕難倖免！

但事實却不然。

猛然一個側滾，齊燕歌讓過了刺向他左脅的費通，迎向蔣孝先！

這是聰明的抉擇。

因爲傾全力應付一個人，總比應付三個人來得容易。

身形疾滾中，烏雲暴現，與蔣孝先的劍光相擊，發出鏗鏘之聲。

相擊之下，蔣孝先人劍倒翻落地！

而齊燕歌身形一挺，量天尺烏芒一閃，恰好點砸在凌空折腰、斜撲向他的董開劍尖上！

董開竟被齊燕歌那一擊之力，身形凌空彈飛起！

而齊燕歌也就在這刹那，身形斜竄出去！

劍光一閃，刷的一响，一角衣襟被費通反手倒削的一劍削飄落地。

這一下眞是兇險絕倫，齊燕歌若身形稍慢，那麼，削落的就不是一幅衣角，而是他的皮肉。

齊燕歌一竄丈許，腰身一擰，量天尺倏地反臂一揮，恰好截下蔣孝先追刺的一劍！接身形一旋，手中量天尺暴展，疾攻蔣孝先十七招！

蔣孝先長劍一緊，叮叮聲中，接下了齊燕歌十七尺，接反手一劍劈向齊燕歌的腰間！

蔣孝先這招竟以劍爲刀，齊燕歌若被劈中，絕對活不了，難怪他的外號叫一劍亡魂。

齊燕歌急退一步，腰腹收縮，嗤一下急响，劍尖離他腰腹不到一寸劃過！

這一着好險！

而費通董開已左右攻到。

一劍掃斬他的雙腿，另一劍刺向他的頸側血管！

齊燕歌身形一矮，同時間量天尺猝然沉擊。

董開那一劍自他頭上髮髻刺過，劍風激得他鬢髮揚動。

噹一响，沉擊的量天尺，恰好將費通的長劍截住！

蔣孝先乘齊燕歌忙於應付費、董兩人的空隙，一劍飛刺齊燕歌眉心！

齊燕歌身形一蹲，同時掃出一脚！

蔣孝先一劍以毫釐之差，自齊燕歌頭頂刺過，猛覺下盤勁風急襲，心內一驚，疾忙朝後一躍！

費、董二人也被齊燕歌那一腿逼得躍開！

齊燕歌立時長身站起。

「以三位輩份名望，竟然不顧身份，聯手合擊齊某，此事若傳出去，不怕被同道恥笑嗎？」

三人正欲再度出手夾攻齊燕歌，聞言齊皆臉色一變，身形一窒。

一會，蔣孝先才陰寒着一張臉，說道：「你別想拿話套住咱們，這裏只有你我四人，只要殺了你，此事永無人知！」

齊燕歌聽得心頭暗懍，他實在弄不明白，以開封三傑在武林中的名聲地位，爲何要不擇手段，殺他以奪取到金龍令，而他實在不欲殺這三人，這令到他很爲難。

「三位這樣做，何異於黑道人物所爲呢？」

蔣、費、董三人聽得臉色再變。

「三位難道爲了自齊某身上搶到金龍令，就罔顧良心道義？」齊燕歌觀容察色，知道三人已意動。

三人默然不語，臉色數變中，相顧一眼。

好一會，蔣孝先先嘆口氣，揮手道：「齊燕歌，你走吧。」

齊燕歌心頭一寬，誠懇地說道：「三位能放過齊某，齊某衷心感激，他日有暇，定當踵府拜見。」

「別多說了，快走吧，不然，咱們可能會改變主意。」蔣孝先再次揮手。

齊燕歌欲言又止，轉身急掠而去。

× × ×

直待齊燕歌的身形消失在視綫之內，蔣、費、董三人才相顧長嘆出聲。

「大哥，咱們放過了齊燕歌，如何回復？」董開焦慮得直搓手。

蔣發光苦笑連連道：「三弟，愚兄倒有一個主意。」

費通目光一亮，急聲道：「大哥有何主意，快說出來。」

董開亦焦灼地望着蔣孝先。

蔣孝先再一聲苦笑，語聲沉毅說道：「咱們若一死，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費通董開聽得爲之一怔，震驚地說道：「但……」

蔣孝先一揮手，打斷了兩人的說話，「咱們既忍不下心，出手合擊齊燕歌，而且也未必殺得了他，就算殺得了，咱們這一輩子也會良心不安，內疚神明，咱們若一死，他就再也不能威脅咱們，這不是個好主意嗎？」

費、董兩人臉露痛苦之色，默然了良久，兩人才神色湛然地齊望着蔣孝先。「大哥，小弟想通了就依大哥的主意辦！」

三個人同時伸出一手，緊緊地相握在一起。

接右臂一翻，手中長劍各自倒插入心胸要害！

鮮血急濺中，三人臉上雖然微現痛苦之色，却沒有倒下去，依然緊握着手！

× × ×

齊燕歌來到了黃山脚下的獅子鎭。

也就在獅子鎭，他驚悉開封三傑的死訊。

他不禁心內驚震不已。

特別是在他知道了開封三傑是自殺而死的，更令他黯然難過。

他知道開封三傑的自殺身亡，肯定與放走他有關，而三人顯然有難言之隱，才出此下策。

就爲了三人放走他的心意，他暗暗在心裏作出決定，就算赴湯蹈火，也要將令到三人不惜自殺身亡的原因查出來！

而三人自殺身亡的原因，必定與楊啓光臨死前交給自己的金龍令有關。

但這事從何着手呢？

因爲到目前爲止，可能知道有關金龍令秘密的楊啓光，及開封三傑巳先後身亡，他實在不知從何處着手追查。

倏地他的心頭一動，他想起了一條追查的綫索——烏江三煞中倖逃一命的白煞烏仁！

他決定循這條綫索追查。

他這一次來到獅子鎭，是探訪他的一位市井知交。

他這位知交，就住在獅子鎭。

此人與齊燕歌曾經在京城「混」過。

而關於開封三傑的死訊，就是這位市井弟兄告訴他的。

而這時，他正與這位弟兄在那殘舊的宅院堂屋中喝着酒。

「齊兄弟，來，別想那麼多，算起來咱們已有六七年沒有見過面了，難得今日一會，喝個痛快。」賴鬍子舉杯邀飲。

——賴鬍子就是齊燕歌的市井弟兄。

齊燕歌沒有將最近發生的事告訴他，免得他被牽扯進去。

而他很清楚賴鬍子的性格，他雖然武功平平，但却是個血性漢子，若知道他惹上麻煩，必然會嚷着帮他一臂之力，說不定會送掉一命。

這就是齊燕歌不將事情告訴賴鬍子的原因。

「好，咱們兄弟難得一聚，今日喝個痛快！」齊燕歌壓下一腔心事，與賴鬍子對飲起來。

這一晚，兩人喝得酩酊大醉，伏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翌日酒醒，已是晌午過後。

齊燕歌立刻辭別賴鬍子，離開了獅子鎭。

× × ×

齊燕歌幾經周折，費了不少時日，終於探查到白煞烏仁的下落。

於是齊燕歌日夜兼程，趕往烏江左岸的金砂鎭。

烏仁就住在金砂鎭。

來到金砂鎭，齊燕歌連水也不喝一口，直趨烏家莊。

——烏江三煞的老巢。

齊燕歌之所以這樣刻不容緩，是因爲怕被烏仁知悉他來找他，而聞風匿迹，那時再要找他，那就困難了。

烏家莊就座落在鎭後一座樹林子的前面。

莊院佔地很大，房屋足有數十間，建築得頗具氣勢，齊燕歌也不用向人打聽，很輕易就找到了。

烏家莊雖然頗具氣勢，但當齊燕歌找到去時，却連一個守門的也見不到。

他只見到莊門前左右掛起的一對白燈籠。

起先他以爲烏家莊內有人死了，繼之恍然，這對白燈籠，必是爲被他殺死的烏天烏地掛的。

站在莊門前好一會，仍不見有人出現，這一來，就令到齊燕歌起了疑，莫不是烏仁也死了？

但他立刻否定了自己這個想法，因爲在他趕來金砂鎭之前，他打聽得很清楚，烏仁一直安然無恙。

他本想高聲呼叫，但又怕這一來，被烏仁聽到後，偷偷溜之，思索了一會之後，他決定直闖進去，令到烏仁措手不及。

於是乎，他從莊門直闖進去。

莊門內是一個大院子，但却不見一個人影，齊燕歌直闖莊門對正的大廳。

步上三級石階，齊燕歌放目一掃，大廳內桌椅整齊明凈，但却靜悄悄地，依然不見一個人影。

這就令到齊燕歌感到有點詫異了，從大廳的佈置來看，不會是沒有人居住的，

但為何却不見一個人影？

莫非烏仁消息靈通，聞風先遁了？

又或是一個陷阱？

齊燕歌想到這裏，立刻暗自提高了警惕。

但既然已闖入莊，好歹也要找到個人，否則，就此退出去，豈不是白來一趟，如入寶山空手回？

牙齒一咬，齊燕歌亮出量天尺，機警地步入了大廳。

× × ×

齊燕歌幾乎搜遍了整座烏家莊，最後，在後園中的一座凉亭內，才發現了一個人！

而這個人就是他要尋找的白煞烏仁！

烏仁一個人坐在亭中獨酌，對於齊燕歌的到來，好像在意料中一樣，一點也不驚奇緊張，在齊燕歌來到亭前的這段時間，兀自喝了三杯酒。

直到齊燕歌在亭子前站下來，注視着他，他才放下手上的酒杯，慢慢側轉身，直視着齊燕歌。

「姓齊的，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找上門來！」烏仁陰沉着一張臉，目光怨毒。

齊燕歌逼視着烏仁，冷冷道：「齊某若胆量不大，又焉會獨闖烏家莊！」

「姓齊的，你好狠，竟然要趕盡殺絕？」烏仁語聲尖厲。

「烏仁，你死有餘辜，殺之不枉！」

齊燕歌凜然說道：「不過，齊某這一次不會殺你，只想問你一件事！」

烏仁兇厲地狠聲說道：「你想問些什麼？」

齊燕歌一字字說道：「到底你兄弟三人，為何要搶奪金龍令？」

烏仁神情微微一震，依然狠聲道：「我不會告訴你！」

齊燕歌冷冷地說道：「你難道不怕死嗎？」

烏仁臉色劇變，但隨即又強硬地說道：「要殺要剮，悉隨尊意，若要我說出秘密，休想！」

齊燕歌想不到原本貪生怕死的烏仁，現在竟然悍不畏死，不禁稍感意外地呆了呆。「只要你說出秘密，並將主使你的人說出來，齊某保證不動你一根毫毛。」

「姓齊的，你殺我弟兄，此仇不共戴天，今日你不殺我，我也要與你拚命！」

烏仁一拍桌子，霍然站起來，神情兇厲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不由氣往上湧，「騰」地踏前一步，冷冷地說道：「手下敗將，也敢言勇？只怕你有心無力！」

烏仁咆哮如雷。「老子今日要與你拚了！」

聲勢雖然兇厲，但人却動也不動，站在亭內。

齊燕歌不由冷笑出聲。「烏仁，別光說不動，像頭呆鵝，這嚇不死人！」

烏仁吼叫連聲：「姓齊的，你也別只顧說人，你又為何不動手？」

齊燕歌聞言雙目暴瞪，正想踏入亭中，驀地心頭一動。暗忖：「烏仁聲聲要與我拚命却為何不動手，莫非其中有詐？」

一念及此，他提起的脚步一窒，放下來，目光如電，注視着白煞烏仁。「姓烏的，你在攪什麼鬼？」

烏仁忽然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戟指齊燕歌，陰聲道：「姓齊的，原來你比老子還沒有胆量，怕死得像縮頭烏龜！」

齊燕歌却毫不動氣，只是冷冷地望着烏仁。「烏仁，齊某越來越覺得你不是一號人物，像極了小丑！」

烏仁忽然破口大罵：「齊燕歌，龜兒子，王八孫子，有種的就與老子一拚！」

齊燕歌目覩烏仁那反常的態度，心中疑念更盛，對於他的辱罵，充耳不聞，鄙夷地望着烏仁，神態異常冷靜。

烏仁見齊燕歌毫不動氣，不禁氣為之窒，但接又破口再罵：「姓齊的，你不是人，是條豬，是被閹了的公鷄，你既然無胆與老子一拚，那就快滾，別站在這裏污了老子的地方！」

齊燕歌目光如針尖一樣盯在烏仁的臉上，語氣極之平靜：「別像潑婦罵街一樣了，你如真的要與齊某拚命，那就走出亭子，齊某保證與你放心一拚！」

烏仁一下子將咀巴閉上了。一雙眼兇毒地瞪着齊燕歌。

齊燕歌輕蔑地一笑。「怎麼，變成了木頭人？不言也不動？」

烏仁終於忍不住，狂吼一聲，飛撲而出，右臂一探，曲指如鈎，直取齊燕歌雙目。

齊燕歌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提高警覺，見烏仁來勢兇兇，冷笑一聲，偏身橫移一步，左手疾探，抓向其腰脅。

嗤一响，烏仁那柄喪門棒猝然亮出來，直取齊燕歌咽喉。

烏仁這種打法，確是不要命的打法。

但齊燕歌却不想與他拚命，右手量天尺倏然向上一頂，恰好點在喪門棒身上，將其擊得彈起足有一丈高，左手已堪堪抓在其腰眼上。

烏仁於間不容髮間，腰身一擰一退，齊燕歌那一抓竟然抓他不中，只撕破了他的衣衫。

烏仁悶叫一聲，喪門棒力砸而下，同時一脚飛踢齊燕歌下陰。

齊燕歌身形不動，量天尺向上橫架，左掌如刀，向下削斬烏仁足踝！

喪門棒被量天尺架住，發出噹的一下激响，烏仁也就藉那一震之力，踢出的一脚猝然一收，向後彈退。

齊燕歌那一掌也斬了個空。

烏仁一退即止，喪門棒如毒蛇出洞，一招七式，飛刺齊燕歌胸前七大穴。

齊燕歌冷冷一笑，量天尺奇準無比地迎向烏仁的喪門棒，七下叮叮急响聲中，將其七棒化解了。

緊接着量天尺劃起一道半弧，勢如短劍一樣削劃向烏仁肩胸。

烏仁剛才那一退，已退到亭前，這刹那他再一退，退入了亭內。

齊燕歌一擊落空，正欲追擊，驀然發覺到自己已緊逼到亭子前，心念一動，身形去勢不由一窒。

也就在這時，烏仁目中兇厲之色大盛，倏然一掌劈向亭中的那張桌子。

齊燕歌見狀，心中沒來由地劇跳了一下，他本能地向後倒掠！

霹靂暴响聲中，恍如天崩地裂，一座亭子竟然四分五裂，炸散開來。

而在亭子內的烏仁，亦肢離破碎，血肉橫飛！

饒是齊燕歌警覺得快，倒掠的身形仍被那巨大的爆炸震得一連六七個翻滾，腦袋嗡鳴，眼前金星亂冒，重重地摔跌落地上，失去了知覺。

× × ×

烏仁這傢伙好惡毒的用心，為了要殺死齊燕歌，竟然不惜預早在亭子下埋了火藥，連自己也炸死！

所幸齊燕歌自入莊的時候起，由於發覺偌大的一座莊院，竟然空無一人，早已覺得有異，後來見到烏仁，其反常的情態令他更加起疑，而心生警惕，才不至踏入烏仁佈下的死亡陷阱中。

雖然如此，但看來他若不及時從昏迷中醒過來，就可能會被大火燒死。

因為整座莊院，在亭子爆炸之後，立刻起火。

火勢蔓延得很快，連後園的樹木也着火燃燒起來。

整座莊院頓時變成了火海。

莊院起火，照計應該有人來救火才對，但却連半個人也不見來救火，令人感到奇怪。

許是烏氏三兄弟在這一帶作惡多端，令到附近的人對之又怕又恨，如今見其莊中起火，因了這個原因，誰也不來救火。

齊燕歌終於被灼熱的氣浪及煙火熏迫得悠悠醒轉。

他雖然醒過來，但却感到渾身疼痛，耳鳴眼花，神情有點茫然。

剛才的爆炸實在巨大，不但將他震昏，炸碎四射飛濺的砂石斷木，不少擊在他身上，令到他身上受傷多處。

他昏倒在地的旁邊一叢花樹，這時也着火燒起來，火舌也將他的衣服燒着了。灼得他神情一震，終於從迷茫中完全清醒過來。

他清醒之下，才發覺到自己置身於火海中，也不知烏氏弄了什麼手脚，總之，整座莊院連地面園牆也火光熊熊。

看來，烏仁已下了决心，就算炸不死齊燕歌，也要將他燒死！

齊燕歌弄清楚了他此刻的處境後，不由倒抽了口冷氣，他發現到，自己已全無生路，緊連着亭子的荷池，殘荷水面也着火燃燒。

但情形已令他不能多作思索，因為他已全身衣服着火，他只好倒地疾滾，將身上的火頭壓熄。

陣陣熱浪熏迫得齊燕歌呼吸窒息，全身皮膚像要爆烈開來一樣。

齊燕歌像一頭困獸般，在地上團團轉，忽然像發了狂般，一頭扎入水面起火的荷池中。

水面的火光一閃即合。

× × ×

烏家莊已被一把火夷為平地。

火勢雖然減弱了，但莊中各處仍有火光冒起。

在烏家莊後一條水溝的土堤上，正有一個全身濕淋淋，衣服焦破的黑衫人伏在堤上不斷喘氣。

約莫一盞茶時份，那人喘息稍緩，慢慢撐起身軀，回頭望着那仍在着火燃燒的烏家莊。

而這人竟然就是齊燕歌！

他竟然能夠死裏逃生！

原來他剛才在莊院內，被大火包圍，已別無選擇，只好冒險一試，跳入水面着火的荷池中，所幸荷池下面的水不會燃燒，令他全身清爽。神智也為之一清，他閉着一口氣，在池底摸索，終於讓他找到一個渠口，於是順着渠口潛游出去。

而莊後那條水溝，就是透入莊內荷池的。

齊燕歌也就這樣死裏逃生的，檢回一命。

但他現在的神態却狼狽之極。

臉上被火烟熏得黑一塊白一塊，衣衫被火燒得焦破不堪，頭上髮髻散亂，全身上下不是被砂石碎木擊傷就是被灼傷，令到他動一動也疼痛不已。

但總算檢回了一命。

他撐起身子，眼望着那殘破焦黑起火的莊院，恍如發了一場噩夢。

一場可怕的噩夢。

他這時候可說衣不蔽體。

所以，他此時盡管全身傷痛，最緊要的，還是趕快找一套乾淨衣服換過，才能够去見人。

但若要找乾淨衣服，必須要到鎮上，他只好支撐着，艱難地走向鎮內。

× × ×

才走了十步不到，他已走不下去。

不是因為支持不住而走不下去，而是去路被人阻住了，無法再向前走。

齊燕歌心內之震驚，莫可名狀，因為攔路的若是衝着他而來的，那他今次是絕無倖理。

——他如今一身傷痛，舉步維艱，根本沒有一「拚」的力氣。

目光慢慢抬起，看清楚了，原來是兩個身穿土布衣裳的農夫。

那兩個農夫各自荷着一柄鋤頭，驚奇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勉强站立着，緊張的神經一下子鬆弛下來，語聲乾澀低啞地說道：「兩位大哥，可否方便一下，扶在下到府上歇一歇，換件衣裳？」

那兩個農夫目不轉睛地打量着衣不蔽體的齊燕歌，然後相視一眼，其中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農夫擰身望了望那仍在起火燃燒的莊院，有點怯怯地說道：「你是從那莊院逃出來的？」

齊燕歌伸出舌頭舐舐乾裂的咀唇。「在下正是從那莊院逃出來的，但却不是莊院內的人。」

那農夫高興地說道：「那你是放火燒毀烏家莊的麼？」

齊燕歌費力地搖搖頭道：「不是在下放火燒毀的，而是烏家莊的烏仁要殺在下，不惜在莊內放置炸藥，毀莊自殺。以達到殺死在下的目的，在下命大，沒有被燒死在莊內。」

兩個農夫聽了，同時目光一亮，仍是那年約四十多歲的農夫說：「烏家莊為害地方多年。如今莊毀人亡，正是地方之福，敢問俠士高姓大名？」

齊燕歌已感到有點站不住，只想這兩個農夫快些扶他到可以躺下的地方歇一歇，並醫治身上的傷勢。聞言却不能不答。

「在下姓齊，名燕歌。」

「原來是齊大俠。」那四十多歲的農夫目光一閃。側首對身邊的另一個農夫說：「咱們扶齊大俠到家裏歇歇吧。」

說完，首先走近齊燕歌。

那名農夫亦舉步走近前去。

齊燕歌却再也站不住，雙脚一軟，倒向地上。

也就在這刹那，兩名農夫荷在肩上的鋤頭驀然飛起，望齊燕歌身上猛砸下去！

「噗噗」兩下沉响，兩柄鋤頭一齊砸在地上，地凹土濺。

兩名「農夫」想不到一擊落空，兩人齊皆怔了一怔！

就這一怔，兩人驟覺腰間笑厤穴被撞擊了一下，各自棄鋤軟倒在地。

而齊燕歌的身形，就在那兩名「農夫」的身後。

齊燕歌是在倒地疾滾。閃避過兩名「農夫」的一擊。順手在地上抓了兩把泥土，拚盡氣力，擲中兩人的軟厤穴的！

齊燕歌之所以能够從兩名農夫的閃電一擊之下，倖得不死，全是因爲他在說話的時候，無意間瞧到兩名農夫的兩手十指光滑修長，心中起了疑——一個荷鋤幹活的農夫，雙手十指必定粗壯，絕不會光滑修長。加上那兩名「農夫」向他問長問短，絕不似淳樸老實的農人拙於言詞。更加令到他對這兩人的身份感到懷疑，但他自知此時此地。以他現在的狀況，實在不宜與人動手，於是，他一面應付着兩人，一面思忖着對付的辦法。

而他的思疑，果然沒有錯，救了他一命！

這兩名「農夫」，果然是假冒的。

他這一疾滾之下，頭暈眼花不已，加上拚力擲出泥塊，再也支持不住，昏死過去。

× × ×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這一次他眞實地感覺到，確是躺在一張床上。而不是冷硬的泥地上。

這一感覺，令到他詫訝不已。因爲他記得很清楚，自己是昏死在水溝岸邊的泥地上的！

「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由於幾番歷險，徘徊在生死之間，令他很自然地生出警惕之心。

張開了眼睛。他看清楚了置身於一間簡陋的房間之內，自己雖然躺在床上，並且覺得很舒服，原來只不過在床板上鋪了層厚厚的稻草。

而這間房間內，除了這張床之外，還有一張靠在牆角的三脚桌子。一條板櫈。

對於自己置身於這樣的環境，齊燕歌感到很放心。

因爲憑他的經驗，這樣簡陋的房間，其主人一定是個窮人，那表示他現在很安全。

而當他伸手摸到身上殘破燒爛的衣衫，以及藏在懷中的金龍令，更加放心了。

只是他却奇怪，被他用泥土擊倒的兩名農夫，何以不見了。

照計，救他來此的人，必然會將那兩人也一樣救來的，莫非那兩人放在另一間房間？

這個問題，令到他很不安。因爲，他要確定那兩名「農夫」是否也在這裏，而穴道仍未解開，他才能够安心躺下去。

否則，他仍然很危險。

一念及此，他再也躺不住了。忍着身上的傷痛，撐起身子，坐起來。

他正想下床，門外有脚步聲响起，接着房內一黯，房門口出現了一個人。

齊燕歌立刻警戒地瞧向出現在房門口的那人。

——在隨時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提高警惕。

房門口出現的人，年約四十歲，風霜滿面，一臉鬍渣子，身材高壯，但背却有點駝，關切而又友善地探察着坐在床上的齊燕歌。

當他一眼瞧到齊燕歌醒過來並能够坐起來，闊厚的雙唇一咧，含笑踏入房內，語聲沉渾地說道：「兄弟，你終於醒了，俺可担心死了。想請個大夫看看你，又沒有錢，啊……眞急死俺了。」

說時，搓着一雙筋脈畢露的大手，尷尬地笑着。

齊燕歌一聽這人的說話，更加放心，同時心頭一熱，對這人生出一種親切感。

當下趕緊說道：「這位大哥，相救之恩，在下永銘心田，請教貴姓大名？」

那漢子這時已兩步來到床前，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俺姓馬，名福如。兄弟你呢？」

齊燕歌忙回答道：「馬大哥，在下姓齊，名燕歌。」

「齊兄弟，快躺下來，你身上的傷可不少呢，別弄痛了傷處。」

說着伸出雙手扶齊燕歌躺下。

齊燒歌忙不迭地說道：「馬大哥，多謝關心，坐着好說話，不碍事的，哦，您請坐。」

馬福如見齊燕歌如此說，關切地望了一眼，才轉身搬過那條板櫈，才坐下，立刻又崩起來，像板櫈上有針刺一樣，令到齊燕歌不明他爲何會這樣。

只見他蹦起來後，一拍腦勺，嚷道：「俺差點忘了，你自昨日黃昏時份到現在，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加上受傷不輕，肚子一定很餓了。俺進來，就是想看看你醒了沒有，俺早巳熬了一鍋糙米粥。俺這就去端來給你吃。」

說完一陣風般轉身出了房。

齊燕歌望着忠厚熱心，被困苦的生活壓得連背也彎了的馬福如背影，心頭一陣激動。

他的身上不但帶有銀兩，還帶着銀票，而這位老實的漢子，竟然在救他回來時，動也沒有動過。却爲他熬一鍋糙米粥！

也許，這鍋糙米粥，是他一日辛勤勞作之所得。

齊燕歌想到這裏，心內冒起了一股想要擁抱馬福如的衝動。

他在怔怔地想着，馬福如又一陣風般進入房間，手上端着一個熱氣騰騰，飄着米香的破瓦鍋，衝着齊燕歌一笑。

齊燕歌鼻子嗅到那陣陣香氣，肚子起

了反應，咕咕叫起來。

他感激地望着馬福如，語聲有點澀澀地說道：「馬大哥你也吃吧。」

馬福如盛了一大瓦砵粥端到床前，口裏連聲道：「快趁熱吃了它吧，俺早就吃了。」

齊燕歌忙欠身伸手自他手上接過那砵粥，也不再客氣，顧不了燙咀，吃起來。

一口氣吃了大半砵粥，齊燕歌不禁抬起頭來，透一口氣，而他的目光，也瞥到馬福如在這時猛吞了口口水，急急將頭別過一邊。

齊燕歌一瞧見他這樣子，刹那心頭激動得連手也有點抖了，眼眶內濕濕的。

原來馬福如是空着肚子的！

「馬大哥……」齊燕歌顫抖着聲音，喉頭一熱，再也說不下去。

馬福如將頭別過來，有點吃驚地瞧着齊燕歌。「齊兄弟，你說甚麼？是否傷口作痛？」

齊燕歌抖着雙手。將那小半砵粥遞到馬福如面前，抖着聲道：「馬大哥，你快吃了它！」

馬福如一臉惶急地伸手推擋着。「齊兄弟，俺吃得飽飽的，你快點吃吧，鍋內還有，別是嫌俺的米粗，吃不入口吧？」

齊燕哥硬是將那小半砵粥塞在馬福如手內，感激地說道：「馬大哥，快別這樣說，在下知道你爲了讓我吃飽，自己却不吃，空着肚子，是不是？」

馬福如被齊燕歌說破，脹紅着一張臉，有點愧羞地垂下頭，還欲强辯，却被齊燕歌接說道：「馬大哥，在下也曾經嚐過有一頓沒一頓的苦日子，什麼吃不入口？在下怎會嫌你的米粗？在下感激還來不及，別推讓了，快吃了它，否則餓壞了可不好受。」

馬福如低沉地說道：「齊兄弟，眞慚愧，俺這大的一個人，別說是娶媳婦了，連隔宿之糧也沒有，俺不是不肯幹，奈何日子實在太難過。」

齊燕歌同情地說道：「世道不景，日子實在是難過，馬大哥，你吃了它，咱們再說。」

馬福如許是太餓了，不再說什麼來。幾口就將那小半砵粥吃了個乾乾淨淨。

齊燕歌瞧着馬福如在吃，心內却感慨良多，一個粗壯結實，正當盛年的漢子，辛勤勞作之下，竟然連兩餐溫飽也掙不到，這究竟是什麼世道？

而巧取豪奪，强搶明索，却腦滿腸肥，三餐大魚大肉，他不禁憤憤不平起來。

待馬福如將那個尚算完好的瓦砵放在桌子上，齊燕歌伸手入懷，掏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遞給他。「馬大哥，在下這點銀子，不成敬意，請你到城裏錢莊兌了，爲在下買兩件衣服，再買些吃的回來，餘下的，你就拿來作本做些小生意，或是買幾畝田地耕作吧。」

馬福如脹紅着臉，急急避開，搖手道：「齊兄弟，俺雖然窮，决不能受你的銀子，快請收起來，破衣服俺還有一件，你若不嫌殘舊，俺這就去拿來給你換。」

齊燕歌掙扎着下了床。「馬大哥，這是在下的一點心意，再說，在下身上的傷痛，也要你到城中藥舖買些藥回來敷治，你若不收下，就不把我看作朋友。」

馬福如仍是擺手，堅持不肯收。

齊燕歌掙扎着走前兩步。「你若不收下，在下只好走了。」

說着，身軀晃了晃。

馬福如一見，連忙一步上前，將他扶住。

而齊燕歌也乘着這機會，將銀票塞入他懷內。

馬福如這一次接受了，扶着齊燕歌坐在床上。

「馬大哥，在下記得，在下昏倒時，有兩個農夫裝扮的人也倒在地上，爲何不將他們一拚救來？」齊燕歌念念不忘那兩個假農夫——那欲將他擊殺的兩個漢子。

馬福如一聽，臉上泛起一抹悲痛。「俺不是不想救那兩個人，只是那兩個人已經死了，一咀是血，俺只好草草將他們埋葬了。」

齊燕歌一聽，放心地舒了口氣，依馬福如所說，他猜測兩人必是在被他擊倒後，嚼舌自盡了。

而兩人自盡，當然是爲了避免被他查問出身份來歷。

他思想及此，不禁將雙拳握起來，若當時沒有昏過去，就可能自兩人的口中，逼問出一些綫索。

馬福如見他閉咀蹙眉握拳，以爲他因爲身上的傷口發作，忙道：「齊兄弟，身上的傷口很痛吧？俺這就趕到城中，爲你買藥及衣服。」

齊燕歌這才回過神來，趕緊道：「在下的傷勢雖然不輕，還挺得住，你如進城，請到藥舖買這幾種藥。」

接將幾種藥名說出來。

馬福如念了一遍，記住了，立刻動身趕往城裏。

而齊燕歌也就在這簡陋的地方養傷。

遭狙擊　破廟喋血

快馬加鞭，一騎疾馳在通往京城的官道上。

揮鞭策馬的，正是齊燕歌。

齊燕歌的傷勢已經痊癒，在那窮漢子馬福如的家裏養了近半個月傷，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離開時，兩人都有點依依不捨，黯然神傷。

而馬福如得齊燕歌資助，他自稱不是做生意的人材，故此買了二十畝地，自耕自種過活。

齊燕歌見馬福如生活有了着落，也感到欣慰。

在一路趕往京城途中，皆沒有發生事故，所以齊燕歌感到很輕鬆。

他這次趕往京城，乃是聽聞「秦杰」——青衣堂主，於立冬之前，金盆解散青衣堂，從此退出江湖，故此他趕去相晤，並一詢今後的行止。

今日距立冬之日，還有五天，而他不想在秦杰金盆洗手之日，才趕到去，欲與他相敍數天，所以馬不停蹄。

× × ×

北地秋寒，秋風勁吹，馬蹄踼起的黃塵，在驛道上空滾揚，蔽人耳目。

齊燕歌却不理會撲面生痛的秋風，蔽

目的黃塵，催馬急馳。

這時已是日落黃昏，餘暉斜照之下，漫揚的塵土有如金粉飛揚。

正因爲是黃昏時候，而距城約莫三十多里，所以齊燕歌策騎急馳，希望在入黑之時，趕入城中。

所謂屋漏偏遇連夜雨，船破却遇頂頭風，齊燕歌越是心急，越是不能如願。

因爲他的坐騎在急馳中，馬首忽然「飛離」了馬頭！

那匹馬連一聲嘶叫也沒有叫出，疾衝出數丈，馬頸斷口處才噴洒出大股血雨，前蹄一屈，衝前踣跌向地！

坐在馬鞍上的齊燕歌在馬首「飛起」的刹那，却看清楚了，馬首是被一把旋飛如閃電的彎刀斬斷的，只因爲那柄形如半月的彎刀旋飛的速度有如疾電，所以快得令人目不及睫。

但齊燕歌銳利的目光却看到了。

所以他在馬匹踣跌向地上的霎那，自馬鞍上彈躍騰起，不致被馬匹帶跌落地。

他的身形才離鞍騰起，驀地驛道兩旁的樹上，交叉飛射出數十支短矛，組成一道矛網，罩射向他！

身形才騰起的齊燕歌，不由大吃了一驚。

因爲他這時候無異被一張網兜頭罩住了。

無論他上騰，左掠或右翻，再或墜落地上，皆逃不過被「網」罩住的厄運。

唯一的辦法，就是將這張「網」擊破，破「網」而出。

齊燕歌就是採用了這個主動的辦法。

他在空中的身形一偏一旋，閃過三根射向他身側的短矛，左臂一張一挾，挾住了二根。而在身形一偏一旋的刹那，量天尺如烏龍盤舞般繞身揮舞，叮噹連聲中，起碼擊落了十七八根短矛。

而他的左臂一探，鬆落挾住的兩根短矛，却一把攫抓住三根，一個風車大翻身，嗖嗖聲中六七根短矛從他身下疾射過。

他在翻騰的刹那，雙眼已瞥到了藏在幾棵樹上的矛手，身形才翻轉，三根短矛脫手擲出，分三個方向射向路旁並排的三棵樹上。

三棵樹上立時响起了一聲慘厲的嚎叫聲。

齊燕歌身形一個轉折，急射向另一邊路旁的一棵樹。

那棵樹枝葉一响，一根短矛射出，矛頭對準了齊燕歌胸腹。

與此同時，左右樹上枝葉一動，伸出五六根短矛，集中對準了齊燕歌。

齊燕歌一聲清叱，身形一團，猝然如隕星般向下急瀉，那八九根短矛堪堪被他讓過，自他身上掠射過。

短矛才在他身上射過，他急瀉的身形一窒，原來他已伸手抓住了一條伸展出路面的橫椏，身體一引，藉那横椏的彈力彈躍起，迅速有如衝空的烟花鞭炮！

枝葉斷碎濺射中，齊燕歌的身形已如潛龍升天般，衝掠上枝葉茂密處，一聲慘號立刻响起。

接一條青色的身影自樹上摔下來。

那人在未摔落地時，已像一堆爛泥自牆頭掉下來般，跌落地上後，更就像死狗一樣動也不動。

好顯然，齊燕歌對這批短矛手痛下殺手！

他不是嗜殺，事實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若不痛下殺手，就會被對方所殺！

所謂非常時期，採用非常手段，就是這個意思。

自對面路旁樹上擲出的十多根短矛，竟然追不上他的身形，有的射了個空，有的篤篤地射在樹頭上，矛身顫動不已，可見這批短矛手臂力手勁之強！

齊燕歌「鵲巢鳩佔」，暫時沒有先前那樣危險，因爲起碼有枝葉遮擋一下對方的視綫及擲出的長矛。

齊燕歌却沒有托庇這棵樹的意思，他決定速戰速決，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下，這是最有效的制敵取勝之法。

在那些短矛手還未採取下一步的行動之前，齊燕歌匿身的那棵樹驀然間枝葉炸散開來，一條黑影也就雜在四散激射的斷枝碎葉中，射向最近的一棵樹。

匿藏在那棵樹上的短矛手乍見對方匿身的樹炸散開來，不由愕了一愕，還未看清楚射來的人影是人是物，枝葉斷折聲中，驟覺喉頭骨碎聲响起，呼吸一窒，半聲也叫不出，便自一頭栽跌落樹下。

而齊燕歌此時則取代了那人在樹上的位置。

左右對面樹上的短矛手還未弄清楚齊燕歌自那棵樹上匿到那一棵樹上，五六根長矛激射向對面樹上匿着的短矛手。

對面的一排樹上，隨即响起幾聲慘叫，至少有五條身形自樹上栽下來。

原來齊燕歌「奪取」到的那棵樹上，放置着七根短矛，看來是那個栽跌落樹下的短矛手在第一輪攻擊之後剩下來的。

齊燕歌順手「借用」了。

剩下的一根短矛，他在枝葉隙縫中，覷準了旁邊最近的一棵樹上匿着的短矛手，擲射過去。

短矛脫手擲出，他的身形也緊隨掠向那棵樹。

齊燕歌看到那名短矛手，那人也自然看到他，所以那人輕易地閃避過了那根激射而至的短矛。

但他却閃避不了齊燕歌的一擊！

因爲他只看到激射而來的短矛，却料不到齊燕歌會緊隨在短矛之後射到。

所以他仍免不了一死。

而齊燕歌的身形才顯露在枝葉之外，七八根短矛已從對面樹上擲出，可惜却慢了一點點，追不上他的身形，自然也擲不中他。

那棵樹上放置着五根短矛。

齊燕歌才取代了那個倒霉的短矛手位置，身體貼着樹幹向下一滑，簌簌聲中，離他頭頂不到三寸的樹幹上，向上排插着三根短矛！

齊燕歌若不是及時滑落，已被那三根短矛釘在樹身上。

他的身形立刻貼樹一轉，背後則對着原先匿身的那棵樹。

匿身在那個位置，是最安全的，因爲背面側對的那棵樹上，已沒有了敵人，而對面及並排的側面，雖然有敵人匿着，樹身却成了他的屏障，對他的威脅不大。

他伸臂自頭上的一個樹椏間取下那五根短矛，一手抓起了三根，力擲向並排的那棵樹上！

三根短矛雖然不是全部射中匿藏在那棵樹上的短矛手，但其中一根射中了，他也就像一顆熟透的蘋果般，自樹上栽跌下來。

齊燕歌立刻脫手將剩下的兩根短矛擲向對面路旁的樹上，同時身形一掠，射向並排的那棵樹。

× × ×

齊燕歌就用這個類似蠶食的辦法，從這一棵樹移到那一棵樹，在接連殺死擊傷七個人之後，並排的前面那棵樹上，終於沒有匿藏着青衣人。

而他亦總算脫出了險境。

他這個辦法確實好，令到對面路旁那排樹上的青衣短矛手，根本奈何他不得，因爲他只要匿藏貼在樹後，樹身成了他的天然擋箭牌，擲來的短矛，根本對他構不成威脅。

雖然脫出了險地，但仍未脫出對方短矛擲射的範圍，所以齊燕歌不敢從樹上落到地面，依然樹過樹，直到認爲已安全，才從樹上跳下來，望着前路疾掠下去。

而對方也沒有向他追殺不捨。

經過這一番折騰，天色已蒼茫一片，齊燕歌估計一下，只怕在天全黑之前，很難趕到京城了。

既然趕不到京城，爲何還要那樣急？

脚步一慢，齊燕歌決定今晚不進城。

× × ×

一路上，再沒有遇到狙擊，齊燕歌依然非常小心，不敢將速度放得太快，留意着路上附近的情形，以便在遇襲時，不致措手不及。

路上差不多已沒有行人，齊燕歌走在路上，秋風深寒，夜色漸黑，沒來由地生出一種孤單落寞之感。

這令到他想起了死去的妻子，那種孤單落寞之感更濃。

趕到城門外時，已是萬家燈火，齊燕歌就在城外揀了一家設有食堂的客棧，要了一個房間，坐在食堂中一副座頭上，要了幾樣酒菜，吃喝起來。

就在他吃喝得七七八八的時候，疏落的食堂中走進來一個徐娘風韻的婦人，一雙妙目瞟了一瞟，扭着腰肢，輕盈地走到齊燕歌隣近的一副座頭坐下來。

這婦人坐的方向，正對着齊燕歌。

齊燕歌對這婦人不很在意，只在她現身進入食堂時，抬眼望了她一眼，便繼續吃喝。

但那婦人在坐下後，却不忙着吃喝，一雙流盼的妙目有意無意間瞟着齊燕歌。

齊燕歌却低着頭，只顧吃喝，一心只想吃飽之後，回房間睡它一覺，連日來兼程趕路，實在太疲累了。

那婦人像對齊燕歌感到極大的興趣，一雙妙目竟定定地注在他的臉上。

齊燕歌放下筷子，正想招呼小二結賬，一抬眼瞥到那婦人目不轉睛地瞧着他，不由也將目光定了定。

那婦人不但沒有將目光移開，竟還朝齊燕歌嫣然一笑，令到他的臉上不禁微熱，將目光移開，揚手招呼那名站在賬櫃前的伙計。

那伙計點點頭，不忙迭向他走來。

齊燕歌由於自得到金龍令後，一直迭生意外，令到他不得不處處小心，他雖然沒有再瞧那婦人，却對這大方得有點過大反常的婦人，起了疑心。

因爲食堂內不止他一人，而空着的枱椅也很多，這婦人爲何偏偏揀隣近他的枱椅坐？而又只瞧着他？

莫非又是衝着那塊金龍令而來的？

齊燕歌心頭一動，不由又將目光瞥向那婦人。

那婦人的目光，依然瞧着他。

齊燕歌的目光與那婦人的目光相觸，有如觸了電般，神情微微一震，急忙將目光移開。

因爲在目光相觸之下，他已窺到這婦人眼神充盈。不是尋常婦道人家。

齊燕歌不由加了小心。

小二來到他的桌子前，爲他結賬。

齊燕歌拿出一塊碎銀結賬，立即起身回房。

當他經過那婦人那一張枱子時，那婦人忽然抽出一條香巾，輕輕拂了拂，然後在手指上絞弄着。

齊燕歌的鼻管立刻嗅到一絲清淡的幽香，他沒有再看那婦人，逕自回房。

而那婦人也沒有其他動作。

齊燕歌回房之後，心中不斷思索着那婦人是否衝着他來的，驀地，他心頭劇跳，疾忙伸手拿起桌上的一壺茶，揭開壺蓋看看，却是一壺凍茶，他也不用杯子，以咀吸着壺咀，一口氣喝個清光。

跟着，他再到澡房用冷水洗了個澡。回房之後，他吹熄了燈，躺在床上。

很快，他的眼皮就闔上了。

× × ×

還未到二更，一條矯捷的身形如鬼魅般出現在齊燕歌那間房的後窗前，耳朵貼在窗縫上，略一傾聽，便毫沒顧忌地推窗穿入房內。

躺在床上的齊燕歌，就算睡得太沉，以一個武林人來說，也絕不可能不被推窗聲驚醒，但他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依然沉睡如故。

那矯捷的身形身材豐盈，只一閃，便已掩到床頭，微微俯下身，也不察看一下齊燕歌是否醒了，簡直當他是一個死人，伸手便在他身上摸索起來。

看來，他是想在齊燕歌身上取一樣東西。

可惜這人的手才觸及齊燕歌的胸襟，倏然身形一震，就是那個姿勢，却什麼動作也停止了。像一具木雕的人像一樣。

接着火光一閃，又一亮，床頭桌上的油燈燃亮了，幽幽的火光照亮了房間。

而齊燕歌仍是仰天躺在床上，一雙眼却閃亮，咀角泛着一抹微笑，像欣賞一具雕像般注視着那夜行人臉龐。

那夜行人明顯地穴道受制，微俯的身軀顯得有點僵硬，臉龐距齊燕歌的臉龐不到一尺，伸出的手依然摸在他的胸襟上，乍看之下，這情景實在親熱。

說那情景親熱，那夜行人當然不是個男的。

這人竟然就是晚間在食堂內，對齊燕

歌瞬也不瞬的婦人！

莫非這婦人是個蕩婦淫娃，看上了齊燕歌，潛來相就？

非也，當事人的齊燕歌最明白。

「妳是誰？」

那婦人雖然被齊燕歌以冷不防的迅捷手法點了身上三大穴，不能動彈，却能看能說，當下微哼一聲，說道：「妾身花迷香。」

齊燕歌一聽，臉上露出一抹驚異的神色。「原來妳就是江湖上以擅施各種迷香的花夫人！」

一頓接道：「妳是否在齊某離座經妳身旁時，藉着拂動香巾施放出迷香？」

花迷香眼珠一轉，有點吃吃地說道：「你是怎樣察覺的？」

齊燕歌露齒一笑。「齊某當時倒沒有察覺，也沒有在意，回房之後，想起妳的舉動有異常人，遂起了思疑，跟着感到有點昏昏欲睡的感覺，齊某才忽有所覺。喝了一壺凍茶，並用冷水洗了個澡，果然睡意全消！」

花迷香低嘆一口氣。「齊燕歌，你果然厲害，妾身果然向你施放了『睡香』，却竟然被你解了，妾身栽在你手上，無話可說。」

「妳向齊某施放『睡香』，必定有所圖謀，是否想在齊某昏睡之後，偷取金龍令？」齊燕歌的語聲陡地冷峻起來。

花迷香的臉色刹那變了，閉口不言。

冷冷一笑，齊燕歌目光如電，利刀一樣盯在花迷香的雙眼上。

花迷香竟然抵受不了，將目光移開，艱澀地低聲道：「不錯，妾身確是想偷取金龍令。」

齊燕歌仍緊盯着花迷香，冷聲道：「妳怎知道齊某身上藏有金龍令？」

花迷香接答道：「是僱妾身偷取金龍令的僱主告訴妾身的。」

齊燕歌目光大盛，緊接追問：「那人是誰？」

花迷香這一次又閉起了咀巴。

齊燕歌開口說道：「以妳在江湖上的身份名望，相信僱得起妳的人，也是大有名頭之人，而這人必定亦是武林中人！」

花迷香臉色劇變，依然沒有說話。

齊燕歌忽然嘻地笑了一聲。「齊某出身井市，可不是什麼大俠，所以不必顧忌什麼，大概妳也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露體，站在店門外，任人觀賞吧？」

齊燕歌口中這樣說，目的是要嚇花迷香，要他眞的這樣做，殺了他也不肯做。

花迷香眞的被他嚇住了，臉上紅白數變，眼中露出驚恐之色，開口說道：「僱妾身偷取金龍令的人，妾身實在不知他是誰，因爲他的臉上罩着一幅黑巾。」

齊燕歌銳利的目光注在花迷香臉上良久，才點點頭道：「齊某姑且相信妳說的，那人可有何特異之處？」

花迷香眼眸一凝，想了想，才說道：「他的身材沒有任何特異之處，只有語音聽起來有點粗啞。」

齊燕歌接問：「妳認識的武林人中，可有誰像那人的？」

花迷香又想了想，才說道：「妾身雖然認識不少有頭有臉的江湖朋友，但却想不起有哪一個語音相似那人的。」

「依妳觀察，那人年紀大約有多大？」齊燕歌仍想知道多一點那「僱主」的資料。

花迷香不敢肯定地說道：「憑妾身的感覺所得，那人不會太年輕，也不會太老，大約三十許至四十許之間。」

齊燕歌聽得不由眉頭一皺。

因爲花迷香這樣說太空泛了。

「那人出的價錢相信很高吧？」齊燕歌忽然改變了話題。

「白銀一萬両。」花迷香一口說出。

「齊某實在不明白，一塊金衣侯的金龍令，竟然價值一萬両白銀，莫非值錢的就是其中所藏的秘密？」齊燕歌嘟喃着。「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秘密？」

眼珠一轉，瞧着花迷香，道：「妳知道嗎？」

花迷香以肯定的語氣說道：「妾身不知道，只負責偷取金龍令，交給那人。」

齊燕歌雙眉一挑，興奮地說道：「妳怎樣將金龍令交給那人？」

花迷香說道：「妾身若在五天之內，自你身上偷取到金龍令，那麼，必須在第六天的傍晚，距此四十里許的一座破廟內等他到來，到時，一手交貨一手收錢。」

齊燕歌聽得心頭狂喜，但臉上却絲毫不露。「花迷香，妳年紀大概不到四十歲吧？」

花迷香一時間弄不明白齊燕歌何以忽然問起這個女人最忌諱的問題，不由愣了愣，隨即臉色微紅，低聲道：「妾身今年三十三歲。」

齊燕歌知道她誤會了他的意思，遂趕緊道：「妳正當花訊年華，這些年來，妳大概也賺到不少銀子，想好好享受一下，不想這樣快就死，是嗎？」

花迷香這下猶如冷水澆背，神情劇變，臉色青白，哀憐地說道：「妾身當然不想這樣快死，齊燕歌，你想怎樣，只要妾身做得到的，妾身無不從命。」

齊燕歌莞爾一笑。「齊某只要妳在與那人約好的日子時間內，帶齊某到那破廟等候那人，齊某保證不殺妳，並保證讓妳安全退出那破廟，怎樣？答不答應？」

花迷香遲疑了一下。終於點頭同意——她實在不想死，更不捨得丟下這些年來，蓄積下來的一筆巨欵。「妾身已別無選擇，只好答應你。」

「現在離那約定的日子還有多少日？」齊燕歌在說話時，雙手出指頻頻，解開了花迷香被封的三處大穴，令她可以活動，却另外點了她身上五處穴道，將她的功力封閉了。

花迷香吁了口氣，活動一下四肢，同時有點羞赧地一笑，收回了摸在齊燕歌胸膛上的手，在床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還有四日。」

齊燕歌沉吟一下，說道：「在這段日子之內，妳我均不宜相見，必須找個地方藏起來，客棧人雜，不宜在此，嗯，齊某想到一個地方了，這就帶妳去。」

花迷香一直拿眼瞧着齊燕歌，却沒有開口詢問。

她很明白她現在的處境，還是少開口爲妙。

齊燕歌想到就做，挺身下床，取回放置在床頭的包裹。摸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然後對花迷香說了聲：「委屈一下。」伸臂一把挾起她，穿窗而去。

× × ×

對於齊燕歌的突然到來，秦杰驚喜不已。

這時候大約是五更左右。

齊燕歌沒有驚動青衣堂內的其他人，挾着花迷香，越牆而入，由於他在協助秦杰對付神龍幫時，在青衣堂內渡過一段日子，故此對青衣堂內的一切，均很熟悉。

雖然青衣堂是在大破神龍幫後重建的，但規模與格局與燒毀前一模一樣。

齊燕歌輕車路熟，一逕來到秦杰的寢室窗前，輕聲隔窗將秦杰喚醒的。

此刻兩人就在秦杰寢廂相連的一間密室內，當然，還有一個花迷香。

秦杰喜的是齊燕歌在他金盆洗手之前，來探望他，驚的是他竟然挾着一個婦人來到。

「齊兄弟，愚兄無時不在想念你，一直盼望你能在愚兄金盆洗手之日在場，你終於來了。」

齊燕歌亦高興地說道：「秦大哥，你不會怪小弟驚擾了你的好夢吧？」

秦杰急聲道：「愚兄高興還來不及，怎會呢？」接着目光落在花迷香身上，「兄弟，這位是……」

齊燕歌一笑，趕緊說道：「小弟差點忘了，這位是花迷香花夫人。」

秦杰目光一凝。「原來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妙手迷香花夫人。」

花迷香有點不自然地說道：「正是妾身，妾身也久聞秦堂主大名。」

秦杰連說：「不敢當。」轉顧齊燕歌說道：「齊兄弟，你怎會與花夫人在一起的？」

齊燕歌苦笑一聲：「還不是爲了一塊金衣侯金龍前輩的信物——金龍令。」

秦杰動容道：「齊兄弟，金龍令是金衣侯金前輩的信物，它落在你的手上？」

齊燕歌點點頭。「說來話長，這事實在令小弟猜不透，那塊金龍令究竟藏有什麼秘密，竟然有人不惜殺了金龍前輩，假冒他欲殺小弟而得金龍令，並不惜重金僱請花夫人偷取金龍令。」

秦杰驚聲道：「金衣侯竟然被人殺害了？殺他的人是誰？」

齊燕歌說道：「猛將夏侯烈！」

秦杰急聲道：「齊兄弟，這件事不簡單，請你從頭詳細說一遍。」



齊燕歌見馬福如從門外手捧着一缽粥走進來。

齊燕歌坐在椅子上，閉目整理了一下思路，才將渡頭無意間救了楊啓光，雨中遭到烏江三煞的圍攻，結果楊啓光被殺，臨死前交給他一個內裏有金龍令的小布包，並聲言內裏藏着一個有關武林的大秘密……猛將夏侯烈假冒金衣侯欲襲他，奪取金龍令……開封三傑幪面聯手夾擊他，亦是爲了那塊金龍令，結果戰敗自裁……烏家莊險死還生，驛道狙殺脫險，客棧險遭花迷香迷到……等等遭遇。向秦杰詳細述說一遍。

秦杰靜靜地聽着，臉上却動容不已。

就連花迷香，亦聽得心跳不已。

吐了口氣，齊燕歌有點困惑地攤開雙手道：「小弟實在察看不出，那塊黃金打造的金龍令，究竟藏着什麼大秘密。」

秦杰神色凝重。「那個楊啓光若是不死，或死遲一些，相信金龍令內藏着的秘密，必然大白，不用猜想。」

「齊燕歌，秦堂主，妾身有一言，不知可否說？」花迷香對那塊金龍令也產生了興趣，忍不住插口說話。

齊燕歌秦杰目光落在花迷香臉上，齊聲道：「花夫人有話但說無妨。」

花迷香遲疑了一下，說道：「可否請你將金龍令拿出來，大家察看一下，或許可以發現一些什麼呢？不知是否介意？」

齊燕歌爽快地一笑道：「花夫人不提起，差點忘了，秦大哥，花夫人，你們察看一下吧。」

接着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布包，將它打開，現出一塊足有巴掌大小，上雕蟠龍的

金塊，遞給秦杰。

秦杰接過，細心地反覆察看了好一會，苦笑笑。「愚兄眼拙，實在看不出這塊金龍令有何特異之處。」

接將金龍令遞還給齊燕歌。

齊燕歌將之遞給花迷香。「花夫人，妳心思細密，或許看出其中秘密。」

花迷香對於齊燕歌對她如此信任，有點激動，微顫着手，接過了，聚精會神地反覆察看起來。

良久，她亦有點失望地將金龍令遞還給齊燕歌。「妾身也看不出這塊金龍令有何特異之處。」

齊燕歌接過金龍令，肯定地說道：「咱們雖然看不出，但小弟肯定這塊金龍令關乎到一個大秘密，不然，小弟的一連串遭遇，怎樣解釋呢？而有人出萬兩銀子僱請花夫人偷取金龍令，就是一個明證。」

秦杰深表同意地點頭。「愚兄亦深覺有理。」

花迷香亦接口道：「若不是內藏秘密，這塊金龍令雖然是金衣侯的信物，但他已被殺死，可說已失去了效用，雖然它是黃金打造的，但也值不了一萬兩銀子。」

齊燕歌目注秦杰。「秦大哥，為了探查出這個秘密，小弟欲請你加以帮手。」

秦杰豪聲道：「齊兄弟，你不說，愚兄也會帮你，怎會袖手不理。」

「秦大哥，小弟想與花夫人在此匿居幾日，直到與那僱請花夫人的神秘客約會，在這三日內，小弟不想堂內的弟兄知道小弟在此。」齊燕歌神態凝重。「到了赴約那日，請秦大哥派些兄弟給小弟，務求能生擒那位神秘客，這人應該是個關鍵人物！」

秦杰連連點頭。「齊兄弟，愚兄決定推遲金盆洗手的日子，待你查清楚了這個秘密後才再舉行。」

花迷香咀皮動了動，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齊燕歌看在眼內，忽然運掌如飛，將她身上被封的穴道拍開了。

花迷香神色一愕，但隨即激動地說道：「齊少俠這樣信得過妾身，妾身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齊燕歌笑笑道：「花夫人言重了，齊某昔才的做法，實在是出於無奈，尚請見諒。」

花迷香深深吸了口氣。「齊少俠，妾身一生只信服金錢，這一次却對你由衷信服。」

秦杰哈哈一笑，站起來，說道：「天也快亮了，齊兄弟，花夫人想來也很困倦了，我立刻去吩咐拙荊為兩位準備兩個房間。」

「有勞嫂夫人了。」齊燕歌連忙亦站起來。

「自家兄弟，何須客氣！」秦杰推門出去。

齊燕歌望望窗外，天邊已現曙色。

× × ×

城外西山脚下，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廟，但却破敗不堪，斷垣敗瓦，大門只剩半邊，蛛網塵封，在傍晚時份，顯得凄清幽秘。

而一個風韻猶存的婦人，就站在破廟門前，翹首以待。

她就是迷香妙手花迷香。

天色蒼茫，歸鴉聒噪，倍增這破廟的恐怖氣氛。

但花迷香却一點恐慌也沒有。

因為，這破廟內外，不止她一個人。

除了她之外，廟內匿着齊燕歌，廟外伏着秦杰與他的二十名弟子。

這張「網」是齊燕歌佈下的。

對於就快出現的那位神秘客，他是志在必得。

因為若要揭開金龍令的秘密，那位神秘客是個關鍵人物。

有這樣多人在附近，花迷香當然不用害怕。

只是等待，却令人極之不耐煩而又枯燥乏味。

幸好花迷香早就養成了等待的耐性。

她的專長以及職業要求她必須具備耐性。

× × ×

在天色將要全黑下來的時候，一條人影迅速出現在花迷香的視綫之內。

她立刻舉手掠了掠鬢邊的髮絲。

她這個動作是下意識做的。

目的就是向匿在廟內的齊燕歌示意——等候的人來了。

而伏在廟外附近的秦杰與他的兄弟，也發覺了那人影。

那人影似行雲流水般迅快地向破廟掠來，只不過眨下眼工夫，那人已掠到離破廟不足三丈。

花迷香向前迎了一步。

那人在花迷香的身前約莫丈許處停下來。

花迷香一眼就認出來人就是僱請她偷取齊燕歌身上的金龍令的神秘客。

幪面神秘客在夜色漸濃的破廟前，有如一具幽靈。

這人實在令人很難看出他有何特徵，因為他全身罩在一件長及足踝的黑袍下，臉上幪着黑巾，只有兩個眼洞，透出兩股懾人的目光。

花迷香一笑正欲說話，那人已搶先開口：「花夫人，金龍令取到了吧？」

語聲果然與花迷香所說的一樣粗啞。

花迷香風情地一笑。「妾身若取不到金龍令，又怎會在此時此地等着見你？」

幪面人低沉地說道：「很好，請拿出來。」

花迷香却道：「你請先拿出銀票讓妾身瞧瞧。」

那人微哼了一聲，伸手自懷中摸出七張銀票，手臂一伸，遞前說道：「某家一諾千金，瞧清楚了嗎？每張一千両，是通寶錢莊開出的，一共是七千両，三千両訂金，合共是一萬両。」

語聲一頓接道：「現在可以將金龍令拿出來了吧？」

花迷香瞧清楚了，每張銀票的銀碼確是一千両，遂含笑道：「當然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說完，作勢伸手探入衣袖中。

幪面人一雙灼灼的目光緊緊盯着花迷香那隻探入衣袖中的手，默然等待着。

花迷香的手很快伸出來，驀然向前一揚。

那只不過是一條香巾。

那人的目光好銳利，在花迷香的手才伸出揚動的一刹那，他已暴退，一退二丈許。

這一來，花迷香撒出的無影迷藥，便因距離太遠，失去了效力。

花迷香料不到幪面人這樣機警，嬌叱一聲，正欲追前再施迷藥，却被幪面人一聲暴喝窒住了。

「好大胆的賤人，竟然罔顧行規，『貨』交不出，却想拿錢，某家若不是小心留意，豈不是被妳這賤人放倒了？」

花迷香格格一笑，身軀亂顫起來。「妾身身上確有金龍令，但却不想糊裏糊塗交給一個不知是什麼人的僱主，你欲想這宗交易成交，請取下你的幪面巾，好讓妾身一睹廬山眞面目。」

幪面人怒哼出聲，身形一閃，搶在與花迷香同一綫的位置上，才怒聲道：「別胡扯一通了，妳這賤人敢要弄某家，實在該死，某家本不想殺妳，但現在已改變了主意，妳死後，不管金龍令是否在妳身上，搜一搜就知道。」

花迷香的笑聲一下子噎住了，因為她剛才笑得身軀亂顫，正是藉此施放迷藥，順風飄向幪面人，想不到幪面人這樣鬼精靈，對她似了解頗深，搶在與她同一平行綫的位置上，令她施放出的迷藥白施了。

「妾身早就知道這宗交易兇險，如今你果然露出眞面目，既想得到金龍令，又不想交錢，更想殺妾身滅口，沒有那樣容易！」

幪面人的黑袍這刹那無風自動，她眼中透射出兩道森煞的目光，嘿嘿一笑。陰森地說道：「這怪不得某家，是妳迫某家這樣做的！」

話還未說完，一掌遙劈向花迷香。

幪面人這一掌一點聲勢也沒有，就像一個不會武功，沒有內勁的人劈出的一掌那樣。

但花迷香却身形接連幾個飄閃。「好陰毒的暗器，竟然隨着掌風發出，尚幸妾身也一直小心在意，不然，不被你暗算才怪！」

原來幪面客劈出的那一掌，竟然挾着十多枚暗藍色的細小暗器，在夜色之下，與黑色無異，很難在這樣黑的夜色中察看出來，這一手確實陰毒。

花迷香雖然瞧不到射來的暗器，她的耳朶一向特別靈敏，暗器輕微的破空聲，依然讓她察覺到，及時閃避開去。

花迷香的話還未說完，幪面人的身形有如鬼魅般倏忽閃掠到她面前，劍光一閃，一劍疾刺向她咽喉！

這人不但身法奇快，出手也是快得驚人。因為花迷香根本就看不到他是如何拔劍的，到她看見時，劍尖距她咽喉不足四寸！

花迷香心中一驚，失聲嬌呼出聲，身形向後疾速飄退！

她退得急，幪面人追得也急，花迷香身形接連數變，變換了五個位置，幪面人的劍尖始終離她咽喉不到四寸！

這一來，花迷香驚恐了。

她一驚恐，自然影响到她的身法及速洞度，幪面人的劍尖倏地逼近了寸許，離咽喉只不過二寸左右！

本來，她是可以在幪面人追刺她的時候，施放出迷藥的，可惜她一開始就被逼得手忙脚亂，加上驚慌之下，忘記了自己身上有一樣法寶，以致沒有施放。

「賤人，還不躺下！」幪面人的手臂暴長，劍尖如毒蛇吐信般刺向花迷香的咽喉！

在這生死一髮的瞬間，花迷香反而冷靜下來，也省起了身上藏着的各色各樣可以任意施放的迷藥。

她自忖絕對避讓不過幪面客這一刺，心一橫，正欲施出迷藥，死也要將他迷倒。就在她的手才拂動，而幪面人的劍尖堪堪刺在她的咽喉上的霎間，破廟內如閃電般掠射出一條淡淡的黑影，以間不容髮的速度，「噹」一响，將幪面人的劍尖砸歪五寸左右。

幪面人的劍身一歪，嘶地自花迷香的頸側刺過，劍氣竟將她一縷絲髮削落。

但她却檢回一命，同時也收手不迭。

因為她知道救了她的，不是齊燕歌就是秦杰，若再施放迷藥，豈不是連自己人也迷倒？

秦杰伏在廟外，人影却自廟內掠出，當然是齊燕歌。

「誰？」幪面人長劍被砸歪，錯過了一個刺殺花迷香的機會，心頭一凜，忙不迭藉勢斜掠出丈許，暴厲地疾喝出聲。

齊燕歌不知花迷香是否有損傷，所以沒有乘勢追擊下去，手一探，抓住了花迷香的手臂，焦急地問道：「花夫人，你沒事吧？」

花迷香驚魂稍定，喘了口氣，道：「妾身一點損傷也沒有，多謝出手相救。」

齊燕歌緊接說道：「花夫人，齊某多謝你相助才是，請你暫時退下，由齊某來對付此人！」

花迷香除了施放迷藥之外，輕功也不錯，但武功却平平，她自知不是動手對敵的料，所以含笑頷首退下。「齊少俠，小心那人的劍。」

齊燕歌朝花迷香點點頭，表示知道，這才移步逼問幪面客。「閣下又是誰？這樣鬼祟，難道見不得人？」

幪面客以黑巾幪面，所以看不到他的表情變化，但從他一身黑袍簌簌抖動，可知他可能很怒。「那賤人竟然請了帮手來，哼，某家說不得今晚要大開殺戒！小子，你到底是誰？」

齊燕歌直恨不得一把掀開這人的幪面巾，看看他到底是何許人物，但他見識過幪面人的身手，是個扎手人物，所以捺下心頭那股衝動，冷冷地說道：「你不是僱請花夫人偷取齊某的金龍令麼？金龍令現在就在齊某身上，有本事你就來取！」

幪面客的幪面巾微微揚動，顯然很震驚。「原來你就是新近崛起江湖的齊燕歌！好！好！花迷香這賤人竟然與你勾結，誆某家來此！」粗啞語聲中夾着切齒聲。

齊燕歌哂笑說道：「別說得那樣難聽，花夫人不想幹這一票糊塗買賣，所以經齊某請求，義助齊某，欲看看你是何許人物！」

幪面人這刹那黑袍無風自動，絲絲殺氣透體而出，直逼齊燕歌。「好小子，既

然你送上門來，某家先殺你，取得金龍令，再殺那賤人，然後才讓你們看看某家的眞面目！」

身形一動，有如魚魅般閃掠前，劍光如電，劃破夜空嗤地閃刺向齊燕歌胸前。

幪面人在劍上的造詣確是不凡，這一刺，竟然藏有七式。

一刺七劍！

劍劍不離齊燕歌胸前大穴。

齊燕歌清叱一聲，身形不閃不退，量天尺迎着劍光一圈一絞，叮叮七响中，火星濺射，接下七劍！

幪面人七劍之後，又是八劍，這一次劍勢一改，刺向齊燕歌腰腹腿膝！

齊燕歌微退半步，量天尺橫截而下，佈成一道「鐵牆」，幪面客那八劍竟然全部刺在尺身上，發出八聲清脆的响聲。

齊燕歌接下那八劍的刹那，左手一探，疾抓向幪面人的黑巾！

幪面人悶嘿一聲，頭微仰，左掌一劃，截斬齊燕歌腕脈！

齊燕歌手臂一曲一翻，反扣幪面人左手腕。

幪面人手臂一抬一探，曲指如勾，反挿齊燕歌雙眼。

同時長劍斜削而下，削斬齊燕歌的足踝！

齊燕歌一退一旋，量天尺帶起一溜烏芒，掃砸向幪面客的腰背。

幪面客兩招落空，身形一個風車大翻身，齊燕歌的量天尺向他身下掃過。

幪面人却劍出如雨，凌空暴洒向齊燕歌。

齊燕歌腰微塌，量天尺向上一撩，一陣急激的金鐵交擊响起，將幪面人的攻擊全部接下！

幪面人在翻身落地的刹那，長劍反手撤出，削向齊燕歌後背。

齊燕歌一個疾旋，量天尺劃起一道弧芒，噹的一聲，將幪面客那一劍砸歪！

齊燕歌乘着幪面客胸門大開的刹那，上身疾探，一拳直搗其胸腹！

幪面客這一次不得不向後暴退！

齊燕歌冷冷一笑。「閣下也不過爾爾！」身形一掠，緊迫向前，量天尺疾挑向幪面人的黑巾！

幪面人再次悶嘿一聲，身形向後一仰，長劍一抹，截住齊燕歌的量天尺。

在身形後仰的刹那一脚疾踢向齊燕歌小腹！「小子，讓你知道某家的厲害！」

齊燕歌像早就知道幪面客會踢出一脚般，左手疾沉，截擊其腿骨面！

幪面客這下可狠狽了，單足在地上力蹬，身形倏地向後平飛出去！

「噗」一下微响，幪面客的靴尖被齊燕歌一掌削下，露出五隻脚趾。

幪面客也就在這時，發出一聲厲吼。吼聲在夜空中劃响，份外凄厲刺耳！

齊燕歌心頭一凜，脚下不由一慢。

這就讓幪面客有喘息的機會。

他的身形一停，從眼洞中射出兩股兇厲的光芒，微喘着瞪着齊燕歌。

齊燕歌逼前，冷哂道：「爲何不逃？是否捨不得那塊金龍令？又或是招來帮手？有恃無恐？」

幪面客目光更兇厲，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小子，某家不殺你，誓不爲人！」

齊燕歌哈哈地笑出聲來。「齊某看你簡直不是人，是人又怎麼會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第二聲厲吼才响起，附近出現了不下三十名身穿黑色勁裝，黑巾幪面的黑影，其中十人手握長刀，十人手執長槍，其餘的竟然手持連弩，成扇形向前進逼，對準了齊燕歌！

連弩一發十箭，十張連弩就是一百支箭，若一齊射向齊燕歌，任他有飛天遁地之能，也絕對閃避封擋不了，被射成一只「刺蝟」！

齊燕歌心頭暗凜，表面上却冷靜得很。「原來閣下帶了這麼多人手來，難怪大言不慚！」

幪面客陰狠地說道：「某家今晚要你小子與那賤人亂箭穿心而死！」

花迷香站在破廟門前，看到那三十名刀槍弓箭手，心內也自一懔，忙縱掠向齊燕歌。

齊燕歌却身形半轉，語聲平靜地向花迷香說道：「花夫人，這些人還不放在齊某眼內，齊某應付得了。妳請退下，爲齊某掠陣。」

花迷香咀唇動了動，欲言又止，點點頭，退回破廟門前。

她不是不欲相助齊燕歌，而是知道會越帮越忙，加上知道還有秦杰那一批伏兵，所以心定了不少。

幪面客目中兇光閃閃。「姓齊的小子，你以爲你是銅澆鐵鑄的？乖乖地將金龍令交出來，某家讓你與那賤人落個全屍而亡！」

齊燕歌哈哈一笑說道：「發你的白日夢，齊某才不當一回事，有什麼手段，只管施爲！」

幪面客袍袖一揚，倏地疾喝一聲：「放！」

十名弩箭手却應聲發出一陣慘叫，起碼倒下了七八個，剩下的也慌了手脚，閃避不迭，那裏還顧得了放箭！

這一下變化實在大出幪面客意料之外，身形一震，暴喝：「通通上！」

那些刀槍手喊吶一聲，衝向齊燕歌！

但却讓從連弩手倒下的地上躍起的二十條人影截住廝殺起來。

刹那，喊殺聲震天，刀光槍影電掣閃劃。

幪面客在喝聲出口的刹那，轉身欲逃，却被齊燕歌先他一步截住了，兩人立刻交手劇戰起來。

花迷香也站不住了，飄身掠向那些刀槍手。對付那些刀槍手，花迷香可說綽綽有餘。

× × ×

那批刀槍手的武功不錯，與秦杰帶來的二十名手下捉對兒廝殺起來，那死剩的三名連弩手却退到一邊，發出弩箭，哎啊慘叫連响，一連射死射傷了五六個青衣堂弟子。

秦杰一口氣斬殺了兩名長槍手，猛聽手下慘叫倒地，目光一瞥，禁不住怒吼一聲，如怒獅一樣揮刀斬向那三名弩箭手。

那三名弩箭手發一聲喊，轉對秦杰發射弩箭！

秦杰人刀如一團光輪，旋斬前去，那些弩箭紛紛被磕飛擊落。

三名弩箭手見竟然傷不了秦杰，慌不迭閃退，但却慢了。

秦杰再發出一聲吼叫，長刀揮斬而出，兩名弩箭手只發出半聲慘叫，便被斬爲四截。

剩下的一名嚇得脚也軟了，剛奔出一步，便被秦杰回刀搠在腰脅上，長刀一送一抽，那人發出一聲慘厲的慘號，栽跌在地上。

吁了口氣，秦杰目光一掃，場內每一個人皆在拚死廝殺，沒有一個閒着的，身形一掠，掠向正與齊燕歌捉對拚殺的幪面客。

他沒有與齊燕歌聯手，只是站在適當的距離，監視着那幪面客。

幪面客在與齊燕歌拚鬥中，幾次想逃，但都被齊燕歌纏得緊緊的，令到他恨怒不已。

他的劍法凌厲狠毒，但却奈何不了齊燕歌，開始時，還有守有攻，到秦杰掠到，已被迫得只守不攻，這也是秦杰不出來的原因。

幪面客在苦守中，終於覷到一個機會，長劍如刀般掄斬出。

這一「刀」他拚出了全身勁力。

是以這一「刀」聲勢凌厲兇猛。

齊燕歌竟被他這一「刀」迫得身形微退！

幪面客焉肯錯過這個逃逸的大好機會？連忙雙足一頓，身形如烟花旗炮般騰射向夜空！

他的身形才騰起，驀地，刀光如電急閃，當頭劈落！

這一刀勢道迅急，大出幪面客意料之外，令到他手足無措，封擋已來不及，只好腰身一擰，斜墮落地！

那凌空斬落的一刀，是秦杰發出的。

秦杰一直在旁虎視眈眈，見他欲遁，豈肯讓他逃，身形一拔，去勢如矢，一刀將幪面客逼落。

腰身一折，刀光如流星曳空，秦杰人刀追斬幪面客。

幪面客料不到秦杰不但來勢兇猛，身手也出乎意料的高，猛吃一驚，忍不住厲吼一聲，長劍傾力反手揮起，噹的一下金鐵激响聲中，將秦杰人刀震得凌空一個倒翻。而他也被震得蹬蹬向後退出數步！

但他才退出二步，身形一晃，立刻木偶一樣僵站在地。

他只顧應付秦杰，却忘了還有個齊燕歌，被齊燕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掩身出尺，疾點在他脈穴上。

一招得手，齊燕歌左手出指疾點幪面客肩背五大穴，才一幌身形，閃到幪面客前面，伸手扯下他的幪面黑巾！

而秦杰也翻掠落地，見齊燕歌制住了幪面客，大喜一掠上前。

花迷香這時也已掠上前。

原來打鬥也全部結束了。

那二十名刀槍手勇悍非常，沒有一個不死拚，所以全部倒地不起！

二十名青衣堂手下經過這一番激烈的拚殺後，只剩下十一個人，要不是花迷香加以援手，只怕倒下的不止九個人！

× × ×

幪面客被扯下幪面黑巾，立刻露出眞面目！雖然在黑暗的夜色下，齊燕歌依然一眼看清楚了他的面目——

暗紫臉膛，濃眉圓目，獅子鼻，海口短鬚，相貌頗爲威猛。

但齊燕歌却不認識此人。

那是因爲他行走江湖還不到一年的緣故。

但掠前來的秦杰却一眼就認出這人！神情微震，秦杰脫口呼出：「紫豹魯烈夫！」

幪面客也一眼認出秦杰，渾身一震，厲聲道：「某家還道自背後施襲的是誰？原來是秦大堂主！」

原來秦杰於數年前，曾經見過魯烈夫一面，並還共桌喝過酒。

「妾身還道是誰？原來一向明來明往的魯烈夫，竟然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花迷香語音嬌軟，也掠到魯烈夫面前！

「好可惡的賤人！」魯烈夫四肢雖不能動，却能說話。

原來這魯烈夫在漢中一帶頗有名頭，爲人粗暴，是個亦正亦邪的人物。

花迷香咯咯一笑。「魯兄，你本是堂堂男子漢，爲何却扮作掩面新娘？喲，妾身現在想起來了，你雖然名頭響亮，但却身家不厚，你怎會有一萬兩銀子鉅欵僱請妾身偸取齊少俠身上的金龍令的？」

魯烈夫聞言臉上神色劇變，目光兇厲地注視着花迷香，閉口不言。

秦杰吐了口氣，放緩語聲說道：「魯兄，你也是一條人物，敢做敢當，相信你這樣作，必定有苦衷，何不坦言相告？」

魯烈夫臉上抽搐了幾下，才啞澀地說道：「某家受人脅迫不得不如此做作！」

「魯兄，這麼說來，出鉅欵聘請花夫人偸取齊某身上的金龍令，大概是另有其人了？」齊燕歌收起了量天尺！

魯烈夫沉默了一下，才沉重地點點頭：「不錯」。

齊燕歌的心跳了一下，緊接問道：「可否相告？」

魯烈夫臉上露出猶疑之色。

「魯兄，據本堂主所知，你是個豪爽的人，爲何吞吞吐吐？」秦杰目光注定在魯烈夫臉上。

魯烈夫臉肌又抽搐了一下，却依然不開口。

「魯兄，此舉關係重大，連妾身也反過來相助齊少俠，難道你竟連妾身也不如嗎？」

魯烈夫看來很激動，一件黑袍簌簌抖動，一咬牙，毅然說道：「要脅某家如此做的，是趙四海。」

齊燕歌第一次聽到趙四海這姓名，側頭對秦杰問道：「趙四海是何許人物？」

「趙四海就是關中一鞭的趙家莊莊主。」花迷香久走江湖，見多識廣，搶先說出。

秦杰有點疑惑地嘟喃：「趙四海在關中素有俠名，怎會幹出這種見不得人的事來？」

魯烈夫雙眼暴睜。「某家說的絕無謊言！」

齊燕歌趕緊道：「魯兄，齊某秦大哥

絕對相信你說的話，請問那塊小小的金龍令，究竟藏有什麼秘密，趙四海竟然不擇手段，千方百計要得到？」

魯烈夫臉露困惑之色。「這一點，某家也不知道，這要問趙四海了！」

齊燕歌淡淡一笑。「多謝魯兄坦誠相告，齊某先爲你解開被封的穴道。」說完探臂欲拍向魯烈夫身上。

魯烈夫目露感激之色。

驀地，魯烈夫身軀一挺一搐，張口發出一聲暴厲的吼叫。接身形幌了幌，頭一垂，傾前栽倒地上！

齊燕歌臉色一變，伸出的手臂改拍爲抓，一把抓住魯烈夫的手臂，不讓他栽跌。「魯兄……」

秦杰却怒喝一聲，長身一掠，越過魯烈夫的頭頂，撲向破廟牆角！

花迷香亦嬌叱一聲，緊隨在秦杰身後飄掠！

齊燕歌脫口呼叫：「秦大哥花夫人小心，提防暗算！」

剛才，他在一把抓住魯烈夫手臂的刹那，隱約瞥到破廟牆角有人影一閃而沒！

．剩下來的十一名青衣堂弟子，聽到堂主怒喝撲向破廟，亦呼喝出聲，紛紛撲過去。

齊燕歌不知道魯烈夫是死是活，不敢丟下他不管，只好將他放在地上，幌亮了火摺子，察看起來。

只不過這一瞬間，魯烈夫已氣絕身亡，臉膛發黑，有幾縷黑血自他咀角鼻孔淌流出。

「好歹毒的暗器！」齊燕歌脫口叫出，急忙察看魯烈夫究竟那裏受了暗算。

前面發現不到暗器，將之掀翻，在火摺子幌動的火光照射下，魯烈夫背心赫然插有一根長約三寸許的毒針，露出背外的一截針身，藍汪汪的閃泛出詭異的光芒！

×　×　×

嗖嗖連聲，秦杰花迷香先後掠到齊燕歌身旁，目光落在魯烈夫恐怖的臉上，俱不由臉色一變。

「他死了？」秦杰語聲有點顫動。

「他背心中了一枚毒針，毒性很烈，施救也來不及。」齊燕歌長長吐口氣。「被那人跑了？」

「好陰毒奸狡的賊子，妾身與秦堂主撲到去，已失了那賊子的影踪！」花迷香臉色很難看。

「弟兄們在廟內外搜了一遍，毫無所獲。」秦杰臉色凝重。

「咱們回去吧，將那些屍體埋了，免得天亮後驚動官府。」齊燕歌苦笑一聲。

秦杰立刻高聲吩咐那十一名弟子，將地上的屍體清理掩埋。

真相白　屠龍毀令

齊燕歌與秦杰花迷香在青衣堂內，談論着。

「秦大哥，昨晚破廟一戰，總算有了一點綫索，爲了查明眞相，小弟欲到關中趙家莊，向趙四海查詢一下！」齊燕歌一臉急不及待的神色。

「齊少俠，妾身與你一起去，也好有個照應。」花迷香自告奮勇。

秦杰說什麼也不會就此置身事外。「齊兄弟，趙家莊在關中一帶頗有勢力，愚兄帶着幾個得力弟兄與你一起去，以助聲勢。」

齊燕歌實在不想將秦杰牽涉入這件事件中，何況，他已準備金盆洗手，咀一張，話還未出口，已經被秦杰揮手截住了。「齊兄弟，愚兄這次說什麼也要與你一道去。」

齊燕歌素知秦杰爲人忠義，勸也是白勸，遂不再說話，轉對花迷香道：「花夫人，齊某怎能將妳牽扯入這件事中，何況，妳已幫了齊某一個大忙！」

花迷香嬌笑道：「妾身自從答應帮忙你誘魯烈夫現身，就已捲入這件事件中，此時想要脫身，只怕對方也不會放過妾身，與其這樣，何不與他們對着幹？」

齊燕歌一想，也是道理，遂同意她同往。

秦杰立刻吩咐一名手下準備馬匹，並向一名親信手下交待一下事務，再入後堂告知朱七娘。

齊燕歌花迷香亦回房收拾一下隨身的衣物。

×　×　×

趙家莊位於潼關西南約五十里的一處平陽地上。

趙家莊是關中世家，以鞭法出名，在關中一帶，名聲響亮，特別是現任莊主趙四海，於家傳鞭法中，另創新招，憑着一條九節黃金鞭，威震關中，門下弟子遍佈關中一帶，加上交遊廣闊，等閒人物，誰也不敢對之輕視！

這一日，趙家莊却來了不速之客。

但說起來，這十人十騎，自抵潼關，便已經落在趙家莊的耳目中，到他們策騎趕往趙家莊，趙家莊已接到飛報，早已作好了準備。

所以這十人十騎甫抵莊前，莊門前已站着數名勁裝漢子，及一名身穿藍衫的中年人。

十騎當中的兩男一女才滾鞍下馬，藍衫中年人已一步搶上前，目光打量着三人，抱拳發話道：「三位高姓大名，來此有何貴幹？」

當中黑衫青年抱拳道：「齊燕歌。」

體態嬌嬈的婦人軟語道：「妾身花迷香。」

青衫人亦抱拳道：「青衣堂秦杰！」

藍衫中年人神情微微一震，脫口道：「原來是三位，久仰了！」

秦杰朗聲道：「秦某兄弟與花夫人此來是欲向貴莊主查問一件事的！閣下怎樣稱呼？」

藍衣中年人神色微變，語聲有點不自然地道：「區區歐仲書，忝爲本莊總管，敢問三位向敝莊主查問的是什麼事？」

齊燕歌接說道：「原來是歐總管，這事關係重大，說出來你也未必担待得了，還是見到貴莊主再說吧。」

歐仲書臉色刹那微紅了紅，顯得有點惱怒。「姓齊的，你不過是一個市井無賴，敝莊主怎會見你這樣的人？」

花迷香冷冷一笑。「姓歐的，你也不過是趙四海的奴才走狗，更加沒有資格與咱們說話！」

歐仲書被花迷香說得臉上變顏變色，目中兇光暴閃。陰聲說道：「花迷香，妳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江湖上誰人不知妳是個淫婦蕩娃。」

花迷香竟然不惱不怒，格格一笑，媚聲道：「歐大總管，隨便你怎樣說，妾身所爲，比起貴莊所爲不知乾淨了多少！」

歐仲書一張白臉變得鐵青，狠聲說道：「淫娃蕩婦，也敢來本莊撒野，若讓妳再站在這裏，汚了本莊的地方，來人，將她趕走！」

肅站在莊門前的八名勁裝漢子，轟應一聲，搶出兩人，撲向花迷香。

齊燕歌秦杰見歐仲書這樣狂妄，也自有氣，正欲喝止，那兩個勁裝漢子已搶撲到花迷香身前，粗暴地揮掌抓向花迷香的胸肩！

對方若是男子漢，這一招倒也沒有什麼，但對花迷香施展出，那就太過放肆下流了。

「趙家莊的人，眞是比狗還要下流！」花迷香臉罩寒霜，翠袖曼妙地拂了拂。

那兩個漢子的雙手堪堪抓在花迷香的酥胸肩頭的霎那，驀然像中了邪般，咕咚一聲，雙雙一頭栽倒在地上！

花迷香的妙目中殺機湧現，玉腕一翻，亮出一柄雪亮的短七，抹向兩名漢子的咽喉！

歐仲書看得眞切，臉色一變，疾喝一聲：「賤婦休得傷人！」身形一幌，一根粗如兒臂，黃澄澄，只有三尺長短的熟銅棒，揮砸向花迷香的肩頭。

花迷香若讓他一棒砸中，一條臂膀肯定廢了！而花迷香志在殺人，短七傾力抹出，勢子已老，欲撤招閃避已不可能，她也一狠，竟然不顧一切，咬牙抹下去！

血光暴現中，那兩個中了迷藥，倒地香迷的漢子一聲也叫不出，喉嚨被割斷，糊裏糊塗死了！

「鏗」的一下激响在花迷香的短七抹在那兩個漢子的咽喉時響起，歐仲書的熟銅短棒竟然不是砸在花迷香的肩頭上，而是砸在齊燕歌的量天尺上。

齊燕歌在歐仲書亮出熟銅短棒的刹那，自側面搶上，量天尺恰好接住了熟銅短棒！

而秦杰也沒有閑着，長刀一掣，將那六名自莊門中撲出來的勁裝漢子截下來，只不過一個照面，就將一名漢子的臂膀斬傷！

花迷香殺了那兩名莊漢之後，算是洩了恨，一眼瞥到秦杰以一敵六，疾忙飄掠上前，與秦杰聯手對付六名漢子！

齊燕歌接下歐仲書那一棒，正欲說話，但對方却不理三七二十一，目中兇光畢露，熟銅短棒如發怒蛟龍般，狂攻齊燕歌不已。

齊燕歌被迫得硬生生將到咀邊的話咽回肚子內，全神應付。

——因爲歐仲書的熟銅短棒，勢沉力猛，招招不離齊燕歌要害，齊燕歌不敢分神說話，以免一個疏神，傷在其棒下。

那邊廂秦杰已殺倒了兩名漢子，而花迷香也在一個漢子的左股上扎了一七，痛得那漢子捂着屁股痛叫不已，在三對二的情形下，兩人更加從容。

齊燕歌若全力與歐仲書拚殺，估計可在五十招之內殺傷對方，但他知道這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可能還有連場惡鬥，所以保存力氣，一味與之遊鬥。

秦杰帶來的七名青衣堂弟兄却沒有動手，只看管着馬匹，作壁上觀，因爲他們都沒有得到秦杰要他們加入搏殺的命令。

雙方正鬥得難分難解的時候，莊門內响起一聲霹靂也似的巨喝：「停手！」

×　×　×

齊燕歌秦杰花迷香聞喝俱不由循聲望過去，同時停了下來。

因爲歐仲書與那三名漢子在喝聲乍响的時候，慌不迭停手退開。

人隨聲現，莊門口大步走出一位相貌威凌，豹目燕頷的長髯老者。

老者大約五十左右年紀，穿一襲水藍團花緞袍，身後緊跟着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手上捧着一柄金光閃燦的九節黃金鞭，後一些的是四名中年以上、眼神充足、太陽穴鼓起的黑袍人。

這四個黑袍人的兵器各異，一望而知其身手不俗。

緞袍老者在莊門當中一站，目光凜凜，不怒自威，掃了在場各人一眼，臉色立時沉下來。

歐仲書不安地趨到老者面前，垂手道：「稟莊主，這三個……」

老者原來就是名鎭關中的趙家莊莊主趙四海。

趙四海袍袖一揮，截斷了歐仲書的話。「請問三位是誰？」語氣頗緩。

齊燕歌也不爲已甚，抱拳道：「齊燕歌。」

趙四海的眼角肌肉輕抖一下，目注齊燕歌，抱拳道：「原來是揚州奇俠齊少兄，聞名久矣。」

秦杰亦報上姓名。

趙四海呵呵一笑，亦抱拳道：「想不到，連雄霸京師一地的青衣堂主秦爺也來了。」

接目光落在花迷香臉上，神色微沉。「花夫人，怎麼你也駕臨敝莊？」

花迷香也認識趙四海，脆聲一笑，說道：「趙莊主不歡迎妾身拜訪貴莊？」

趙四海不很自然地笑笑，連聲道：「敝莊無任歡迎。」

接着臉色一沉。轉對歐仲書道：「歐總管，這是怎麼回事，爲何與秦堂主他們動起手來？」

歐仲書額上沁出汗珠，惶恐地說道：「屬下一時浮燥，是屬下錯了，請莊主恕罪。」

趙四海語聲一沉，「歐總管，你好大胆，還不退下？吩咐他們將地上的屍體抬走！」

歐仲書一顆腦袋垂至胸前，連連點頭應是，退開幾步，指派那三名勁裝漢子將地上的兩具屍體抬走，並清理地上血跡。

齊燕歌將這一切看在眼內，却沒有因了趙四海的態度而減輕了他的敵意，因爲他記得很清楚，主謀人正是他。

花迷香輕笑一聲。「趙莊主，人是妾身殺的，難道你不問問原因？」

趙四海裝作地乾笑一聲。「不用問了，來者是客，老夫豈會這樣量狹，見怪客

人。」

接目注齊燕歌。「齊少兄，未知光臨敝莊，有何指教？」

齊燕歌只好說道：「齊某與秦大哥花夫人造訪貴莊，是特來向趙莊主查問一件緊要的事。」

趙四海眉頭一聳，愕然說道：「老夫近年來很少在外走動，什麼事竟然牽扯到老夫身上？」

齊燕歌語聲平緩地一字字說道：「一件有關金龍令的事！」

趙四海神志更驚愕。「齊少兄，金龍令乃金衣俠金龍大俠的信物，這一點只要是在江湖上走動的朋友皆知道的事情，老夫也知道，却從未見過，齊少兄此說是何意思？」

花迷香忍不住冷嗤出聲道：「裝得倒像。」

趙四海雙眉一揚，微帶怒意地望了花迷香一眼，却沒有出聲，迅將目光投注在齊燕歌的臉上。

齊燕歌依然不急不緩地說道：「趙莊主應該見過並認識魯烈夫吧？」

趙四海神情似乎震動了一下，而他身後的四名黑袍人也神色微動，稍爲遲疑了一下，才點頭說道：「不錯，老夫與他認識也有十年了。」

齊燕歌語氣一凝。「趙莊主，你聽清楚了，魯烈夫親口對齊某說，你爲了自齊某身上得到金龍令，竟脅迫他出面聘請花夫人偷取金龍令，是不是？」

趙四海這刹那臉上紫紅一片，但瞬即回復原來的樣子，强笑說道：「齊少兄，話不可亂說，這是關乎到老夫聲譽的事，老夫以一生聲譽作保證，絕無這回事。」

「趙莊主，這樣說來，是齊兄弟誣詛你了？」秦杰氣憤地大聲說：「魯烈夫與你相交十年，相信與你也沒有仇怨，難道他也誣詛你？」

趙四海臉上神色數變，目中隱隱露出殺機，但却瞬即穩定。「老夫不是這個意思，齊少兄，你說魯烈夫是老夫主使聘請花迷香偷取你身上金龍令，可謂口說無憑，最好請你將魯烈夫找來，當面對質。」

齊燕歌秦杰花夫人聽得一愣，一時間答不上話。

因爲魯烈夫巳死，如何找他來對質？除非他會翻生。否則，死人是不會開口的，但趙四海說的也是道理，這就令到他們難以作答了。

「齊少兄，秦堂主，你們認爲老夫這個提議好麼？」趙四海有恃無恐地掃視着他們。

齊燕歌不得不答：「這個提議很好，只不過……魯烈夫巳經死了。」

趙四海驚震地失聲說道：「怎麼？魯烈夫巳死了？是怎樣死的？」

表情趨於悲痛。

「人是你派人殺死的，却裝得眞像。」花夫人心中有氣，脫口低聲衝出這一句話。

但語聲再低，在這些高手來說，依然聽得一清二楚，趙四海勃然變色，怒視着花迷香，厲聲說道：「花夫人，話不可亂說，你可是有眞憑實據？」

齊燕歌秦杰對於魯烈夫的被殺，早就懷疑是趙四海派出的人暗中襲殺的，却苦於沒有證據，只好忍着一口氣，說道：「趙莊主，魯烈夫死時，咱們都在塲，當時他說出你是主謀人，立刻就被一個潛伏在破廟牆角的人發出毒針射死了，所以咱們有理由懷疑是你殺人滅口。」

花夫人見齊燕歌爲她解圍，暗中鬆了口氣。

趙四海却陰沉着一張臉。「齊少兄，老夫眞替你可惜，你竟然受那賤婦所惑，無中生有，誣詛老夫！」

秦杰忍不住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本堂主當時也在塲聽得一清二楚，不然，咱們甚麼人也不找，却偏來找你？」

趙四海這一來再也掛不住了，轉對花迷香，狠聲說道：「都是妳這妖婦賤人弄出來的事故，老夫今日不殺你，難消心頭之恨。」

他的話聲才落，站在他身後的四個黑袍中年人當中的一個，倏然飛身向花迷香，手中月牙鏟帶起一溜寒森森的光芒，直取花迷香的咽喉。

這一下來勢突然，令到齊燕歌秦杰不及出手搶救。

這只有靠花迷香自己了。

花迷香的輕功一流，所以她只好施展出輕功，輕盈地向後飄退。

黑袍中年人呆板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但他那月牙鏟却變化多端，倏地脫手射出。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月牙鏟去勢如矢，本來始終差那麼三寸許才擊中花迷香的咽喉，但這一射出，霎眼間鏟在了花迷香的咽喉上。

花迷香這一次難逃一死了。

但花迷香雖然武功平平，當此生死關頭，她怎會甘心被殺，必定施展出渾身解數，拯救自己。

就在這生死一髮間，她的咽喉上貼着一柄短七，那柄月牙鏟就撞擊在短七上，發出錚的一下激响，花迷香也被那一撞之力，震得倒飛出去。

但她在倒飛出去的刹那，像要極力止住倒飛之勢般，翠袖擺拂了幾下。

那黑袍中年人滿以爲那一招可以將花迷香的螓首齊頸鏟削斷，想不到花迷香情急智生，以短七貼在咽喉上，擋住了他的月牙鏟，當下身形一掠，手臂一探，重又攫抓住月牙鏟，正欲追擊，却驀地像一隻死雁般，忽然直摔落地上，像喝醉酒的醉漢那樣，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這一下變化，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莫不怔了怔。

一怔之後，立刻有兩個黑袍人縱掠向那倒地的中年人。

花迷香在中年人倒下的時候，由於那一鏟的撞擊力很大，加上喉頭被震得差點窒息，所以落地後竟然站不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臉上青白一片，氣息急促。

秦杰一見，忙喝令身後牽着馬匹的弟兄上前護着花迷香。

趙四海眼見自己倚爲臂助的四大護莊之一，竟然殺不了花迷香，反而栽在她手上，惱怒得他一張臉漲得通紅，抖動着鬍鬚。「齊燕歌，秦堂主，你們無中生有，誣詛老夫，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夫今日若

不將你們擒下，難洗今日之辱。」

「喲，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你何不乾脆直說：『你們既然送上門來，正好殺了你們滅口，並取得金龍令！』妾身這樣說，說到你趙莊主的心坎了吧？」花迷香站起來，雙手在屁股上搓揉着。

「賤人，老夫在殺你們之前，必先殺你！」趙四海被花迷香那番話氣得雙眼噴火。

這時，那兩個黑袍中年人巳將倒地的同伴扶回去，却怎樣也弄他不醒。

趙四海看了一眼，氣惱地說：「快弄桶水來，倒在他的臉上，他不過中了那賤人的迷藥。」

一個勁裝漢子立刻返身奔入莊內，一會，提着一桶水出來，提起來傾倒在那黑袍中年人的頭臉上。

果然有效，那黑袍中年人立即醒過來，也顧不了一頭一臉水濕，一骨碌站起來，惶恐地躬腰對趙四海說道：「屬下無能，請莊主責罰。」

趙四海臉色一緩。「史護莊，這不是你之過，那賤人一身迷藥，舉手投足也能夠施放出，就是老夫也不敢對她稍存大意，算了吧。」

接轉對齊燕歌三人厲聲說道：「老夫今日也不欲再分說，今日你們既然送上門來，正遂老夫之意。」

「老狐狸，你終於不再裝人樣了吧？」花迷香可謂詞鋒犀利，「齊少俠，他終於承認了。」

齊燕歌淡淡一笑。「事不離實，他怎樣巧言僞說，最後，還是脫不過事實。」

秦杰這時巳退到他帶來的七名手下之前，低聲吩咐了幾句。

立刻，有一名手下飛身上馬，如飛而去。

其餘的手下離開馬匹，一字排在齊燕歌秦杰花迷香之後。

趙四海一見青衣堂那名弟兄飛騎而去，不由臉色一變，可惜却欲阻不及，一咬牙，森冷地說道：「四護莊對付秦杰及花賤人，姓齊的由老夫來應付。」

接一招手，那名少年立刻上前一步，雙手捧上黃金鞭。

趙四海單手接鞭，殺氣嚴霜，「呼」地一揮金鞭，金光閃爍，氣勢奪人。

齊燕歌見了，也不由暗讚一聲。

× × ×

那邊廂，秦杰與兩名黑袍護莊巳交上了手。

他的長刀如電掣虹飛，敵住虎頭鎏金鏜與蛇頭槍兩股兵器，勢道不凡！

秦杰雖然勇猛，心思也很靈活，一交手就知道兩名護莊是勁敵，所以展開攻擊，希望能殺傷一人，以減輕壓力，若一開始就採守勢，那無異處於捱打狀態。

另兩名一使長劍，以及那名曾栽在花迷香手上，使月牙鏟的護莊，雖然雙戰花迷香，但由於對她的一身迷香懷有戒心，不敢太過接近，同時又要時時留意提防着她施出迷香，其攻勢自然打了折扣，花迷香仗着一身輕功，閃挪飄繞，居然也能應付。

那七名青衣堂手下，則握刀戒備着，沒有出手，嚴防趙家莊內再有人殺出來。

總管歐仲書因爲昔才與齊燕歌交過手，以爲齊燕歌不過爾爾，爲了邀功，搶出來對趙四海道：「莊主，殺鷄焉用牛刀，屬下足以對付那小子！」

趙四海是個心機深沉的人，同時也自持身份，見歐仲書請纓，正好藉此觀察一下齊燕歌的武功路數，到時好施殺手，若歐仲書殺得了齊燕歌，則省却一番力氣，故此樂得答應。

歐仲書執着熟銅短棒，大模厮樣地走上前道：「姓齊的，這一次沒有那樣好運了！」

話一說完，銅棒一揮，猛砸向齊燕歌天靈。

這一次，齊燕歌也懶得與他再周旋，量天尺迎着閃至頭頂的黃光一架，同時一掌平平拍出。

銅棒與量天尺相擊，發出一下激响，歐仲書竟然被震得銅棒彈起，一條手臂痠痳，大吃一驚，心內不由一慌，正欲撤招退步，齊燕歌那一掌巳按在他的胸膛上！

那一掌看似沒有什麼力道，但歐仲書却如受巨擊，身軀一幌，雙脚一彎，蹬蹬蹬退出幾步，一張白臉有如金紙，張口「嗤」地噴出一口鮮血。

趙四海在旁瞧得一清二楚，不由沉哼了一聲，一步搶前。「姓齊的，果然有兩下子，怪不得這樣狂，胆敢登門胡鬧！」

接一揮手。「還不退下！」

歐仲書像鬥敗的公鷄，垂頭退下，目光怨毒地瞪了齊燕歌一眼。

「趙莊主，你打錯了算盤，你早就應該出手，却想窺察齊某的武功路數，齊某不是笨蛋！」齊燕歌冷嗤出聲。

趙四海被齊燕歌道中心意，老臉一熱，氣往上衝。「姓齊的，老夫要你今日來得去不得！」

金鞭呼地揮出，揮砸向齊燕歌肩胸！

齊燕歌輕笑一聲。「只要你有本事，齊某不但走不了，你也可如願，得到金龍令。」

量天尺迎着那鞭勢一圈，接下了那一鞭。

趙四海咬着牙，金鞭一沉，抽向齊燕歌大腿。

齊燕歌半身一旋，量天尺如烏龍出洞，飛點趙四海眉心。

趙四海「嘿」一聲，金鞭斜挑而起，有如判官筆般，戳向齊燕歌脅門。

齊燕歌不想兩敗俱傷，量天尺半途一沉，敲向趙四海手臂！

趙四海不由吃了一驚，因爲齊燕歌這一招若敲在他手臂上，他不但臂骨斷碎，同時也傷不了齊燕歌！

齊燕歌應變之快，令他不敢再小覷對方。

手臂一縮一圈，金鞭截擊齊燕歌的手臂。

齊燕歌竟然不閃不避，左掌猝然拍出，奇準無比地拍在鞭身上，將其拍歪。

趙四海看得不由心頭一凜，身形疾翻而起。

「嗤」一下急响，齊燕歌的量天尺如毒蛇吐信般倏然點戳出，在他背下穿過！

趙四海身形翻起，金鞭以力劈華山之勢，從上向下抽劈下。

趙四海這一招，有如風雷乍發。

齊燕歌知道厲害，不敢攖其鋒銳，身形一側一竄，斜掠出去，量天尺有如流矢般脫手擲出。

他擲的方向當然不是趙四海，也不是無的放矢！

原來他在竄避趙四海那一招雷動山崩的「力劈華山」的刹那，斜竄的方向剛好向着花迷香與兩名護莊激鬥之處，恰好瞥到兩名護莊已搶佔了上風，不再懼怕花迷香施放迷香，正全力攻出，花迷香頓陷險境，被那名使月牙鏟的史護法一鏟鏟向她的胸膛，而另一名使長劍的護莊的劍勢却圈住了她的身形，令她無從閃避。

花迷香已花容失色。

月牙鏟眼看就要鏟在她胸脯上。

花迷香不由張口發出一聲驚呼。

那史護莊亦發出一聲獰笑。

他萬萬也想不到，側後飛來了一把量天尺。

他若不是高興得忘了形，絕對可以閃避。

「噗」一响，量天尺如箭矢一樣，射入他的太陽穴內！

他不由發出一聲慘厲的號叫，身形一歪，鏟勢亦一緩一歪。

這就救了花迷香一命。

但她左胸脅仍被彎尖的鏟刄劃破了衣服皮肉。

雖然傷得不重，也痛得她打了個顫。

齊燕歌却在那史護莊的身軀將要倒地時，及時掠到，手一探，攫握住尺柄，用力一抽，紅白噴濺中，反臂朝後掄砸，像長了眼睛般，錚一响，截擋住趙四海身後追撲砸到的金鞭！

花迷香由於胸脅受傷，身形一緩，「噗」一响，又被使長劍的護莊武師在肩頭扎了一劍。

但這一次她却沒有叫出聲，所謂情急拚命，手中短七脫手擲向其小腹！

使長劍的護莊武師先是被同伴的慘死嚇得一驚，繼之一劍得手，不由又一喜，長劍正欲自花迷香肩頭抽出再扎，那知小腹上先是一涼，繼之一痛，不由全身一搐，慘叫出聲。

在那樣短的距離下，加上花迷香情急拚命，短七全力擲出，直沒入那護莊的小腹內，只露出七柄。

使劍護莊瞪大着一雙眼，不相信地望着小腹上插着的短七，驀然厲吼一聲，身形虎撲向花迷香，長劍拚盡力氣揮斬出！

——他自忖必死，滿腔怨毒，想死也要花迷香共赴黃泉！

但他的身形才撲出，劍也剛揮動，倏然所有的動作刹那停頓，一雙暴睜的雙眼，却怨毒地瞪着花迷香。

花迷香的纖纖兩指，却已插在他喉頭內！

花迷香咬着牙，瞧到那護莊武師凄怖猙獰的臉相，再也支持不住，呻吟一聲，嬌軀一軟，昏倒在地。

她的手指在倒地時，雖然脫出了護莊喉頭，但也扯得那護莊的身軀向她身上傾壓下去。

幸好被連接趙四海三十九鞭的齊燕歌抽空一脚斜踹出，將那護莊武師的軀體踹得倒飛摔落丈外的地上。

青衣堂的兩名弟兄，立刻撲出來，將昏迷的花迷香抬到一邊加以救治。

趙四海眼見兩名得力護莊武師先後身亡，暴怒得如同瘋虎一樣，金鞭如暴風驟雨般，狂攻不休。

趙四海不愧有關中一鞭之稱，雖然在狂怒之下，鞭法依然招數奇詭凌厲，不露一絲破綻。

齊燕歌一味閃挪封架，不與他硬拚，同時還偷眼瞥向與兩名護莊武師激鬥的秦杰。

秦杰這一刻與兩名使蛇頭槍及虎頭鎏金鐺的護莊武師鬥得難分難解，不露絲毫敗像。

齊燕歌也就放心不少。

所謂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

趙四海在狂攻齊燕歌不下的情形下，攻勢已顯然放緩。

齊燕歌也就把握這一刻，展開反攻。

趙四海竟被逼得連連後退。

齊燕歌緊逼不已。

驀地趙四海暴吼一聲，金鞭再度狂攻猛掃，反擊齊燕歌。

齊燕歌却再次避其鋒銳，不與他正面接觸。

這令到趙四海狂怒不已，吼聲不斷。

齊燕歌却不爲所動，一味避重就輕。

一輪狂攻之下，趙四海的鞭法已逐漸沉滯起來，明顯地氣衰力歇。

齊燕歌立刻又發動攻擊！

這一次，齊燕歌的攻勢有如長江大河，滾滾滔滔，直逼得趙四海退勢不止，雖曾竭力反擊，奈何已是強弩之末，力不從心，挽不回頹勢！

齊燕歌的攻勢更急更猛。

趙四海被壓迫得只有招架之功，頭上暴出豆大的汗珠，喘息聲粗重可聞。

歐仲書在那邊廂看到，欲加以援手，却力不從心，因爲他內腑受了重傷，無法提氣運勁，一動就揪心般痛。

他只好喝令那三名勁裝漢子上去。

但却被三名青衣堂弟子截住，拚殺起來。

× × ×

那邊廂秦杰在力拚兩名護莊這一段長時間，已感到氣喘力拙，有點招架不住，但當他偷眼瞥到齊燕歌氣勢如虹，迫得趙四海節節後退，不由精神一震，激發起他體內的潛力，揮刀反擊。

× × ×

令人奇怪的是，趙家莊內，在齊燕歌他們與趙四海等人拚殺的這一大段時間，却沒有援手出現，始終就得趙四海幾人，趙家莊是關中世家，照說是不可能只有這點人手力量的。

但這却是事實，因爲莊內沒有再走出一個人。

齊燕歌在一輪強大的攻勢之後，攻勢猝然全部停頓。

但趙四海的金鞭，却沒有因爲齊燕歌的攻擊停頓而停下來，猶自揮舞遮擋，舞個不停。

這情形實在滑稽，趙四海就像一個唱獨脚戲的小丑一樣。

到他驀然警覺到齊燕歌的攻勢已停頓

時，他的老臉不由一熱，氣喘吁吁，鞭勢一緩。

也就在他鞭勢將停未停的刹那，停了手的齊燕歌身形倏然向前標掠，恍如脫兔一樣，量天尺如電掣虹飛，一下子突入他的鞭勢中，冰冷的尺頭頂在他的喉頭上！

趙四海的身軀一下子像木頭一樣僵住了，鞭勢也刹時停頓！

齊燕歌這一招制敵，可謂使了詐。

趙四海這個當可上得大了。

他全身的肌肉抽得繃緊，甚至連氣也不敢用力喘，因爲他的喉頭骨被齊燕歌的量天尺緊緊抵着，隨時有碎裂的可能。

那邊廂的兩名護莊武師，在聽到歐仲書驚震之下發出的一聲驚叫聲之後，瞥到莊主受制，鬥志全消，各自飄身退開，不再動手。

秦杰全身一鬆，臉露喜色，大口喘起氣來。

剛才他與兩名護莊武師力拚，已消耗了他體內九成氣力。

× × ×

趙四海栽在一個後生小子手上，氣怒羞愧得雙目盡赤，全身抖顫不已，嘶聲叫道：「姓齊的，爲何不乾脆殺了老夫！」

齊燕歌深深吸了口氣，淡然道：「趙莊主，齊某在未弄清楚一切之前，不會殺你！」

趙四海倏地嗔目大呼：「老夫寧死不說！」

「這倒由不得你！」齊燕歌一字一頓地說道：「趙莊主，齊某無意殺你，只想弄清楚，那一連串發生在齊某身上的事故，是否你主使的？」

趙四海嘶啞地說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齊燕歌平靜地說道：「是！則還齊某一個公道，不是，則齊某立刻放了你，轉身就走！」

趙四海這刹那臉上神色變化不定，一抖頷下鬍子，啞聲地說道：「老夫不會答你！」

「趙莊主不答，某家答。」一把威嚴的語聲驀然從莊門內傳出來。「某家才是主謀人！」

本來，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趙四海齊燕歌身上，聞聲之下，俱不由將目光移注到莊門內。

× × ×

衆人立刻看到一個高大的中年人出現在莊門口。

在他的身後，跟隨着一大羣穿各色衣衫的人，年紀老少不一。

那發話的高大中年人臉如重棗，修眉朗目，可惜一管鼻子却形如鷹咀，海口薄唇，掩牙短髯，身穿一襲金黃色緞袍，束髮金冠，倒也威嚴，但却透出幾分奸險。

齊燕歌不認識這人，而趙四海却臉上神色大變。

歐仲書像個奴才一樣，向那金衣人躬下身。

「閣下是誰？」齊燕歌忍不住脫口問道。

「他就是金衣侯！」秦杰神情劇震，脫口呼出。

齊燕歌不由驚訝地怔怔望着那個金衣人。

「不錯，本侯確是金衣侯！」金衣人傲然說出。

「閣下就是金衣侯？不是被夏侯烈殺死了嗎？」齊燕歌仍然不大相信。

「那只是掩眼法，放眼天下，有誰敢殺本侯？」金衣侯睥睨自傲。

「爲何要這樣做？」齊燕歌現在總明白了。

「第一，是爲了取回金龍令，第二，是便於在暗中策劃一切！」金衣侯毫無顧忌地說出來。

「金衣侯，你那塊信物金龍令究竟藏有什麼秘密，費這樣多的手脚也要取回呢？」齊燕歌將藏在他心頭很久的疑問說出來。

金衣侯自信地一笑，捋着頷下短髯緩緩說道：「本來不想告訴你，爲了不讓你死也不甘心，本侯姑且告訴你。」

輕咳一聲，接道：「本侯失去的那塊金龍令，內藏一張名單，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人名單，他們俱甘願臣服本侯，受本侯節制，以圖壯舉！」

「那不是造反？」齊燕歌秦杰脫口驚呼出聲，一顆心砰砰亂跳。「那可是殺頭大罪！」

金衣侯冷哂一聲：「成則爲天之驕子，敗則大不了人頭落地，大丈夫生於世，當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名垂後世！」

齊燕歌有點不解地問道：「這樣重要的物件，爲何會失落？」

金衣侯恨恨地說道：「楊啓光那小子竟然背叛師門，那塊金龍令本是他師傅洪金貴署了名後，着他護送給趙莊主的，想不到他竟然竊破了其中機密，欲將之送到南七省總捕頭『法網如山』鐵如山手上，幸虧咱們沿途暗中監視並負責保護他的人發覺他行動有異，又改變了路綫，才警覺到他有心背叛，於是派出烏江三煞追殺那小子，並取回金龍令！」

齊燕歌聽了之後，不禁對楊啓光肅然起敬。

因爲，這宗叛謀，不論成功與否，勢必將武林拖入萬劫不復之境地，同時也會烽火連天，萬民遭劫。

他現在只想着，怎樣才能消弭這場浩劫。

「那塊金龍令渾然一體，齊某察看了很久，也看不出有何特異之處，怎會藏着一張名單？」齊燕歌有點懷疑地問。

「名單確實藏在令內，但只有本侯才識得開啓，不然，本侯也不會將之藏在令內！」金衣侯語聲一頓，接問：「此令可在你身上？」

齊燕歌直認不諱。「確實是在齊某身上。」

「很好！」金衣侯大笑。「本侯現在給兩條路你選擇。」

齊燕歌仍然制住趙四海，冷靜地望着金衣侯。「請說。」

「一是你立刻放開趙莊主，交出金龍令，並歸順本侯，共圖富貴。」金衣侯滿有把握地說。「二是被殺！」

齊燕歌聽了，不由心頭一凜。

他個人的生死，倒沒有什麼要緊，但秦杰，及他的手下，還有花迷香，豈能連

累他們？

齊燕歌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秦杰却激昂地大聲說道：「齊兄弟，別猶豫了，咱們是武林人，從來不介入官家的事，再說，謀反乃是誅九族的大罪，愚兄可不想累及妻兒，就算死，也不過死愚兄自己！」

這時花迷香也掙扎着上前。

「花夫人，妳的意思怎樣？」齊燕歌側首問她：「這是關乎生死滅族的大罪，妳自己決定吧！」

花迷香凝眸想了一下，明快地說道：「妾身一介女流，只想安穩渡日，可不敢妄想什麼榮華富貴，做官也做不來，若由妾身選擇，妾身就當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什麼也不知道，只要讓妾身平安離開。」

「嘿嘿。」金衣侯奸笑兩聲，「只怕本侯答應讓你離開，他們也不放心！」

簇擁在金衣侯身後的那羣人，個個俱虎視眈眈望着花迷香，那樣子像要將她生吞下去。

花迷香一接觸到那數十道目光，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她發覺到，那羣人黑白兩道皆有，而且大部份是有頭有面的人物，有些還是一方之霸，一帮之主。

她在心中忖思了一下，銀牙一咬，狠聲說道：「既然不能置身事外，又不想誅連九族，妾身只好與齊少俠共進退了！」

齊燕歌臉色凝重地道：「花夫人，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妳考慮清楚了麼？」

花迷香決斷地說道：「妾身雖然是女流之輩，但一經決定的事，絕不後悔！」

「好！」齊燕歌讚賞地望着花迷香。「妳深明大義，齊某佩服之至。」

那邊的金衣侯却聽得臉色陰沉一片，凝聲說道：「齊燕歌，爾等可說冥頑不靈，放着榮華富貴不享，却甘願一死，本侯就教爾等死無葬身之地！」

秦杰宏聲說道：「發你的清秋大夢，各位難道不怕誅連九族？被他的花言巧語所惑！須知道，他的許諾不過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樓，看得到却摸不到。」

那羣武林人均被秦杰說得起了一陣騷動。

金衣侯見勢色不對，怒喝一聲：「給本侯殺！」

連齊燕歌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周圍出現了一批青衣勁裝漢子，少說也有五六十名，將他們包圍了，發一聲喊，執刀持槍衝向他們！

齊燕歌秦杰花迷香及六名青衣堂手下，俱不由心頭震動，準備厮殺。

金衣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來。

殺聲震天中，齊燕歌倏地發出一聲巨喝：「且慢，齊某尙有話說！」

這一聲巨喝，如晴天响了個炸雷，震得所有人俱震了一震，衝殺向齊燕歌九人的青衣漢子，亦不由窒了一窒。

「姓齊的，是否改變了主意？」金衣侯得意洋洋，揮手止住那批青衣漢子。

「金衣侯，你若想齊某等歸順於你，共圖大事，你却要拿出眞本事來，你若敢與齊某一較，擊敗齊某，證明你有過人之能，令齊某心服口服，齊某無話可說，雙手奉上金龍令！」

齊燕歌將話說完，拿眼望着金衣侯。

所有人在聽了齊燕歌的話後，皆鴉雀無聲，目光俱集中在金衣侯身上。

花迷香咀唇嚅動，欲說話，却讓秦杰搖手阻止了。

花迷香唯有焦慮疑惑地望着秦杰。

秦杰却信任地瞧着齊燕歌。

金衣侯這刹那的表情很怪異，在羣豪的注視下，他第一次感到他在羣豪的心目中，不是對他絕對信任的，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迫感，令到他有如針刺般渾身不自在。

他權衡了一下利害之後，決定應戰。

他決定用齊燕歌的鮮血來鎮懾羣豪。

何況，他對自己的一身修爲，具有絕對的信心。

而且，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顯露一下，令到羣豪對他不敢生貳心。

「齊燕歌，本侯破例答應你，與你一較高下！」金衣侯雙臂一振一卸，脫去那件金色緞袍。

羣豪這刹那俱期待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抵着趙四海喉頭的量天尺一收，沉聲道：「趙莊主你可以退回去了。」

趙四海想不到齊燕歌會放了他，呆了一呆，澀聲說道：「齊燕歌，老夫必有一報！」說完退回莊門前。

齊燕歌轉身拍拍秦杰的肩頭，大步走向場中。

秦杰沒有說話，了解地點點頭，目送齊燕歌走出去。

× × ×

金衣侯一身金緞勁裝，綉金皮靴，黃金盤龍棒，確是威風凛凛，但却顯得有點俗氣。

齊燕歌一身黑衫，沉穩如山，給人一種沉實的感覺。

金衣侯盤龍金棒斜擧，金光燦然。

齊燕歌却尺壓眉心，目注金衣侯。

「齊燕歌，本侯向不輕易出手，出手則絕不留情，你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金衣侯目光針尖一樣盯着齊燕歌。

齊燕歌緩緩說道：「齊某向不主動向人挑戰，閣下還是第一個，別多說了吧，請動手！」

金衣侯目中殺機倏現，沉哼了一聲：「你先請！」

齊燕歌一聲「有僭」，量天尺平平點出，速度與招式皆很平常，一點聲勢也沒有。

但金衣侯却眼神一凝，顯出很凝重的神色，沒有貿然出招。

——他不是不敢出招，而是一時窺不透齊燕歌這一招蘊含了多少個變化。

直到齊燕歌的量天尺點到距他胸前大約五六寸距離時，他才將盤龍金棒直搗而出。

這一刹那，齊燕歌的量天尺像變魔術般，一下子變幻出數十道尺影，也不知那一道是眞，那一道是假。

金衣侯不敢怠慢，盤龍棒一點一圈，抖起千重金圈，套向那數十道尺影！

一陣急激的撞擊聲中，千重金圈一散，數十道尺影也一斂，兩人各退一步。

「好身手！」金衣侯說一聲。

「閣下也不是省油燈！」齊燕歌在說

完這句話的時候，攻出了九招三十六尺。

——一招竟然有四個變化！

金衣侯盤龍棒急舞，接下三十六尺。

接一聲喝，一棒疾撞入齊燕歌的尺影中，直撞向齊燕歌心窩！

齊燕歌急退。

花迷香看得芳心一跳，張口欲叫，却及時伸手掩住了咀。

秦杰却一點緊張之色也沒有！

羣豪却看得很緊張，心情也很矛盾，既希望金衣侯擊敗齊燕歌，也希望齊燕歌打敗金衣侯。

這種矛盾的心情，可說微妙而複雜。

× × ×

齊燕歌急退，金衣侯却沒有緊追，而是凌空一翻，盤龍棒筆直插向齊燕歌頭頂，其勢有如天雷貫頂！

羣豪看得齊皆形神俱動！

花迷香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這一次秦杰也神情驟然緊張起來。

他們都是一流高手，金衣侯那一招，他們都看得很清楚，齊燕歌根本無辦法閃避得了，因爲金衣侯那一招，威力廣及方圓五丈範圍。

而齊燕歌此刻也被金光罩住了！

但在金光罩擊之下，齊燕歌的量天尺有如烏龍騰空般衝起，直衝入金光中，而他的身形則疾倒向地。

齊燕歌的身形倒下時，一聲慘呼也同時响起。

但齊燕歌的身形倒地後，不是寂然不動，而是疾滾起來，這令到羣豪迷惑了。

按道理，死人是不會滾動的，那麼，齊燕歌是活的了。

那聲慘叫是誰發出的呢？

難道是金衣侯？

這個疑問很快得到解答。

隨着齊燕歌疾滾的身形，有如一條金龍一樣的金衣侯，凌空追擊，在齊燕歌滾過的地方，出現了一連串棒洞！

但就是差那麼一點點，齊燕歌身上沒有出現血洞！

羣豪皆看得有點出奇，何以金衣侯那招必殺的一擊，竟然殺不了齊燕歌，莫非他手下留情？但那聲慘叫又何解？

直到金衣侯像一條被人抽了筋的金龍般從空中翻摔落地，羣豪才得到解答。

金衣侯的小腹上，竟然插着齊燕歌的量天尺，尺頭自背後透出！

原來發出慘叫的正是金衣侯。

齊燕歌之所以能擊殺金衣侯，逃過盤龍棒貫頂之厄，因爲他搶先了一點點，在金衣侯那招殺着還未完全發揮威力時，用出十成功力，脫手射出量天尺，將金衣侯的小腹貫穿，但金衣侯竟然在身受重傷之下，仍能凌空追擊齊燕歌，其人之兇悍可想而知，可惜他已受了重傷，那招的威力十剩一二，不然齊燕歌還眞不容易閃避！

齊燕歌死裏逃生，並擊殺了金衣侯，勉强從地上坐起來，臉色蒼白得全無血色，胸脯急劇起伏。

金衣侯翻墮落地之後，渾身抖顫，小腹上流出的血，染紅了一身金衣，雙眼無神，呼吸喘急，但仍勉力站起來雙手掩着小腹，紫紅的臉膛比白堊還要慘白，咀一張，一口血跟着噴出，但他還要說話：「姓齊的，本侯好恨！」

接瞪目厲呼：「爾等千萬不能放姓齊的離開，他……身……身上藏着……金龍……令！他若……交給官家……爾等每一個皆……要誅……九族……」

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却奮力拔出了小腹上的量天尺，擲向齊燕歌，隨着擲出之勢，他的身軀亦猛然撲伏在地上，身軀四肢一搐一挺，寂然不動！

亂臣賊子，終於不得好死！

金衣侯臨死時擲向齊燕歌的量天尺，一點力道也沒有，被齊燕歌輕易接住了。

秦杰花迷香歡叫一聲，搶撲上前，將齊燕歌扶起來。

× × ×

羣豪對於金衣侯之死，半喜半憂，喜的是解除了桎梏，憂的是不知如何自處。

及至聽了金衣侯臨死時說的那番話，頓時恐慌得騷動起來。

「咱們快殺了姓齊的，毀掉金龍令！」不知誰大聲嚷起來。

「對，千萬不能讓姓齊的走脫，快將他圍住！」又有人大叫。

於是乎，數十名高手一窩蜂般擁向齊燕歌，將他圍攏起來。他們已被誅九族的恐懼支配了，失去了理性。刹那間將齊燕歌秦杰花迷香圍了起來。

不少人已準備出手！

秦杰花迷香已變了臉色。

「各位，請聽齊某一言！」齊燕歌運聚起渾身氣勁，舌綻春雷，吼喝一聲。

這一聲吼喝還眞有效，立刻將羣豪的理智震得一醒。

「各位，齊某忝爲武林一份子，豈有殘害同道，向官家告密之理？齊某這就拿出金龍令，當衆毀掉！」

說着從懷中拿出金龍令。

羣豪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那塊金龍令上。這塊小小的金龍令，却關係到他們成千上百的身家性命，他們不緊張才怪。

「各位，千萬別再受金衣侯所惑，老夫切身體會，齊少俠不是這樣的人，要不，老夫早就死在他手上，如今他願當衆毀掉金龍令，足見他的確沒有惡意，各位應該感謝他才是，因爲是他將各位及老夫從萬刼不復的境地解救出來的！」說話的竟然是趙四海！

趙四海乃關中世家之主，身份地位俱高，他說的話，自然具有很高的份量及說服力，是以，羣豪在聽了後，敵意全消，換上了感激之色。

「趙莊主，聽說你的碎磚掌已練到十成火候，就請你當衆毀掉這塊令牌吧！」秦杰提議。

羣豪轟然叫好。

齊燕歌立刻將金龍令遞給趙[illegible]。

趙四海接過，放在左掌上，接[illegible]右掌，運起碎磚掌勁，右掌猛然拍在左掌上，接一壓一旋，一縷縷像流沙一樣的金粉，自他掌隙指縫中淌瀉下來。

雙掌一開，趙四海左掌中的金龍令已不見了，只有一掌金粉！

羣豪這才寬心大放，哄地喝采歡呼起來，高興得忘了形，你擁我抱。

齊燕歌却在秦杰花迷香的扶持下，悄悄走出人羣，上馬疾馳而去了。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山東一個小鎭雷家寨被流寇大鬍子下片子勒索五萬大洋，雷家寨族長雷大爺召集全寨叔伯兄弟子侄和寨內店舖做生意的外姓人，開會商量應付辦法，在座的外姓人有安駝子和柳寡婦，族人都不同意付錢，加强守備，防止大鬍子撕寨，安駝子是安記鐵店的老闆，柳寡婦經常向他賣弄風情，他只是若即若離，有一次他倆趁墟，遇上一個瘦漢子，先和柳寡婦打個照面，然後再將白紙團放入安駝子衣袋，安駝子回店才發覺，拆開一看寫着：「袖手旁觀，奉上五千大洋。」他冷笑一聲，心裏就早作準備了。

狐狼一掃清　雷寨慶昇平

定計

鄭立龍雙脚一動，踏着七星步，在安浩江身邊轉了起來，安浩江雙脚不丁不八，安詳地站着，口中不斷地道：「鄭師傅怎樣如此客氣還不出手？俺巳站僵了！」

他一連說了三遍，鄭立龍再也忍不住，猛喝一聲，左手五指屈起，掌底斜斜向前，擊向安浩江的臉門，右手食中兩指忽地自掌底探出，挿向安浩江的雙眼！



大鬍子的秘密（下）

烽火游龍故事之二

王一龍·文　黃耀基·圖

這一招有個名堂，叫做「隔江取火」，十分歹毒，却是鄭立龍吸收昨夜失手之經驗，不肯再以硬碰硬！

安浩江左脚一提，右脚尖一豎，身子滴溜溜地一轉，鄭立龍那一招便自落空。

不料安浩江的名頭與白樂天大不相同，鄭立龍心頭有數，不敢把招式使老，對方身子一動，他也立即換招，雙臂一收一展，似是要使「大鵬展翅」，忽地右腿蹬出，擰腰翻身一個橫掃，踢向安浩江的腰際！

這一招變得快，使得妙，四下的觀衆都齊聲叫起好來。

安浩江也道聲：「不賴！」左掌一沉，掌沿切在對方的小腿上，登時把安浩江那一腿的來勢破解。

衆人一怔之後，隨即又喝起采來，須知腿力大，臂力小，安浩江能以掌破解對方右腿的全力一擊，證明功力在鄭立龍之上！

鄭立龍見這一道的采聲比剛才那一道响得多，又怒又羞，大喝一聲，左脚跟着踢起，這次却是直蹬胸膛！

安浩江急退一步，鄭立龍左脚一落，右脚又起，迫得安浩江再退一步！

白樂天大聲地叫道：「鄭師傅好俊的鴛鴦腿！」

鄭立龍精神大振，氣勢也爲之一盛，一口氣連踢七脚，安浩江也連退七步。

鄭立龍喝道：「再退你便是龜孫子！」話音未落，安浩江雙手如爪搭向對方凌空的右脚，右腿輕輕一掃，蹴向鄭立龍立地的左脚。

鄭立龍連忙收腿要退，安浩江輕喝一聲，左腿一招「老樹盤根」舉勢欲掃，鄭立龍急忙躍起三尺避過。

不料，安浩江頸子一搖一旋，纏在頭頂上的辮子忽如頸痳般飛出！只聽「拍」的一聲，結結實實抽在鄭立龍臉上，接着鄭立龍「砰」的一聲，跌落地上。

衆人低頭一望，鄭立龍滿臉都是血絲，臉上神色極其難看，雷大爺連忙叫人扶他下去。

白樂天叫道：「安大俠的飛辮神技，果然厲害，鄭師傅少說也有百四五斤，吃了一辮便倒地不起，單只這一招，誰敢說安大俠不是『飛辮鐵駝』！」

衆人也都鼓掌喝起采來，雷大爺道：「安大俠今日眞叫雷某大開眼界呀！快請上來喝杯酒，雷某要代表雷家子弟敬你三杯！」

安浩江放下衣袖，拱手道：「雕虫小技，入不得法眼。失禮失禮！」重新把辮子盤在頭上，似沒事人般走上大廳。

衆人見寨上多了一位武功高强的大俠，對抵禦大鬍子更是信心十足。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飛報，說下山採購糧食的壯丁巳平安抵達，一路上不曾碰到一位大鬍子的人。

雷大爺更是大喜，連忙替各人斟了一杯酒道：「來，雷某敬安大俠及白壯士一杯！」

白樂天目光却落在安大嫂臉上，安大嫂詫異的神色一閃即沒，急忙舉杯掩住臉孔，白樂天哈哈笑道：「原來安大嫂酒量不讓鬚眉！」

這一頓飯，直吃至日頭偏西才散席，白樂天飯後却去找鄭立龍，在他房內磨了好一陣才離開。

×　×　×

雷大爺自從得到安浩江以及白樂天相助之後，心情大佳，連日來的憂慮全都抛到九霄雲外，連忙派人打掃了兩間清靜的房間作爲安浩江夫婦起居之所，本還想派個使喚的丫頭給他夫婦，却爲安大嫂拒絕了。

雷大爺心想安浩江既有隱俠之稱，大概喜歡清靜，也不勉强，弄好了房子，讓他夫婦看過滿意之後，又派人去他房內把被子衣服搬過來。

待得安頓好這一切，天巳黑齊了，便又在大廳內擺下一席豐盛的筵席，請他夫婦入座。

安大嫂道：「大爺爲什麼這麼客氣，咱們又不是外人，這樣反而生份了！」

「應該的，應該的！」雷大爺連聲道：「誰叫俺有眼不識泰山！」

安浩江接道：「大爺，你這樣俺反而不高興了，俺是巳把雷家寨當作是自己落葉歸根之地，才肯露出身份，要不然大爺用十六人的大轎也抬不動俺來，咱們仍像以前那樣，大家都心頭舒服嘛！」

「不行不行！你現在是雷家寨的救星，少說也得跟你商量一下關於應付大鬍子的事！」

安大嫂替她男人答道：「這倒是應該！」

雷大爺眼光一亮，悄聲地道：「請安大俠賜下錦囊妙計！」

安浩江抓一抓頭皮，結巴巴地道：「這件事可不簡單，俺一時之間也想不到什麼好辦法來！」

安大嫂輕輕推了他一下。「當家的，你便出出點子吧，要不然，可對不起大爺一片好意了！」

雷大爺忙道：「對對，安大俠好歹也得替俺拿個主意！」

安浩江沉吟了一下，抬頭問道：「大爺的意思是一定要跟他們硬拚？須知大鬍子的子母炮非常厲害，炮火一起，屋塌人亡的，可不是說玩的！」

「這個寨內巳有公議，俺也改變不了，問題是咱們有何抵禦的妙策？」

安浩江嘆了一口氣，道：「既說決定抵禦還有什麼好方法？大鬍子假如把咱們跟梅家寨，許家寨及邵家寨之間的通路及關係切斷，四周圍團團圍住，咱們自有糧盡彈絕之日，你說到那光景，會怎樣？」

雷大爺怔了一下，長嘆一聲：「假如眞的到了那個田地，也只有衝出去跟他們拚了！」

「飢餓之兵如强弩之末，如何擋得住那些如狼似虎的匪盜？」

雷大爺身子一震，嚅嚅地問道：「聽安大俠的口氣，好像咱們應該放棄抵抗，乖乖把錢獻給大鬍子？」

安浩江身子也微微一震，忙道：「安某可沒這個意思，只是要大爺把困難及後果設想一下，免得到時亂了手脚！」

他輕咳了幾聲，又道：「俺索性再把後果設想一下，假如咱們跟大鬍子對壘起來，到最後抵禦不住準備答應他的要求，你說大鬍子要的會仍然是五萬大洋麼？十五萬還差不多！」

雷大爺額頭上的冷汗一下子迸了出來，喘了一口氣，道：「寨上的存糧足夠三個月，難道大鬍子會圍住咱們三個月？」

「雷家寨是個富庶的地方，是塊肥肉，大鬍子既然敢摸上來，自然有他的辦法！」

「不過有點奇怪，爲何到現在還不見大鬍子的人出現？他們下山採購糧食也沒人阻擋，當眞怪事！」

安大嫂却嘆息道：「這樣俺更驚，說不定大鬍子正準備先把許家寨等小地方先吃掉。」

雷大爺不由着急起來：「說了這許多，兩位到底認爲該如何辦？」

安浩江輕咳一聲。「只有兩個辦法，第一個，死守不降，第二個辦法送五萬大洋給大鬍子，不過咱可以提出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大鬍子肯答應？」

「咱們要大鬍子親自到土地廟來拿，那時候俺便跟他單打獨鬥一場，贏了自然沒事，輸了只能自認俺學藝不精……」

雷大爺連忙搖手道：「這個使不得，使不得，太危險了！」

安浩江接道：「未跟他決鬬之前，俺跟他約法三章，不論雙方輸贏，都不把事情宣傳出去，假如俺贏了，他便不能再來勒索，俺有七成把握打倒他！」

「但對方是個大盜，他輸了難免會老羞成怒，假如叫他手下一湧而上，安大俠武功雖高，終究是雙拳難敵四手……不行不行，這個辦法絕對不成！」

安浩江慷慨激昂地道：「這是最好的辦法，也是保護雷家寨，減少犧牲的上上之策，除此之外，俺可再也想不出有更好的辦法了！」

安大嫂道：「當家的，假如你爲衆人而死，俺也陪你一齊死！」

安浩江哈哈大笑，伸手捏了她一下，道：「想不到我姓安的還娶了個賢妻，你既然有此志氣，便陪俺一起把大洋送下去土地廟吧！」回頭對雷大爺道：「咱們在山上暗中監視，先看到大鬍子劉大胡進入土地廟，俺夫婦才下山會他，假如他帶了人，咱便不下山，這樣便沒危險了！」

雷大爺還是不能放心，急道：「假如他的手下等你倆進了土地廟才衝上去，那，那你可就危險了！」

「山上的子母炮能打多遠？看來打至土地廟是沒問題吧！那時候你們便一炮打下去！」

雷大爺驚呼道：「那麼大俠不是……」

安浩江嘆息道：「天下間那有萬無一失之策，也沒十全十美的事，安某夫婦二人的生命值得幾多？難道比寨上千條人命還值錢？」

雷大爺不由怔住了，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安浩江微微一笑，道：「大爺放心，俺曾聽江湖上的朋友說過，大鬍子爲人十分好勝，他九成會答應俺提出的條件，而且俺也不一定會死！」說着站了起來，替雷大爺滿滿地斟了一杯酒。

「來，大爺，咱們喝一杯！」

雷大爺連忙擧杯道：「這一杯該由雷某敬你們夫婦！安大俠義比天高，大家共飲，雷某實在想不出甚麼妥當的話兒……來，喝！」

三人各喝了一杯，雷大爺又佈起菜來，十分殷勤。

安大嫂忽然問道：「大爺，那位姓白的壯士呢？」

雷大爺笑了笑道：「他替鄭師傅去外面巡視。」

「不是俺做女人的心胸窄，這個人的來歷大爺清楚麼？小心他是大鬍子派來的奸細！」

雷大爺沉吟了一下，道：「這個不會吧！是邵三爺推荐他來的，而且邵三爺的信俺已看過多次，認得他的筆跡，決不會錯！」

安浩江眉頭一皺，輕聲道：「還是小心一點爲上，也許邵三爺是在刀槍威脅之下寫那封信的！」

雷大爺一怔，說不出話來。

安浩江道：「大爺不用担憂，明天俺出寨去邵家寨附近探一探動靜！」

雷大爺喜道：「俺給你一封信，你去找邵三爺問一問，便知道了，不過，路上可要小心一點。」

「這個不妨！」

天上忽然下起雪來，雪花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密，天冷如水，雷大爺連忙吩咐下人生起一爐炭火取暖，一直陪着安浩江夫婦吃喝。

一忽，只見白樂天輕輕鬆鬆走了進來，喊聲好冷，雷大爺連忙起身讓座。

安浩江道：「白壯士辛苦了，快請坐下來喝杯酒吧！」

白樂天謝了一聲，便坐下大吃，雷大爺問道：「外面情況如何？」

白樂天瞥了安浩江夫婦一眼，道：「不壞，天氣這麼冷，那些小伙子不畏風雪仍不停在四處巡邏，當眞是飛鳥也難渡！」

安大嫂道：「白壯士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吧！」

「不，絕不複雜，大鬍子也是人？他不怕死？他有槍，咱也有槍，他有人，難道咱便沒人？有人怕他會把雷家寨圍死，俺却不怕，附近山多路少，他能有多少人？難道能把所有的山都圍住？」

安大嫂冷笑一聲：「他只須把通往山下的道路封住便行！」

白樂天道：「他們一出現，咱便放槍，他能不退？他一退，咱便有路可走！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也不通，走山路，天寒地凍的日子，咱們在屋子內，尚且覺得冷，他們餐風露宿會不冷？大鬍子胃口大，絕不會爲五萬大洋而作太大的犧牲！」

雷大爺聽得心頭一動，把眼望着白樂天。

白樂天挾着一塊鷄肉放在嘴裏慢慢地咀嚼着。

安大嫂到底是女人，看得心頭大不舒服，冷哼一聲：「似是大牢放出來的！」

白樂天抬頭對她微微一笑。「俺囊空如洗，一年吃不到三五趟鷄，那像大嫂那樣，鷄鴨豬羊甚麼時候愛吃，甚麼時候便能吃得上！」

安大嫂雙眼一瞪，道：「胡說！」

安浩江伸手在桌下拉了她一下，道：「俺夫婦已吃飽，白壯士慢慢用吧！」

雷大爺道：「俺送兩位回房。」

「不要了，俺還要到鐵店內走一趟，有些事要向那兩位夥計交代一下，等下再來！」

白樂天看見他夫婦離開，忽地放下筷子，道：「大爺，怎不送俺回房？」

雷大爺一怔，隨即道：「白壯士請！」

莫測高深

雷大爺送白樂天進房，白樂天忽道：「大爺坐下，白某有話要說。」說着走前把房門關起。雷大爺心頭忐忑，不知白樂天有甚麼話要說，白樂天拉了張椅子坐下，把桌上的油燈剔亮微笑問道：「大爺對俺似乎還不甚相信？」

雷大爺忙道：「那裏那裏，白壯士是邵三爺推荐來的，雷某怎敢懷疑你？」

白樂天臉色一沉，道：「大爺這話好像有點違背良心，假如大爺眞的相信我姓白的，爲何答應姓安的去邵家寨查俺的底細？」

雷大爺大感尷尬，心中忖道：「原來剛才咱的話，讓他聽去了！他如果不是心中有鬼，爲甚麼要偷聽別人說話？」心頭疑雲更盛。

良久，他才乾咳一陣。「這個，這個是安大俠提出來的，雷某不好意思……咳咳，其實這也是爲了小心一點而已！」

白樂天輕嘆一聲：「有些話現在告訴你，只怕你也不會相信！」

雷大爺驚詫地問道：「是什麼事俺不會相信？」

白樂天沉吟了好一陣才道：「那個以前是柳寡婦的安大嫂不是普通人！」

「她不是普通人？」雷大爺一笑，「她若是普通人，安大俠不會娶她。」

「大爺誤會俺的意思了，她不是一個良家婦女，她底子很髒。」

「但她到敝寨已有幾年了，這幾年來却沒有做出什麼逾份的事。」

「那是她掩飾工夫做得好，而且以前她的底細大爺清楚嗎？」

雷大爺沉吟了一下，反問道：「難道白壯士知道？」

白樂天緩緩點頭，輕嘆：「現在時機未到，俺還不能告訴你，不過俺有一件事要大爺派人去辦一下，不知大爺能否答應？」

「請白壯士說。」

「俺想大爺明天一早派個親信下山，藏在土地廟附近，見到任何人都不可出聲打招呼，一直至有人走到廟前那棵白樺樹，然後才上前……」白樂天說着走前附在雷大爺耳邊輕聲說了一串話。

雷大爺覺得白樂天有點莫測高深，他懷疑安大嫂，而安大嫂又懷疑他，到底眞相如何，實在使他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白樂天笑道：「派個人易如反掌，料雷大爺不會拒絕吧？」

「但大鬍子現在正封山，派人下山危險得很……」

「可惜白某不方便親自下山。」一頓，白樂天又道：「白某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大鬍子在正月初一之前，絕不會派人來此，這消息若不是眞的，邵三爺又那肯讓俺一個人送二十袋麵粉來？」

雷大爺想了一陣，道：「好吧，俺答應你，白壯士忙了一天早點休息吧！」

說罷開門走了出去，天井裏滿地都是盈尺的積雪，北風不停地在屋瓦上打旋，風大時，把地上的積雪「吸」起，形成一條白柱。

雷大爺望着風雪發了好一陣怔，心中委决不下，來了個白樂天，多了個安浩江，到底是禍是福，一時之間，腦海中全是安浩江、白樂天及安大嫂的臉龐，像走馬燈似的轉動着。

白樂天房內的油燈熄滅了，雷大爺緊一緊衣襟，也忙鑽入自己的房內。

× × ×

深夜，北風更勁，石頭子跟何老三提燈拿着更鼓，邊走邊敲起來，好不容易在寨內走了一圈，最後才走進雷大爺的那座大屋，在院子裏敲動起來。

「得得，篤篤！」二更的鼓聲隨風飄送，大屋內的人不用巡夜當值的，早都睡死了。

何老三嘟嚷一聲：「回去睡覺吧，媽的，今日是甚麼日子？是甚麼天氣？鬼才要聽更鼓聲！」

石頭子用鑼棒兒一指，輕聲道：「呶，那裏不是還有一間房子有燈光透出？」

「管他娘的，走吧！」

「咦，老三，你快來看，那座屋上好像有個人！」

何老三忙抬頭望去，屋頂上一片白皚皚，淡淡的冷月照在上面，泛着一層似烟似霧的光芒，那裏有人？「他媽的，見鬼！」

「眞的！」石頭子道：「剛才俺明明看見有個人影一閃，只一下便不見了。」

話未說完，忽見那屋子內衝出兩條人影來，其中一個身子一蹲一彈，便跳將起來，伸手在屋瓦上一扳，身子便翻了上去。

何老三一驚，正要呼叫，石頭子忙用手把他的嘴捂住：「別叫，好像是安大俠！」拉着他走到一座假山後藏了起來。

不一會兒，便看見安大嫂如貍貓般在假山前，一掠而過，兩人心頭怦怦亂跳，暗道：「這婆娘怎地跑得這麼快？」

安浩江在屋瓦上走了一回，便又躍將下來，安大嫂走前問道：「怎樣？」

「不見有人！好快！」安浩江沉聲道：「再找一找。」目光一落，見雪地上有道淡淡的足跡，看不清是進是退，兩人沿着足跡走了下去。

那足跡一直到雷大爺的房門口，兩人互視一眼，安浩江向他老婆打了個手勢，兩人躡手躡脚走到白樂天房外，附耳在窻上靜聽，只聽房內傳來一陣輕微的鼻鼾聲。

兩人站了一陣，便又往來路走了回去，返回房內，吹熄油燈，安浩江道：「上床吧，騷狐狸！」

安大嫂嗔道：「輕聲點！大俠說這樣話，聽了不怕讓人嚇了一跳！」

房內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聲，只聽安大嫂輕聲道：「那姓白的來路可疑，不管如何終是個心腹之患，得想個辦法……唔唔，死鬼，爲甚麼這般急。……」

× × ×

風雪之夜過後，難得太陽一出，雪便霽了，天空上竟然出現一片蔚藍色。

雷家寨的人看到這天氣都是精神一振，女人們忙拿着掃帚打掃門外的積雪。

雷大爺一早下床了，到外面走了一圈，然後派人去請安浩江夫婦吃早點。

安浩江對雷大爺道：「大爺，昨夜俺提出辦法，你看如何？」

雷大爺想起白樂天的話，忙道：「俺今日會跟寨內的父老商量一下，一兩天便會有結論，不過那辦法對大俠來說實在太危險了，您再考慮一下吧！」

安浩江斷然道：「俺昨夜已考慮過了，即使有危險，爲了大衆也得冒一次險！大爺不必顧慮這一點！」

雷大爺滿臉感激地道：「如此，雷某先謝了！」

安浩江吃了早點便下山了，安大嫂却返回鐵店料理店務。

雷大爺親自送安浩江到寨門口，才揮手道別。

白樂天故意在這時候出現，問道：「安大俠要去那裏？」

雷大爺替他回答道：「安大俠下山探聽消息！」

白樂天故意說道：「白某陪安大俠走一趟吧！」

安浩江臉色微微一變，忙道：「不必了，寨內的防務還得由白壯士負責！」

「如此白某不送了。」

安浩江掉頭而去，雷大爺一直待他身形消失在岩石後，才離開。

白樂天輕笑一聲：「希望令郎能爲白某帶來好消息！」說罷走上街頭，探頭望向安記鐵店。

安大嫂一看到他，眉頭便是一皺，却又趕緊堆下一臉笑容，問道：「白壯士要打造件趁手的兵器？」

白樂天笑道：「俺只是來開開眼界，你忙你的！」眼光不斷在沈實及彭三子身上掃射。

看了半晌，白樂天才留下一串笑聲離開，安大嫂望着他的背影，目中閃起一絲殺機。

安大嫂一扭腰拿背對着他，白樂天雙眼却落在安大嫂那具肥大的臂上。

正午的時候，雷大彪便急速地跑回雷家寨，一直奔回家裏。

雷大爺見他跑得滿頭大汗，憐惜地道：「大彪你先坐一會，有話等下再說！」

雷大彪不得喘氣，自身上揣出一團紙來，叫道：「爹，那樹幹眞的被人挖開一個洞，裏面放着一團紙！」

雷大爺轉頭四處望了一下，忙拉着雷大彪的手走入書房，又把房門關上，問道：「可有發現放紙的人？」

雷大彪頓了一頓才說道：「有，便是安大俠。」

「啊？」雷大爺吃了一驚，急忙把紙團揉開，只見紙上寫着兩行字：「事有進展，請放心，準備一個大鬍子，隨時等候佳音。」

雷大彪也湊頭過來看，指着下款的一個像W形的圖案道：「爹，這是什麼意思？」

雷大爺道：「爹也不知道，大彪，這件事你千萬別洩漏出去，記着，連你叔公也不要告訴他！」

雷大彪吃驚地問道：「這到底是件什麼秘密，爹您怎不告訴俺一聲！」

雷大爺苦笑道：「俺現在也一頭霧水，你快去把白壯士請來，可先不要漏出口風！」

雷大彪無可奈何地應了一聲，走了出去，雷大爺目光再度落在那張紙上，心中忖道：「這兩行字是誰寫的？是安浩江？看來就算不是他寫的，他也是個知情人，那麼寫的必是安大嫂了。」

想到這裏他又想道：「安浩江爲什麼會替安大嫂『傳書』？他，他難道……白樂天又怎會料到這一着？而且安大俠還是他發現的，這其中到底有什麼秘密？眞他媽的，越想越糊塗了。」

將計就計

白樂天終於跟着雷大彪來了，臉上掛着嘻笑的神色，令人摸不着他到底在鬧什麼玄虛。

雷大爺揮手叫兒子出去，重新把房門鎖起，最後才把那張紙拿給白樂天看。

白樂天看了一下，笑嘻嘻地道：「白某不騙你吧？」

雷大爺苦笑一聲。「白壯士，這到底是件什麼事，煩你給俺開開竅吧！」

白樂天沉吟起來，似乎委決不下該不該把內情告訴雷大爺，倒是雷大爺蹩不住，問道：「這個圖案代表什麼，白壯士可知道？」

白樂天笑笑道：「這個圖案畫的是一個屁股？」

雷大爺臉色一沉，帶着幾分怒色地道：「白壯士，俺現在可不是跟你開玩笑！」

「俺也不是開玩笑！」白樂天正容道：「雷大爺，這圖記畫的眞的是個屁股！」

雷大爺一怔，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白樂天自身上取出一包烟絲來，捲了一根遞給雷大爺，自個也捲了一根，雷大爺替他點火。

白樂天噴了一口烟，道：「實不相瞞，俺正是爲了她而來的。」

「她是誰？」

「她便是大鬍子的一個換帖妹妹，以前也是做沒本錢的生意的，有個外號叫『雌狐狸』，不過跟她稔熟的人都叫她『大屁股』，尤其大鬍子，一直都叫她『大屁股』，他倆一個大鬍子，一個大屁股，起初還合作幹了好幾票，後來大屁股對那種四處飄盪流浪的生活厭倦了，便散伙了，却不知她爲什麼在貴寨一蹲便是五年！」

雷大爺一怔，脫口道：「她，她便是柳寡婦？」

「即是如今的安大嫂，以前叫柳英君！」

雷大爺想了一下，又道：「白壯士認爲她跟大鬍子勾結要坑咱寨子？」

白樂天笑而不答，一頓反問：「這一點雷大爺尙有疑問？」

「那麼安大俠娶了她不是很危險？咱們該不該告訴他一聲？」

白樂天急道：「危險的不是安大俠，而今是大屁股，你完全不必替安大俠担心，也千萬別在他倆臉前露出一點神色來，否則不但會影响他的計劃，也會影响白某的計劃！」

「你有什麼計劃？」

「把大鬍子連根拔掉。」

「那麼，你，你到底是誰？」

「洪天生這三個字不知大爺聽過否？」

「什麼？」雷大爺跳了起來：「你，你是洪天生了？那個『白衣游龍』洪天生？」

「如假包換！」洪天生笑道：「請大爺替俺守秘，在人前人後仍叫俺白壯士！」

雷大爺大喜，忽地跪下道：「多謝洪……洪……」

洪天生一把把雷大爺拉了起來。「使不得這個。」

雷大爺問道：「如今咱該怎辦？」

「暫時什麼事也不用辦。」

「那不是便宜了大屁股？」

洪天生笑道：「咱們先等她露出狐狸尾巴，然後順着她在最有利的時候才動手！」

「她若要俺把五萬大洋交給安大俠去土地廟，咱又怎辦？」

「將計就計把錢交上去，不過別讓她下山去！」

「她不下山，安天俠到了土地廟，豈不很危險？大鬍子還會放過他麼？」

「這個您放心，俺自有安排，只怕大爺不肯相信俺而已！」

雷大爺尷尬地笑道：「洪大俠大人大量，千萬別見怪，雷某有眼無珠，不識泰山！」

洪天生道：「請大爺出去吧，安大俠大概快來了，他來了之後，你覷個空把他的話告訴俺，記着，你在他倆夫婦面前，什麼口風都不能漏！」

「這一點雷某緊記心頭，請，請白壯士放心。」

洪天生這才眞的放下心，躍上床閉目假寐起來，腦海中不斷地盤算着幾個問題。

× × ×

安浩江回來的時候，日還未下山，他只匆匆地交代了幾句話便去店內。

雷大爺見屋子內沒有別人，便又去找洪天生。

「安大俠說他去過邵家寨了，邵三爺說他跟白壯士也不是很熟，只不過知道您武功高强，不曾在山東地界上做案子而已！」

洪天生眼光倏地一亮，在床上跳了起來。「他眞的是這樣說？」

「是的，雷某自信沒有記錯！」

洪天生咀角升起幾分笑意，道：「安大俠這幾句話說得很奇怪。」

「他說得奇怪？」

「奇怪的不是他，而是邵三爺，因爲邵三爺絕對不會說那樣子的話！」

雷大爺一怔，腦海又是一陣混亂，苦笑一聲，問道：「那底又是件什麼玄妙的事？」

「很簡單，大爺若想知道眞相，明日一早叫大彪去一趟邵家寨。」

「但……」

「俺保證他路上不會有危險，只不過他出去時不能讓人知道去那裏。」

雷大爺道：「俺現在便去吩咐他。」

「且慢，安大俠現在在那裏？」

「他回去他店內，說今夜不回來睡了！」

洪天生臉上又浮起一絲笑意，道：「俺也該出去走一走了，您今夜召集寨內的父老在祖廟開個會，把安大俠的計劃告訴他們，並盡量說服他們讚成。」

雷大爺道：「洪大……白壯士，你不跟安大俠交換一下意見？」

「不必，俺跟他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到需要的時候，俺自會去找他！」

洪天生換過一件外衣便上街，寨上一切寧靜，幹活的依然幹活，巡邏的壯丁也沒偷懶。

安記鐵店已上了門板，裏頭却仍然隱隱傳來叮叮噹噹的打鐵聲。

洪天生兜了一圈，走到屋後，只見後門緊

閉，窗子也關得死死，附近不斷有壯丁巡邏，洪天生不敢站近偷窺，更加聽不到裏頭的談話聲。

× × ×

安浩江坐在那間小小的灶房的門檻上，安大嫂——柳英君不斷把乾草塞入灶膛內，鍋上開始冒着白烟。

「當家的，你在想什麼？再過幾天便有五萬大洋到手，你還不高興！」

安浩江抓抓頭皮，道：「英君，俺下山後跑了一圈，却不見有大鬍子的影子，這件事有點奇怪。」

「咏，俺大哥不來，更好辦，五萬大洋袋袋平安！」

「你不是說這件事大鬍子曾經先派人來跟你打過招呼麼？」

「便是那天把紙條兒塞入你口袋內的那個瘦猴兒，咱們叫他『瘦猴兒』，跟俺大哥已十多年了，他的話準沒錯，許是俺大哥忽然有了什麼急事兒，還未來？」

柳英君轉頭露出一個媚笑。「老安，你說咱以後到那裏去享福去？北平？天津？」

安浩江冷笑一聲，說道：「你不再做强盜了？」

「去你的，俺就是厭了才離開俺大哥的，沒想到一個人袋裏沒錢，走路也挺不起胸膛來，要想再幹，小的不想，大的吃不來，幸好有你。」

「俺可不是做强盜出身的。」

柳英君白了他一眼。「做强盜有什麼不好？咱們這次只是騙，不是强盜，俺告訴你，大洋到手之後，你可別把俺撇掉，俺是跟定了你啦，誰叫你這般讓人疼愛！」

安浩江幾乎嘔了出來，揮手道：「騷婆娘，你別說得那麼肉麻行麼？，你奶奶的，又不是沒見過男人的雌老虎！」

柳英君又有點窘。「俺的表現難道不如你意？咱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要是你撇掉俺，俺便一口把你咬死，從今日起也不准再沾別的女人一下，別怪老娘不把話兒說在前頭！」

安浩江嘿嘿冷笑，心中罵道：「發你娘的千秋大夢！俺姓安的是什麼樣的人，讓你一頭騷狐狸擺佈了，這豈不是笑話！」

柳英君瞥了他一眼，眼中也露出一絲狡猾之色。

安浩江忽道：「俺怕那姓白的認出了你，你以後得小心一點。」

柳英君冷笑一聲：「那後生小子，老娘才不怕他！」

「俺却勸你小心一點，他不是盞省油燈，小心把你吃掉！」

柳英君忽然問道：「這姓白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來路？」

「俺看他的武功很高，但却又不曾聽過江湖上有個叫白樂天的字號，莫非他的名號是假的！」

「爲着安全起見，咱不如先把他幹掉！」

安浩江眼光露出幾分憂鬱之色，站了起來，緊一緊襟頭，佝僂着背走出前店。

一山還有一山高

臘月廿七日，天氣晴朗，連北風也弱了許多，眼看年關即至，雷家寨的老少見山下又平靜如常，家家戶戶都忙着準備過年了。

女人們都在家裏打麵、做年糕的，烟卤上的白烟，一天到晚沒停過。

安浩江在店内呆了一陣，便去找雷豐年聊天了，柳英君今天也不帮沈實拉風箱，繫上一條花布圍裙，在灶房內蒸了一大盤年糕。

弄好了之後，她把年糕拿到外面派發給當值的壯丁，那些壯丁有些個往年都嚐過她的手藝兒，這會兒都跑了過來，你一塊，我一角地拿個精光。

洪天生剛好走過，笑道：「安大嫂原來還會做年糕！可惜俺來遲了一步！」

安大嫂笑道：「俺做的都是些粗貨，只怕入不了白壯士的金口，你若不嫌棄的話，俺灶房內還有一角，本要留給俺當家吃的，便先給你吃吧！」

洪天生笑道：「白某怎敢把安大俠那份吃下去？」

「沒關係，反正他去找雷老爺子喝酒，沒那麼快回來，而且俺還在蒸第二鍋！」

一個壯丁笑道：「白壯士，您眞的要試試安大嫂做年糕的手藝兒，在咱寨上數第一，俺老婆要是學得她一半，俺寧願短幾年命！」

柳英君啐道：「死相！年頭年尾的盡說些不吉的話！白壯士進來吧！」

洪天生眼珠兒一轉的笑道：「好吧，只是怕要叨擾安大嫂！」

柳英君扭着屁股走入內堂，邊道：「那來的話，只怕請你不動！」

洪天生跟着她走進灶房，桌上果然放着一角年糕，柳英君道：「白壯士如不嫌粗貨難入口，便請嚐試一下！」

洪天生見桌上有一把小刀，於是把其切成兩塊：道：「安大嫂，咱一人一塊！」

柳英君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自個吃吧，俺已吃過了！」

「這如何好意思呢？你好歹也得陪俺吃一塊！」

柳英君伸出手指在年糕上按一下道：「冷了，待俺把它放回蒸籠加熱，一會兒再說！」

「也好！」洪天生刷地一聲把摺扇打開，抬眼四處張望。

「大嫂，俺到店門外看一看，若弄好煩你通知一聲。」洪天生說罷走了出去。

柳英君目光浮上一層殺機：「不怕你好似鬼，也得吃老娘的洗脚水！」

話音未落，忽然聽見外頭有人大聲叫道：「安大嫂，安大嫂快來，安大俠喝醉了！」

柳英君吃了一驚，急忙把年糕放在桌上匆匆出去。

早見安浩江扶着壁慢慢走來，柳英君怒道：「你怎地喝醉了？」

安浩江眼珠子一翻，張口道：「誰說俺喝醉了！」

柳英君連忙扶着他走回店內，洪天生又忽然出現，道：「大嫂，俺來帮你扶他進去！」

柳英君忙道：「不必不必！那年糕已熱了，俺挾起放在桌上，你自個去吃吧！」

「如此多謝了！」

洪天生走入厨房抓起桌上的年糕，張口便吃，柳英君在窗外看見，心頭狂喜：「小子，你這次還不着老娘的道兒？」

洪天生吃罷年糕拍手道：「大嫂的手藝當眞不錯，俺這管鼻子最管用，一聞便知香與臭。」說罷笑嘻嘻地走了。

柳英君聽得一怔，洪天生前脚走，她後脚走入灶房，揭起蒸籠蓋子，仔細一瞧，原本的那兩塊小年糕仍在蒸籠內，另一塊完整的年糕，却少了一角！

她心頭一跳，忖道：「誰把年糕換掉？」抬頭一望，見後窗露出一條隙縫來，心頭吃了一驚：「這小子眞鬼靈精，竟然進來把年糕換掉了！」她忽然想起安浩江的突然喝醉，連忙衝入房門，問道：「你怎會喝醉的？你酒量難道還不及雷豐年那老小子？」

安浩江用冷水擦了一把臉，淡淡地道：「他們十多個人輪流灌俺，俺能不裝醉嗎！看你

兇巴巴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

柳英君咬牙道：「老娘一定要把那姓白的擺平！」

安浩江冷笑了一聲。「你別再給俺添麻煩了！」

「你放心，這事還用不着你！」柳英君狠毒地道：「今天晚上他便知道老娘的厲害！」

× × ×

洪天生返回雷大爺屋內，又跑去看鄭立龍，鄭立龍臉上雖然受了點傷，但無碍行動，他整天窩在房內，主要是面子的問題，沒面出去見人，又不敢下山，怕遇着大鬍子的人。

這時候他不但不再怨恨洪天生，反而對他言聽計從。

他剛在午睡，忽然聽見房門「篤篤」地敲响，忙問道：「誰？」

「是俺！」

鄭立龍認出是洪天生的聲音，便把門拉開。洪天生道：「鄭傅師怎不到外面去走走？」

鄭立龍尷尬地道：「俺現在還有什麼面子出去亮相？」

「說起來也眞是，安大俠也太不懂做人了，左右不過是混口飯吃，還用得着這般認眞！」洪天生忽然露出一個笑容來，問道：「鄭傅師，你想不想報仇？」

。「報仇？」鄭立龍苦笑一聲，「這仇如何報？俺又不是他的對手！」

「報仇不一定要打贏對方，有時候讓他出乖也就成了！」

鄭立龍心頭一跳，伸手抓住洪天生。「白壯士你有什麼計謀讓俺出了這口烏氣？」

「有，只怕你不敢！」

鄭立龍一拍胸膛。「俺若連這個胆子也沒有，還算是個人麼？」

「好，俺想個計，讓安大俠露出那座『駝峯』來，到時候，只怕他比你更加沒臉！」

鄭立龍拍起手來，洪天生立即附耳跟他說了一陣子話，鄭立龍目光連閃，不斷點頭。

× × ×

夜幕低垂了，大地一片昏暗。

柳英君跟安浩江返回雷大爺為他設置的房子，兩人入房立即換過衣服。

安浩江道：「這一招雖然有點險，不過却又是最有效的，假如你能使那姓白的昏迷，俺便也有九成的把握！」

柳英君道：「別顧慮這許多，你先走去把風，待俺咳嗽三聲，你便過來！」

安浩江道：「好吧！」自枕下取出一把刺刀放在靴筒裏，然後走向房門。

門外突然閃過一道白影，立即伏在一根粗大的柱子之後。

安浩江眼睛四處一瞥，沒什麼發現便走向大門，不久，柳英君也自房內走了出來，躡手躡脚地走向洪天生的寢室。

四周一片幽靜，柳英君用口涎濕了手指頭，然後把紙窗刺破一個洞，湊眼望過去，床上似睡着一個人，她心頭大喜，把一條銅管伸入去，又在另一頭燒起悶香來。

柱後那道白影忽然向外掠了過去，直奔大門。

× × ×

安浩江剛走出大門，屋頂上忽然淋下一小桶煤油，緊接着一根火把落在他後背上，衣服立即燒着起來，他大吃一驚，急忙喝道：「拿刺客！」

四周的壯丁聽見聲音，立即奔了過來，只見安浩江身上着火，在地上不停地滾着。

幸好地上仍有點積雪，火燄終於熄掉，安浩江叫道：「刺客已進入大屋，你們還不進去搜查！」

他待衆人離開，才自地上竄起，奔向安記鐵店。洪天生在黑暗中看得連聲冷笑，稍頓也奔回內屋。

鄭立龍得手之後，立即奔往自己的寢室，半路上與柳英君相遇，兩人都是吃了一驚，閃身錯過。鄭立龍忽然回頭問道：「安大嫂，你身上怎地有烟，莫非要放火？」

柳英君輕啐一聲：「亂說，誰放火！」

說着那些壯丁已逐漸搜了過來，兩人伏在柱後不敢亂動，就在這時候，只聽一道淒厲的嘯聲，由遠而近。柳英君聽出是安浩江的聲音，心頭正在高興，不料走廊上有人叫道：「咦，誰來俺房內施放悶香！」

柳英君聽出那是洪天生的聲音，不由魂飛天外，叫了聲苦也。

安浩江幾個起落也落在天井中，洪天生見他換過衣服，心中暗暗好笑，問道：「安大俠，俺剛才聽見你在大叫小嚷的，發生了事？」

「有人用火暗算安某！」

「啊！莫非是大鬍子派人混入寨內了？要不然，俺房內怎會讓人施放悶香？幸好俺剛去如厠，否則，怕要被人迷倒了！」

「哦？」安浩江道：「竟有這種事？白壯士咱兩人一個往北，一個往南出去搜一搜！」

他眼睛一瞥，已看到柱後有人影，心想大概是柳君英，便使了個調虎離山之計。

「好吧！」白壯士一躍而起，伸手在屋簷一扳，翻上屋頂。

安浩江也跟着躍了上去，可是他很快又跳了下來，竄向雷大爺的睡房。

忽聽裏面有人咳嗽問道：「來的是誰？」

安浩江一聽，那是個老蒼頭的聲音，心頭一冷，連忙退開，在附近轉了一周，返回自己的寢室。

此刻，洪天生也在鄭立龍房內。「鄭師傅，快去把大爺請來！」

「大屁股」

安浩江一進入房內，柳英君便責道：「當家，你怎幹的，捅出漏子來啦？」

「他媽的，你又如何？房內沒有人還放什麼悶香？那姓白的小子，精靈如鬼，你說他知道不？」

「不一定吧？懷疑就不敢說，又沒證沒據的，他憑什麼斷定是老娘幹的！」柳英君一頓，又道：「你讓人放火燒？九成那人便是鄭立龍！老娘剛才見他慌慌張張地跑進來。」

「會是他？」安浩江道：「假如沒人指使他，情況還好，要是有人指使他，咱們情形便不妙了！」

「如今咱怎辦？」

安浩江沉吟道：「看情形而定，若是風頭不好，便溜了吧！」

柳英君道：「還未至這個地步！五萬大洋不到手，咱不是空手入寶山？老娘認為你明早催促他們付錢，趁俺大哥未來之前，這五萬大洋咱自個賺！」

「好吧，明日才見機而行，你得給俺小心一點，那姓白的絕對不好惹！」

「得啦得啦，看在五萬大洋份上，老娘放過他就是！」

× × ×

天大亮之後，雷大爺派人去請安浩江及柳英君到偏廳吃稀飯。

安浩江見座上還有洪天生及雷大彪，雷小彪兄弟，臉色却都沒有異狀，而且仍然恭敬如前，一顆忐忑的心才平復下來。

吃了一半，安浩江問道：「大爺跟寨內的父老商量得如何？安某那計劃他們同意嗎？」

「安大俠，他們都要雷某代表全寨向你夫





婦致謝！」雷大爺含笑起道：「他們巳都同意安大俠的建議，不過對安大俠的行動又感到心頭難安，所以決定不讓大嫂同去，說句老實話，假如大鬍子守信用的話，少一個人去也沒關係，反正安大俠武功高強，大鬍子料不是您的對手！假如他不守信用，以多取勝，多一個人去，枉送一條人命而巳！」

柳英君一急，忙道：「俺夫婦生死與共，絕不分開！」

雷大爺道：「大嫂不可衝動，說不定你肚子裏巳經有安大俠的骨肉，好歹也得替他留個種！」

安浩江點頭道：「這個倒有道理。」回頭道：「你便留下來吧！」

柳英君幾乎把他的脚皮踏破，撒嬌道：「好啊，你不想要老娘啦！才成親幾天，你便厭了！」

安浩江對她打了個眼色，忙道：「別胡鬧，讓人看了笑話！」

雷大爺道：「安大俠準備什麼時候去？」

「明天吧？弄好了，好讓大家過一個安樂年！」

「那麼我們怎樣通知對方？」

安浩江笑道：「大鬍子既然要咱們把大洋放在土地廟內！大爺寫信交給俺吧，俺把信貼在廟內，他們必定看得到！」

雷大爺附掌道：「這樣甚好！」

洪天生忙說道：「安大俠，俺陪你走一趟吧！」

「不必啦，人多對方反而容易猜疑，白壯士留在寨內防守吧！」

「這話也有道理！」

安浩江放下碗，道：「俺先回房去換件衣服！」柳英君也忙跟着他回房。

何老三與石頭子，忽見屋裏翻出二條影子來。

不一刻，安浩江便向雷大爺拿了信，開了寨門，施施然下山。

到了山下的土地廟，回顧沒人，但走了進去，這廟失修巳久，平日也沒什麼香客，如今大鬍子封山，更加連人影子也沒一個！

他在廟內走了一匝，拋下兩張紙，然後出廟走到那棵白樺樹前，伸手進樹洞拿出一張白紙，然後施施然回寨。

安浩江入了寨門，土地廟附近一塊岩石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雷小彪，他走入廟內拾起地上的兩張紙，其中一張是雷大爺寫給大鬍子的，另一張是「大屁股」寫給大鬍子。

只見上面寥寥寫着幾行字：「大哥，錢在安身上，派人接應。」下面仍是畫了那個「屁股」的圖記。

雷小彪把信藏在身上，然後返回雷家寨向父親覆命。

雷大爺把信遞與洪天生，道：「白壯士，這安大俠，到底弄什麼玄虛？」

洪天生冷笑一聲，說道：「他想撇掉柳英君！」

「咱們下一步又如何辦？」

洪天生想了一下，道：「今晚告訴你，現在輪到俺下山去佈置一下！」說罷便匆匆地離開了。

× × ×

黃昏，忽又下雪了，洪天生恰在這時候回來，他立即閉門跟雷大爺商量起來。

× × ×

臘月廿九日，大雪紛飛，北風像刀鋒般淩厲。

安浩江穿了一件大棉襖，傴着背走出房門，雷大爺巳在廳內設了一席餞別宴。

安浩江一怔，笑道：「這席宴開得太早吧，俺不一定會輸！」

洪天生道：「這叫做有備無患，何況咱們也不必要相信這種兆頭！來，安大俠，俺先敬你一杯！」

安浩江一拍胸膛，道：「好吧，反正安某巳立定必死之心，能夠生着回來，固然可喜，死了也不足為憾！」一仰脖，把酒喝乾。

雷大爺也滿滿斟了一杯，安浩江又喝了，最後是雷豐年，這兩個老酒友，也不說話，拿起酒盅便把酒喝乾。

雷大爺立即奉上一張四海通的銀票，票上印着五萬大洋四個宋體字。

安浩江看了一眼，把銀票塞入懷裏，拋下酒杯，道：「諸位，後會有期！」

洪天生含笑道：「妙哉！好一句後會有期！說明安大俠心懷必勝之心！」

雷大爺及雷豐年抱拳回禮，並送安浩江出寨。

安浩江洒開大步而行，大有荆訶刺秦之概，不一忽，身形便消失在石後。

× × ×

安浩江前脚出房，柳英君也跟着離開，她也不回安記鐵店，却竄進雷豐年的家。

雷豐年的媳婦抬頭看見柳英君，叫道：「大嫂早！」

柳英君道：「俺當家的下山，俺在家裏坐不住，所以來跟你們聊聊！」

雷家媳婦道：「這也難怪，俺還未燒水洗臉，你等等，俺叫大牛來陪你！」張口大叫起來：「大牛，大牛！」

大牛是她的兒子，雷豐年的孫兒，今年六歲，生得白白胖胖，又能說會道，平日寨上的人都很愛跟他玩。

安大嫂一見他，便蹦前一步，一把把他抱了起來，道：「大牛，你今日怎不叫俺？」

「阿姨，俺還未撒尿，你快放俺下來，等

下再陪你玩！」

「好吧，阿姨陪你去茅厠！」

「俺不去茅厠，冷得很！」大牛跑向內宅，「四到爺的房中，他的尿壺大！」

柳英君四顧無人，便跟着大牛走進去，大牛奇道：「俺撒尿，你跟來幹什麼？」

「乖，快點吧，阿姨等你！」

好不容易等到大牛出來，柳英君又一把把他抱起，道：「你到阿姨家裏玩好不好？阿姨拿年糕給你吃！」

「好好，多謝阿姨！」大牛大喜，一雙小手不停地拍着。

柳英君也不理他娘答不答應，抱着大牛快步離開。

一出門便看見牆後人影一閃，她心頭一跳，把大牛抱得更緊，快步衝出小巷。

果見鄭立龍雙手揷腰，站在街口喝道：「大屁股，快把大牛放下來！」

柳英君心頭震驚欲死，定一定神，裝作一副茫然的神色，問道：「你叫誰大屁股？」

鄭立龍哈哈大笑道：「當然是你，難道是俺！」

柳英君一運勁，臉上竟然升起一團紅暈，啐了一口，道：「老娘大屁股跟你有什麼關係？你妒忌還是羨慕？」

「我呸！」鄭立龍吐了一口口水，喝道：「柳英君，你別跟俺裝瘋賣傻，你的底，俺盡清楚啦，還不把大牛放下來！」

柳英君臉色一變，忽地彎腰自靴中拔出一把匕首，指在大牛胸膛上。「你在說瘋話？俺若是任人擺佈的人，當年會有『雌狐狸』的外號麼？」

鄭立龍臉色一變，怒道：「他媽的，賊婆娘，你還能算是個人麼？」

「你乖乖給老娘退開！」柳英君厲聲道：「你退不退？老娘數三聲，你若不退，老娘便不客氣了！一，二，三！」

鄭立龍沒可奈何只得退後一步，柳英君尖聲叫道：「再退！」鄭立龍又退了三步，柳英君隨即踏前幾步。

柳英君正想走向寨門，希望能以此迫雷大爺下令開門，忽然旁邊屋子內有人拋出一塊石頭來，射向柳英君的手腕。

柳英君手一縮，刀子穿破大牛的衣服，大牛雖然精乖懂事，這時候也嚇得哇哇哭起來。

柳英君喝道：「你們全都給老娘聽着，再有人搗亂，老娘便不客氣了！趕快叫人打開寨門！」

這時候，雷大爺及雷豐年都聽見聲音，慌忙趕了出來，叫道：「千萬別亂來！」

鄭立龍道：「俺去抓她的兒子！」

摺扇的妙用

柳英君冷笑一聲。「不必窮嚷嚷，姓雷的，趕快叫人打開寨門！」

雷豐年叫道：「俺，俺的孫兒……」

「老娘到了山下自會把人放下！」

「好吧，希望你不要食言！」雷大爺道：「把寨門打開！」

雷家寨的老少全都呼叫起來，憤憤不平，有人高聲叫道：「寧願犧牲一個人，也不能放她下山！」

「他媽的，這臭婆娘本就不是好貨！」

鄭立龍抓着山城跑了過來，喝道：「大屁股，咱們一個換一個！」

山城哭道：「她不是我娘，我是她買回來的……」

衆人聽了都一陣驚詫，柳英君左手仍挾住大牛，右手刺刀架在他的頸上，慢慢走向寨門，看也不看山城一眼。

開寨門的是兩個壯丁，其中一個衣衫高高鼓起，柳英君看不到他的臉孔，却看出那人後腰上揷了一柄摺扇，她雙脚忙退一步，忖道：「這姓白的奸似鬼，老娘得小心他一點！」兩隻眼睛一直瞪他。

就在這刹那，突地一人衝前，一團白影「篤」的一聲擊在她手腕，柳英君猛吃一痛，五指一鬆，刀子登時跌落地上。

緊接着臉上生風，她身子轉忙一蹲！不料來人脚尖一勾，登時仰天拌了一跤！與此同時，鄭立龍一個虎躍撲前，雙手扳着柳英君左臂，用力一拉，大牛登時滾出柳英君的懷抱。

柳英君也不是省油燈，兩脚一翻，反蹬鄭立龍臉面。不料鄭立龍救人要緊，無心戀戰，身子一閃，俯身抓起大牛，向後便退！

柳英君蛇腰一挺，便看到洪天生手上抓着一把摺扇，笑嘻嘻的望着她，身上穿着莊稼漢的粗布衣，却不是那個開寨門的人。

「大屁股，幸會！」

柳英君臉色一沉，雙眼盡閃着嚇人的殺機。「老娘今日與你勢不兩立！」

「嘖嘖！」洪天生不斷把玩着那柄摺扇，滿不在乎道：「勢不兩立？咳，你剛才不巳是跌倒了麼？」回身打了個手勢，「關寨門！」

「姓白的，俺可是安浩江的老婆，你得罪得起他麼？」

「安浩江根本不認得你！對不起，你那個當家，俺不但得罪得起，而且現在只怕巳得罪了！」

柳英君臉色一變，厲聲道：「老娘的大哥人馬一到，你們全部得死！」

洪天生哈哈笑道：「他不來俺還要去找他呢！大屁股，實與你說了吧，俺一早便巳認出了你的眞臉目，只是大爺不很相信，所以多費了幾天工夫調查，現在，咳，只怕連大牛也知道你不是個好貨！」

大牛此刻巳返回雷豐年處，胆子一壯，罵道：「柳寡婦是壞貨，臭貨，賤貨！」

柳英君氣得七竅生烟，猛喝一聲，左脚一掃，身子隨着一旋，使了招「老樹盤根」，踢向洪天生的下盤。

洪天生輕輕一跳避過，笑道：「你有什麼本事，盡管使出來吧！」

柳英君右掌飛快地擊向洪天生的腰腹，洪天生手腕一沉，摺扇反敲她手腕。

柳英君手掌一翻，五指如勾，抓向摺扇。

洪天生收扇落地，右脚倏地蹬出，這一脚踢得眞高，幾至柳英君鼻端。

柳英君猛喝一聲，頭一低，右掌五指抓向洪天生的足踝。

洪天生一擰腰，右脚自她肩膊旁滑落，左脚連環踢出，這次蹬的却是對方的膝蓋。

好個柳英君，不愧是見過世面的人，脚踏七星步，電光石火閃開。

洪天生奔前一步，左掌急掃柳英君臉面。

柳英君一側身，打了個側翻，右掌巳落在靴筒上，又抓出一把刺刀來。

洪天生怕她要傷人，忙道：「大伙兒快開，提防這狐狸又施毒計。」

「老娘跟你拚了！」柳英君身子突向洪天生標去，刺刀分心便刺。

洪天生身子一偏，手腕一翻，摺扇敲在刀刃上，緊接着沿刃擊向柳英君的手腕。

柳英君手腕一沉，刀子一挑，把扇頭挑開，這一招充份顯露出她的身手實在不簡單。

鄭立龍在一旁，看得心頭狂跳，暗道：「想不到這婆娘這般扎手，若是由俺下場，只怕也未必收拾得了她。」

柳英君一刀挑開對方摺扇，再擰腰，刀刃扣向洪天生的小腹。

洪天生冷笑道：「賊婆娘，看你還能有多兇！」身子一側，左掌運勁切下。

柳英君銀牙咬緊，刀光斜斜向上，迎向洪天生的掌緣。

洪天生化掌爲指，食指一屈一彈，把刀子彈開，右手摺扇一落，「拍」的一聲，擊在柳英君的肩胛上，痛得她直呲牙！

剛想擧刀反抗，洪天生右手一橫，摺扇又「拍」的一聲，擊在她臉頰上，這一下更加沉重，柳英君半張臉立即腫起，急忙後退一步。

洪天生哈哈笑道：「這一招叫做打腫臉充胖子，再吃俺一扇！」標前一步，手臂一掄，摺扇掃向柳英君的另一邊臉龐。

柳英君連忙低頭閃避，不料洪天生那把扇子使得十分乾凈利落，又似是跟手臂連在一起般，眼看扇子即將越過柳英君的頭頂，霍地一沉，又擊在柳英君的肩膊。

柳英君似石頭人般，也不哼一聲痛，雙手握刀，直奔向前，戳向洪天生的心窩。

洪天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雙脚一動，側移兩步。不料柳英君把這一招的變化早就計算好，洪天生剛一動，身子也跟着一動，左手一鬆，右手持刀，化直戳爲橫削！

這一刀，大出洪天生意料，只聽「嗤」的一聲，洪天生的襟衣被劃開一道裂痕。

雷大爺等人齊聲驚呼起來，洪天生淡淡地道：「賊婆娘果然厲害，可惜還差一分。」

柳英君大怒，身子撲前，刀子瘋狂般刺戳起來。

一個壯丁訝然道：「柳寡婦莫非瘋了？」

鄭立龍忙喝道：「你不懂便給俺閉咀，她使醉八仙的刀法，非常厲害。」

衆人聽他這樣一說，才仔細瞧起來，果然柳英君身子雖然奇怪，但脚步絲毫不亂，進退之間，似有所據。

洪天生哈地叫了一聲：「想不到你還懂得這一套，俺便陪你玩幾招吧。」身法一變，脚步忽沉忽輕，忽快忽慢走動起來，一柄摺扇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動作十分滑稽好笑，跟柳英君的身法似有幾分相像，又有一些不同。

鄭立龍嘆息道：「這套『醉羅漢撥扇』，聽說是南少林的一個燒火頭陀創的，不知白壯士如何學得到。唉，俺平日眞是坐井觀天，以爲自個的武功，即使不是絕頂，也是一等一的，現在才知道自己所懂的不過九牛一毛，連這個臭婆娘也不如。」

場邊的雷家子弟却看得又是有趣，又是緊張。

眼看兩人身子互相錯過兩次，洪天生忽然快了起來，上身一歪，右手揚起，掃向柳英君的顏面。

柳英君脚步一顚，蹬前兩步，似喝醉酒站不穩般，手上的刀子却往洪天生的腰上送去。

不料，洪天生那一扇却是虛招，招式剛起，便換了新招，忽地筆直一沉，「拍」的一聲，擊在柳英君的指骨上。

這一扇十分沉重，柳英君手指發麻，刀子立即跌落地上。

洪天生左脚一晃，柳英君急退，不料，洪天生身子忽然竄前，說時遲，那時快，五指巳抓住柳英君的腕脈，運勁一捏，柳英君半邊身子登時麻木起來。

這賊婆娘的確够兇狠，左手不能動，右手捏拳反擊洪天生臉門。

洪天生冷笑一聲，摺扇一掃，擊在她腕上，左臂隨之擰腰發力一掄，柳英君登時跌倒，屁股先落地，接着洪天生脚尖一踢一沉，把她踢倒，脚底隨即踏在她小腹上。

「大屁股！你屁股痛不痛？」

「操你奶奶的熊，入你娘的皮！王八蛋的白樂天，老娘做鬼也不放過你！」

洪天生眉頭一皺，道：「鄭師傅，拿條麻繩把她綑起來，留着她還有用。」一頓，又道：「嗯，對啦，假如她再說髒話，你有辦法對付麼？」

鄭立龍一怔道：「俺把她的門牙拔掉！」

洪天生搖頭道：「錯了，應該把她的褲子脫下來，讓大伙兒欣賞一下她的大屁股！」

鄭立龍笑道：「對了，剛才她還奚落俺妒忌她的大屁股呢！你奶奶的！」食中兩指在柳英君的屁股上重重的扭了一下，柳英君立即大叫起來。

「姓白，你夠狠，老娘算服你了！」

「俺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俺不姓白，俺姓洪。」

「姓洪？」柳英君聽得一怔，「洪什麼東西的？」

「洪天生！」

「吓？『白衣游龍』？」柳英君臉色登時變白，喃喃地道：「我的爹，你爲什麼不早說？輸在你手上倒也不太寃！」

洪天生對雷大爺道：「請大爺跟俺下山看看熱鬧，其他的請去安記鐵店捉人，俺剛才巳收拾了沈實及彭三子。」

雷大爺跟着洪天生出寨，又忙吩咐鄭立龍小心防衛。

飛獅木駝

安浩江袋了那張五萬大洋的銀票，洒開大步下山。不一會便到了那座土地廟。

四周靜幽幽，他心頭忐忑，回頭望向雷家寨，終於決定走入土地廟看一下。

剛走入廟，神枱後便走出一個瘦漢來，問道：「來的可是安當家？」

安浩江一怔，覺得來人十分陌生，不答反問：「老弟是那條綫上的？」

瘦漢子伸手在唇上作了個鬍子的狀：「俺便是瘦猴兒，俺二姐怎地沒跟你下來？」

「原來是劉大哥的人，劉大哥呢？」

「俺大哥有事還未到，派俺先來拿錢。」

「笑話！俺姓安的可不是今日才出來混，要錢便叫你大哥親自來拿。」

瘦猴兒臉色一變。「你信不過俺？」

「不是俺信不過劉大哥的人，而是你一無證據證實身份，二來無人識得你，若是把錢交錯了人，這責任俺可担當不起！」

「我二姐到底去了那裏？」

「她在山上讓人絆住了。」

瘦猴兒冷笑一聲，道：「你出賣了她？」

「放屁，她是俺老婆，俺會出賣她麼？」

「這年頭，重金輕情的人多，可難說得緊呢！」

「隨你怎樣想。」安浩江問道：「劉大哥什麼時候才會來？」

瘦猴兒抬頭望了一下窗外，道：「午前便會到。」

「可惜俺却等不了這麼久。」

瘦猴兒臉上變色。「你想私吞贓金？」

「俺若是想私吞贓金便不會走入這廟，問題是在這裏窩得太久，萬一露了風聲，可就不妙。」

「那你準備怎樣？」

「當然是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瘦猴兒冷笑一聲。「你若離開，俺大哥到那裏找你？」

「你可以跟俺一齊走。」

瘦猴兒走到廟門口伸手一攔。「若是俺要把你留下來呢？」

安浩江目中殺機一閃，冷笑道：「你試試看！」

瘦猴兒笑道：「你想動武？」

「難道姓安的會怕你不成？」安浩江標前一步，兩手齊出，上勾瘦猴兒的雙眼，下打小腹！

瘦猴兒退後一步，兩手護胸，大喝道：「姓安的，你睜開眼睛看看，這時候還輪到你兇麼？」

安浩江頭微微一轉，目光瞥向窗口，臉色登時大變。原來窗外不知什麼時候，伸來四根長槍進來，他不愧是頭老狐狸，立即堆下笑容，道：「猴兒兄，俺是跟你鬧着玩的，你千萬別當眞！」

「不管你是不是鬧着玩，你給俺乖乖坐在地上。」瘦猴兒伸手向後一揮，又有二個持槍的壯漢現了出來，守住廟門。

安浩江乾笑一聲，只得乖乖坐在地上，腦瓜子主意一個接着一個泛上來，但在六根長槍的槍口下，却不敢冒險强闖。

× × ×

日頭巳漸漸升向中天，安浩江不耐煩地問道：「你們老大什麼時候才來？」

瘦猴兒道：「俺都不急，你急什麼？」

話音剛落，門外有人道：「來了來了！」

安浩江精神一振，連忙站了起來，只見廟門口人影一閃，現出兩個人來，一個是洪天生，另一個是雷大爺，他臉色登時一變，澀聲問道：「誰，誰是大鬍子？」

雷大爺也是一怔，忙道：「洪壯士，這是什麼原因？這些人是誰？」

忽然廟後有人笑道：「老大，是俺寨上的人！」

雷大爺回頭，便看到了邵三爺：「你？三爺，這是什麼回事？」

邵三爺指一指洪天生，道：「你問他便知道。」

話音未落，安浩江倏地衝前，一掌擊在瘦猴兒的肩側，瘦猴兒登時側三步，安浩江標前一步，竄向廟門。

洪天生踏前一步，右脚一抬，掃向安浩江的下盤。「給俺退回去！」右臂一揮，後肘猛擊安浩江胸膛。

安浩江沒奈何只得退回廟內，洪天生走入廟內，冷笑道：「你還想逃？」

安浩江叫道：「雷大爺，你怎能讓一個流氓在此囂張，若不把事情說清楚，勿怪俺反臉無情！」

洪天生長笑一聲。「實與你說了吧，俺不姓白，姓洪。」

「管你姓紅姓白，你若不讓開，我安浩江可不客氣了。」

「正想領教你的『飛辮木駝』神技！」

安浩江臉色一變。「俺不知你說什麼！」

「你知道的，不過要死充到底而已！」洪天生冷冷地道：「俺巳找你好幾年了！」

「你找俺好幾年？」安浩江詫異地問。

「不錯，俺的老友傅飛星是不是死在你手中？傅家的人四處請人尋仇，你知道再避不過，所以匿在雷家寨幹起打鐵匠來！哈哈哈，可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到底還是讓俺掏出來了！」

雷大爺在背後叫道：「洪大俠，你說安大俠殺了你的朋友？」

「不錯！」洪天生雙眼緊瞪在安浩江的臉上，「不過，他並不是安浩江，他是河北的劇盜『黑手狼』安雲華！」

此言一出，雷大爺不由啊的叫了起來。

洪天生續道：「雷大爺你別以爲他這五年不曾動你寨子一絲一毫，其實他吃掉我朋友傅飛星一批貨，那批貨價值十萬大洋，現在外頭風聲還緊，所以他才還忍住不發！

「俺本還不知道他匿在貴寨，也未曾見過他本人的臉目，不過俺朋友傅飛星的家人僱了丹青高手，畫下的相貌，俺曾經見過，深深印在腦海中。俺並把那幅畫憑印象畫了出來，給瘦猴兒看，他記得貴寨內有個打鐵匠的樣貌跟他差不多，所以上個月俺也悄悄在墟日到貴寨走過一趟，也認爲他有六七分光景是安雲華所扮的！」

雷大爺驚呼一聲道：「瘦猴兒不是大鬍子的人麼？」

瘦猴兒笑道：「以前是的，現在巳跟了洪爺！」

洪天生續道：「到後來俺上了雷家寨，走去他的店內仔細一看，心中益發懷疑，所以便故意試探他一下！」

雷大爺接道：「所以你才告訴俺，說他是『飛辮鐵駝』安大俠，還要俺派轎子請他？」

洪天生笑道：「這一點俺自信利用了雷大爺，不過俺替你拔掉身旁的一頭狼，大概可以將功贖罪了吧？」

雷大爺道：「這個俺不但不怪你，還得多謝你！」

「俺到底還不能確定他是不是安雲華，一方面調查鄭師傅被他飛辮擊傷的情況，一方面設計要探討眞相！」

雷大爺截口問道：「他擊傷鄭師傅有什麼好調查？」

「俺調查他不是用飛辮掃倒鄭師傅，而是用脚勾倒！那一辮只是個幌子而巳！後來俺叫鄭師傅放火燒他後背，這才使他露出餡來！他後背衣衫的火明明巳熄了，但仍冒着白烟，洪某躲在暗處偷看，發覺他那座『駝峯』竟是木做的，便又多了幾分疑心！」

說到這裏，他長嘆一聲：「再至最後，他撇下柳英君，又不替她傳書給大鬍子，便更加相信他不是位普通人了！雖然俺不會追問柳英君，他是不是安雲華，不過，相信不會猜錯了人！安當家的，俺可有說錯？」

安浩江眼珠子一陣亂閃，道：「這能叫證據麼？」

洪天生笑道：「你不認也不要緊，俺相信柳英君會知道你的底子，當她知道你要撇掉她呑贓逃走，相信她不會再替你遮瞞！老實說與你知，她要嫁給你，可也是洪某安排的！」

這句話不但安浩江吃了一驚，就連雷大爺也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安浩江忽然獰笑一聲：「姓洪的，你少得意，難道你敢跟俺單打獨鬥？」

洪天生冷笑一聲：「有何不敢？你放心，俺絕不會叫人放槍！用槍殺死你，豈不便宜了你？你當年是如何折磨俺的好友的？」

「那來吧，俺『黑手狼』是個不見黃河心不死的人，你有本事便把俺殺了！」

洪天生把衣袖捋高，安雲華不等他有所準備，標前一步，一拳直搗洪天生的胸膛！這刹那，他腰也不彎了，背也不駝了。

洪天生身子一偏，右手手腕一沉，掌緣如刀，反切對方的小腹！

安雲華右肘一沉，架住洪天生右手，右拳倏地化掌急掃洪天生的臉門！

洪天生喊了聲好，雙脚一錯，退後兩步。安雲華得理不饒人，奔前一步，右脚一抬，急踢洪天生！

洪天生上身向後一彎，右腿也跟着踢起，蹬在安雲華的小腿上，安雲華登時後退一步。

洪天生上身一直，標前一步，左脚隨之踢出！

安雲華側身一讓，左掌一沉，切在洪天生的足踝上，不料，洪天生的右腿又再飛起，側掃安雲華的太陽穴！

安雲華身子一蹲，霍地探手在紙筒內抽出一把鋒利的七首來，雙脚一蹬，身子縱前，擧刀戳向洪天生的小腹！洪天生左脚尖爲軸，身子滴溜溜地一轉，右脚掃向對方的持刀手腕！

安雲華比柳英君更辣，手腕一翻，刀刃向洪天生的脚底刺去！好個洪天生，身子一跳，連脚抬起，改踢對方臉門，同時一擰腰，左手自後背抽出那柄摺扇來。

安雲華蹬後一步，直起身，雙眼似欲噴出火來。洪天生把摺扇交回右手，冷冷地道：「看你還能兇到什麼時候？」

安雲華猛喝一聲，身子標前，七首刺向洪天生的臉門！洪天生頭一側，安雲華手腕及肘一沉，改刺肩頭！

洪天生手腕一抬，摺扇火速迎去，「拍」的一聲，擊開七首。身子一轉，左肘迅速一撞，「砰」的一聲，撞在安雲華的胸膛上！

安雲華如被巨木撞了一下，幾乎喘不過氣來，蹬退兩步，臉色比雪還白。

洪天生一招得手，手臂暴長，摺扇戳向安雲華的雙眼。安雲華身子一偏，七首橫掃，勢子十分兇狠，洪天生只得退後一步。他退，安雲華立進，七首再刺一刀！

洪天生身子一偏，忽地滾落地上，雙脚一掃，安雲華虞不及此，登時被掃倒地上！

他反應十分迅速，腰一彈，連人帶刀向洪天生戳去！洪天生雙眼如炬，身子一滾，左腿忽地抬起，一個橫掃踢在安雲華的右腕上，刀子登時飛出！

右手再一扇擊在對方頭上，安雲華腦袋一陣昏眩，幾乎暈倒，幸而他急吸一口氣，身子在地上一滾，抓向地上的七首！

洪天生比他更快，身子在地上竄起，伸脚一踢，把七首踢出廟外！

安雲華見失了武器，如瘋虎般自地上撲了上來，冷不防洪天生摺扇一陣亂戳，左拳忽地自扇底搗出，「砰」的一聲，擊在他小腹上！

安雲華只覺五內一陣翻騰，幾乎要乾嘔起來，洪天生大聲一喝：「再吃俺一拳！」左拳又再擊在他胸膛上！

這一拳十分沉重，但安雲華不退反進，雙臂張開，向洪天生抓去！

洪天生不敢攖其鋒，斜退兩旁，上身一幌即向後彎，右腿一勾，安雲華一個踉蹌，跌跌撞撞向側退去！

洪天生手臂暴長，右拳猛然擊在安雲華後腰上，接着再一脚把他踢飛！

安雲華似狗吃屎般飛撲落地！

洪天生身子隨之躍前騎向他後背，安雲華忽地一個滾身，右拳猛擊在洪天生的小腹上！

這一拳又沉又重，洪天生身子一軟，安雲華拚力一蹬，把洪天生蹬開！廟外衆人都想不到安雲華如此兇狠，忍不住驚呼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安雲華正拔足而逃，洪天生在地上一滾，右手五指抓住他足踝，急速地一掄，安雲華又再跌倒！

這次洪天生絕不敢再大意，貼地搗出一拳，「砰」的一聲，剛好擊在安雲華的太陽穴！

安雲華一聲不吭，便自暈倒，洪天生爬上他身上，如武松打沉虎般，接連搗了三四十拳，直打至安雲華口角不斷沁血，雙眼直翻，才停下手來。

× × ×

雷家寨大門洞開，一串鞭炮，劈劈拍拍地響着。雷大爺，邵三爺，瘦猴兒等人擁着洪天生走入寨門。衆人看見邵家寨的壯丁也夾雜在裏面，心頭都十分詫異。入了大廳，鄭師傅問道：「那姓安的呢？可曾讓他逃掉？」

洪天生一怔，問道：「你怎知道內情？」

鄭立龍笑道：「柳英君巳經招了，否則咱又怎會放鞭炮？」

雷大爺道：「這那話問得太奇怪，若讓那姓安的逃掉，又會放鞭炮麼？」

鄭立龍抓抓頭，道：「俺就知道他逃不掉，那話的確問得太好笑！」

雷大爺突然問道：「洪爺，你剛才說柳英君嫁給那姓安的是由你安排的，這話怎說？」

洪天生笑道：「把柳英君提過來吧！」

鄭立龍立即把柳英君推了過來，洪天生見她一臉沮喪，雙臂被人反縛，雙脚之間也縛着一條繩子，行動十分不便，便嘻嘻地笑道：「請坐吧，大屁股！」

柳英君輕哼一聲，坐了下來，却把頭別過一旁。

洪天生笑道：「你不想聽俺說話？只怕等下你還要問！瘦猴兒，你告訴她吧！」

柳英君一聽到瘦猴兒三個字，急忙把頭轉了過來，雙眼死死地瞪在瘦猴兒臉上。

瘦猴兒嘻嘻一笑，道：「對不起二姐，俺巳棄暗投明，跟了洪大爺了！」

「呸！好個吃內扒外的雜種！」

洪天生笑道：「瘦猴兒，她若再罵你一句，你便打她一下屁股！」

這話十分有效，柳英君登時閉口不言。瘦猴兒道：「俺是在上個月讓洪爺收服的，後來洪爺認出了那個安駝子的眞臉目，便叫俺來找二姐，說頭兒要想下片子，便怕安駝子會從中作梗，所以叫二姐穩住他，那時候，俺對二姐說安駝子是安浩江的化身，二姐深信不疑，其實這都是洪爺安排的！當然她嫁了之後自然知道那駝子是假的，所以又想跟安雲華呑掉那五萬大洋！」

柳英君破口大罵道：「原來是你這猴兒弄的鬼，敎你老娘白白讓那死賊子睡了幾覺！」

鄭立龍笑道：「你這破貨，本就耐不住啦，管他是駝子是跛子，只要有人要，你便送上門去啦！還在充清白貞節，我呸！」

衆人不由都哈哈笑了起來，把柳英君臊得幾乎想找個地洞鑽進去。

洪天生接道：「不錯，這都是俺安排的！現在還得請大伙兒原諒一下！根本就沒大鬍子下片子的事，所有這些都是俺用來騙柳英君及安雲華上當的！這幾天累得大家辛苦担憂沒口安樂飯吃，俺心中實在過意不去，諸位請多多原諒！」

鄭立龍大聲叫道：「誰不原諒你的，俺便先跟他拚一拚！」

雷大爺急道：「洪爺這樣說咱反而不好意思，咱寨內養着一頭狼，一頭狐狸，若不是洪爺把兩人除去，不曉得那天災難便會降臨！辛苦幾天算得了什麼？雷某感激還來不及呢！」

瘦猴兒又道：「至於貼封山的告示，却是俺的傑作，昨天洪爺到邵家寨找俺，俺便央邵三爺準備人手去土地廟等那個死賊上鈎了！」

雷大爺笑對邵三爺道：「想不到連三爺也來騙俺！俺叫小彪問你，你也不說！」

邵三爺笑道：「俺也是到後來才知道眞相的，洪爺不讓俺說，俺那敢告訴你？」

洪天生道：「俺也不是有心要騙大爺，只是怕公佈之後，大家心頭鬆懈，柳英君便會生疑了，那時恐怕又要費好些工夫才能使他們露出尾巴來！」

雷大爺問道：「這頭雌狐狸怎樣處理？」

「洪某要利用她引出大鬍子來！」

雷豐年一豎姆指。「假如洪爺能除掉大鬍子，山東老鄉可眞要當你是活菩薩哪！」

洪天生連聲不敢，雷大爺道：「別的話暫且別說，這次洪爺無論如何要在寨內過年！」

衆人齊聲喊好，洪天生只好含笑答應。

——續完——

精選短篇故事

劫鏢

秦紅·文
黃耀基·圖



監守自盜　飲恨身亡

如果你有一位很投機的知己，如果這位知己的酒量又跟你一樣好，哥兒倆興來喝幾拳，把酒談風月，人生至此，夫復何求？慢着，沒這麼好的事，要想享受這種樂趣，得先有個先決條件：不愁吃不愁穿，手上有幾文！

如果你沒有充裕的銀子，那麼一杯在手時，只能說是苦中作樂。

韋寧和皮不醒就是這樣一對好朋友，他們的年齡雖然相差一大截，由於志趣相同，談起話來十分投機，又且均嗜杯中物，因此有事沒事哥兒倆就湊在一起喝幾杯，聊個沒完。

其實，他倆的身份、職業是極不相稱的——

韋寧：四十二歲，練有一身武功，是個「隱身鏢客」，專替人保暗鏢，從未失誤過，信譽極著。

皮不醒：五十五歲，是個老秀才，由於連試不第，只好教幾個學生糊口，又由於愛喝酒，常常說甚麼「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因此人稱其爲皮不醒而不名。

他倆幾乎天天見面對飲，不醉無歸，這是城裏人人知道的事，不過這並不影响韋寧的保鏢生涯，因爲他有個好處：一旦保鏢上路時，絕對是滴酒不沾。

今天，韋寧又來到皮不醒的館中，只是今天他們喝得不太痛快，原因是韋寧已很久沒保鏢，阮囊羞澀，已無餘錢好沽酒了。爲此，他不停的唉聲嘆氣，滿腹牢騷，已說過不只千百次的老話又從他口中吐了出來：「唉！我韋寧眞是時乖命蹇，想當年，我爹開設的『萬安鏢局』在大江南北何等風光，大家一提起我們『萬安鏢局』四個字莫不翹起大姆指說一聲『好！』，那知我剛剛滿十八歲的時候，我爹生平第一次栽了跟斗，那一次把我爹弄得傾家蕩產，如今我韋寧竟要依附人家的鏢局討生活，你說寃枉不寃枉？」

每當皮不醒聽他提起此事，總是陪着他感慨不已，然後也說起自己當年不幸的遭遇，而自怨自艾一番；但今天他改變了話題，含笑拍拍韋寧的肩膀，安慰道：「別急，老弟，你還年輕，一定有機會的，只是當機會來臨之時，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別叫它溜走！」

韋寧嘆道：「皮兄，你我都一樣，咱們都是安份守己的人，有道是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咱們能怎樣呢？」

皮不醒笑瞇瞇道：「不要慌，不要忙，太陽落了還有個月亮！」

韋寧仔細的把他的話品味一番，不禁微微一笑道：「皮兄，你這話有道理。」

皮不醒笑道：「當然啦！你老弟正當壯年，所謂『留得滿湖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鈎』，你把這道理想通了，以後就受用無窮了！」

韋寧喝下一杯酒，却又嘆息道：「小弟已整整半年沒保鏢出門了，城裏那位兪總鏢頭再不照顧我一下，咱們就沒酒可喝了。」這一句話剛剛說完，館外就傳來了一片馬蹄聲——有人來了！

「皮不醒，韋寧在不在你這兒？」

韋寧一聽大喜，忙道：「兪老總，小弟在此呢！」

俄頃，一個身材雄偉的老人走進了皮不醒的館中，對着韋寧笑道：「我就知道你在這兒。」

韋寧站起來，滿面驚喜道：「兪老總找我？」

老人正是城裏「鎭遠鏢局」的總鏢頭兪鎭遠，他上前在他們中間坐下，含笑道：「我不找你，找誰呀！」

韋寧道：「眞不好意思，您兪老總有事，叫個趟子手過來就行了，怎好勞動大駕？」

兪鎭遠收起臉上的笑容，正色道：「這回情况特殊，我不放心……」

韋寧注目問道：「甚麼事？」

兪鎭遠道：「有件東西要你帶走，地點是京城，你去不去？」

韋寧一怔道：「京城？」

兪鎭遠點了點頭道：「我知道這趟路太遠，往返有兩千餘里，你家裏只怕不答應……」

韋寧忙道：「不會，小弟已半年沒出門，再不走一趟，她也要喝西北風了。」

兪鎭遠面呈嚴肅道：「紅貨價值三萬兩銀子，絕不能有一點差錯的！」

韋寧一聽價值三萬兩銀子的紅貨，也不禁緊張起來，問道：「是甚麼東西？」

兪鎭遠見有皮不醒在座不願說出來。

韋寧道：「兪老總，這位皮先生您是認識的，他是我們南村的老秀才，跟江湖人物搭不上一點點關係……」

兪鎭遠聽了有些不好意思，忙道：「是，我知道，只是這批東西太名貴了，爲安全計，最好不要——」

韋寧不等他說完就插口道：「皮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甚麼事都不瞞他！」

兪鎭遠道：「我知道，我知道。」

皮不醒起身道：「我看我還是迴避一下的好。」

兪鎭遠怕韋寧不高興，拉他坐下道：「別走，你坐着，不過我希望皮先生聽了千萬別說出去，否則韋老弟會有危險。」

皮不醒乾笑一聲，說道：「我是讀書人，我在這南村上只有一位朋友，他就是韋老弟，除了韋老弟之外，我不跟任何人談話！」

兪鎭遠放心的笑了笑道：「這樣我就實說了；鏢貨是十二顆夜明珠，乃是遠從東瀛搜購得來的上品，有人託敝局送去京城交給……」說到這裏，湊到韋寧身邊，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

韋寧嚇了一跳道：「哦，我怎麼交給他？」

兪鎭遠道：「託運者有一封信，你到了京城，把信交給門房就可見到他了。」

韋寧皺眉沉吟有頃道：「兪老總，這件事小弟只怕担當不了，責任太重了！」

兪鎭遠道：「我想來想去，除你之外，無人能担當這項任務。」

韋寧道：「怎麼說？」

兪鎭遠道：「第一、你最可靠，第二、你經驗豐富。第三、你身手了得，尤其是你的梅花袖箭和緊背花裝弩，可退許多強敵。」

韋寧說道：「話是不錯，可是……這批東西太値錢了，難保不引來許多綠林强梁……」

兪鎭遠道：「不錯，所以我已另有安排，明鏢明天上路，由我親自護送。」

韋寧笑道：「又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兪鎭遠點頭道：「是的，我明早鏢車上路，你明天午後出發。」

韋寧想了想，問道：「這一趟走下來，小弟可得多少？」

兪鎭遠道：「我給你一千兩。」

韋寧面色一陣脹紅，立刻點頭道：「好，衝着一千兩銀子，小弟幹了！」

兪鎭遠便從懷中取出一只密封的精美木盒和一封書函，他先將書函交給韋寧收下，然後小心翼翼的打開木盒——

木盒鋪着厚厚的紅色絨布，上面放着兩排十二顆光芒奪目的夜明珠，大如桂圓，確是人間罕見的至寶！

皮不醒兩顆眼珠子差點跳出來，嘖嘖稱奇不已道：「好寶貝！敢情夜明珠是這般模樣，我皮希賢這回可開了眼界矣！」

兪鎭遠蓋上木盒，重新密封綁好，便交給韋寧道：「你這就收下吧。」

韋寧收下了木盒，說道：「兪老總，這件事非同小可，小弟一人恐怕不妥當，派個幫手給小弟如何？」

兪鎭遠道：「那不太醒目？」

韋寧道：「不會。」

兪鎭遠問道：「你要誰？」

韋寧道：「聽說局中來了個新鏢師，是你的表弟……」

兪鎭遠道：「是的，他叫白秋鴻，是剛從峨嵋山習藝下來的，沒甚麼經驗。」

韋寧道：「沒經驗最好，小弟帶他走一趟，順便教導他。」

兪鎭遠考慮了一下，點頭道：「也好，我叫他到你家去。」

韋寧道：「還有，小弟最近窮得快要當褲子了，那一千兩銀子，小弟先拿五百如何？」

兪鎭遠道：「好，我叫白秋鴻送來給你。」

韋寧大喜道：「謝謝！謝謝！」

他一高興之下，提起酒壺斟滿兩杯酒，舉杯向皮不醒笑道：「皮兄，咱們今晚又有好酒可喝了——乾杯！」

兪鎭遠道：「今晚不要再喝了。」

韋寧道：「不，在我出門之前，一定要喝個痛快，上了路我就滴酒不沾！」

兪鎭遠起身道：「我回局裏去了。記着：這趟鏢的成敗關係很大，無論如何都不能有差錯。」

韋寧連連點頭說道：「兪老總請放心，小弟走暗鏢已有幾百次，哪一次出了差錯？」

兪鎭遠一拍他肩膀，走了。

×　　×　　×

韋寧也隨後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的家在南村的北端，距離皮不醒的教書館只有半里之遙，是很不起眼的土造房子。

他的妻子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容貌頗美；看見丈夫又喝得醉眼迷糊，她的臉上流露一絲無奈，說道：「俞總鏢頭有沒有去皮不醒那裏找你？」

韋寧點頭道：「有。」

婦人問道：「幹甚麼？」

韋寧道：「保鏢呀！」

婦人又問道：「這次去哪裏？」

韋寧道：「京城。」

婦人微驚道：「幾天回來？」

韋寧道：「最快四十天。」

婦人嘆了口氣道：「咱們家的米缸叮噹響了，你知道麼？」

韋寧一路走入厨房，揭開米缸的蓋子一看，笑道：「好像還有兩升米……」

婦人道：「只够我吃三天。」

韋寧笑道：「別急，等一會俞老總會派個鏢師送錢來，是五百兩銀子！」

婦人道：「一共五百兩？」

韋寧道：「不，這趟鏢的酬金一共是一千兩，先拿一半，另一半回來再拿。」

他一邊說一邊取出木盒，放入米缸裏面。

婦人問道：「那是甚麼東西？」

韋寧道：「十二顆夜明珠，價值三萬兩銀子。」

婦人吃了一驚道：「就是要送去京城的？」

韋寧點頭。

婦人露出責備的眼光道：「你幹麼把它放在米缸中？」

韋寧微微一笑道：「根據我的經驗，放在這裏面最安全，小偷强盜是不會對米缸感興趣的。」

他接着收斂笑容，神色一正道：「聽着，這件事不可以告訴左右隣居！」

婦人淡淡的笑了一下，走開去了。

這天薄暮時分，俞鎭遠派遣的新鏢師白秋鴻，一身莊稼打扮的來到了韋寧的家，把五百兩銀子交給韋寧。

韋寧當場把其中的三百兩交給妻子，說道：「這三百兩妳留着家用，二百兩我帶走。」

接着，說明白秋鴻要隨自己一起走，今夜將在家中住宿，要她準備晚飯。

晚飯過了，韋寧陪着白秋鴻在堂屋坐聊一會，就起身道：「白老弟請去安歇，好好睡覺，養足精神，明天上路，我要到前村去一下，最遲午夜回來。」

婦人一聽他又要出去，心中發慌道：「你又去前村幹麼？」

韋寧道：「皮不醒要替我餞行。」

婦人規勸道：「明天就要出門了，你不要再喝了行不行？」

韋寧瞪她一眼道：「少嚕嗦！」

說罷，掉頭就走了。

婦人靠上門框，目送丈夫的身形消失在夜色中，不禁嘆了口氣道：「這個人無藥可救了！」

白秋鴻道：「他很喜歡喝酒？」

婦人滿臉幽怨道：「是的，他天天喝酒，不怕沒飯吃，只怕沒酒喝，你們俞老總曾經勸他戒酒，說只要他決心戒酒，便可正式聘請他爲鏢師，可是……唉，這個人眞的無藥可救了！」

白秋鴻道：「他雖然嗜酒如命，可是我們總鏢頭說他人很正直，而且一旦保鏢上路，絕對是滴酒不沾。」

婦人冷笑道：「要是上了路還喝酒，誰敢請他保鏢呢！」

白秋鴻又說道：「他是不是心情太苦悶？」

婦人噘唇道：「他苦悶？哼，要說苦悶，我才苦悶呢！自從嫁給他之後，我沒過一天好日子，他連我陪嫁的首飾都拿去當錢買酒喝，我眞是好命苦啊！」

白秋鴻安慰道：「大嫂莫傷心，我們總鏢頭說他除了喝酒之外沒有別的不良嗜好，而且我看他也很顧家，否則剛才也不會把三百兩銀子交給大嫂了。」

婦人又冷笑道：「這些銀子終歸還是要被他喝掉的。」

白秋鴻默然不語。

婦人打量他一眼，忽然露出一個甜笑道：「白鏢師，你娶親了沒有？」

白秋鴻臉色一紅道：「還沒呢。」

婦人笑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白秋鴻道：「二十三。」

婦人道：「這個年齡該娶媳婦了。」

白秋鴻有點不安，站起來道：「大嫂，小弟要回房歇息了，失陪。」

他向婦人拱手一揖，便轉入婦人爲他準備好了的耳房，把門緊緊關好。

婦人只好獨坐燈下，拿起針黹有一針沒一針的刺綉着一隻鞋子……

時間，靜靜的流逝。

約莫初更時分，整個南村的人都已進入夢鄉了，婦人忽然放下針黹，走去輕敲耳房的門，低聲道：「白鏢師！白鏢師！你醒一醒！」

房中的白秋鴻翻身下床，靠近門邊道：「大嫂，甚麼事啊？」

婦人道：「你快開門。」

房中的白秋鴻道：「不，大嫂，小弟……小弟要睡覺。」

婦人着急道：「你誤會了，我是聽到後邊厨房外有一聲異响，你該去看看！」

白秋鴻那裏肯信，說道：「大嫂放心，要是有事，小弟會聽見的。」

婦人臉紅紅的說道：「白鏢師，你有所不知，我們這村上最近常鬧小偷，我怕有小偷摸進來呢！」

白秋鴻道：「別怕。」

婦人道：「你開開門嘛！」

白秋鴻認定她在藉口兜搭，心中大起反感，故不予理睬了。

婦人無奈，只得轉回自己的房中，從一個箱子裏取出一副單筒袖箭，然後躡手躡足向厨房摸去。

眞有小偷來了麼？

不錯，眞的有小偷來了！

這個小偷一身黑衣，臉上蒙着一塊黑布，只露出兩顆靈活的眼睛，正佝僂着身子蹲伏在厨房的後門外。

他手上有一把鋼刀，此刻正在用鋼刀撬門！

婦人摸進漆黑的厨房，聽到撬門聲，嚇得要死，趕緊退回屋中，又來到白秋鴻睡覺的耳房外敲門，輕喊道：「白鏢師，眞的有小偷來了，你快出來呀！」

白秋鴻根本沒聽見小偷的撬門聲，因爲他的房間和厨房隔着兩道土牆，他還是

認定婦人要勾引自己，心中大怒，凝聲道：「大嫂，請妳放尊重點。」

婦人急聲道：「你想到哪裏去了？屋後眞的來了一個小偷，他正在撬門呢！」

白秋鴻怒道：「大嫂，妳丈夫雖然愛喝兩杯，却是一條好漢，妳不能做出對不起他的事！我……我也不是不三不四的人，妳要是聽我勸告，今夜這件事我便替妳隱瞞，要是……要是不知好歹，我可要告訴妳丈夫了！」

婦人愕然倒退兩步，心中羞憤交集，很想大聲斥責他胡說八道，但是轉而一想：自己若大聲叫嚷，那小偷必聞聲逃遁，那樣一來，自己的「勾引」豈不是永遠洗不清了？於是，她決心自己捉賊；她雖然沒有習武，却會使用她丈夫的各種暗器，尤其此刻拿在手上的單筒袖箭使用極爲簡易，而且威力極强，筒中的袖箭一經射出，快逾電掣，一般人根本躱避不開的。

當她拿着單筒袖箭悄悄走回厨房時，正見厨房的後門已被撬開，那小偷正在慢慢的推開門！她趕緊在灶前蹲下，手上的單筒袖箭緊緊瞄準着那扇門，準備那小偷摸進厨房之際，就要發射袖箭——

那小偷行動很小心謹愼，每將門推開些許，便停下來竊聽，確定未驚動屋中人，才又繼續推門……

不久，那扇門已被推開大半了。

月光投入厨房，只見那小偷探頭向厨房望了一眼，然後閃身而入，向那放米缸的角落走去。

婦人心中一急，立即按動機括，崩然一响，射出一支箭。

那小偷「啊！」了一聲，向前倒去。

婦人又急急忙忙裝上一支箭，看見那小偷掙扎爬起，立刻又按動機括射出。

這次，袖箭射中小偷的前胸，小偷又倒下去了。婦人再取箭裝上，一面大叫道：「小偷，小偷！白鏢師你快來呀！」

那小偷還沒死，聽她大聲叫喊，奮力爬起，欲奪門逃出去——

「崩！」

又是一箭射出，射中小偷的腹部。

一個人連中三箭後，說甚麼也無力再爬起來了，那小偷再度倒下後，口中發出一聲嘆息，就不動了。

次瞬間，白秋鴻衝入了厨房，他在房中聽見婦人大叫，始知當眞來了小偷，連忙仗劍出房，趕到了厨房。

婦人射倒了小偷，自己反而害怕得全身發抖，看見白秋鴻趕到，顫聲道：「快！快點燈！」

白秋鴻看見厨房中倒着一人，大驚失色，急問道：「他是誰？」

婦人哭了，道：「都是我不好，我不該告訴隣居我丈夫要保鏢出門的事……」

白秋鴻見她手上握着一副單筒袖箭，已知她用它射倒了小偷，當即找到火摺子將壁上的油燈點亮，然後趨前探視小偷。

他先伸手搭上小偷的脈門，發覺已無脈搏，便道：「大嫂，妳把他打死了。」

婦人戰戰兢兢的問道：「他是誰？」

白秋鴻扯下小偷的蒙面巾，一見到小偷的面目，面色一陣蒼白，說道：「大嫂，妳弄錯了！」原來，被打死的是她丈夫韋寧！

（完）

千門奇俠故事之二

古玩

馬雲·黃耀基·

前文提要：

游天虹請富商唐佳年協助，訂下千上千計劃，引洪鈞上鈎，介紹他與唐佳年認識，唐佳年名下的三匹馬，今天分別報名參加不同的賽事，請洪鈞購票捧場，洪鈞早想借故認識唐佳年，因此下注不少，結果大家都贏了錢。眞是三匹名駒並不虛傳，捧場捧上滿袋錢。游天虹的計劃正步步現實，洪鈞趁機請客，膳後賭沙蟹，故意輸錢，使唐佳年撈些甜頭，乘機談宋瓷花碗，唐佳年也演得恰如其份，表示愛好收藏古玩，洪鈞正中下懷，在賭沙蟹時介紹何仲平認識，由他暗中帶唐佳年去看花碗，另方面游天虹張雪兒同去會晤神偷李時，調查賊贜宋瓷花碗之事……

掌握綫索　定下良謀

「目前這階段尙言之過早，我們最低限度已有這種假想。」游天虹又說：「你講過，洪鈞的手下阿剛，曾把馬尿帶到郊區一個農場去。看來這裏可能有文章。」

張雪兒却若有所思地說：「我們除了寄望李時合作之外，還要分雙綫進行：第一，派人到郊外農場去偵查一下。第二，除了唐佳年之外，我看你還要另請朋友帮帮忙，因爲我知道你認識不少有錢的朋友，所以由那些名流出面去找洪鈞，也許可以探出一些虛實來。」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要知道洪鈞的手上是否仍有同一欵的宋瓷古碗，派人去查亦未必查到，但由於那是有名堂的賊贜，若然由一些有錢的收藏家出面探盤，一定會事半功倍。」

「那我明白了。」游天虹道：「如果李時的朋友確然巳購入一隻宋瓷古碗，而唐佳年見過的，一定是假的，一不離二，二不離三，那麼，僞造古玩的可能性必大。」

「對了，你要證實，當然就要出動你的富有朋友。」張雪兒又說：「另一方面，我會設法派人深入農場偵查一下，最後滙合了李時的消息，答案就很容易找到。」

兩人最後也離開了那一間餐室。

游天虹獨個兒返抵家門時，巳感到有點不妙，他發覺可能有人偷進了這裏，於是立即提高警覺。

游天虹的警覺性極高，所以他進來之後，就感覺得到家裏可能有人來過。於是他放輕了手脚，把大門關上，然後才迅速閃到他臥室的門外。

游天虹就是由於那房門虛掩，這才引起疑心。他探首向内望，也僅僅望了一眼，就把心裏的大石放下。

房間裏的確有人，而且還是個女人，不過那女人却在他的床上呼呼入睡。

她並非別人，正是麥玉珠。

游天虹進去之後故意將房門掩上，製造出一些聲响，目的是要麥玉珠自動醒來。但是麥玉珠仍然閉上了雙目，動也不動的睡在床上。

游天虹只好走近床前，俯首彎腰，輕輕地吻了她一下；麥玉珠這才忍不住「咭」一聲笑了起來。

游天虹在床緣坐下來，一邊脫去鞋子，一

邊說道：「你習慣了偷進男友的家裏，然後赤裸裸的睡到男友的床上來嗎？」

「你還沒有躺下也沒有揭開這張被，如何知道我赤裸裸的？」麥玉珠仍然睡在被窩裏。

「就憑剛才那一吻，我肯定你現在一絲不掛！」游天虹雖然仍在床前脫去身上的衣服，却沒有回過頭來瞧她一眼。但是他的語氣却顯得非常之肯定。

游天虹是個浪子型的男人，對男女間事一向隨便；但對眼前這位「女波士」，他却開始感到有些懷疑。

麥玉珠却說道：「對於男女間的事，我一向認眞，只有對你是唯一例外；你應感到榮幸才對！」

「那五十萬元酬勞，看來可能又要打折扣了。」

「不！情形與你想像中的剛好相反。」麥玉珠把雙手由被窩中伸出來，在床頭几之上取過了她的手袋，然後由裏面取出了一紙支票，遞給游天虹：「這只是我跟你說好的酬勞，獎金仍未計在內。換句話說，如果你做得好，另外還有一筆可觀的獎金給你！」

游天虹接過那張支票之後，只瞥了一眼，就順手把它放在床頭几之上，然後攢進了被窩裏去，與麥玉珠互相擁吻起來！

過了一會兒，麥玉珠氣喘喘將游天虹推開：「我拜託你的事，進行得怎樣了？」

游天虹反問道：「你們有沒有派人另行偵查？」

「沒有。」麥玉珠道：「如果兩方面進行，步驟不可能一致，反而會打草驚蛇，所以我們寧願多化一些錢，只相信你一人。」

游天虹側過身去，取過了一支香烟，燃着了之後吸了一口，才悠然說道：「洪鈞是個老狐狸，他爲人狡猾，爪牙又多，所以要賺妳這些錢，可眞不容易。」

麥玉珠把一條腿搭到他的身體之上，側過身子去吻着他說：「我不但知道你是個有辦法的人，而且也知道你不是金錢收買得到的，所以我才會用另一種方法來求你帮我這個忙！」

游天虹把麥玉珠枕着的一條手臂收緊，吻了她一下，才淡然說道：「洪鈞喜歡賭馬，但我們查過他，總是輸多贏少；此外他在商場上也只是徒具虛名而已，生意做得不大，自然也不可能賺大錢的。然則，他到底靠什麼？」

麥玉珠道：「目前我們公司把那大筆保險費拖住，但是，洪鈞却透過律師催促我們，追得十萬火急，所以我們公司也希望你能早日給我們證據和答案。」

「這種事，欲速則不達，目前我正在等待各方面的消息，集中分析之後，初步答案會給你，最後答案則未必！」游天虹又伸手去取過他的香烟。

麥玉珠有點出乎意外的驚奇，霍然由游天虹的臂彎裏坐了起來：「這是什麼意思？」她怔怔地問。

游天虹若無其事地噴了一口香烟：「初步答案大概只有兩個：第一，洪鈞是否存心欺騙保險公司那一筆保險費？第二，封去的受保古碗的最後下落。而你委托我的，相信也只限於這兩點而已。」

「不！我要知道全部答案。」麥玉珠又說：「我們花了這麼高的酬勞去請你偵查這件事，而你到目前爲止你只給我們部份答案，這似乎不大公平啊！」

「還好我沒有正式收下你這張支票。」游天虹笑了笑，滿不在乎地說：「你可以原庄拿回去，反正我不會因此而停止偵查洪鈞以及他的幕後活動。」

麥玉珠果然有些焦急起來：「你是否嫌太少？」

「不！太多才對！」游天虹又回頭瞪住她笑了笑：「你我之間，並無合約規限，但我記得你講過的每一句話，你不過要我查出保險公司是否被騙。對嗎？」他又抽了一口香烟：「我可以向你預告：的確有人要騙保險費，可惜證據還未拿到手。」

「還要多久才可以拿到手？」麥玉珠問。

「三幾天也許可以明朗化。」游天虹故意慢吞吞地說：「你到底還想知道一些什麼？你現在還有時間可以再詳細地補充一下的。麥小姐。」

麥玉珠把手臂繞過游天虹的頸子，吻着他說：「你知道我爲什麼會找上你來帮這個忙麼？第一，我知道你這個人非常有正義感，是江湖上知名的千門奇俠，最討厭那些用不正當手段去騙人的老千。第二，你這人很有信用，答應過別人的事，決不反悔！」

「但我總有一種感覺，你未必全爲公事那麼簡單，以數十萬元的代價去揭人家的底子，這也不是一般保險公司的做法。而且……」

剛說到這裏，電話就响了起來。

游天虹伸手去接聽，對方是張雪兒，她在電話中說：「我回到辦事處之後剛收到了一份報告，保險公司的確有一名女調查員叫麥玉珠，但月薪只得三千多元，連交通津貼也不會超過五千元；同時有件事，你可能想不到……」

「什麼事？」游天虹也不等她說完，就在電話中回答道：「保險公司並沒有拿出數十萬元來聘請我去查洪先生的底細，對嗎？」

張雪兒在電話那邊問過來：「你怎麼會知道的？」

游天虹笑道：「因爲委託我做事的麥小姐，一擺出來已經是一名富家小姐、大家閨秀的風範，其次就是她給我的一張數十萬元的支票，並非保險公司開的，這才是最大破綻啊！」

游天虹一邊跟張雪兒講電話，一邊回頭來注視着麥玉珠，瞪住她笑，目的自然是要看她的反應！

張雪兒這時候又在那邊問道：「她爲什麼要這樣做？」

「肯化費數十萬元去揭人家的底子，當然有大條道理。」游天虹又說：「但無論如何，我們偵查洪鈞的全盤計劃，並未改變。目前我正忙於辦一件事，回頭我們再連絡好嗎？」

張雪兒正想追問他忙於辦什麼事，電話巳掛斷了。

游天虹回過頭來，再次把麥玉珠擁入懷中，吻着她；起初他們都雙雙閉上了眼睛，後來才發覺有些不大對勁——麥玉珠的反應太平淡，甚至近乎冷淡。

游天虹睜開了雙眼，發覺她在流着眼淚！

她也半張開了眼睛，但是她不敢直視游天虹，只是輕輕地推開了他，彷彿受委屈似的，淌着淚。

「對不起！」游天虹憐香惜玉地，伸手過去搭住了她的肩膊：「其實這件事一開始我巳感覺到不是那回事。」

「要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麥玉珠哽咽着說：「我不敢向你道出眞相，自然有我的苦衷。」

游天虹儘管是江湖上有名的硬漢，他可以面對強敵而面不改容，但是像眼前這樣子，他就覺得有些手足無措！雖然他對整個事件，早巳有了心理準備。

游天虹替麥玉珠一邊抹去淚水，邊說：「每個人都有自己要保留的秘密，你當然不可以例外。但我不明白，你爲何要開空頭支票？」

「什麼？」麥玉珠在這剎那間，彷彿觸了電似的，直瞪住游天虹：「你怎麼會懷疑這是

一張空頭支票？」

游天虹也因為她突然之間抬起頭來而感到有些驚愕！尤其是她那晶瑩的淚眼之中包涵了極其複雜的情感：委屈、惶恐以及一種無可奈何的惱怒！

游天虹苦笑：「也許我說錯了。如果你是我，你也會這樣忖測：一個月薪僅三千多元的女職員，怎可能開出一張五十萬元的支票？」

「原來你一直巳經派人在暗中調查我。」麥玉珠含淚苦笑：「不過我不會怪你這樣做，只怪我自己不想太早暴露我自己的身份。所以也難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游天虹想緩和一下眼前的氣氛，站起來去倒了一杯酒；拿過來先讓麥玉珠喝了一口，他才跟着呷了一口。

麥玉珠自已取過了一支香烟，燃點着了，她吸了一口，又緩緩地說：「我本來是一名富家獨女，爸爸麥大海算是死得寃屈；他雖然很有錢，但人總有缺點的，他的缺點就是好勝心太强，在朋友面前總不肯認輸。若干年前，他購入一批假古董，被人騙了許多錢，還要被朋友取笑。自此鬱鬱而終！」

麥玉珠說到這裏，聲音變得低沉而啞澀！

游天虹呷了一口酒：「喜歡逞强的人，往往是受不起挫折的！」

「爸爸因為只得我一個女兒，自小寵愛我。他死後，我暗自發誓，我一定要替他報仇！於是我幾經辛苦，才進入一間保險公司做調查員，我覺得這份職業是我身份的最佳掩飾。我終於憑着職業上的方便，初步查出了一些蛛絲馬跡，有個老千集團可能就是間接殺害我爸爸的兇手，而幕後的老闆可能就是洪鈞。

「但是，當我發覺該集團規模不但龐大，亦非我自己的能力可能對付的，我就決定另聘高明……」

「於是你看中了我，是不？」游天虹又呷了一口酒：「其實這件事你開始時就應該坦白告訴我一切，那就不必再轉彎抹角的，費時失事！」

麥玉珠看見游天虹埋怨她，就說道：「其實你浪費在洪鈞身上的時間是值得的，因為我一直無法證實洪鈞是否仍在幹着欺騙別人的行為。你也聽過了，有些大老千在獲得大量金錢之後，就會收山，那時他名下的事業盡是合法的，想找證據去對付他，就難似登天。同時我也聽人講起過有關你個人的性格……」

游天虹不等她說完就笑道：「外面的人一定傳我見了美女就魂魄不齊，所以你才會以為我為色所迷，什麼都不知道，變得糊裏糊塗，是不？」

麥玉珠道：「不，我的意思只是：我早已查得你為人極具正義感，不容易為人利用。與你剛才所講的，完全相反。正是由於事前我了解你的為人，所以才讓你從頭查起，也只有這樣，你才會甘心情願去做這件你本身也認為十分值得去做的事！」

「好了，現在我總算明白了！」游天虹再度把麥玉珠抱入懷中，輕輕吻着她臉頰上的淚痕：「現在我一切都已經明白，你也不用再傷心。我想我有辦法令到洪鈞那班人『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那並非單祇為了你的緣故，而是替社會除去一大害！」

麥玉珠由衷地感激，情難自禁地擁吻游天虹。

×　×　×

另一方面神偷李時突如其來地去找富商黃泰池。

黃泰池是個對古玩狂熱者，否則他就不會偷偷連絡李時去偷那隻宋瓷花碗；但是自從那計劃失敗之後，他們就一直沒有見過面。

李時來到黃泰池的辦公室，遭到女秘書擋駕。但李時這番乃有備而來，他把一封信交給女秘書，對她說：「請先把這封信交給黃先生看看，看了之後如果他仍不想見我，我才離開這裏好嗎？」

女秘書也不知道這封信裏面是一些什麼。但既然聽到李時這麼說，她也惟有照做了。

女秘書進入黃泰池的辦公室，將信封遞上。黃泰池拆開信封一看，只見裏面只放了幾幀由海報剪出的彩色圖片，未見隻字片言。

那些圖片都是宋瓷花碗的！

黃泰池心裏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沉思片刻之後就示意女秘書把李時請入他的辦公室裏面去！

「對不起！」黃泰池抱歉地笑了笑：「我剛才有些事情忙不開，要你久候了。請坐！」

神偷李時心裏有氣，但卻忍耐着，苦笑道：「我並非跑來向你借錢，却是向你兜售一件古玩。」

由於剛才黃泰池發現信封內的彩圖，現在又聽李時提及「兜售古玩」不由得一怔！

黃泰池又忙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李時却神定氣閑地，先點燃着一支香烟，才悠然自得地說：「黃老闆，你太健忘了；前些時你不是拜託過我去偷一件實物麼？」

「是的，但是，我們的合約早已告終止了。」黃泰池又說：「我素來知道老兄是個信實的人，相信不是藉此來要脅我吧？」

「不！如果你那樣想就錯了。」李時道：「正因為我們之間的秘密協議已告終止，所以，那寶物既然已落入我手中，在情理上就應該屬於我的了。」

「嗯——你已得手？」黃泰池半信半疑地怔了一怔：「但是，據我所知，那賊贜已以高價脫手。」

李時笑道：「你也知道小弟是幹那一種行業的。所以，那寶物即使已出售，我如果等錢用的話，仍有辦法把它弄到手的。」

「你的意思是：你已將那隻宋瓷花碗偷到手？」黃泰池難以置信地問。

「嗯！」李時含笑點頭。

黃泰池十分愼重地想完又想，好一會兒依舊一言不發。

李時是個聰明人，當然知道他此刻內心的想法。

「怎麼？」李時噴了一口烟霧：「你似乎對這東西不再感興趣了。」

「不！我仍有興趣。」黃泰池道：「不過，我可否先看看，再談價錢？」

「不！」李時笑道：「貨辦已在你手上，有圖片為證，你可以看清楚再說啊！」

「但是，這只是圖片，我想看實物！」

「你不相信我？」

「你是我朋友，我怎麼會不相信你？不過——」黃泰池故作為難地說：「我是玩古董的，根據我的消息，那寶物已被人秘密收購，而且，物主是個小心愼重的人，早已將它置於保險庫之內，不可能失去的。」

「你似乎只知道我叫李時，却忘記了我綽號叫『神偷』，不過，不要緊——」李時說到這裏，霍然站了起來：「若非因為我知道你愛古玩如命，我也不會把這優先權無條件給予你。既然你沒興趣，反正我還有其他更富有的買家。再見！」

黃泰池見他這麼認眞，急忙把李時留住。

黃泰池迷惑地抓抓後腦，怔怔地瞪住李時問道：「你剛才的意思是：你也擁有一隻宋瓷花碗？」

李時一派正經地說：「是的，本來我打算在黑市公開拍賣，相信一定會吸引不少買家，

但回心一想，你曾託我去辦這件事，所以我深信你對這東西一定很有興趣，於是我決定先來找你。」

「不可能的！」黃泰池苦笑搖頭：「老弟，我和你是老朋友才不怕坦白對你講，那件寶物早已被我收購了。」

李時故意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何必騙你！」黃泰池走過去伸手搭住他的肩膊：「來吧！先讓你看看我收藏的，然後再談你的好嗎？」

其實李時最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他那隻古碗！

黃泰池於是把李時帶返家裏去。他家裏無論客廳、書房以及睡房等處，都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古玩和字畫。但最名貴的，却不是一般訪客所能夠見得到的。

原來黃泰池在家裏的地牢設有一間密室，那兒才是他收藏名貴古玩的地方。

那地庫有如一間保險庫，重門深鎖，平時除了黃泰池之外，任何人也不許進來。現在黃泰池把李時帶來這裏，似乎也有他無可奈何之處。

他說：「首先我似乎應該先向你道歉，因為我暗中購入這古碗，並未向你交代過。」

「要向你道歉的，應該是我，因為我未能為你辦妥那件事。」李時一邊進入黃氏的「寶庫」，一邊說道：「其實我們都是老朋友，還有什麼不可以說的呢？」

黃泰池道：「在法律上，購入賊贜是犯法的，所以我並非存心瞞住你，而是希望盡量少一些人知道此事。」

「放心！我是江湖中人，任何情況下，我也不會向警方領這個功勞！」李時又說：「記得聽你講過，宋瓷花碗只有一隻，怎麼可能還有另一隻？」

「對了，那是絕不可能的事。」黃泰池道：「別的事情我可能是門外漢，但這件事我最清楚，這東西一直珍藏在清宮之內，被慈禧太后視為至寶，後來八國聯軍入京，不知怎的，它竟然在外國一個拍賣會上出現。此後便消息全無，直至有人以M先生名義將它借出為止。所以這件事我眞不知應該如何解釋。」

這時黃泰池已將李時帶到一個架子前面，那兒盛放了一個玻璃箱子，裏面就放着那隻珍貴無比的古碗。

李時忍不住問道：「你如何知道它不是假的呢？」

黃泰池面色一沉：「你這是什麼意思？」

神偷李時這番既是有備而來，所以他就向黃泰池解釋道：「我也知道你是半個專家，但這件事實在令我感到迷惑；既然你巳肯定它只可能得一件，那麼，我所講的那一件與眼前你這一件之間，當然不可能都是眞的。也就是說兩件之中必有一件是假的，對不？」

黃泰池訥訥地瞪住李時：「你所講的古碗，完全與這一隻一模一樣？」

「嗯——」李時其實也只是聽千門奇俠游天虹講過，根本就沒有見過。但是他終於也點了點頭。

黃泰池開始感到忐忑不安，因為他一向相信李時。

他問李時：「你可否讓我也看看你所擁有的那一隻？」

李時這才說道：「不怕對你說，那東西並不在我手上，但的確有人四出放盤！」

「那一定是假的，但無論如何，我也要看看，你可否代為安排一下？」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否則我就不會跑來找你了。」

「你當然也有看過那東西。」黃泰池道：「你認為它與我這一隻完全一樣？」

李時雖然未見過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所講的另一隻古碗，但是，他却相信游天虹；游天虹既然說完全一樣，所以他這時也肯定地說是一模一樣。

黃泰池刹那間連剛才那一點兒笑容也消失了。

他心裏想：如果還有另外一隻宋瓷古碗，那麼，他手上這一隻會不會是假的？

當初他以為這是展覽會中出現過唯一的一隻，所以他才肯化了巨額的金錢把它購入；萬一是假，而且又是一件賊贜，如何值得？

因此，黃泰池非常焦急，他要他立刻安排他去看看另一件「寶物」。李時也答應了。

×　×　×

李時匆匆來到游天虹的家裏，向他交代這件事。游天虹聽了之後，恍然大悟道：「宋瓷花碗原來不祇一個，而且可能都是假的。」

李時道：「但據我所知，黃泰池不但是個古玩迷，也是半個專家，假古玩很難騙過他的眼。」

「在這世界上凡事總會有例外的。」游天虹道：「不過無論如何，這次也要感謝你的幫忙！」

「別客氣！這是應該做的。」李時又問：「我還有些什麼可以效勞的？」

「為免打草驚蛇，我還要你帮我一個小小的忙。」

李時最仰慕游天虹，所以他立刻就說：「有什麼吩咐，隨便說好了，有機會與千俠游大哥合作，也不愧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我們的目的只不過要證明一件事，就是宋瓷古碗究竟是否有兩個以上。現在目的巳達到了。」游天虹道：「現在我們必須設法安定黃泰池，以免他去找洪鈞那班人算賬！」

李時摸摸後腦：「我還是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游天虹道：「很簡單，我們一直懷疑有個老千集團，專門在古玩方面打主意，一方面騙收藏家的金錢，另一方面則騙取保險費。現在我們一方面要找證據，另一方面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但是，我巳答應安排黃泰池去看另一隻古碗，那如何向他交代？」

「放心！只要你依計行事，一切包在我身上！」

游天虹跟住又將他的計劃告訴李時。

於是李時依照游天虹的說話，又再去找黃泰池。

李時這邊才剛剛離去，那邊游天虹就致電去找張雪兒。

張雪兒剛拿起聽筒，就認出游天虹的聲音：「我剛想找你！根據我派出去的探員回來說，郊區那間農場，的確很可疑。除了洪鈞的心腹助手阿剛之外，還有一些人出入其間，但肯定不是農夫。」

「你叫他們最好不要打草驚蛇！」游天虹說：「我們只可以暗訪，絕對不可以明查。」

「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只吩咐他們暗中偷拍了一些照片，冲晒好之後，我會立刻派人送來給你看看。」張雪兒又問：「你找我幹什麼？」

游天虹道：「我要一名考古學家，最好知名度較大的；另外又要一位化裝專家。」

「難道你又要玩把戲麼？」

「是的，這兩件事最好今天就辦妥。」

「我不敢保證，但我會盡力而為。」

電話筒剛剛擱上，鈴聲隨即又响了起來！游天虹拿起了電話筒，認得對方正是唐佳

年。

唐佳年在電話中說：「他們催促我早日交易。」

「可以拖嗎？」游天虹問。

「不！我還了價，他們竟肯割價遷就，還叫我怎好意思再拖下去呢？」唐佳年顯得有些焦急。

「嗯——這樣吧！就說你今天太忙，明天再與他們約時間見面好了。回頭我會再給你安排的。」

唐佳年是一名富有的建築商人 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若然換上了別人，決不會輕易插手這件事。但是，第一，他是個極富正義感的商人，最討厭那種欺騙手段。第二，游天虹是他的好朋友。所以當他知道了游天虹的動機之後，就毫不考慮地答應了他的要求，帮助他去對付那一帮可能屬於老千集團的人。

另一方面，神偷李時依足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吩咐，再去找黃泰池。

黃泰池因為懷疑自己以高價購入一件贋品，正感到忐忑不安，他甚至想去找經手人算賬。但是那次的交易是在一艘遊艇之上，而且他並不認識那一班人。同時又是在半要脅狀態下做成這宗交易的。

當然，黃泰池由於本身是個對古玩有狂熱的富商，而且一直夢寐以求的希望得到那隻宋瓷古碗，也是輕易做成這宗買賣的原因之一。

黃泰池當時正把自己反鎖在地牢保險庫之內，反覆研究看那隻精緻無比的宋瓷花碗，怔怔地出了神！在這刹那間，他心裏想：即使這是假的，仍不愧是一件製作一流的藝術品。

但是，即使是更精緻的藝術品也不應該值上一百幾十萬元那麼多啊！除非它只是罕有的極少數仿製品，那才值上這個價錢。

世間流傳下來的古玩名畫，有不少都是由後人仿製的；人們明知那是贋品，但由於仿製得太似，而且為數僅一至兩件，所以仍然有它「物以罕為貴」的價值存在。

例如名畫「清明上河圖」，眞跡只有一幅，仿製品就有兩幅。每幅的代價，即使在五年前亦已有人出價六十萬元，現在相信時值已超過八十萬至一百萬元之間。

由此可見，贋品並非不值錢，而是要視乎它的藝術價值，以及仿製得是否像眞的一樣。

黃泰池就覺得這古碗十分精緻，簡直就是在展覽會上展出過的那一隻。因此，若非神偷李時那一番說話，他仍然覺得有些值得。

就當他胡思亂想之際，突然有個人影在那邊閃動，這令到黃泰池不由得大吃一驚！因為對他的家人來說，這是「禁地」，任何人不許進入。剛才他入來時已將鋼門反鎖，怎麼可能有外人進入這裏。

他下意識地揚聲，問道：「誰？」

「是我！」出現他面前的竟是神偷李時。

「你怎麼進來的？」黃泰池瞪住李時。

李時笑道：「你應該慶幸和我總算有點交情。」

黃泰池一時之間也想不通，李時怎麼可以跑進這兒保險庫來。他正想追問下去！

李時又笑了笑說：「若非過去我們之間有點交情，我要進來這兒發財，相信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黃泰池這才想起李時是有名的「神偷」，任何更複雜的門鎖也難不了他。在這刹那間，他反而不想追究李時如何偷進這裏來，倒想把那隻古碗收藏好。但這一刹那之間，李時已經伸手過去，一手就把那隻古碗取了過來。「果然是你起了我的尾注！」李時半開玩笑地把玩着那隻古碗，一邊笑道。

黃泰池不敢出手去把古碗奪回，否則，好容易會在爭奪中把它弄破。何況他也知道李時是他的世侄輩，以神偷的身手，如果他存心要偷的話，只怕這裏所有的東西早已給他偷個清光。李時剛才那一番說話，大概也只是跟他開開玩笑而已。

李時很得意地笑了笑：「我並非一個小心眼的人，雖然你那宗交易我沒有佣金可拿。不過由於你是我世伯，眼見你被騙，我又如何能袖手旁觀？」

黃泰池怔了怔：「你的意思是——」

李時輕輕一笑：「這東西分明是贋品！」

隨即順手把那古碗放在酸枝木架子之上。

黃泰池半信半疑地瞪住那隻古碗：「你上次找我，我已知道事出有因，但我知道你不是考古家，你又如何知道它是假的？」

李時道：「第一，同一樣的東西，本來只有一件，但現在可能有兩件至三件以上出現。第二，我可以介紹一位極有地位的考古家給你認識。」

「那麼，上次你要介紹我購買宋瓷古碗又是什麼意思？」黃泰池問道。

「就是讓你知道你已經上當了。」李時又笑道：「為了讓你心服口服，我贊成你接納我剛才所講的第二個辦法，也就是先讓專家鑑證一下。」

黃泰池也知道李時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他一再出現在他面前，必然事出有因。所以他很爽快地接納了剛才李時的提議，先讓專家鑑證一番再說。他帶着李時離開了保險庫，回到他家裏的客廳去。

李時先撥了一個電話給游天虹。黃泰池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李時弄什麼玄虛。

李時回到黃泰池身邊，先把千門奇俠游天虹介紹了一遍。黃泰池道：「我也聽人提過這位江湖好漢！」

李時道：「這次就是他拜託我來找你的，因為他知道我曾被警方傳訊。他才懷疑我看中了那隻古碗。不過他相信我並未得手，却又担心我被人利用，所以就要求我與他合作去破這個老千局。」

「你們已證明這是一個老千局了？」黃泰池有此一問，就是希望他購入的一隻宋瓷古碗是眞的！

李時當然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笑道：「等會兒游天虹將會帶同一位專家前來，如果專家證明你手上的古碗是眞品，那麼，我們仍要等一等——」

「這又是什麼意思？」

「因為還有一宗交易，同樣是一隻宋瓷古碗，而你們兩者之間，必有一隻是假的。」

不久之後，游天虹果然帶同一名考古學家前來。

專家是市立大學一名教授，對古董和考古學都有一種狂熱，也是不久之前才由張雪兒介紹給游天虹認識的。原來這位張教授正是張雪兒一位堂叔父。

張雪兒告訴游天虹，他這位堂叔父是具有銜頭的知名考古學家，他的結論因此亦大可信任。

在游天虹用他的車子接載張教授到這兒的途中，游天虹已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這位老教授。

等到會見黃泰池時，李時自然又要化費一番唇舌，但是張教授却迫不及待地要看看那隻名重一時的古碗。

黃泰池可能不想人家見到他擁有那麼多的名貴古玩，所以就獨自走進保險庫去，親手把那隻宋瓷花碗拿了出來，讓游天虹和張教授去鑑賞。

張教授也參觀過展出的那一隻宋瓷古碗，

但當時只許遠觀，不可接觸；如今却難得黃泰池肯讓他接觸這價值連城的東西。

張教授一邊觀賞，一邊讚嘆道：「雖然在未用碳十四化驗法去證實它的眞與假，純粹站在藝術立場上，亦已算得是一件精品，即使它是假的。」

黃泰池聽得心裏非常舒服。但游天虹却在這時候出示了一幅照片，要求黃泰池仔細地辨認一下照片中人。

黃泰池接過游天虹手中的照片，逐一看過之後就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黃先生，你是否曾經見過照片中人？」游天虹問。

黃泰池道：「不妨坦白告訴你，他們正是把那隻古碗賣給我的人。」

游天虹輕輕一笑：「我早已料到他們正是出售古碗的人，所以才會請你辨認一下這些照片。」他將那些照片收回之後又說道：「照這情形忖測，閣下所擁有的宋瓷花碗，恐怕也是假的。」

「那眞是無可奈何的事。」黃泰池苦笑道：「從表面上看 它絕對就是一度公開展出的精品。對古玩我多少也有點認識，老實說句，從表面上我一點也看不出它是假的；要不是李時提醒我 我也一直活在夢中。既然張教授是一位考古專家，就請他替我找個答案吧！」

張教授一直在欣賞那隻古碗。這時他才抬起頭來，說道：「要進行化驗，並非刹那之間就可以辦妥的，你能撥出數小時，跟我一齊帶同這東西到我實驗室去一次嗎？」

黃泰池因為急於要找答案，所以當時就答應了。

游天虹這次拜訪黃泰池，完全是為了清楚了解一個可能是老千集團的輪廓。經剛才黃泰池辨認過那些照片之後，他總算有了答案。

黃泰池認得照片中的一名中年男子以及一名小鬍子，這些人都在一艘遊艇上面出現過；也正是把古碗當賊贓出售給他的人。至於那些照片，正是游天虹的朋友唐佳年偷拍的；也正是游天虹和張雪兒交給李時辨認過的。

至此游天虹差不多可以肯定：把「古碗」出售給黃泰池和唐佳年的，都是同一批人。他們既是同一集團，又經洪鈞出面介紹給唐佳年認識，看來他們正是蛇鼠一窩；同時那個洪鈞極可能就是這個龐大老千集團的幕後主腦人。現在就只待如何去證明而已。

在理論上，曾經在展覽會上轟動一時的「宋瓷花碗」只得一隻，為什麼現在黃泰池既然已經購入一隻，怎麼還有人會拿來另一隻一模一樣的向唐佳年兜售？

游天虹陪着黃泰池帶了那隻古碗到張教授的實驗室去，經張教授利用最新的科學儀器化驗，再用傳統的碳十四反覆化驗之後，終於證明這是一件現代的製品，絕非古物。黃泰池當堂呆住了好一陣。

但是他有些不服氣：「為什麼它的色澤、質地等等，完全與古瓷並無分別？我對古瓷是素有研究的。」

張教授道：「這點我也不大明白。」

游天虹則從旁說道：「假如我要去騙人家的錢，我一定會有一套十分完整的計劃，騙得人家心服口服。要仿製一件古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相信他們必然有一套令人嘆服的辦法！惟有如此他們才可以連收藏家也騙過。」

然後他又向黃泰池解釋：「張教授是個有地位的考古學家，我以為你不妨相信他。」

黃泰池有如晴天霹靂，怔怔地說：「我豈非上當了？」

游天虹道：「你既然損失了一筆可觀的金錢，相信你一方面固然希望獲得若干補償；同時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再有別的人被騙。那麼，你只有與我們合作。」

黃泰池咬牙切齒道：「我損失的數目有限，而我也算得是罪有應得，誰叫我渴望獲得那隻古碗？但是，讓那班殺千刀逍遙法外，繼續為禍人間，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希望見到。」

「那麼，這件事你必須忍耐一下，必要時我們可能還希望你出面客串一幕好戲！」游天虹笑道。

「素仰老兄大名，這次蒙你從中指點，我正不知應該如何多謝你。」黃泰池又說：「我的損失已成定數，現在只想看看那班人如何收塲。如果老兄有什麼差遣，隨便吩咐，我黃某一定照辦！」

神偷李時在旁邊說道：「是的，我們同是嫉惡如仇的人，所謂盜亦有道，我李某所偷的也只限於不義之財，這次既然有人帶頭去對付那老千集團，即使對我毫無好處，我也希望參加一份。」

游天虹靈機一觸，謝過了張教授之後，就與黃泰池約好，今後要保持連絡，最後才帶李時離去。

游天虹與李時來到張雪兒的辦公室。

游天虹開玩笑地把李時介紹給張雪兒認識：「他就是由美國前來採購古玩的余先生。」

張雪兒跟李時固然認識在先，同時也明知游天虹已擬好一套對付老千集團的大計。此外較早時又接到游天虹的電話，要求她準備好一名化裝師。憑此種種，她已知道游天虹那計劃的輪廓。

張雪兒一邊招呼李時在她辦公桌前面的椅子坐下來，一邊又對游天虹道：「唐佳年剛來電話，對方追得很急。」

游天虹於是撥了一個電話給他那位富商朋友唐佳年，叫他當晚就約好何老大等那班人在紅燈酒吧會面。

根據張雪兒那班私家探員的調查所得，已知道何仲平亦即何老大，小鬍子就是洪鈞的手下金彪。

曾化名「M先生」的洪鈞，極有可能就是這龐大老千集團的主持人。而黃泰池在遊艇上見過的「何老大」，也正是洪鈞在賭局中介紹給唐佳年認識的何仲平；後來再由何仲平輾轉介紹給唐佳年的小鬍子，亦已由照片中證實他就是在遊艇上扮演何老大爪牙的金彪。

就憑以上所見所聞，游天虹已肯定這是一個有組織的老千集團。所以現在他就決定將計就計，讓神偷李時化裝扮成一名剛由美國回來的古董採購大富商，與唐佳年一齊出現於紅燈酒吧。

當小鬍子金彪來到紅燈酒吧時，看見唐佳年偕同一名陌生的中年人同時出現，也有些覺得意外。

但是，唐佳年早已想到金彪的反應。

他很大方地介紹他們認識：「這位余先生是我剛由三藩市回來的好朋友。」唐佳年又示意地對金彪說道：「我把余先生帶來，未經你同意，你不會怪我吧？」

金彪苦笑：「不！大家都是生意人，朋友多認識一個又何妨？」他又順口問道：「余先生在美國做些什麼生意的？」

李時口咬雪茄，頭髮斑白。張雪兒那位化裝師也眞的是技藝超羣，化裝術巧奪天工。從外型看，他儼然就是一位「金山伯」——人們就是習慣了稱那些由美國回來的富有華僑做金山伯。

李時把一張印刷得十分精美的名咭遞了過去。

金彪接過一看，只見上面印上了「余福記貿易公司董事長，余福廉」等字樣。下欵則印上了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等。咭片背後分別用中英文印着：「統營東方藝術品，中外古董總批發」。

唐佳年看在眼裏，想在心裏，揀了一個適當時機，對金彪說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這位朋友也想開開眼界。講眼光和經驗，我當然及不上他！」

「不成問題的。」金彪笑了笑：「不過我要先撥個電話給我的拍檔。」

金彪離座之後，唐佳年正急不及待地有話要對李時說，但李時却留意到隣座有人監視，及時制止了唐佳年。然後低聲對他說：「我們要釣的是大魚，剛才那條只是一些蝦兵蟹將。由此證明，游天虹估計得很準。」

不錯，金彪這小鬍子只是一名小嘍囉而已，他正用電話向幕後的頭頭請示。

三分鐘左右，他又再回到座中來。

金彪帶着興奮的笑容回到唐佳年的身邊來，他顯然很重視唐佳年帶來的「金山伯」余先生——其實他是神偷李時化裝成的一個角色。

金彪一邊向唐佳年他們舉杯勸飲，一邊含笑表示，一切將不成問題，但時在晚上，看古玩可能不方便，所以他想另約時間。

唐佳年担心夜長夢多，笑道：「我們見過面都是朋友，我這人對朋友一向不喜歡轉彎抹角的，不妨坦白告訴你，這次我把余先生帶來，目的有兩：第一，求他帮帮眼，鑑賞一下那件古碗。第二，他本身却是專做古董批發的，這次到來，目的是買貨。聽說閣下有『便宜貨』的門路，他恨不得要結識你這個朋友。」

金彪自然也明白他所講的「便宜貨」正是指一些見不得光的古玩。剛才他用電話向洪鈞請示時也提及這位「余先生」可能是個大客。

但為了小心謹慎計，金彪仍然說道：「晚上的燈光對鑑賞古玩並不方便，這對你們買家來說也不太公平。不過今晚既然來了，我們正好談談其他古玩生意，談好了之後明天一齊約同去看貨，豈不一舉兩得？」

李時也摸準了對方的心理，對金彪道：「這也好，我們就約個時間吧！反正我看老兄手上的貨色也不會多，明天我將會先到古董街去一次，然後回到酒店等你們的電話好嗎？」

金彪不想放過這位大客，一邊要求李時留下酒店的房間號碼，一邊對唐佳年道：「明天你什麼時間方便？」

唐佳年道：「余先生在本市的時間不多，我們最好速戰速決，任何時間我都可以遷就你們。」他又故意問李時：「你什麼時間可以返回酒店？」

「中午以後。」李時道：「上午我先到古董街去一次，想買一些字畫。這些日子以來，西方與起一股東方熱，外國人對中國的古玩字畫，十分有興趣。」

金彪乘機說道：「字畫的門路我比較少，但古玩就有很多可以介紹給你。」

「那好極了。」李時故意裝成很興奮的，頻頻舉杯。

那晚，結果他們沒有看到那隻古碗，反而由金彪作東道，飲酒跳舞，直至夜深才分手。

另一方面，洪鈞在獲得金彪的電話通知之後，立即派人到一間酒店去，暗中調查一名「金山伯」的來龍去脈，還好游天虹也料到有此一着，一切已由張雪兒派人到酒店去上上下下打點妥當！

根據酒店的紀錄，由美國三藩市經東京到本市的美籍華人余福廉，是兩日前抵達本市的，目前一個人居住於綠珊大酒店「二五〇六」號房。

甚至洪鈞派在酒店暗中監視的兩名手下，那晚午夜也目睹李時所假扮的「余福廉」，也像一般遊客一樣，回到酒店櫃枱，取過房內鎖匙，進入「二五〇六」號房去。

其實，這一切盡是張雪兒的安排。她與酒店上下人等均很熟悉，只要再花一點錢，事情就輕易辦妥了。

但是，洪鈞因為打算做「大生意」，所以仍然有點不大放心，吩咐兩名手下留守酒店內外，翌日再跟踪監視「余福廉」這位「古董批發商人」。

翌日，古董街一間知名的古玩店，派來兩名高級男女職員，開來一輛名貴房車，恭恭敬敬地把李時接到古董街去。至此，洪鈞聞訊之後，才大為緊張！

因為他知道：古董街是名符其實的專賣古玩字畫的地方，萬一讓李時與那間大古玩店做成一宗大買賣，這位「古玩批發商」就可能放棄金彪那門路。

從大古玩店安排的情形看，也分明十分重視這位來自美國的「批發商」。正因如此，所以洪鈞就匆匆安排了一項計劃和步驟。

正當絲路大古玩店那輛名貴房車接載着李時，準備開往古董街時，突然在通過一條街道時，與一輛私家車相撞，兩車雖然損傷輕微，但司機却因此而互相指責。

就在這時候，迎面也來另一輛私家車，車上走下一個人，他正是金彪。

金彪裝成剛剛發現了李時的樣子，走過去跟他招呼：「余先生，怎麼會這樣湊巧呢？我剛想到酒店去找你，眞想不到你這麼早就出來了！」

李時也明知他在演戲；從眼前所見，連這一宗「交通意外」，也分明是一種巧妙的安排，那輛冒失的私家車，分明是洪鈞派來的。現在再見到金彪乘另一輛車子在這場合出現，更證明一切均由洪鈞等人安排。

可惜他們却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游天虹他們所擺的「局」，偏偏就令他們輕易上當了。

李時當時就顯得無可奈何地聳肩苦笑：「你們這個都市的交通眞麻煩，路少車多，但想不到不愉快的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金彪乘機道：「讓我用我的車子送你一程吧！」

說着，也沒有徵求那兩名大古玩店職員的同意，就將李時這位「金山伯」接上了他的車子裏去。

當時那兩名古玩店職員也顯然有些手忙脚亂，因為李時這位「金山伯」到底也是他們的客人，但是金彪的做法也很聰明，因他只說「送你一程」，並未擺出「搶客」的姿態，其次就是「交通意外」中，對方若糾纏着他們，會令他們無法分身。

最後，他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李時登上了金彪的車子裏去，亦無法攔阻。

其實，這一幕「交通意外」固然只是由洪鈞手下安排的活劇，目的是要阻止李時這位「金山伯」到古玩店去交易。就是古玩店那兩名職員，也是十分成功的好演員，因為他們實際上也不是眞正的古玩店派出的職員，只是游天虹安排的人。想不到他們竟然上演了一幕「戲中戲」。

李時坐上了金彪的汽車之後，並沒有駛上古董街。李時心裏有數，因為第一，他表面上只是由外地來的「金山伯」，第二，他早已明白金彪的用心。所以他一直不作聲。

直至汽車抵達一處僻靜的豪華住宅，這時，他才故作驚奇地，怔怔的問：「這是什麼地方？這兒好像不是古董街啊！」說着他又隔住

車窗，四處張望。

金彪一邊將那輛汽車開進一間車房裏去，一邊說道：「金先生，你不是說過要購買一批古玩返美國麼？」

李時一邊回答道：「是的。」一邊又故作驚奇問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金彪這時將車子停了下來：「放心！我只是想請你有機會先看看一批又便宜又古老的貨色。這些東西不但價廉物美，也不可能在古董街的古玩店裏找到。」說着他已將車門推開，讓李時下車去。

金彪帶着李時走到車房一角，走進一部專用升降機裏面去；只見李時一邊以驚奇的目光瞪住金彪，一邊問道：「這兒不似商店，到底是什麼地方？」

金彪笑道：「這兒雖然不是商店，却有不少古玩出售，不但價錢便宜，種類及數目亦會令你目不暇給！」

升降機停了下來！金彪帶李時走進一個單位裏去。

裏面表面看來，只是一個豪華的住宅，即使應門的女工人，穿的也是白衫黑褲。在常人的眼中，實在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李時並非平常人，他是一名江湖人物，一名神偷。所以他走了進來之後，就覺得這絕非一般有錢人的住宅。只因為像他這種人，對一般有錢人的住宅絕對不會陌生。

果然，金彪繞過走廊，帶李時進入一間保險庫似的房間，裏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名貴古玩。

李時既然被江湖中人稱為「神偷」，自然明白到一般有錢人住宅的佈置，例如那兒有暗格，那兒有貴重物件收藏了。但是就從未見過一個像眼前這間一樣，安裝上保險門鎖的房間。也從未見過這麼大的一間房。

那房間分成三部份，入門處是一間燈光柔和的會客室；這會客室之內也分成兩部份。左邊一角，擺設着一列眞皮沙發，玻璃几上放着的烟具，都是名廠貨。右邊一角則配備了可以移動以及調較的燈光，放大鏡以及一批考古書籍等等；牆壁上則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海報以及剪報及圖片，例如由萬華珠寶公司主辦的一次古玩展覽會，不少精美的印刷品，就被張貼在這裏。

由會客室右角轉進去，裏面是一間古玩陳列室，一格格的玻璃架子之上，擺放了不少中國古玩的陶瓷精品。每一件旁邊均有說明：物品的名稱，年代，出土日期等等。

由陳列室後面再轉進去，就是一間貨倉，堆積着的，都是一些古玩，但都放在一些附有軟墊的木箱子裏。

換句話說，這裏面就像一間古玩商店。

金彪招呼李時進來之後，安置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然後又給李時遞烟斟酒。

李時趁住金彪轉過身去，走到酒櫃那一角斟酒時，放眼四望，很快就可以發覺這兒天花板之上有隱蔽的電眼監視着。所以他更加小心翼翼。

金彪回到他身邊時，首先跟他碰杯：「祝我們合作成功！」金彪含蓄地笑了笑。

李時却故作驚奇地一怔：「合作什麼？」

金彪笑道：「這一次眞的算得上是機緣巧合，讓我有機會認識老兄；不瞞你說，如果我們有機會好好地合作，對雙方肯定都有極大的好處。」

「你的意思是——」

「在商言商，你要的是古玩，我們手上有的也是古玩；等會兒我會帶你先去參觀一下，價錢方面保證比起古董街各古玩店便宜百份之三十至五十。」

李時又裝成半信半疑的迷惑神情。

後來金彪帶着李時轉進了陳列室去，李時才忍不住問：「這是從那兒運來的？」

金彪笑道：「全部是內地偷運出來的。閣下是做古玩生意的，當然知道那裏民間收藏最豐富。近年以來，不少人用漁船偷運古玩、銀幣等出口，這已是公開秘密。你試想想，如果我們能合作成功，是否對雙方都會有好處？」

李時當然明白金彪那一番說話的意思，但他當時既然以「金山伯」的身份出現，自然要裝成很愚鈍的樣子，故意問道：「你的意思是：這些古玩全是假的？」

「不！」金彪立即更正：「你千萬別以為價錢便宜就是假的；第一，那裏人民生活比較刻苦，所以他們較易滿足，錢只須付出少許，他們就肯脫手。第二，這些古玩大都是他們的家傳之寶，一直以來不敢讓政府知道。現在既然有機會脫手，收回一筆也是好的。所以由年前開始，我們已經公開的，向不少漁船收購。其中有部份是用實物換回來的，例如電子計算機、收音錄音機以及食物等等。」

「噢！那我明白了。」李時恍然大悟地說道：「這些事情，我在美國也聽朋友說過，但是，這些東西為什麼你不把它拿到古董街去擺賣？」

「我們也有賣給那兒的古玩店。」金彪又說：「但是我們更希望用批發價錢賣到外國去，本市的銷量畢竟是有限的。」

李時想了想，又苦笑道：「如果我大量入貨，來源證，發票以及銀行担保等等，我担心會有問題，反而一兩件較容易過關。不如讓我們談談那隻古碗好嗎？」

「你就是指唐先生想購入的那隻宋瓷古碗麼？」

「對了，那東西如果讓我帶回美國，相信一定可以賣到一個很好的價錢。」

「那怎麼可以？我們已答應了唐佳年先生在先。」

「我可以出一個較高的價錢；反正我很快就返美國去了，只要我們不說出去，他也未必知道，到底那是一件見不得光的東西啊！」

金彪雖然從未說過古碗是一件賊贓，但李時既然也這麼說，金彪當然也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唐佳年告訴他的。不過他並不介意，因為如此一來，雙方自然不敢張揚出去。這對金彪他們就更為有利。

金彪故意為難地說：「做生意最重信諾，這裏有很多的古玩，閣下又何必一定要揀那件古碗？」

李時道：「不妨告訴你，那隻價值連城的宋瓷古碗展出期間，外電亦有報導，因此一度引起外國收藏家的注意。後來更傳出它被刦走的消息，於是一些富有的收藏家更紛紛向我打聽。如果你肯悄悄改變主意讓我購入那隻古碗，我可以和你談談以後長期合作的事。否則，我看我也應該立刻到古董街去一次了。」

金彪很會演戲，愼重地故作想完又想。

李時不等他開口，又說：「我向你購下的東西，一律運回美國去，所以你根本不需担心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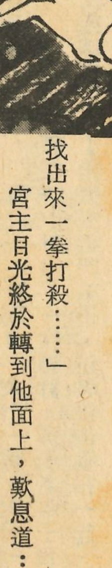
金彪故作為難地說：「但是，你和唐佳年先生是好朋友，萬一讓他知道……」

「你放心！我們只是普通朋友，而且，這種事，我又不會笨到告訴他。」

李時說到這裏，隨即由口袋一摸，摸出了一張支票，道：「如果你無意見，我可以立刻付訂金。」

金彪道：「但是，價錢方面……」

李時又顯得急不及待問：「唐先生給你多少？我可以照價加百分之五給你。」（未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碧血濺京華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司馬縱橫帶着天地會四百多人用木排來到沙洲迷陣鬼門關之前，順着漩渦衝入，入了對門的水道，再一轉入死亡峽，才遇到峽內從上拋下的巨石，天地會弟子血肉橫飛，傷亡慘重，活下的不到十人，出了死亡峽，又要衝過瀑布上巨石砌成的水閘，又被那水柱挾着的巨石砸下，只剩五人，過了拱門有一座石室，又被一連串的銀梭鏢擊中，只剩下司馬縱橫一人，才到達天池那座宮殿附近的林子，遇上了梅娘互相格殺，雖然將梅娘殺了，但驚動了宮內的人，只好躲入樹林高處，等候五毒門的人攻進來，毒神此時也進入鬼門關內的死亡峽，順利通過……

前事一筆勾　對付天地會

接着，其他木排船隻相繼進來，都聚在潭裏，依依目光一轉。「沒有路了。」

毒神道：「本該有的，現在當然給堵去了，我們現在要再前進，看來便非要攀上懸崖去不可。」

依依道：「大家都已準備了繩索。」

「很好——」毒神接揮手，那些五毒門的弟子紛紛將舟船泊近崖邊，拋出繩索，往上攀去。

在五毒谷中他們很多時都必須攀高爬低，正所謂經驗豐富，繩索都套在適當之處，數百人就像是一隻隻蜘蛛般往上揉升，每一個看來都是那麼興奮，那麼緊張。

他們已太久沒有這樣全面出擊。

毒神當然用不着繩索，在他的左右緊跟着依依，丘堃孫杰，平日侍候他左右那三十六個高手則分散開來，領着那些弟子從不同的位置攀上去。

他們當然都不知道崖上正等着四個老瞎子，越上便越危險。

那四個老瞎子亦不由緊張起來，他們的聽覺那麼尖銳，當然聽得出爬上來的人很多。

他們已太久沒有大開殺戒，方才殺天地會那幾個有如隔靴騷癢，要完全滿足還是有待這些人的上來。

一場惡戰眼看便要開始。

× × ×

宮殿中，宮主的臉色亦有如將雨之前的天氣，陰沉得可怕。

大漢肅立在陛下，仰首看着宮主，目不轉睛，竟似已看得痴了，梅娘的屍體就放在他腳前。

宮主的眼蓋却低垂，彷彿在沉思着什麼。

常護花雙雙立在一旁，雙雙以憐惜的目光看着那個大漢，常護花雖然不知道宮主與那個大漢的關係，亦從大漢的眼神有所發現。

只有痴心一片一個男人才會那樣看一個女人，他也不能不承認宮主雖然已老去，但仍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年輕的時候自然顛倒衆生。

宮主沉吟着終於張開眼蓋，目注常護花，道：「護花，以你看，天地會中誰有這個本領。」

常護花不假思索，道：「應該就只有一個司馬縱橫。」

宮主道：「他現在孤立無援，又能夠做出什麼來？」

常護花道：「若是公平一戰，以梅娘的武力，縱然不敵，也絕不會死得我們一無所覺，晚輩沒有推測錯誤的話，梅娘必然是死於暗算之下，司馬縱橫惟恐屍體被發現，推下懸崖，不料弄巧反拙，反而為這位前輩發現。」

宮主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這個人雖是一會之主，企圖爭霸天下，被目為梟雄，畢竟只是一個卑鄙小人，難怪一敗塗地。」

大漢突然插口道：「屬下這就去將他找出來一拳打殺……」

宮主目光終於轉到他面上，歎息道：「這麼多年了，你還是這樣衝動？」

大漢與宮主目光接觸，有如電殛，聽說垂下頭。宮主接道：「以這個人的武功高強，要將他找出來並不是一件易事，一個不小心反為他暗算，可就不好了。」

大漢道：「屬下早已看破生死。」

宮主道：「總要死得有價值。」一頓歎息道：「當年的事到現在你還掛在心上麼？」

大漢混身一震，宮主接歎道：「你我都老了還掛着那些事幹什麼？難道我們活在世上就是為了那些事？多沒有意思。」

「屬下愚笨。」大漢亦自歎息。

宮主忽然問道：「你知道卜巨現在那裏？」

大漢搖頭，道：「在那裏還不是一樣？他就練成了金剛氣功，屬下也無意再跟他較量了。」

宮主道：「他就在皇城宮殿中保護皇帝，與天地會對抗，也因此，天地會幾次刺殺皇帝不成，天下也得以平靜。」

大漢怔怔的聽着，宮主道：「這當然不全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但這的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大漢道：「他所以進宮眞的不是存心跟我們作對？」

宮主道：「他進宮還是近這幾年的事，乃出於唐百川邀請。」

大漢詫異道：「唐百川那個老頭兒還活着啊，又是誰有本領請得動他？」

宮主道：「當然是事情的本身，以他地位尊嚴，難道還會是為了功名富貴？」

大漢點頭道：「任何人到了他那個年紀，又有了他那個地位，的確不是功名富貴所能夠令之改變的了，屬下却是一直不知道天地會的事情。」

宮主道：「我雖然知道，却沒有在意，只是現在才省悟，我們這些人不是心胸太狹窄，就是自視太高，不能夠接受現實，也從不去考慮別人，更休說考慮天下蒼生的生死。」

大漢奇怪的看着宮主，那種神情就好像看着一個陌生人，宮主自顧接道：「人生數十寒暑，總要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才不致虛度。」

大漢終於道：「你眞的變了。」

宮主道：「我雖然老大，這一變比之前考慮得更仔細，也應該變得不錯。」

大漢歡愉的道：「不錯極了。」

宮主接顧常護花，道：「這些年來，我們都活在一個死結中，却是你到來才解開。」

常護花道：「晚輩並沒有做過什麼，反而帶來不少麻煩。」

宮主道：「麻煩本就已有了，你雖然沒有做過什麼，但你的到來已經可以改變一切，也許我們早就應該讓一些不屬於我們這一輩的人進來。」

大漢道：「那最低限度，我們也知道外面已變成怎樣子。」

宮主笑起來。「就是這意思。」

大漢又怔住，他也不知已多久沒有看見宮主露出這種笑容。

宮主終於有所覺，轉過話題道：「現在我們得先消除這兒的危機。」

大漢亦知失態，道：「那該怎樣。」

宮主道：「這兒的鐘也歇得太久了，那鐘槌也只有你才撥得動。」接又對常護花道：「雙雙啊交給你了。」

雙雙羞紅着臉頰，大漢看在眼內，大笑起來。「事後我們大概還有一杯喜酒要喝哩。」

宮主道：「這兒也該熱鬧一下了。」

大漢接顧常護花。「好小子，你那兒來的運氣。」

常護花笑應。「自己爭取得來的。」

大漢一怔，又大笑。「有意思有意思。」接對雙雙看一眼。「可是你也得當心，這個女娃子武功高強，惹惱了，可够你受的。」

雙雙白了他一眼，道：「大叔是不是要教他幾招，好得欺負我？」

大漢笑道：「就是教也私底下教，不讓你知道的。」

宮主接道：「可惜護花不是練你們那種武功的材料，否則身兼二家之長，大可縱橫天下。」

「我們？」大漢又是一怔。

宮主道：「卜巨看見他合脾胃，已經將金剛氣功傳了給他。」

大漢大笑道：「他看中的人不會錯了。」接又對常護花道：「小伙子，我那霹靂心法也傳給你，讓你作一個比較。」

常護花拜倒。「多謝前輩成全。」

大漢在他拜倒之前已伸手扶着，宮主即時問：「你知道他是那一個了。」

常護花道：「恨天無柱，恨地無環，

晚輩聞名已久。」

宮主道：「不錯，卜巨恨天無柱，他就是恨地無環雷霆。」

大漢雷霆笑接道：「其實我們都是在吹大氣，眞個天有柱，地有環，我們難道動得了。」隨即在腰上牛皮帶夾層中取出一塊長長的金屬片，放到常護花手上。「這就是心法所在，你有什麼不明白，來問我好了。」

常護花待要拜謝，雷霆已大笑轉身，快步奔出去。

雙雙左看看，右看看，搖頭道：「我現在才知道大家都這樣偏心。」

宮主又笑了。「護花學會了那些，我才放心將你交給他。」

雙雙看不到宮主笑臉下的哀傷，也當作沒有聽到，轉問常護花：「你說啊，那可有我的份兒。」

常護花道：「你有話下來，我怎敢不答應？」

雙雙白了他一眼。「連你也來欺負我了。」

常護花道：「這若是欺負，我可就不知道應該怎樣說話好了。」

語聲未已，一下洪壯的鐘聲突然傳來，響徹整座殿堂。

× × ×

鐘聲遠遠的傳開去，四個老瞎子也就在鐘聲中先後出手，銀梭曳着鍊子射出。

三個得心應手，梭到人亡，再一枚飛梭，又殺一人，只有爲首的那一個例外，他襲擊的也不是別人，正是毒神。

銀梭雖然來得突然，毒神的反應却也實在敏捷，屈指一彈，便將那枚銀梭彈回去，那個老瞎子立即知道遇上勁敵，第二枚銀梭緊接射出。

毒神又是屈指一彈，這一次却是彈出三枚毒針，一枚正中來梭，竟然將來梭撞開，另兩枚却是射向那老瞎子胸膛要害。

老瞎子耳朵敏銳得很，閃身避開，雙梭齊發，袖中同時射出了另外兩枚銀梭，一面冷笑道：「也給你試試我的暗器！」

「彫蟲小技。」毒神冷應一聲，屈指連彈，四枚銀梭幾乎同時倒射回去，右手接一揚，破空聲暴響。

那竟然只是聲響而已，也不知他如何弄出來，老瞎子聽覺儘管敏銳，到底沒有眼睛，而那一下破空聲暴響，也實在太像無數暗器破空飛來。

他接回雙梭，另兩梭不及伸手去接，身形冲天拔起來，毒神的身形同時掠前，暗器也這才出手，七枚毒針一枚緊接一枚射向那個老瞎子。

老瞎子人在半空，雖然動作中，聽覺依然是那麼敏銳，抓着銀梭的雙手往袖裏一藏，雙袖拍動，將七枚毒針拍落，身形亦往下瀉落。

毒神與之同時掠到，中指奪隙而入，往老瞎子眉心一捺。

那七枚毒針仍然誘敵之用，眞正的殺着還是在這一捺，老瞎子應指一聲慘叫，倒飛出三丈，眉心穿了一個洞，鮮血亦有如箭射。

毒神沒有再理會，身形一轉，向另一個老瞎子射出了一枚毒針，那個老瞎子殺了兩個五毒門弟子，正與依依戰在一起，雖然聽到有暗器射來，却騰不出手來封擋，一閃不及，毒針釘進脊骨，一個身子立時蝦米般弓起來。

以他的武功修爲，當然立即就察覺那是絕毒暗器，怪叫聲中，瘋狂般反撲依依，一心要與依依拚一個同歸於盡。

依依的暗器那刹那亦已出手，老瞎子尚在半空，三種十五枚暗器已一齊打在他胸膛，打得他整個身子半空中一頓，當塲氣絕。

其餘兩個老瞎子在三十六個高手暗器襲擊下，亦死於非命，他們亦殺了一個高手，七個五毒門弟子。

毒神身形隨即又展開，在附近迅速繞了一匝，發覺沒有其他人，才往宮殿那邊緩步走過去。

依依孫杰丘堃左右齊上，五毒門的高手與所屬弟子一齊跟在他們身後，一羣人浩浩蕩蕩的奔前。

司馬縱橫看在眼內，這時候他正在林中一株高樹上，靜觀其變。

鐘聲這時候亦已停下，一共響了十三下。

× × ×

長驅直進，一路上毫無阻攔，毒神步伐始終如一，黑布幪面，自然無人能够從他的表情變化看出他的心情感受。

依依一路上亦不發一言，只有孫杰，忍不住道：「天地會一夥這時候是必經已攻進宮殿，在宮殿內展開生死戰。」

丘堃一旁應道：「一定是的。」

毒神聽到這裏才截道：「天地會一夥已完了，否則那四個老瞎子也不會留在那邊伏擊我們。」

孫杰道：「方才那嘯聲，才停下的鐘聲難道竟然是因爲我們而發？」

毒神冷冷道：「那相信是因爲天地會仍然有人逃出，而且對他們構成威脅。」

依依脫口一聲：「司馬縱橫？」

毒神道：「只有這個人，才有這種本領。」

依依道：「難道他竟然是一個人闖進去？」

毒神道：「以我看他是殺了什麼人躲起來，現在則看我們與這裏的人弄成如何，待機會坐收漁人之利。」

依依冷冷道：「他還是不要現身的好，否則得先嘗嘗我們的暗器。」

毒神沒有作聲，繼續前行。

到他們來到石階下，雷霆經已在石階上等候，遠遠看見這個天神般的大漢，孫杰又道：「這個想必就是此地主人。」

毒神冷截道：「只有僕人才會等候在殿門之外。」

孫杰驚歎道：「有誰有這種本領駕馭這種高手？」

毒神沒有回答繼續前行，在石階前丈許停下，雷霆即時暴喝一聲：「站住！」

毒神淡應道：「已經站住了。」

雷霆大笑。「你們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竟然敢闖進來。」

毒神把手一揮。「叫你家主人出來說話。」

雷霆伸手作擋勢道：「我們宮主什麼身份，怎會隨便出來見你這種下三濫。」

毒神目光閃亮。「你不過是一個奴才

，竟敢如此無禮。」

「老子不錯是一個奴才，但仍然頂天立地，你這個小子，連面目也不敢示人，可是連老子這個奴才也不如，說你是下三濫，還是便宜了你。」

「大胆——」旁邊丘堃叱喝一聲，一枚暗器射出。

雷霆視如不見，任由那枚暗器射在身上，只聽「叮」的一聲，如中鐵石，他肌膚無損，那枚暗器却反彈回去。

丘堃聳然動容，其餘人亦大感詫異，毒神的眼睛更亮，脫口道：「好一身橫練功夫，是霹靂心法還是金剛氣功？」

雷霆聽對方不說金鐘罩鐵布衫，而且一口就猜出來，心頭亦一凜，道：「是霹靂。」

毒神道：「恨地無環雷霆與閣下如何稱呼？」

雷霆又一怔，大笑道：「你這廝到底是什麼人，竟然知道老子的名號。」

毒神眼瞳暴縮，道：「五毒谷五毒門唐十奇。」

雷霆一怔，道：「唐百川與你是什麼關係？」

毒神道：「是我三叔。」

雷霆倏的大笑起來，「老子省起了，你就是唐門那個最大胆的小伙子，唐百川說你要另立門戶，你眞的脫離唐門了。」

毒神道：「多虧三叔的鼓勵。」

雷霆大笑道：「那個老小子塊頭雖然沒有老子的大，胆子可是差不多，有他撐腰，其他的人，大概也沒有那麼多說話的了。」

毒神道：「也不少，只是並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血濃於水嘛。」雷霆接問：「你那個門派叫什麼五毒門哦，名字有些那裏邪氣，但看你的手下都不像。」

毒神道：「我門中戒條森嚴，只是仍然難免有敗壞戒條，爲非作歹的敗類。」

雷霆點頭道：「任何一派也難免有的，這麼說，你那個五毒門聽來是可怕，其實並沒有什麼的了。」

毒神道：「總好過那些盜名欺世的所謂名門正派。」

雷霆道：「你倒也老實。」一頓接問：「那你跟天地會又是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也沒有。」毒神道：「他們進來有他們目的，我們也有我們的。」

雷霆再追問道：「你們呢？目的又何在？」

毒神道：「常護花沒有告訴你們？」

雷霆搖搖頭，道：「應該有的，只是老子一向不管事，也沒有機會跟那個小伙子好好談談，是他開罪了你們？」

不等毒神答話他又道：「那個小伙子一面正氣，難道竟然會做出什麼壞事？」

毒神道：「常護花是一個眞正的俠客，我們與他也毫無恩怨。」

「那又是爲了什麼？」雷霆不由的追問。

毒神道：「你們這裏的一個鐵甲人中了天地會的圈套，誤殺了我的獨子，我是來找他算淸楚這個賬。」

雷霆濃眉一皺。「怎會這樣胡塗？」

毒神道：「他雖然是誤中陷阱，受人、利用，但我的兒子既然是他親手殺的，總得還我們一個公道。」

「應該——」雷霆脫口一聲，突然又改口道：「可是現在不成……」

毒神道：「前輩，以我所知不喜歡護短……」

雷霆搖手道：「這一次不同，她嘛將快要……」隨又搖頭道：「人死不能復生，也許有其他方法補救……」

依依冷截道：「血債一定要血償。」

雷霆目光一轉道：「這個又是……」

「是我的媳婦，這件事，我的意思與她一致，所以才會走這一趟。」毒神沉聲接道：「不惜任何犧牲。」

雷霆沉吟道：「我也爲你們應該先找那個元兇才是。」

毒神道：「先也是要來後也是要來，何況陰謀設阱的司馬縱橫又來了這裏。」

雷霆脫口道：「那個小子，若是給老子遇上，第一個劈殺了他。」

毒神道：「我們能够找到這兒來也是得他指引，他原是要看我們爭鬥，好坐收漁人之利，可惜我有的是時間，他却是不能够等下去。」

雷霆大笑道：「那個漁人現在反變了是你了。」

毒神道：「你們並沒有截下那個司馬縱橫。」

「那個小子現在還不躲得遠遠的。」雷霆接罵道：「都是那四個老頭兒，說什麼耳朵敏銳，連一道天梯也看不穩。」語聲突然又一頓，瞪着毒神道：「他們現在怎樣了。」

毒神道：「我們要上來，他們要阻止，各有死傷。」

雷霆的笑容一歛。「這就麻煩了。」

毒神道：「若是知道前輩在此，我應該遞帖要人，可惜現在才知道。」

雷霆乾笑道：「這實在可惜得很。」

毒神接道：「以前輩的爲人，這應該不會是一個邪惡所在。」

雷霆搖頭道：「你是一個很固執的人，這兒的人也都是，事情會變成怎樣，老子可也不敢說。」

毒神道：「現在大可以請貴主人出來一見。」

雷霆道：「她應該會接見你的。」

語聲未已，一陣雲板從殿內傳出，然後就是一陣陣「錚錚」的金屬聲響。

毒神不知道有何反應，五毒門其他人全部緊張起來，他們都已經知道，那個鐵甲人出現的時候，就會傳來這種聲響。

雷霆目光一掃，道：「唐門暗器天下無雙，以你的才華，應該又有所改進，可是本宮的鐵甲精銳亦是足以摧毀一切。」

毒神沉吟着道：「生死有命。」

「好一個生死有命。」雷霆放聲大笑了起來。

也就在他的笑聲中，一雙雙鐵甲人從宮殿中走出，左右列開，每一邊十二個，殘霞的光影下寒光閃亮，寒人心魄。

五毒門的人更緊張，一個個扣住了兵器暗器，只等毒神一聲令下，衝殺前去。

毒神若無其事，眼瞳亦並無變化，依依橫移一步，欲言又止，別人未必淸楚，她却是與雙雙交過手，知道那具鐵甲的威

力，眼前的二十四個鐵甲人若都如此，斷殺起來，五毒門一夥只怕沒有一個能夠活下來。

雙雙那具鐵甲不畏刀劍，甚至連眼睛部份也有水晶片保護，五毒門的暗器根本起不了作用，只有七絕追魂散可以將鐵甲內的人毒殺，而七絕追魂散的數量實在有限。

要配製七絕追魂散也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也所以毒神叮囑下來，非到必要時不可使用。

這當然也是一個秘密。

——難道就讓五毒門的精銳全都伏屍在此地？雙雙感覺徬徨的就是這一點。

幾乎每一個五毒門的弟子都有家庭，她若是只為了唐聰一個人的死亡要整個五毒門的弟子都殉死，要五毒谷只剩下孤兒寡婦，是不是太自私，太殘忍？

她一直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也一直以為這件事並不太難解決，到現在才知道一直低估了這個地方的實力。

毒神好像知道依依在想着什麼，忽然道：「這件事我自有主張，你何必這樣緊張？」

常護花即時從宮殿中走出來，一見毒神，抱拳道：「前輩——」

毒神道：「你本領不錯，可是我們仍然能夠追到這兒來。」

常護花道：「幸好前輩並沒有上司馬縱橫的當，先進來的是天地會的人。」

毒神道：「這只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用不着急，而他却是不能久候。」一頓接問道：「你出來大概不是只與我說這些？」

常護花說道：「宮主請前輩進殿內一聚。」

毒神道：「殺我兒子的人也在嗎？」

常護花只是道：「這件事宮主一定有一個解決辦法。」

毒神點頭道：「也好，倒要看看這個宮主如何處置。」隨即舉步走上了石階。

「公公——」依依追前一步。

毒神淡然道：「不要妄動，一切都等我出來再說。」

依依頷首退下，毒神頭也不回，腳步不停，別的不說，就是這一份豪氣已不是一般人比得上。

司馬縱橫都看在眼內，他繞了一個彎，藉着樹木的掩護來到宮殿前面不遠的一株高樹上，躲在枝葉叢中往外偷窺。

他聽不到那些人的說話，看着更覺得不舒服，在他的心中，原以為雙方碰上，一定像懸崖那邊一樣，展開一場惡戰，然後他就可以混水摸魚，得其所哉。

可是雙方只是說話，毒神被請進去更就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不明白雙方到這個時候還有什麼話好說，也當然不知道雷霆若不是在殿內與宮主談的一番話，鬱氣盡消，豁然開朗，早已大開殺戒，根本不容毒神有說話的機會，更不會攀上什麼關係。

那二十四個鐵甲人的出現也令司馬縱橫大為興奮，他原也是以為那種鐵甲人不會太多，現在才知道有那麼多鐵甲，若是全都由他來支配，單就是這支鐵甲隊伍便足以橫掃京師，用不着那麼麻煩。

——毒神進去到底談什麼？又將有什麼結果？司馬縱橫實在很想知道，但他却也沒有這個膽量，掠到宮殿瓦面上探聽究竟，他到底已只剩下一個人，孤立無援。

×　×　×

殿內陛下左右也有二十四個鐵甲人，一式的鐵甲，眼睛部份亦都鑲着茶褐色的水晶片，根本分辨不出在鐵甲內的是什麼人。

毒神在常護花陪伴下從那兩排鐵甲人當中走過，步伐不變。

到了陛前，常護花退到一側雙雙的身旁，毒神目光不覺亦轉到雙雙面上，一凝才移開。

雙雙盯着毒神，一雙小拳頭在袖中緊握，她當然知道毒神此來的目的，她原是準備換上鐵甲，宮主却不許，叫她與常護花在一側侍候。

毒神的目光在移開後又回到宮主的面上，宮主看着他進來，神態平靜，這時候嘴角才綻出一絲笑容道：「辛苦你了。」

毒神道：「你好。」

誰也想不到他開口竟是這樣一句問候話，宮主應聲道：「不太好。」

毒神道：「我們在進來途中，殺了四個老人。」

宮主道：「相信你們也有不少人死在他們銀梭之下。」

「死的一共九個，他們的武功都不大好。」

宮主道：「一個人只有一條命，武功高低並無分別。」

毒神點頭。「宮主高見。」

宮主微微笑道：「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

毒神道：「所以這件事宮主若是許可，我希望就此作罷。」

宮主吁了一口氣，道：「護花說你是一個英雄，果然是英雄本色。」

毒神道：「到這個地步，恕我亦無能為力。」

雙雙一直仔細聽着，聽說毒神要一筆勾消，不再追究，大感詫異，現在這句話亦同樣不明白，轉顧常護花，却見常護花毫無表情，一些反應也沒有。

宮主應道：「無論如何，你都已夠資格獨步天下。」

毒神道：「宮主應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宮主道：「我只是以自己的見識來說。」一頓接笑道：「你也許聽過，再生扁鵲。」

毒神「哦」一聲，道：「宮主莫不是師承此人？」

宮主道：「我學的已經差不多。」隨即又一頓，搖頭道：「我們還是不要這些，也許你還沒有見過我的女兒與女婿。」手接指常護花與雙雙。

毒神目光又一轉，道：「可惜我沒有女兒，否則也不會錯過這年青人。」

宮主笑笑道：「我正要替他們完婚，你若是有空，無妨留下來喝一杯喜酒。」

毒神道：「我也很想留下來，可惜我兒子的事還未辦妥。」

宮主一怔道：「抱歉，我竟然連這個也忘了。」

毒神道：「宮主用心良苦，難免有兼顧不到之處。」

宮主道：「能夠化干戈為玉帛，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毒神點頭道：「不怕說，這一戰若是不能夠制止，過了今天，江湖上再沒有五毒門。」

宮主道：「門主言重了。」

毒神搖頭道：「對於五毒門的實力，難道還有人比我更清楚？」

宮主道：「不過我們亦難免傷亡慘重，司馬縱橫若出現，能夠擋得住他的人只怕已不多。」

毒神道：「這個欲得利的漁人這時候必然在附近窺伺，知道事情演變成這樣，定必很難過。」

宮主笑笑道：「這兒的地方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要將一個人找出來，並不容易。」

毒神道：「鬼門關內的水位這時候必然已上升，明天黃昏之前，我們是休想離開的了。」

宮主笑問道：「門主的意思，莫非要幫助我們將司馬縱橫找出來。」

毒神道：「我門下弟子在這方面頗為成功，宮主無妨讓他們一試。」

「求之不得。」宮主接道：「我宮中弟子亦會全面配合看能否在這裏解決這個人。」

毒神道：「此人為殺我兒的元兇，不將之除掉，我兒亦難以安息。」

宮主轉問道：「未知要我們如何配合行動？」

毒神道：「勞煩貴宮準備足夠的燈籠火把，也只須留在地面接應。」

宮主隨即吩咐道：「雙雙去吩咐準備，護花替我送門主出去。」

常護花點頭答應，雙雙疑惑的看着他們，亦應聲一旁離開。

宮主目送雙雙的背影消失，終於幽然歎息了一聲。

×　×　×

出了宮門，毒神才輕拍常護花肩頭。「這件事不易為，我到底沒有看走眼，俠骨柔腸，你才是一個真正的英雄。」

常護花微喟道：「還是多謝前輩的成全。」

毒神道：「其實我並不是一般人口中那麼固執，一個人的年紀到這上下總會變的。」

常護花道：「前輩却不能不到來。」

毒神道：「為了五毒門的聲譽，門下弟子的信心，也為了要知道是否真的有人能夠化解七絕追魂散，幾乎全都是為了虛名，這些年來我避居深谷，原以為已經淡薄一切的了。」

常護花點頭道：「前輩的心情晚輩很明白。」

毒神目光倏地一閃。「我差一點忘記了一件事。」接從懷中取出一支小小的銅管來。

常護花認出那是龍飛所屬御用殺手飛鴿傳書所用，詫異的接下。

毒神接道：「為了清楚你的下落，我曾經着人在你們的暗樁附近截下你們的信鴿，但隨又送出，一連三十六隻信鴿都是送來同一個消息，所以我留下了其中一信，準備找到你的時候給你。」

常護花驚問：「莫非京中出了什麼事情。」

毒神道：「他們只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常護花急將紙條從銅管中抽出，目光落處，面色一變。

——河西一條龍高雄已證實為司馬縱橫下屬。

這的確是一個令常護花震驚的消息，毒神接道：「高雄這一次是奉命行動，目的當然在進入這座宮殿之後有所作為。」

「想不到啊。」常護花感慨之極。

毒神淡然笑應道：「知人口面，我年青的時候也不知已上過多少這種當，只是這樣的一條漢子，實在太令人意外。」

常護花道：「這又為了什麼？」

毒神道：「你無妨問他一個明白，這時候，我相信他不會再作任何的隱瞞。」

常護花道：「當然先得跟宮主說說。」長歎聲中，退了回去。

雷霆那邊已走過來，上下打量了毒神一眼，道：「事情還好吧？」

毒神道：「已完滿解決。」

雷霆大笑道，「你那個三叔當年在老子面前對你讚不絕口，說你如何的果斷英明，現在看來，果然不錯。」

毒神道：「我也有判斷錯誤，做事胡塗的時候。」

雷霆道：「我們到底都是人。」言下之意，不勝感慨。

毒神一聲歎息，目光轉向所屬。

依依與五毒門一夥看着他與常護花走出來，再看雷霆與他的友善態度，齊都露出了詫異的神色，尤其是依依，看似使要奔過來一問究竟。

雷霆目光接又落在毒神面上，道：「你面上到底是什麼回事？」

毒神淡然道：「我一生埋頭研究如何以毒稱霸武林，難免有錯手的時候。」

雷霆道：「男子漢，這算得是什麼？」他已經明白毒神的面部，必然為毒藥所毀。

毒神笑應道：「我只是不想嚇着別人。」隨即舉步走下去。

依依第一個迎前，毒神目光却一掃，吩咐道：「這件事已經解決，一會宮中的人將會送來燈籠火把，大家配合，先將司馬縱橫找出來。」

除了依依之外，所有人齊皆興奮地齊應一聲，他們都絕對相信，這件事的確已完滿解決，毒神的決定也一定無損五毒谷的尊嚴。

依依也很明白毒神的為人，只是站在她的立場她實在需要一個清楚的答覆。

毒神完全明白她的心意，道：「你跟我來——」踱了開去。

依依亦步亦趨，轉過了殿側廻廊，毒神才道：「這兒的人並未能夠化解七絕追魂散，只是用藥物將中毒的人的潛力激發來，不出三十日，必然毒發身亡。」

依依只是問：「那到底是什麼人？」

毒神道：「這個是宮殿主人的女兒，年紀比你還要輕，宮殿主人已徵得常護花同意，娶之為妻。」

依依一怔。「爲什麼還要這樣做？」

毒神道：「他們甚至隱瞞那個女孩子，不讓她知道將巳不久人世。」

依依道：「他們要讓她快快樂樂的歡度這有限的生命？」

毒神點頭道：「就是這意思。」

依依忽問道：「他們這樣說，公公就相信了？」

毒神道：「我巳經見到那個女孩子，我相信絕不會看走眼。」

依依頷首，又問道：「常護花爲什麼要這樣做？」

毒神道：「這個人爲了朋友，不惜獨力與天地會周旋，爲國爲民，不惜拋棄巳有的尊榮，做一個御用殺手，俠骨柔腸，眞的是一條好漢。」

「他是的。」依依沉吟道：「我以爲，他們應該跟那個女孩子說淸楚。」

「所以不說當然是做母親的主意。」毒神歎了一口氣。

依依道：「反正她是要死了，與我們親自動手並無分別，公公既然認爲這樣做更好，也就這樣做好了，我也不希望五毒門因此而滅絕。」

毒神道：「這也是事實，以他們的實力，一戰之下，我們必定無人能够生還，五毒谷中從此只剩孤兒寡婦。」

依依沉吟着說道：「媳婦只有一個要求。」

毒神道：「你是要目睹那個女孩子死亡？」

依依無言頷首，毒神歎息道：「也好，這我會爲你好好的安排。」

依依仰首看着毒神，流淚道：「媳婦固執……」

毒神截道：「這不算固執，你如此明理，也不枉爲我唐十奇的媳婦，以後五毒谷大小事情，也全仗你了。」

依依的眼淚繼續流下，神態却是那麼的堅强。

遠遠的那邊樹上，司馬縱橫却整個人都呆住，陷進沉思中，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却知道五毒門與這兒的人大打出手是沒有希望的了。

現在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在河西一條龍高雄的身上，高雄現在到底怎樣了？

× × ×

宮主看到那張字條，笑笑，道：「一個成名俠客，煩惱難免多一些。」

常護花歎息道：「晚輩一向都很小心，這一次實在是大出意料之外。」

宮主道：「我一樣意外，那樣的一條漢子，實在不像是一個卑鄙小人。」

雷霆失笑道：「就是老子這種老江湖，也一樣會上這個當，那個姓高的大塊頭，無論怎樣看也應該是一條好漢。」

高雄的身材有異一般，那天在巨岩上他雖然一些表示也沒有，其實巳看在眼內，甚至巳感到有些興趣。

好像高雄那種身材的人並不多，對於與自己身材相若的人，他自然也特別有好感。

他轉向常護花，接道：「方才看你緊緊張張的，老子還以爲什麼回事，原來是那個大塊頭，交給老子好了，他塊頭雖然跟老子差不多，腰背可沒有老子挺的直，就是功力一樣，在老子面前，也巳經矮了半截。」

常護花又一聲歎息。「憑他的身手，在天地會的威脅下也應該可以挺得起胸膛做人，無須爲虎作倀。」

雷霆道：「給他這樣子一鬧，倒是壞了我們這些大塊頭的聲譽，我們這些大塊頭給人的感覺，原就一定是血性漢子，大英雄，大好漢。」

宮主沉吟着插口對常護花說道：「楓林渡酒寮的醉酒，助你與五毒門衝突，一切當然都是有計劃的行動。」

常護花道：「現在想起來，那一戰還是由他挑起來，也難怪他堅持跟我走在一起。」

宮主笑笑道：「相信他當時根本就可以避開那些七絕追魂散，但爲了要進入這兒，不得不冒那個險，亦是說你與雙雙一直在天地會的監視中，他們才會知道，你只有到這裏來，才能够得到七絕追魂散的解藥。」

她的語聲突然沉下去，那一點笑容也同時消失，常護花當然明白她的心情，搖頭道：「雙雙無話可說，一路上，晚輩也沒有發覺被人跟踪。」

「那當然是因爲跟踪你們的人身手功力都不是一般人可比。」

「司馬縱橫！」常護花再一聲歎息。

宮主道：「以司馬縱橫的身份竟然不惜紆尊降貴來跟踪你們，可見他對這件事的決心。」

常護花道：「由此亦得知，他能用的人巳經絕無僅有，這一次，是準備孤注一擲的了。」

宮主道：「總算五毒門的人並沒有被他利用，否則拚下來，兩敗俱傷，準讓他予取予携。」

雷霆點頭道：「五毒門那一夥混身都是毒藥暗器，還有那什麼五毒追魂散，本宮的人雖然是身穿鐵甲，對那些毒高雄若是知道這件事，一定會很後悔很後悔。」

常護花不由問道：「現在他的情形是怎樣？」

「應該醒轉的了。」宮主目光一轉。「暫時他是不會有什麼感覺的。」

「晚輩知道。」常護花稍作沉吟。「也許晚輩應該好好的跟他談一談。」

宮主點頭道：「談談也好的，不管他會否被你說服，他願意離開的話，我們就讓他離開好了。」

常話花還未答話，雷霆巳接道：「屬下也走一趟，若是他不服，有什麼行動，乾脆將他解決掉算了。」

宮主不假思索的道：「也好，他服藥之後，體力更充沛，只是護花一個人，不容易應付，這時候，我也不希望護花受到任何傷害！」

「放心——」雷霆接一拍常護花肩膀。「老弟，我們走！」

兩人隨即舉步離開，宮主目送，有些感慨的歎了一口氣，然後垂下頭去。

× × ×

常護花雷霆一路脚步不停，也沒有什麼話說，到了高雄的房間一側迴廊外，雷霆才道：「姓高的交給我好了。」

常護花搖頭道：「這件事必須迅速解

決，若有需要，我們無妨一齊動手，先將他拿下，再說其他。」

雷霆笑笑道：「你比我想像的事要冷靜。」

常護花道：「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不能不冷靜。」

雷霆忽又問：「你一些也不後悔？」

常護花道：「後悔於事無補，還是想辦法如何彌補這個錯失。」

雷霆嘟喃道：「若是有人跟我說說這個道理，事情也不會到今天才解決。」

常護花道：「這也不是片面的問題，前輩相信亦巳盡了最大的努力。」

「我們要做的是這件事，怎麼說到那件事去了。」雷霆接一個哈哈，道：「那件事不是也巳經解決？還說來作甚！」

語聲一落，經巳到了門前，他雙手一推，將房門推開。

房內沒有人，雷霆目光一掃，急步奔入，繞了一個圈，亦是毫無發現。

常護花逕自走到床前，抓起了那張凌亂的被子，觸手並無餘溫，道：「他巳經離開房間多時了。」

雷霆皺眉道：「難道他竟然有預感，知道不妥，立即開溜？」

常護花道：「我看他是發覺巳經痊癒，索性開始進行他的計劃。」

雷霆道：「那若眞的是要奪取那種鐵甲，可沒有那麼容易，鐵甲都是在大殿暗壁之內，而我們的人這時候都聚在大殿附近，他如何下手？」

常護花沒有作聲，鼻翅突然一動，雷霆道：「再說，他如何知道鐵甲所在？」

常護花突然將垂在床前的床褥揭起來，探頭望去，面色立即一變。

床底下赫然躺着一個侍女，口鼻淌着鮮血，外露的一雙手竟都會給折斷！

常護花伸手一探，搖頭，雷霆俯身接一探，冷笑。「好狠——」

那個侍女的脖子也是給硬硬扭斷，這在高雄來說，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常護花沉吟道：「他是要從這個侍女的口中迫出鐵甲所在，難道他巳經發現身份敗露？」

雷霆道：「在你放出飛鴿通知龍飛的時候，相信他巳經心中有數。」

常護花點頭道：「這當然不是他第一次爲司馬縱橫做事，我雖然不知，我們的人一查名人譜還是立即便有答案。」

雷霆目光再落在那個侍女身上，道：「這一次你眞的是看走眼了。」

常護花一歎，面色忽一變。「我們得趕快通知其他人，小心防備。」

「老子這就去——」雷霆轉身疾奔了出去。

常護花追前幾步，道：「晚輩到處去看看，碰碰機會。」

「也好。」雷霆脚步更急。

常護花身形隨即一轉，掠到那邊高牆下，一拔再一翻，倒翻了出去。

× × ×

高雄這時候正奔在殿外的樹林中，在他身旁有一個鐵甲人，而不是追着他，只是跟着他。

這個鐵甲人原是守在院子內，被高雄誘出來，在高雄來說，可不是一件難事，裝模作樣，他看見有人在那邊掠過，掠進樹林裏，跟着追出去。

作客的這樣熱心，這個鐵甲人又焉能不有所表現，不由自主亦跟了出去。

在那個侍女口中，高雄巳經問清楚一切，包括鐵甲所在，與及周圍的環境，那個侍女雖然是一片忠心，到底是個女孩子，也從來沒有見過什麼場面，再給高雄那麼一頓折磨，只有將所知道的全說出來。

他當然也想不到說出來之後還是難免一死，也當然連常護花也看不出來的人，她又如何看得出來？

從表面看來，高雄事實也不像是一個奸狡之徒，也所以這個鐵甲人輕易便爲他騙信！

進了樹林，高雄往前奔，鐵甲人亦步亦趨，一直到他聽到了兩長三短的鐘聲！

高雄亦同時停下，試探道：「出了什麼事？」

鐵甲人脫口道：「宮裏出了奸細。」然後突然一呆。

高雄也就在這刹那欺上，一拳痛擊在鐵甲人的胸膛上，只擊得那個鐵甲人悶哼一聲，倒飛出去。

鐵甲雖然堅硬，高雄一拳擊下，毫無異樣，可是這一擊之力到底非同小可，硬將那個鐵甲人擊飛出三丈之外。

鐵甲人身形就地，一滾便要拔起，高雄巳然一座山也似壓下來。

他混身都是勁，氣力充沛，身形比中毒之前還要敏捷，當然他並不知道，這是宮主以藥物將他所有的潛力激發出來，只道是宮主的藥物非獨能够解毒，而且還能够助長功力。

鐵甲人的反應比高雄那一撲實在慢了些，驚呼未絕，手脚巳然被高雄按壓着，鐵甲上的種種武器裝置完全施展不出來。

高雄冷笑道：「宮中只有我與常護花兩個客人，常護花巳成爲宮主的女婿，奸細當然不是他，那就當然是我了。」

鐵甲人怒道：「你得要怎樣？」

高雄道：「要你身上的鐵甲。」

鐵甲人掙扎欲起，高雄突然一頭撞在他頸上的兩個環狀的鐵鈕上，只聽「錚錚」兩聲，鐵甲人胸膛的鐵甲左右彈開來。

高雄即時一拳當中擊下，鐵甲人無從封擋，也無從閃避，一拳給擊個正着，胸膛「噗」地塌下，骨碎聲中一聲慘叫，腰身一弓一直，當塲了賬。

高雄接一指按在鐵甲人咽喉旁邊的另一個鐵鈕上，又是「錚錚」兩聲，面具在兩耳的位置裂開，接往上彈起來。

面具下是一個中年男人的臉龐，噴得一面具的鮮血，雙睛睜得老大，顯然死不瞑目。

高雄手脚並用，將中年男人的屍體從鐵甲內擠出來，往旁邊一丟，方待將那具鐵甲拾起，巳聽到頭上枝葉「簌」地一响！他面色一變，一把抓住那具鐵甲，另一手橫擋在胸前，一條人影即時從樹上落下，他一聲暴喝，方待一拳擊出，巳看出那是什麼人，拳勢立時停頓，脫口呼道：「會主——」

那從樹上躍下來的正是天地會主司馬縱橫，他落在高雄面前丈外，一笑道：「好，幹得好——」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　皐・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季伯玉協助少林寺掌門平息了內亂，聯合少林寺的力量參加神龍帮主沈振山召開的武林大會，地點是河南孟津，是周武王伐紂會盟諸侯的地點，恰好今天江湖豪俠也會盟於此地，此次會盟是集中力量與沈振山代表的邪惡，一見高低，少林寺的天龍禪唱現在沒有人學懂，但五行化音季伯玉已掌握運用了，兩種神功，系出不同，嘯聲如天籟悅耳，化戾氣為祥和，有穿腦裂肌之力，沈振山門派的是陰雷魔功，具有類似功力，但沒有天籟嘯聲。正是當年「八百諸侯會盟地，九個門派分正邪。」現在就開始較量了。

武林會收場　沈芳兒被擄

小蓮撇撇嘴道：「我不相信他就這麼厲害，讓我去會會他。」

水飄香道：「使不得，小蓮，名無倖致，咱們不能隨便冒險。」

此時張絕滅已經在台上叫陣，那股囂張的神情，比竹傲天還要勝過三分。

金大先生瞧不慣張絕滅的狂妄，口中一聲輕叱，湧身便已躍到台上。

張絕滅不管如何狂妄，他總是沈振山以重金禮聘而來的，金大先生原是沈振山的妻子，天下人人皆知。張絕滅可以殺任何人，却不能殺他渥主的妻子，因此，金大先生的上台，他不由神色一呆。

金大先生可不管這些，長劍一顫，出手就是九劍，劍芒幻起一片光幕，籠罩着張絕滅的全身。

金鋒三殺是金大先生的成名絕藝，他不像竹傲天將離火三式改變成一套離火劍法，一生之中只浸淫金鋒三殺這三招，因而他這三招劍法每一招都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力，縱然是習得擇雲二十四招劍法的五行門下，不見得就能接下他的金鋒三殺。

張絕滅在神色一呆之際已然失去了先機，再加上心存顧忌，更會縛手縛脚，他避過了連續七招金鋒三殺，却在第八招上中了一下狠的。

這一劍的確够狠，右肩琵琶骨被金大先生一劍洞穿，整個肩骨幾乎會被震碎，痛得他冷汗直流，一條右臂再也抬不起來了。

一代巨魔，身手畢竟不凡，他負傷如此之重，左掌依然能够擊出絕滅魔功。

金大先生太大意了，他認為適才一劍，張絕滅必然失去反擊之力，及對方揮出左掌，他才知道大事不妙，雖是縱身倒竄，前胸仍被掌風波及。

所幸張絕滅傷勢沉重，他雖然全力出掌，功力只能達到平時的五成，就這樣金大先生已是脚下踉蹌，而搖搖欲倒了。

黃山弟子見狀大驚，兩條人影同時撲到台上，她們是蓮花庵成就最高的兩名女尼——驚鴻、印鴻姐妹。

張絕滅已經下台去裹傷，驚鴻姐妹也將金大先生扶下台去，這場搏殺結束了，結果却是兩敗俱傷。

此時臉色最難看的是沈振山，張絕滅出師不利，對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他重金禮聘這名魔頭，是要他作無情的殺手，縱使不能橫掃五行門等四大門派，至少也要給他們一個慘重的傷亡，現在出師未捷身先傷，怎能不叫他大為懊惱！

無違道長出聲勸慰道：「勝敗是兵家的常事，咱們仍有收拾四大門派的實力，帮主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沈振山吁了一聲道：「道長說的是，今日天色已晚，請道長宣佈休息吧。」

無違道長應聲立起，高聲宣佈道：「奉帮主之命現在休息，明天繼續較技。」

普安禪師喧聲佛號道：「請問沈施主，貴帮召開武林大會的目的是甚麼？如果只是為了較技而互相殘殺，恕敝寺不能參加。」

沈振山道：「老禪師慈悲為懷，本座十分欽佩，不過，咱們身在江湖，老禪師竟對江湖如此漠不關心，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普安禪師道：「施主的指責老衲不敢分辯，只是少林弟子經常行道江湖，祇以能力薄弱，難免無法盡如人意……」

沈振山道：「好一個能力薄弱難以盡如人意，老禪師不愧是佛門高僧，才能說出這等一針見血的言論。其實本帮召開武林大會的目的，與佛門救世濟人的宗旨完全脗合……」

沐二先生摸摸臂部道：「好大的題目，一定還有註解了，說說看。」

沈振山道：「江湖之上好勇鬥狠，兇殺鬥毆之事幾乎時時都在發生，人民的生命財產往往遭到可怕的損失。各位不認為這是一件值得惋惜之事？」

沐二先生道：「說你的辦法吧，咱們在洗耳恭聽。」

沈振山道：「本座的辦法很簡單，如果天下武林只有一個組織，一個號令，這些動亂就不會發生了。」

沐二先生呆了一呆道：「這果然是一個好辦法，如是將天下武林都納入神龍帮的統轄之下，閣下可以予取予求，惟我獨尊，天下武林同道都在死亡綫上掙扎，他們的確沒有心情再去好勇鬥狠了，只可惜……嘿嘿，別人不會聽你的！」

沈振山微微一笑道：「為了江湖上的千萬生靈，神龍帮自是當仁不讓，不過本座並沒有強迫各位之意，王屋山的武林大會，就是要分個優勝劣敗，各位如若技不如人，那就只能聽咱們的了。」

普安禪師道：「如果敝寺不願參與較技之爭呢？」

沈振山道：「老禪師應該聽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兩句話吧？少林寺既是武林一脈，怎能置身事外。」

普安禪師道：「如若咱們自行離開，施主必然要強留了？」

沈振山一嘆道：「老禪師佛法高深，應該知道其中的因果，少林寺只怕就只剩下老禪師這點實力了，為少林存亡計，希望老禪師不要輕舉妄動！」

沈振山以勢迫人，神龍帮的部屬則虎視眈眈，一副擇人而噬的模樣，普安禪師雖是怒火塡膺，還眞不敢孤注一擲。

金大先生哼了一聲道：「咱們現在是風雨同舟，在這般情況之下，老禪師還想獨善其身。」

季伯玉咳了一聲道：「少林寺新遭劇變，的確不能再受打擊，你走吧，老禪師，五行門替你阻擋一陣。」

普安禪師雙手合十道：「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適才是老衲的錯，少林門下不走了。」

沐二先生哈哈一笑道：「邪不勝正，自古皆然，老禪師請放心，咱們不會失敗的。」

他們在交談之際，神龍帮以及其附屬的門派已經全部撤走，除了五行門等四大門派，再也瞧不到半絲人影。

但誰都覺得這王屋山下，陽台宮前，是一個危機四伏，殺氣遍佈的所在，那山石草木之間，似乎處處都是殺人的陷阱。

季伯玉等返回居處，他立即吩咐江淮八義担任警戒，然後召集各派主要人物，對未來作一次策劃。

當各派到齊之後，季伯玉首先詢問金大先生道：「前輩，你沒有甚麼吧！」

金大先生道：「張絕滅果然厲害，如果他不是先中一劍，他那絕滅魔功，老夫只怕承受不住。」

沐二先生道：「大先生那一劍够他受的了，百日之內他必然不能為惡。」

水飄香道：「沈振山隱藏了實力，現在是我明敵暗，明天較技還不知道他使出甚麼奇兵呢？」

小蓮道：「怕他們甚麼，咱們也有奇兵。」

水飄香道：「咱們那來的奇兵，妳又在胡說了。」

小蓮道：「我沒有胡說，依蕙宮主就是咱們的奇兵，她不只是會使毒，還會巫術，對付一般絕世魔頭，不必全靠武功取勝，依宮主任何一項絕學，都會叫他們吃不完兜着走。」

水飄香道：「這敢情好，依宮主，妳認為怎樣？」

依蕙道：「小妹離開師門未久，還沒有使用巫術對敵的經驗，不過水姐姐請放心，我會盡力的。」

關侯道：「咱們要商定兩項對敵的策略，一是單打獨鬥，一是混戰羣毆，我想登台較技的最後發展，必然會演變成羣毆的局面。」

季伯玉道：「大哥說的是，小弟江湖閱歷不足，登台較技之時，無法針對敵人的弱點，選派適當之人登台，這項工作擬請金前輩勉為其難。」

金大先生道：「可以，不過我還要沐二先生相助，因為他閱歷豐富，任何一個魔道兇人，都逃不過他一雙法眼。」

沐二先生哈哈一笑道：「晚輩理當效勞，不過前輩的謬讚却愧不敢當。」

金大先生微微一笑道：「咱們散會之後，請各位囑咐門下弟子，非經指派不得登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這是一項原則上的決定，戰機瞬息萬變，原是不能在事先作硬性規定的。

最後是整體作戰的問題了，神龍帮以

及青城，峨嵋，無名島以及太湖的人數，比四大門派多了不止兩倍，一旦發生混戰，四大門派的勝算不多，那麼如何堅守，如何突圍，必須作一個妥善的安排。

在他們這四大門派之中，以少林寺的人數最多，五行門的人數最少，但論實力，却以這兩派的實力最强。

其實洗劍宮的力量也不容忽視，他們除了會使毒，每一個人都有一手百步穿揚的神箭絕技，依蕙宮主還會巫術，應該是可以獨當一面的。

那麼最弱的一環該是黃山蓮花庵了，這般女尼只習得三招金鋒三殺，雖然她們對劍術都有不凡造詣，但在千軍決陣之際，她們只怕很難抵禦神龍幫的强悍攻擊。

因而季伯玉提出他的意見道：「如果咱們必須堅守，可以排成三邊的陣勢，由五行門，少林寺，洗劍宮各當一面，蓮花庵居中作三面的策應……」

金大先生微微一笑道：「你這是瞧不起蓮花庵了，當然，論實力，蓮花庵的確無法跟你們三大門派相比，不過咱們有一種威力的祕密武器，縱然是千軍萬馬，咱們也可以讓他頃刻之間化為灰燼！」

沐二先生啊了一聲道：「是火器？」

金大先生道：「差不多，是一種威力極强的炸藥，老夫潛心研究近二十年了，近日才獲得成功，所以蓮花庵不僅可以獨當一面，在突圍之時，咱們更應該作開路的先鋒。」

沐二先生道：「太好了，咱們擁有這等利器，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不過晚輩認為如非必要不必使用，一旦使用，就要收到殲滅敵人的效果。」

關侯道：「我看咱們不必討論了，只要請金前輩指揮全局，咱們萬衆一心，必然可以渡過這場刦難。」

金大先生哈哈一笑道：「大家既然如此抬愛，老夫只好勉為其難了，一個時辰之後，請少林寺負責警戒，如果明晚咱們還在此地，就由洗劍宮及蓮花庵負責。」

翌晨早餐由神龍幫供應，飯後開始較技，又展開了龍爭虎鬥的搏殺。

首先登台的是靑城掌門無違道長，他向台下單掌一立道：「貧道拋磚引玉，那位願意賜敎？」

神箭十三騎老大莫漢向依蕙抱拳一禮道：「宮主，家師就是被此人騙來的，屬下要向他討個公道。」

目前四大門派的指揮之權由金大先生負責，依蕙自然不便擅作主張，她正待請示，金大先生巳經答允道：「可以，不過靑城劍術雖然算不了甚麼，此人却另外練有一種絕學『袖裏乾坤』，莫大俠要當心一點。」

依蕙道：「請問前輩：袖裏乾坤是甚麼武功？」

金大先生道：「是一長一短兩隻毒箭，無違老道叫它乾坤雙箭，又叫做袖裏乾坤，該箭十分細小，是以機簧發射，當眞歹毒得很。」

莫漢道：「多謝前輩的指示。」身形一轉，逕向台上撲去。

無違道長見上台的莫漢，禁不住面色一變道：「姓莫的，你好大的胆量，背叛了神龍幫居然還敢上台較技！」

莫漢冷冷道：「我背不背叛神龍幫，好像跟你靑城風馬無關，你幹嗎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無違道長道：「本道長最看不慣你們這種朝三暮四的小人，今天要為神龍幫除去你這個叛徒，接招。」

寒芒一閃，他巳揮劍劈了過來。

莫漢彈身倒縱，急退三尺，同時沉聲叱喝道：「慢點，我還有話說。」

無違道長收回長劍道：「是遺言？那你就快說吧。」

莫漢道：「我師徒隱居關外，與人無爭，你為甚麼將我師徒騙來替你們做壞事？又為甚麼害死我師父？」

無違道長嘿嘿一陣冷笑道：「幫主徵召你們師徒是瞧得起你們，羽老鬼居然不識抬舉，這是他自尋死路！你們麼，嘿嘿，有其師必有其徒……」他語音未落，莫漢巳經氣得雙目盡赤，此時再也忍耐不住，口中一聲怒叱，連續劈出五刀。

他這五刀是一氣呵成，刀刀相連，構成一片駭人的刀幕。

他的功力與無違道長原本不相上下，此時怒火焚心，亡命的撲擊，氣勢的驃悍凌厲，使他佔得絕對的上風。

無違道長一旦失去先機，立被迫得節節後退，他沿着高台退了兩圈，依然無法爭回主動。

靑城掌門也是一方霸主，居然被神箭十三騎的老大打得無力還手，這個臉丟得可大了。不過這不能說莫漢巳經掌握了勝算，因為無違道長還有殺着沒有使它出來，只要讓他抓到使用「袖裏乾坤」的機會，勝負之數就無法預言了。

莫漢身為神箭十三騎的老大，武功機智均有過人之能，他知道無違道長還有最後的殺着，因而一出手就展開亡命的狂攻。現在他巳佔到絕對的上風，但連揮數十刀都無法收到勝利的成果，靑城掌門名滿西陲，一方霸主的令名果然不是虛致的。

那麼未來的問題就嚴重了，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總不能就這麼不停的揮刀，就算他還能不停的揮刀，也無法一直保持强悍的攻勢，在一鼓作氣之後，再鼓必然就會衰竭，這是一定的道理，但衰竭的後果是引來無違道長最後的殺着，那時攻守易勢，他能否全身而退就很難說了。

莫漢的刀沒有停歇，攻勢同樣的凌厲，不過他巳經另有打算，就算同歸於盡，決不能放過誘騙他們師徒的惡賊。

在兩百招以後，他突然使出一記令人意想不到的怪招，鋼刀脫手飛出，橫斬無違道長的左腰。

拋棄兵刃，在生死一搏的場面中是極為少見的，不管無違道長如何譎詐，他除了必須閃避那呼嘯而來的鋼刀，心神上也為之微微一怔。

此人狡詐如狐，與沈振山可說是一丘之貉，他雖是心神一怔，但沒有忘記這是使出「袖裏乾坤」的最佳時機，因而右臂一抬，兩點烏光立即向莫漢的身影飛去。

乾坤雙箭是機簧發射，速度之快宛如流星劃空一般，較技台原本不大，莫漢要想閃避這兩枝毒箭就難了。

一聲慘嚎，一記悶哼同時响起，莫漢果然沒有逃過這一刦難。

令人奇怪的是莫漢只是發生一聲悶哼，那慘嚎之聲是那兒來的？

莫非無違道長也受了傷？

他何止是受了傷，一枝弩箭由前胸插入透背而去，這位狡詐多端，作盡壞事三清弟子，眼看是活不成了。

這就是莫漢的打算，縱使同歸於盡，他也要報復師門之仇。

他利用擲刀出手的那記怪招，爭取了一點寶貴的時間，他跳開去摘下長弓，射出那復仇的一箭，同時移動橫躍，閃避乾坤雙箭的攻擊。

他射中了無違道長的前胸，左肩上却也中了一箭，他們先後仆倒下去，只落得兩敗俱傷。

神箭十三騎的老二于世昌，及靑城門下分別撲上較技台，將他們的師友救下台去。

莫漢所中的箭毒難不到依蕙，經過一陣施救，這位神箭十三騎的大哥便巳醒了過來，雙拳一抱，他向依蕙一禮道：「多謝宮主，屬下巳經不礙事了。」

依蕙道：「莫兄不必多禮，你雖是巳然無碍，但七天之後最好不要過份用力，以免箭傷迸裂，又得多花許多時間。」

莫漢道：「屬下會小心的。」

此時較技台上又出現一名挑戰者，他是太湖王路不平，毀滅虎林武林第一家，是他動的手，雖然他是奉命行事，却是實際行兇的兇手。

季伯玉曾經找太湖復仇，毀過不少路不平的手下，但每次都沒有見到這位太湖王，難免耿耿於懷，引為遺憾。

現在路不平上台來了，他居然指名向季伯玉挑戰：「姓季的，你上來，本湖主向你挑戰。」

他語音甫落，但見人影急閃，果然有人上台來了，只不過他並不是季伯玉。

在四大門派之中，與路不平仇恨最深的並不是季伯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上台之人自然是季伯玉的小師弟商存仁了。

他沒有向季伯玉打招呼，也未曾告訴金大先生，彈身一躍便巳到了較技台上。

季伯玉大吃一驚，他向金大先生告了一個罪，就想上台將小師弟換回來，他正待縱身躍起，却被水飄香喚住，道：「二哥，你不能去。」

季伯玉道：「為甚麼？」

水飄香道：「上台換人沒有先例，再說小師弟如果不肯回來呢？你豈不要僵在那裏！」

季伯玉萬分着急的說道：「那應該怎麼辦？」

水飄香道：「不必着急，小師弟是你一手調敎的，你應該對他有一份信心，我看他不會輸給路不平，就算有什麼不妥，咱們出手搶救也來得及。」

季伯玉想想水飄香的話頗有道理，因為商存仁的性格頗為固執，他要報殺父毁家之仇，季伯玉想換人他未必肯聽，只得暗凝功力，準備隨時出手搶救。

較技台上的兩人巳經動上了手，因為商存仁一言未發，摘下長劍就展開一輪狂攻。

他跟神箭十三騎的老大莫漢一樣，沉痛則更有過之，因而他們的攻勢都是奮不顧身的，恨不得一劍刺進對方的心窩，再將仇人分作八塊。

商存仁的劍法頗為高明，因為揮雲二十四招原是無雙絕藝，只不過他的內力就比路不平差的很多了，劍術雖是神妙，他却無法儘量發揮。

路不平使的是點穴橛，也是一項十分霸道的外門兵刃，但他擋不住揮雲劍法，交手不過五招，他的身上巳然劃了兩道傷口。

最後他只有憑內力取勝了，右手點穴橛，左手伏波掌，虎虎生風的掌力，使他能够維持均衡的局面。

此等打法，對商存仁是有利的，路不平的眞力使用過多，時間一久，他必然陷於後力難繼的危機。

不過此人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他自然知道要用眞力無異飮酖止渴，是一項可怕的危機。

不過他在找機會，只要商存仁稍露破綻，他就會發動凌厲的一擊。

商存仁內力不足，搏殺經驗也嫌不够，他雖是存心拚命，却受不了路不平强悍的內力。

因此他的攻勢緩了下來，出招也沒有適才那麼凌厲，這就是路不平等待的機會，他如何能够放過！

一記掌力以十二成勁道推出，掌風以疾雷撼山之勢，猛撞商存仁的前胸。

商存仁無力拒抗這股重如山嶽的掌力，彈身旁躍，意圖閃避，他却估不到路不平早巳暗算好了他的退路，身形一幌之間，點穴橛巳經插向他的玄機重穴。

這就像商存仁自己往人家點穴橛上撞一樣，他雖是大吃一驚，一時間却收勢不住。

既是閃避不開，商存仁就不再作活命打算，長劍帶起一溜寒芒，猛向路不平的脖子剁去。

這一劍他原以為希望不大，想不到却出現了意外的奇跡，但見血光崩現，一顆斗大的人頭飛了起來，路不平遭到了慘報，他却毫髮無損的呆在那裏。

一股蚊蚋般的語聲，恰在此時傳入他的耳鼓：「師弟，快下來，大仇巳復，還呆在那兒做甚麼？」

這是季伯玉的傳音，商存仁自然順從的躍下台去，他只不過剛剛下台，一名長像獰惡的紅衣大漢便巳躍了上去，要是再不走他就脫不了身了。

商存仁並不傻，他向季伯玉投下感激的一瞥道：「師哥，適才那姓路的……」

季伯玉道：「是你水姐姐賞了他一針，否則他那會伸長脖子讓你砍？」

商存仁向水飄香雙拳一抱道：「多謝水姐姐。」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舉手之勞罷了，兄弟不必客氣。」

語音一頓，回頭對沐二先生道：「二先生，那紅衣大漢是誰？」

沐二先生道：「此人名叫房雙甯，是漠北一名可怕的魔頭，他善用子母飛輪，大小一共九個，據江湖傳言，他平生對敵，最多只用到六個，那次𠲎手對付他的三名絕頂高手便巳濺血横屍，如是九輪齊飛

，武之中只怕很難找到這麼一個對手！」

小蓮撇撇咀道：「那三位絕頂高手只怕是來自三家村的……哼，飯桶！」

沐二先生哈哈一笑道：「不錯，沐老二只是人云亦云，並沒有親眼目覩，我說出來只是讓各位對他有個瞭解。」

金大先生道：「名無倖致，咱們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小蓮道：「前輩，讓少蓮去對付他，好麼？」

金大先生雖然知道小蓮的機智武功，均臻上乘，不過子母飛輪房雙衞名頭太响，用一個小姑娘去迎戰，似乎有些不妥，因而詢問水飄香道：「水姑娘，妳認為怎樣？」

水飄香道：「雖是有點冒險，但也不妨一試。」

小蓮大喜道：「前輩，我家小姐同意了。」

水飄香道：「小蓮，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妳要多用一點心機，相機利用指中箭也許可以除去這個魔頭，一旦獲得勝利，必須立即下台，妳懂嗎？」

小蓮道：「小婢懂。」

聽水飄香這麼說，金大先生自然同意由小蓮出場，但子母飛輪房雙衞却神色一怔。

他向小蓮由頭至脚打量一陣道：「妳做甚麼？小姑娘，這兒可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

小蓮哼了一聲道：「誰說我來玩了！找你比武不行麼？」

房雙衞哈哈一陣狂笑道：「找我比武？小姑娘，妳知道我是誰？」

小蓮道：「當然知道，你是名滿武林的子母飛輪房大俠，對麼？」

房雙衞面色一沉道：「妳自然也知道我的飛輪會削掉對手的腦袋！」

小蓮啊了一聲道：「別嚇人，好麼？我只是聽說你的輪子會飛，想瞧瞧長點見識，幹嘛要兇霸霸的！」

小蓮身材嬌小，眉目如畫，是一個見人愛的小姑娘，再加上她說話時那嘛嘴揚眉的俏模樣，實在逗人喜愛。

因此房雙衞摘下兩隻飛輪，振臂一揮，雙輪帶着銳嘯，一前一後的飛了起來。

它們沿着較技台的四週飛行，像兩隻活生生的鳥兒一般，有時候它們會併肩飛行，有時會前後含尾而飛，令人不解的是它們為甚麼不會跌下來。

當然，飛輪不是活的，它也沒有會飛的翅膀，那是因為它有巧妙的構造，以及雙輪激起的風力互相帶動的關係，但房雙衞運勁之巧，手法之妙，已經足够使人嘆為觀止了。

這一對飛輪是在作特技表演，完全沒有傷人的意圖，可見子母飛輪房雙衞，也有他良善的一面。

當飛輪去勢漸緩，飛入他手中的同時，他忽然神色一呆，一臉驚詫之色。

此時小蓮伸手架住他的臂膀道：「眞好玩，走，咱們到那邊再玩一會兒。」

他們躍下較技台，一閃之間便已失去他們的踪跡。

這兩天較技的結果，神龍帮倚俾甚重的幾位絕代高人，竟然傷的傷，死的死，現在子母飛輪房雙衞居然被一個女孩子架走，這等丟人現眼的事會出現在神龍帮的總壇，豈不讓江湖同道笑掉大牙！

無論沈振山如何奸詐，他再也忍不住了，寒着一張臉由座位上站了起來，道：「姓季的，老夫找你說話。」

季伯玉道：「請說。」

沈振山道：「釋放子母飛輪房大俠回來。」

季伯玉道：「你說錯了，沈帮主，咱們並沒有拘禁房大俠，他是跟小蓮兒玩飛輪去了。」

沈振山道：「你太目中無人了，姓季的，這種事你能够瞞過別人，豈能瞞得過本座！」

季伯玉道：「哦，在下是怎樣瞞帮主了？」

沈振山道：「分明是小蓮乘房大俠專心收回飛輪之際，暗下毒手，制住了房大俠的穴道。」

季伯玉道：「這個在下可有點不大相信，小蓮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房大俠可是名滿武林的一代高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除非房大俠已經失去自衞之能，小蓮絕對無法制住他的穴道。」

這話不錯，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孩子，無論怎樣都不可能制住一個絕頂高手的穴道，因而沈振山語為之塞。

無名島的少島主竹龍忽然奔出來道：「姓季的，小蓮是本島的丫頭，你叫她出來。」

沐二先生摸摸臂部道：「不錯，老夫可以作證，小蓮的確是無名島的丫頭，那麼你又弄錯了，沈大帮主，你要人應該找無名島要，怎麼找到咱們五行門來了？」

沈振山再度一呆，他估不到事事被人搶了先着，現在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雙眼一瞪，兇光暴射，看來沈振山是要孤注一擲了。

單打獨鬥神龍帮吃了大虧，身為帮主的沈振山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於是他引吭發出一聲長嘯，一陣鼕鼕鼓聲跟着由陽台宮裏傳出。

金大先生冷哼一聲道：「沈振山是要倚多為勝了，各位注意，咱們現在就往山下衝，由蓮花庵開道，洗劍宮殿後，咱們走。」

此時無數人影在向宮前移動，戰鼓配合那四面八方的沙沙之聲，掀起一股扣人心弦的風暴。

他們奔出約莫三十餘丈，一羣為數逾百的黑衣大漢，忽然現身攔住去路。

金大先生擧手一揮，蓮花庵的女尼立即擲出十幾顆鵝卵大小的黑色彈丸，在一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中，但見血肉橫飛，哀嚎四起，神龍帮的黑衣武士遭到無情的屠殺，刹那之間百多名大漢幾乎傷亡殆盡，縱然還有刼後餘生，也都逃之夭夭了。

阻路者一敗塗地，追擊者也受到慘重的損失，洗劍宮人人都是神箭手，在一陣箭雨之下，幾十條活生生的大漢倒了下去，這就是追擊者悲慘的下場。

現在沒有人敢阻擋，也沒有人敢追擊，四大門派毫無阻碍的到達鎮上，由於時間已晚，他們只得在王屋鎮住了下來。

在晚餐的時候，沐二先生忍不住極口稱讚道：「金前輩，貴派隨手一擲，神龍帮人仰馬翻，那等威力實在是江湖罕見，請問前輩有沒有替它取個名兒？」

金大先生微微一笑道：「有，我叫它霹靂神雷。」

沐二先生道：「好名字，果然傳神得很。」

金大先生吶吶道：「我現在倒是有些後悔……」

沐二先生道：「誅惡就是行善，前輩何須後悔。」

金大先生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當時咱們應該直擈陽台宮，來個犂庭掃穴，永除後患，現在這一走，只怕仍然是一個動亂不已的江湖。」

關侯道：「咱們縱然犂庭掃穴，也難以平復江湖動亂，因為神龍帮的幕後人物並未出現，沈振山只是一個傀儡而已。」

金大先生愕然道：「會有這種事？神龍帮的幕後人物是誰？」

季伯玉道：「是風雷婆婆，她有三名弟子，沈振山排行第二，三弟子是竹鳳，大弟子是一個神秘的黑衣幪面人，除了沈振山其餘三人都未現身，這王屋山之會，莫非是一項陰謀？」

這是季伯玉的猜測，但這項猜測却使在座者悚然動容，尤以少林寺的普安禪師，竟至面色大變，坐立不安起來。

季伯玉瞧到普安禪師的情形，心中也有些不安，因為少林寺新遭創傷，再也經不起魔道的打擊，而且他們的主力羅漢堂的弟子，已全部來到王屋山，此時如果魔道向該寺發動襲擊，留守的少林門下將不堪一擊。

少林寺參與王屋山武林大會，可以說是季伯玉促成的，該寺如若遭到不測，季伯玉豈不要終身愧恨！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老禪師……」

普安禪師道：「施主有什麼指教？」

季伯玉道：「不敢當，晚輩之意是說王屋山的武林大會已經結束，此地別無他事，老禪師可以自由行動了。」

普安禪師喧聲佛號道：「既然如此，敝寺就此告辭。」

老禪師心念少林安危，竟然率領門下弟子，連夜急馳而去。

季伯玉瞅着少林門下逐漸遠去的背影，忍不住嘆息一聲道：「妖人肆虐，禍及無辜，連出家人也未能免禍，這眞是一場令人痛心的浩刼！」

小蓮撇撇嘴道：「掌門適才只是猜測，那些和尙就沉不住氣了，虧得他們還是修心養性的出家人！」

水飄香道：「這妳不能怪他們，少林寺再也經不起打擊了。」

小蓮道：「啊，我想起來了……」

水飄香道：「妳想起甚麼來了？」

小蓮道：「咱們問問他，他一定知道的。」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到底問誰？瞧妳說話沒頭沒腦的！」

小蓮道：「子母飛輪房雙衞嘛，神龍帮在搗甚麼鬼，我想他一定知道。」

水飄香道：「二哥，小蓮說的有些道理，咱們一路將房雙衞帶來此地，他表現得頗為合作。」

季伯玉道：「房大俠似乎跟小蓮頗為投緣，妳與小蓮去探探他的口風吧。」

水飄香道：「好的小蓮，咱們走。」

子母飛輪房雙衞被安置在一間客房之內，由袁江郁雀兒夫婦看守，他已經吃過晚餐，正跟郁雀兒有一搭沒一搭的聊着。

水飄香進房後抱拳一禮道：「委屈你了，房大俠，咱們能不能聊聊？」

房雙衞道：「當然可以，聊甚麼？妳說。」

水飄香道：「晚輩只是有點奇怪，子母飛輪是一塊金字招牌，前輩為甚麼要砸碎它！」

房雙衞哈哈一陣大笑道：「妳為甚麼現在才來問我？莫非瞧不起老夫？」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前輩言重了，咱們只是不敢唐突罷了。」

房雙衞忽然面色一肅道：「老夫如非愛惜這點虛名，妳以為憑小蓮那丫頭就能制住老夫？」

他說話之間，突然右掌一揚，一般重如山岳般的壓力，緩緩向水飄香迫來。

他的穴道原是被制着的，但由這股掌力瞧看，他早已衝開穴道了，如果他想走，袁氏夫婦必然攔他不住。

這股掌力雖是奇重無比，但進行緩慢，並無傷人之意，水飄香只要旁移三尺，就可以輕易的避過。

旁移三尺輕而易擧，水飄香却沒有這麼做。

房雙衞正待收回掌力，忽然感到它去勢一窒，像是遇到一座雄山，再也無法向前推進了。

房雙衞打了一個哈哈道：「小丫頭，好功力……」

他說着話可沒有閒着，掌力在逐漸增加，最後已經竭盡了全力。

水飄香跟適才沒有兩樣，面含淺笑，俏然卓立，在房雙衞數十年修為的壓力之下，她好像沒事的人兒一般。

房雙衞掌力一收，哈哈一陣狂笑道：「有妳的，小丫頭，老夫算是服了，妳說，要老夫做甚麼？」

水飄香雙掌一抱道：「雕虫小技，難入名家法眼，前輩請勿見笑。」

一頓接道：「沈振山假冒僞善，原是魔道中人，他們成立神龍帮，旨在奴役江湖，稱尊武林，如果讓他們奸計得逞，江湖生靈不知多少要遭到刼難！」

房雙衞一嘆道：「不錯，老夫幾乎被他的矇蔽，現在總算脫離苦海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辛大神色倉惶的奔了進來，道：「龍威來了，主人請小姐到前面去。」

水飄香呆了一呆，道：「房大俠，咱們一道去。」

房雙衞道：「我去方便麼？」

水飄香道：「房大俠這麼說就見外了，請。」

他們到達季伯玉的房間，金大先生，關侯，沐二先生，依蕙都在座，特別令人岔眼的自然是左將龍威了。

雙將四嬌原是留在勾漏仙府的，他忽然找來此地，水飄香就知道大事不好。

龍威向水飄香抱拳一禮道：「龍威見

過水姑娘。」

水飄香道：「你辛苦了，是勾漏仙府出了事？」

龍威道：「是的，沈少夫人被擄！」

水飄香大吃一驚道：「這怎麽會，是沈少夫人走出仙府去了？」

龍威道：「不，是竹鳳叩府求見，老夫人讓她進來，想不到她包藏禍心，竟於夜間將沈少夫人刧走了。」

水飄香跌足道：「娘爲甚麽如此糊塗，隨隨便便就放她進來！」

龍威道：「這個……」

水飄香道：「這是何等重大之事，你還要吞吞吐吐的！」

季伯玉一嘆道：「這是我作的孽，她說懷了身孕，爲父母所不容，伯母自然會放她進去了。」

也許竹鳳當眞有了身孕，也許她只是一個藉口，因爲這個藉口是最容易獲得別人的同情的。

水飄香心細如髮，她忽然想到了時間的因素，季伯玉離開竹鳳總有半年多了，她如果懷有身孕，應該大腹便便，誰都瞧得出來，因而詢問龍威道：「竹鳳來到勾漏仙府，你有沒有瞧到她？」

龍威道：「瞧到了。」

水飄香道：「也瞧到她的大肚子？」

龍威搖搖頭道：「她說兩個月前曾經見過主人。」

水飄香道：「她胡說！」

顯然，竹鳳是蓄意欺騙，但沈芳兒却有罪好受了，算日子她應該臨盆在即，如何還能受到折騰？

在場之人沒有一個不焦急萬狀，金大先生更是眼佈紅絲，滿臉殺氣，此時如果有人招惹他，他必然會毫不猶疑的出手殺人。但，竹鳳現在何處？沈芳兒又被擄向何地？天地如此之大叫他們到那兒去找？

當各人束手無策之際，子母飛輪房雙衞說了話了，他輕輕咳了一聲道：「如果各位相信得過，援救沈少夫人之事，老夫願意負責。」

不錯，房雙衞原是神龍帮的，沈振山那一夥並不知道他已經棄暗投明，由他去救沈芳兒應該再理想不過了，因此，水飄香第一個接口道：「不要這麽說，房大俠，援救芳妹子的事咱們就拜託你了。」

房雙衞道：「好，不過老夫還有一個條件。」

水飄香道：「房大俠請說。」

房雙衞道：「老夫浪跡江湖，孑然一身，將來兩腿一伸，連身後事都沒有人辦，老夫的條件是想收沈芳兒做乾女兒。」

金大先生道：「好，老夫答允你。」

房雙衞雙拳一抱道：「多謝，老夫告退。」身形一幌，便已投向夜空之中了。

金大先生忽然站了起來，道：「伯玉，走，咱們不能放過神龍帮。」

不管別人同不同意，他逕自率領蓮花庵的女尼，向陽台宮狂馳而去。

季伯玉不敢怠慢，也與洗劍宮主依蕙領着兩派弟子跟踪急追。

待到達陽台宮，神龍帮衆早巳鴻飛冥冥了，他們搜遍陽台宮每一個角落，不只是找不到神龍帮的魔徒，連宮中的道士也找不到一個，金大先生在盛怒之下吩咐縱火，這一座歷史悠久的三清道場，竟成爲「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了。

× × ×

這是一個多災多難，十分難過的夜晚，金大先生，季伯玉，甚至水飄香都徹夜未眠。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往回頭緊趕，待渡過黃河，季伯玉向依蕙道：「宮主，妳也該回去瞧瞧了。」

依蕙道：「洗劍宮沒有甚麽，你不必担心，我想跟你去勾漏山，必要時多少有個照顧。」

季伯玉道：「此處距離洗劍宮不遠，妳還是先回宮去看一下，如果沒有事，妳再到勾漏山來。」

依蕙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她向金大先生等抱拳一禮，然後率領洗劍宮的人馬急馳而去。

現在只剩下黃山及五行門兩個門派了，季伯玉對金大先生道：「前輩不回黃山瞧瞧？」

金大先生道：「不必。」

的確不必，沈芳兒是他唯一的骨肉，還有甚麽比親骨肉更重要的？

於是他們馬不停蹄的一路緊趕，這天初更，他們趕到距離湘桂邊境不遠的楚江鎭。

這一路披星戴月的曉夜奔馳，人馬都感到有些疲乏，尤以蓮花庵的那般妙齡女尼，幾乎都現出了疲態，因而他們落店晚餐之後便歇息了。

季伯玉雖在酣睡之中，仍有極高的警覺，他聽到一股輕微的破風之聲，立即一躍而起。

那是一個紙團，由窗外投到靠窗的桌上，他只瞧了紙團一眼，立即穿窗而出。

銀輝瀉地，樹影婆娑，虫鳴蛙叫與樹枝磨擦的音响，構成一齣美妙的樂章，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良夜，但季伯玉却毫無欣賞的心情。

他以極快的速度，在四週巡視一匝，除了那些美妙的夜景，半點人影也尋找不到。

顯然，來人的身手不弱，在紙團擲出立即遠颺，季伯玉自然找他不到。

他返回房中，抓起紙團攤開來就月光下一瞧，不禁面色一變。

紙團上有字，是這樣寫着的：「還記得咱們定情的那個山洞麽？不要告訴任何人，一個人來，聽我的話，玉哥哥，不要逼我做出令你後悔的事來！知名不具。」

季伯玉恨恨的哼了一聲，雙掌微一用力，將紙條搓得粉碎，順手抓起長劍，再度穿窗而出，他抬頭辨認了一下方位，展開身形逕向西北馳去。

他跟竹鳳定情之處是在雪峯山，與楚江鎭相距數百里，他縱然輕功再高，也無法在天亮之時趕到。

不管怎樣他還是要拚命的趕路，因爲他放心不下沈芳兒。

她像春水一般的柔軟，像春風一樣的和煦。

她是一個眞正的女人，使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女人。

就因爲她太柔弱了，益發使季伯玉心生憐愛，何況她肚子裏還懷着他的骨肉。

他縱躍如飛，將輕功展至極限，當天色大明之時，趕到「夷水」之旁的一個山鎭「迴龍」。

終夜奔馳，飢疲交作，他不在乎疲勞，只要打打坐就可恢復，但人是鐵飯是鋼，他可不能不塡飽肚子。

他走進一家飯館，要了菜飯飽餐一頓，在招呼算賬時，店小二却送交他一張紙條，道：「客官可是姓季？這是別的客人留給客官的。」

季伯玉接過紙條展開一瞧，上面寫着：「由此向東走，到江西萍鄉縣城南門天都客棧，知名不具。」

季伯玉愕然道：「小二，交給你這張紙條的是甚麽人？」

店小二道：「是一位客人。」

季伯玉道：「我是問你那人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怎樣一個長相？」

店小二道：「是一位穿白衣的公子，約莫二十來歲，他還留了一個包裹給客官的。」

他由櫃上取來一個藍布包裹，季伯玉打開一瞧，除了一些男用的衣物，還有不少錢票，他離店時甚麽都沒有帶，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

只是他有點不解，竹鳳爲甚麽要去江西萍鄉？

由此地到萍鄉，必須橫越整個湖南中南部，千里迢迢，這豈不是坑人？

但小辮子抓在竹鳳的手裏，不聽她的行麼？

他嘆了一口氣，會過賬，買了一些乾糧，經過整天的奔馳，在夜色迷矇之際到了邵陽縣城。

落店之後，他託店家代購了一匹坐騎，翌晨天剛破曉，就匆匆束裝上道。

他沿路不敢作半點躭擱，恨不得脇生雙翼，飛往萍鄉，但老天似乎有意跟他爲難，這天趕到湘潭，竟然惹上一樁無妄之災！

湘潭在湘水的西岸，又當本省的縱貫官道，交通四通八達，是一個商業繁榮，貨物集散之地。

季伯玉到達湘潭是晌午時份，他想打個尖就趕路，因而隨便找了家飯莊進食。

這家飯莊的門前是一塊空地，此時正有一對夫妻帶着一個小女孩在那兒賣藝。

那男的約莫四旬上下，滿腮虬髯，狀如刺蝟，是魯男子一型的人物。

他的妻子一身青衣，青絹包頭，身材頗爲嬝娜，風韻倒還不錯。

那小女孩只有五六歲的年紀，長得清秀可愛。

最初虬髯大漢打了一趟拳，舞了一回刀，工夫還算紮實，可惜曲高和寡，欣賞的人不多。

這就糟了，賣藝謀生嘛，是希望觀衆捧場，隨便賞幾個小錢，解決一家三口的生計，但現在不只是沒有人賞錢，連瞧熱鬧的都不多，他們豈不要餓肚子，睡露天了。

於是他向妻子耳語幾句，拿起銅鑼敲了起來，道：「我夫婦路過貴寶地，因爲缺少盤纏，才來這兒獻醜，希望求得各位鄉親的一點帮襯，爲了答謝各位的愛護，又兄弟現在變一點小小的戲法，請各位鄉親有錢的帮錢場，沒錢的帮人場，兄弟感謝不盡。」

他說完話放下銅鑼，牽着那位清秀的小女孩往場中一站，然後拿起鋼刀，一刀就將小女孩的右臂剁了下來。

鋼刀劈掉臂膀，這種把戲可是少見得很，因而瞧熱鬧的發出一陣驚呼，同時銅板紛紛拋進場中，頓時洒了一地。

被剁掉了一條臂膀的小女孩，依然面含淺笑，毫無痛苦之色。

這是一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怪事，季伯玉雖是急欲趕路，不禁地也被這件怪事吸引着了。

更令他詫異的是在衆人驚呼喝彩之際，他竟然聽到一聲冷哼。

以季伯玉這身超凡拔俗的功力，虫鳴蟻語也瞞他不過，何況這聲冷哼就在他的身側。

按一般正常人的反應，應該是驚愕，訝異，叫好，喝彩才對，這聲冷哼豈不是大反常情！

因此，在冷哼入耳之際，季伯玉忍不住扭頭向冷哼之人瞧去。

這一瞧季伯玉整個呆住了，原來那是一個身着長衫，面目陰森的中年男子，桌上擺着酒菜，這表示他是來這兒喝酒的。

令季伯玉發呆的當然不是這些，到飯莊裏喝酒平常得很。

使人覺得不平凡的是，他的桌上除了酒菜，還有一隻青蛙，及一柄十分鋒利的小刀。

青蛙又稱田鷄，原是可以用來佐酒的，這也沒有甚麽稀罕。

但，如果那賣藝的虬髯大漢剁下小女孩子一條臂膀，中年男子也在相似的部位斬下青蛙的一截肢體，這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待虬髯大漢剁下小女孩的四肢，中年漢子桌上的那隻青蛙也只剩下蛙頭連着軀體了，他拿過一個大碗，將分解後的青蛙用大碗蓋着。

此時被分解的小女孩依然活着，她臉上的笑容未褪，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珠還在滴溜溜的亂轉。

虬髯大漢抓起一把泥土，雙手合十，向西方虔誠的拜了下去，口中同時唸唸有詞，像是在禱告甚麽。

拜罷起身，他開始接回小孩的肢體，但無論怎樣都接不上去。

虬髯大漢大吃一驚，他們夫婦再向西方頂禮膜拜，拜罷之後起身，立即踏罡步斗，重行施法，但他使盡全力，仍然無法接上小女孩的肢體。

最後小女孩面呈紫色，口溢血絲，眼看活不成了。

爲生活而賣藝，想不到竟然害死了自己惟一的親骨肉，虬髯大漢夫婦的悲痛可想而知。

他沒有搶天悲嚎，却發出一聲聲震屋瓦的大吼道：「是那一個暗算了我的女兒，有種的站出來！」

沒有人站出來，瞧熱鬧的更是紛紛走避，利那之間，那熱熱鬧鬧的空場，就只剩下虬髯大漢夫婦了。

此時季伯玉忽然驚覺，他身側的那個長衫中年漢子必與此事有關，那只蓋着青

蛙的大碗還在桌上蓋着。

激於一時的義憤，他立起身來，向身側的中年漢子雙拳一抱道：「小孩是無辜的，希望閣下高抬貴手！」

中年漢子向季伯玉瞽了一眼，同時面色一寒道：「你是他們一夥的？」

季伯玉道：「不，在下只是爲那小女孩向閣下討個人情罷了。」

中年漢子道：「你這是管閒事了，好，衝着你這位熱心的朋友我答允你，來，咱們先乾一杯。」

他另外斟了一杯酒交給季伯玉，兩人一仰頸子，將杯中酒一起喝了下去。

當季伯玉仰着頸子喝酒之時，門外忽然響起一聲暴吼，道：「喝不得……」

「喝不得」莫非這杯酒是穿腸毒藥？

季伯玉沒有把毒藥放在心上，他百寶囊中多是解毒靈丹，而且這聲暴吼也來得遲了一點，「喝不得」三字入耳，杯中酒巳經順着嗓門流了下去。

不管怎樣，這示警人的好意還是值得感激的，因而目光一抬向店門之外瞧去。

是那位賣藝的虬髯大漢，他巳像風一般的捲了進來，同時嘿嘿一聲，遙遙一掌向飯莊的後門推去。

原來當季伯玉舉目外望之際，那位身着長衫的中年漢子，巳悄悄的往後門溜走，虬髯大漢追趕不及，只得遙遙的擊了一掌。

這一掌雖是遙遠，中年漢子仍然打了一個踉蹌，然後奪門而出，消失於人羣之中了。

虬髯大漢沒有追他，却奔到季伯玉的身前道：「謝公子仗義執言，在下……咳，慚愧得很。」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兄台不必替我担心，你瞧瞧那只蓋着的大碗，看能不能救活令嬡。」

虬髯大漢黯然的搖搖頭道：「小女巳經沒有救了，公子住在那兒，讓在下扶你回去。」

季伯玉道：「在下是路過此地，沒有落店，兄台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了。」

他想走，但脚下剛剛跨出一步，忽然眼前一黑，竟然一頭向地上栽去。

這一栽他就人事不知了，待神智有了知覺之時，他感到是身在船上。

此時一彎新月高高掛在東山之上，滿天繁星照得景物一片清晰。

槳聲依呀，水聲淙淙，帶着濃重水氣的夜風掠身而過，使人感到清新，也感到一點寒意。

他想起來，但全身鬆軟，經過一番掙扎，竟然無法如願，不過這一掙扎却引起了別人的注意。

「啊，大牛你快瞧，公子醒來了。」

語音嬌滴滴的，顯然是一個女人，她是誰？大牛又是何方神聖。

他在猜忖之際，大牛出現了。

「啊，啊，原來是兄台，在下這是怎麼啦？」

他發覺大牛就是湘潭賣藝的那個虬髯大漢，適才說話的自然是他的妻子了。

虬髯大漢微微一笑道：「在下姓古，單名一個牛字，不過一般人都喜歡叫我大牛，公子不要見笑。」

語音一頓，然後面色一整道：「公子中了那人的蠱毒，在下等了七天之後去向他討解藥，想不到他竟然死了，他的妻子不知道解藥在那裏，在下無可奈何，只得帶着公子去廣東。」

這位大牛說起來聲如宏鐘，嗓門雖是很大，却有點詞不達意，爲甚麼要等到了七天之後才去討解藥，又爲甚麼要帶他去廣東。

再說那人爲甚麼會死？是不是被他遙遙一掌震死的？

正反問題太多，季伯玉難免感到一頭霧水。

大牛似乎也瞧出季伯玉有很多疑問，他又不會說話，只得向他的妻子求救道：「甜娘子，妳說吧。」

他的妻子姓田，長得蠻清秀的，一般熟識的人都叫她甜娘子，他覺得這個名字不錯，也跟着別人叫起來了。

甜娘子道：「你扶着公子坐起來，拿被子給他靠着。」

大牛扶着季伯玉半臥半靠，他才發覺他們乘的只是一個木排，但木排行駛得極爲平穩，這夫婦二人顯然是箇中高手。

此時甜娘子輕咳了一聲道：「那人中了大牛的子午釘，他必須坐在蒸桶裏連蒸七天，才能將子午釘蒸出，大牛找到他家裏的時候，他巳經坐進蒸桶裏去了，所以必須等待七天以後他出了蒸桶，才能問他要解藥。」

甜娘子這一解說，引起了季伯玉極大的興趣，他忍不住詢問道：「那人是誰？賢夫婦跟他有仇？」

甜娘子道：「他名叫金昆山，是青草堂的高手，咱們夫婦跟他素不相識，但青草堂跟本教却是誓不兩立的仇家。」

季伯玉道：「青草堂？這是一個甚麼門派？」

甜娘子道：「青草堂是採用草藥給人治病的，一般人稱他們爲草藥郎中，這般人散佈在雲貴川康一帶，其他的地方也有，他們是巫門的另一派，除了會使邪法還會放蠱。」

季伯玉道：「咱們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因而往往會發現一些令人無法理解的事物，貴教想必也是一個神奇的門派吧？」

甜娘子微微一笑道：「咱們是排教，敝教的教規極嚴，教中弟子從不敢無故招惹江湖是非。」

季伯玉道：「這個在下相信，否則賢夫婦何至於賣藝謀生？在下還有點不解，一個大活人怎能坐在蒸桶中連蒸七天？」

甜娘子道：「金昆山的妻子也是這般想法，懷疑她的丈夫巳被蒸得皮消肉化了，所以在第六天的晚間，她忍不住打開蒸桶瞧瞧，原巳冒出一半的子午釘全部縮回，金昆山也就一命嗚呼了。」

這些都是季伯玉聞所未聞的，他原想問一個大活人爲甚麼不會蒸死？子午釘又是甚麼？但以涉及人家門派的秘密，因而忍住沒有問下去。

木排仍在平穩的走着，瞧不出半點異狀，但季伯玉忽然感到身下一陣震動，同時嘩啦一聲，竟有一根木條由木排中抽出

，散落在水面之上。

大牛面色一變道：「好傢伙，還有這一絕招，甜娘子快收拾東西咱們靠岸。」

他們的運氣不壞，正好駛在江面較窄之處，再加上大牛當機立斷，雙臂貫勁，推動木排向岸邊撞去。

就這樣木條仍然連續抽掉三根，如果距離稍遠，他們非變做落湯鷄不可。

他們幸能逃過這次水刦，但木排巳經四分五裂不能再用了，大牛向岸上打量一陣道：「前面不遠是淥口鎮，咱們到那兒去投宿吧。」

於是大牛揹着季伯玉，甜娘子拿着衣物奔往鎮上，他們叫開了一家客棧的店門，開了兩個房間。

此時天色巳晚，他們只得分別就寢，次日一大早甜娘子就過來照顧季伯玉。

季伯玉不安的道：「如此麻煩大嫂，在下過意不去，古大哥呢？」

甜娘子道：「大牛回湘潭找姓金的算賬去了，咱們還得相處一段日子，你就不必客氣了。」

季伯玉道：「找姓金的算賬？他不是死了麼？」

甜娘子道：「他如果死了，咱們怎會住在這裏？不過詳細情形現在還不知道，要等待大牛回來才會明白。」

這一天他們在等待中渡過，直到第二天的傍晚大牛才匆匆趕回。

甜娘子道：「怎樣，大牛，是姓金的攪的鬼？」

大牛道：「除了他還會有誰？他殺了咱們的女兒，還不肯放過咱們，哼……」

甜娘子切齒道：「此人太過歹毒，你沒有放過他吧？」

大牛道：「我洒了一把米在他墳墓四週，嘿嘿，我不相信他還能長出肉來。」

季伯玉聽不懂古大牛說些甚麼，不由詢問道：「古大哥，究竟是怎麼回事？」

大牛道：「姓金的修爲頗高，他想蒸出子午釘雖然失敗，但他仍然可以保全他的肉體，在埋葬三年之後，他多半可以復活……」

季伯玉啊了聲道：「會有這種事，埋葬三年還能復活，這實在太過神奇了。」

大牛微微一笑，並沒有對此事再作解釋，因爲事涉奇幻，縱然解釋季伯玉不一定能懂。

甜娘子道：「在武學上不是有一種龜息大法麼？那不是也很玄妙？姓金的是土眠，與龜息大法相類似，不過火候較深，而且滲雜了旁門邪術。」

季伯玉道：「原來如此。」

大牛道：「姓金的在土眠之前，先在一張蘆蓆上施了法，叫他的妻子用那張蘆蓆裹着他送往墳地，並在送葬途中哭一聲抽掉一根蘆草，她這一抽，咱們的木排就遭了殃了。」

甜娘子一嘆道：「咱們的女兒無故遭到他的殺害，咱們不爲巳甚，他却不放過咱們。」

大牛道：「所以我才找到他土眠之處，讓白米變做蛆虫，鑽亂他的肉身，讓他永遠不能再活過來。」

季伯玉聽得一呆，江湖仇殺，原是寃寃相報，循環不巳的，想不到這仇殺的另一章，竟是如此的可怕。

甜娘子幽幽一嘆道：「公子，是別人不放過咱們啊！姓金的如果不死，咱們夫婦今後就要寢食難安了。」

季伯玉道：「大嫂說是，我只是感到江湖太可怕而巳。」

大牛道：「還有，姓金的一死，他下的蠱就失去主持，公子只要每天以內力相迫，八成可以將它迫出體外，不過這必須相當時日才能辦到，爲了使公子早日康復，咱們最好還是到英德去找我的師父。」

季伯玉道：「在下昨晚曾經運功相試，功力巳能提到三成，我想不必太久就可以將蠱毒迫出，英德用不着去了，在下還有事要急待辦理。」

甜娘子道：「不要把咱們當外人，公子，無論你的事如何緊要，在蠱毒沒有迫出之前，咱們不會離開你的。」

季伯玉十分感動的道：「大哥大嫂都是性情中人，季伯玉能够交到兩位總算不虛此行，這樣吧，咱們在這裏住幾天讓我運功試試，如果不行咱們再去英德，不過兩位不要再公子公子的，叫我兄弟或名字都行。」

大牛哈哈一笑道：「好，兄弟，就這麼辦？」

此後季伯玉的病情日漸好轉，在第九天的夜晚，終於將蠱毒逼出。

那是一隻很小的青蛙，吐出時巳經死亡。

現在季伯玉功力盡復，想到沈芳兒的安危，他再也睡不着了，好容易挨到天亮，他就急急的去找古牛夫婦：「大哥大嫂早安……」

大牛道：「啊，兄弟，看樣子你巳經逼出蠱毒了。恭喜你！」

季伯玉道：「托大哥的福，小弟巳經完全痊癒，我想向大哥大嫂告辭……」

甜娘子道：「別急，兄弟，你究竟有甚麼要緊的事，說給咱們聽聽不行麼？」

季伯玉道：「這個……」

大牛一把將他拉進房裏，道：「坐下來，兄弟，慢慢說，不弄清楚你大嫂不會放你走的。」

季伯玉無可奈何，只得將沈芳兒及竹鳳的關係，扼要說了出來。

大牛呆了一呆道：「兄弟你這是情仇牽連，恩怨難分了！」

季伯玉道：「是的，所以大哥大嫂只怕帮不上忙。」

甜娘子面色一正道：「你說錯了，兄弟，這個忙咱們一定帮得上，聽說習得陰雷魔功的人，多半會心性大變，這中間還要加上女人的妒恨，問題就更複雜了，那位竹姑娘也許會做出令人想像不到的事，咱們不可不防！」

經甜娘子這麼一說，季伯玉想起一件事來了！不由心頭一懍道：「大嫂說的對，這件事果然糟得很。」

甜娘子道：「你想起甚麼事來了，兄弟。」

季怕玉道：「竹鳳有一個大師兄，此人十分邪惡，他曾經想強暴沈芳兒……」

大牛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那是個畜牲，兄弟，咱們去找他算賬。」

甜娘子道：「大牛，你坐下來，這件

事我想咱們要好好的琢磨一下。」

大牛道：「救人如救火，這有甚麼好琢磨的？」

甜娘子道：「怎麼沒有，譬如竹鳳先要兄弟去雪峯山，忽然又要他去江西萍鄉，你知道這是爲了甚麼？」

大牛道：「這還不簡單，她臨時搬了家，自然要改地方了。」

甜娘子哼了一聲道：「你呀，眞是一條牛，你爲甚麼不想想，這可能是一項陰謀！」

大牛愕然道：「妳別說得這麼可怕，妳怎麼知道這是陰謀？」

甜娘子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如果竹鳳是爲了防範五行門的人跟踪，這也不能說她不對。」

大牛道：「對個屁，五行門的門主有了行動，他的門下自然要跟隨了。」

甜娘子道：「有人跟踪，竹鳳可不願意，她那小小的香巢，是不容許別人打擾的。」

大牛道：「不容別人打擾，哼，她把沈芳兒往那兒擺。」

甜娘子道：「這個麼，也許他將沈芳兒送給她大師兄了。」

季伯玉聽到這裏再也坐不住了，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大哥大嫂，小弟眞要走了……」

甜娘子道：「好，咱們一道走！」

季伯玉一怔道：「大嫂，妳……」

甜娘子道：「你聽我說，兄弟，咱們要救沈芳兒，是麼？如果你被竹鳳拌着分身不開，那該怎麼辦？所以你去拌着竹鳳，咱們去救沈芳兒，不過咱們雖然是同道，却要裝得互不相識，如果，再有人送信來要你改變方向，咱們也可以在暗中釘着他。」

季伯玉由衷的稱讚道：「大嫂心思細密！條理入微，小弟十分佩服，不過竹鳳他們會使陰雷魔功……」

不待季伯玉把話說完，大牛已經哈哈大笑起來，道：「不怕，不怕，咱們有對付陰雷魔功的辦法。」

季伯玉一怔道：「大哥，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小弟有一種可以尅制陰雷魔功的心法，我想傳給兩位。」

大牛哦了一聲道：「你也有尅制陰雷魔功的心法？快說，兄弟，它是如何練法的。」

季伯玉將風雲婆婆所授的口訣，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接着說道：「小弟試過，這項心法的確可以尅制陰雷魔功，兩位快練。」

大牛沒有練，却神色凝重的追問道：「兄弟，這雷公椎是誰教你的，他是你的師父？」

季伯玉由大牛的神色及語氣推斷，這項心法必然與他頗有淵源，因而將偶遇風雲婆婆的經過詳細說出。

大牛一嘆道：「估不到我大牛還有這麼一位長輩。待此間事了我要去叩見她老人家。」

季伯玉道：「大哥，那風雲前輩原來是大哥本門的前輩？」

甜娘子道：「還是讓我來說吧，風雲前輩不是提及風娘子及達音老禪師麼，達音禪師俗姓古，他老人家行道江湖之時，已經結婚生子，想不到却遇到風娘子，結下一段孽緣……」

大牛哼了一聲道：「達音禪師巳有妻子之事並未隱瞞，風娘子原是甘居小星的，後來她竟然要達音禪師休掉妻子，將她扶爲正室……」

季伯玉道：「達音禪師在心灰意冷之下，就遁入空門了。」

甜娘子道：「這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達音禪師被風娘子所害，武功在逐漸消失，只有學習風娘子的陰雷魔功，才能引起中和作用，不僅可以保持既有的武功，更可以再上一層樓，達到無我無相的境界。」

季伯玉道：「那麼，達音禪師沒有答允？」

甜娘子道：「沒有，因爲風娘子的條件是要達音禪師休掉妻子。」

季伯玉道：「小弟不懂，風娘子怎麼能够使達音禪師逐漸失去武功？」

甜娘子道：「因爲達音禪師的師傳武功！是五行化音心法……」

季伯玉啊了一聲，說道：「大嫂，妳說達音禪師師傳武功是五行化音心法，那麼這位老禪師，不正是武聖巴陵老人的傳人了。」

大牛道：「不錯，巴陵老人原本姓古，五行化音是古家的祖傳心法。」

甜娘子道：「可惜達音禪師却沒有將他的武功傳給古姓後人，武聖絕學也因他而斬。」

季伯玉道：「風娘子究竟是怎樣使達音禪師失去武功的。」

甜娘子道：「就是風雲婆婆教你的那種心法，它名叫雷公椎，習得五行化音之人，如果在運功之時配合雷公椎，必然可以提早達到五行化天籟的境界，但在三年之後，就會功力逐漸消失，最後變爲一個常人了。」

季伯玉錯愕半晌，忽然洒脫的一笑道：「偶然得來再偶然失去，做一對愚夫愚婦也沒有甚麼不好，只不過這種百年難遇的怪事偏偏叫我遇到，好像老天爺一直在跟我開玩笑似的。」

甜娘子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兄弟，莫非達音禪師的往事，會在你的身上重演？」

季伯玉說道：「是的，小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中，獲得五行化音心法，那風雲婆婆又教給我雷公椎，小弟與未婚妻子，均已練到五行化天籟，劍氣瀰六合的境界。」

大牛「啊」了一聲說道：「那怎麼辦？兄弟，莫非是那竹鳳又要用陰雷魔功威脅你？」

季伯玉淡淡一笑道：「達音禪師因爲不受威脅才遁入空門，那時他老人家可能功力已經退化，所以無力阻止風娘子在江湖上所造成的殺刦，小弟目前的功力尚未退化，我想三年的時間足够我蕩平魔道了，所以大哥不必爲我担心，我還有一點事想請問大哥。」

大牛道：「什麼事，兄弟。」

季伯玉道：「大哥是不是武聖一脈的傳人？」

大牛神色黯然的一嘆道：「甚麼傳人？古家的不肖子孫罷了，說來慚愧得很，達音禪師就是家曾祖。」

季伯玉道：「不要灰心，大哥，五行化音心法，及揮雲二十四招劍法小弟都巳習會，待我傳給大哥大嫂，不就可以重振古氏的家聲了麼？」

大牛道：「不，咱們夫婦年歲巳大，而且巳有師承，兄弟的好意咱們只能心領了。」

甜娘子道：「這樣吧，兄弟，咱們的兒子小牛巳經十二歲了，就讓他拜在你的名下吧！」

季伯玉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大牛道：「就這麼說，咱們吃了早餐去吧。」

甜娘子道：「不行，從現在開始，咱們就要裝做互不相識，兄弟你先去吃，吃完了就上路，咱們會跟上來的。」

季伯玉道：「好，小弟告退。」

早餐後他們由滌口出發，頭一晚宿在姚家壩，第二天住在醴陵縣城，此後一直到達萍鄉，並未發生任何意外。

「天都客棧」在萍鄉南門一個僻巷之內，由於地理環境不好，平時住店的旅客不多。

季伯玉於傍晚時分到達，他定好了房間，大牛夫婦才聯袂入店。

經過一番清洗，他們三人都在食堂進食，只是互不交談，裝作陌生之人而巳。

食堂裏進食的客人不多，除了他們三個，另外還有老少四人，由衣著及神色判斷，這老少四個全都不是江湖中人。

飯後季伯玉先行回房，大牛夫婦仍在食堂裏閒聊，他們却眼觀六面，耳聽八方，希望能够發現一點徵狀。

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一盞熱茶之後，進來一個十分神秘的人物。

此人身材中等，一身黑衣，頭上戴着一頂范陽大草帽，前沿壓得低低的，瞧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他緩緩走到季伯玉的房門之外，右手忽然一揚，丟了一點東西在虛掩住的房門之內，然後身形急轉，快步向店外奔去。

大牛哼了一聲道：「甜娘子，不能讓他逃出手去，咱們追。」

甜娘子點點頭，兩人長身而起，向黑衣人的身後跟踪追去。

這位黑衣人十分狡猾，輕功也頗爲高明，大牛夫婦一直跟出北門，追了幾十里，待黑幕籠罩大地，連人也追丟了。

甜娘子脚下一停道：「糟了，大牛，這只怕是調虎離山之計，咱們要不要回去瞧瞧？」

大牛道：「這個——咳，如果咱們追對了，放棄了豈不可惜！」

甜娘子道：「人都追丟了，對了又能怎樣？快走吧，別讓季兄弟出了事。」

他們向回頭趕，待回到縣城，巳是午夜時分，此時城門早巳關閉，只得越城而入。

客棧裏的客人都巳進入夢鄉，他們不便吵醒人家，只好高來高去了。

翻過院牆，直趨季伯玉的窗下，大牛悄聲呼叫道：「兄弟……兄弟……」

以季伯玉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這兩聲呼叫，必然可將他呼醒，但房裏靜悄悄的一點回音也沒有。

大牛心知大事不妙，急忙撥開窗子，與甜娘子先後躍入，甜娘子點燃油燈，兩人縱目四掠，那裏有半點人影。

大牛急得跺脚道：「糟了，季兄弟果然出了事。」

甜娘子的神色比較冷靜，她仔細觀察一陣之後，嘆息一聲道：「別人是有計劃的對付咱們，急有甚麼用？」

大牛道：「甚麼！妳是說人家早巳知道咱們是一夥的？」

甜娘子道：「不錯，黑衣人是故意現身將咱們引開，好讓季兄弟單獨赴約。」

大牛道：「這有甚麼要緊，以季兄弟那身功力，誰能將他怎樣？」

甜娘子道：「如果別人以沈芳兒的生命相威脅呢？」

大牛跳了起來，道：「甜娘子，別呆在這裏說廢話，咱們快去救季兄弟。」

甜娘子略作沉吟道：「黑衣人引誘咱們往北走，季兄弟多半去了南方，咱們快追。」

甜娘子的心思的確細密，季伯玉果然是去了南方，只不過時間差了很多，路程差得更遠，他們雖是猜對了，但山川如此之大，找一個人豈不跟大海撈針一般。

其實季伯玉也有計算，曾經爲大牛夫婦留下追踪的指示。

他明白大牛夫婦會去追趕那投書之人，不論能否追到，多半會到客房查個究竟，因此他將黑衣人的投書留在桌子上面。

那書柬的內容很簡單：「出南門走右面的山道，到五里坡接受第二道指示，知名不具。」

雖然還有第二道指示，如果大牛夫婦瞧到這張書柬，至少知道他去了五里坡。

只不過別人棋高一着，在他離開客房之後，就有人潛入房中將書柬取走了。

這些他當然不會知道，因爲他巳經奔向五里坡。

此處是一個小土山，道旁豎有一塊石碑，上面鐫着「五里坡」三個大字。

石碑不大，但却特別醒目，因爲石碑上掛着一塊長長的紙條，上面還有一些字跡。

季伯玉運目一瞧，上面是這樣寫着的：「過土山向左走，我在三里外的山神廟候駕。」季伯玉緩緩吁出一口長氣，不管是禍是福，總算到了地頭了，他依照字條上的指示，過土山向左走，却將字條留在石碑之上。

他是留給大牛夫婦看的，但他剛剛翻過土山，字條就被人取走了。

山神廟是一幢兩重殿宇的建築，後殿巳經破敗，只剩下一個還可聊避風雨的前殿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座前殿之上却收拾得頗爲整潔，神座上供着一位黑臉將軍，季伯玉認不出是那一位神祇，神前的香案上燃着兩隻巨燭，及一爐散着輕烟的檀香，將整個前殿都籠罩在香烟繚繞之中，使氣氛顯得一片嚴肅。

瞧到這等景象，季伯玉油然生出一股虔敬之心，很自然的在香案前拜倒下去。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兪人杰當了四海鏢局的總鏢頭，鏢局開張之後，兪人杰以爲天魔教的人會來搗亂，但五天來却平安無事，天魔教仍無任何動靜，這天，來了個托鏢的鹽商，兪人杰感到六神無主，忙請教侯師爺如何應付，侯師爺却要兪人杰親自押鏢，兪人杰深感此趟鏢內裏必另有文章，遂決定親自押鏢。兪人杰領着三條船運貨往川西方向出發，一路上平安無事，船行駛至巴東，兪人杰上岸走向一家酒樓，這酒樓正是天魔教巴東分壇所在地，分壇主是一名女白旗護法，兪人杰想藉吃飯之際了解情況，正吃間，五名青衣壯年前來找碴了……

藝高人膽大　神龍客遭殃

排尾的那漢子眼色一使，攔着說道：「巴東這兒，還有一個規矩，大鏢頭要不要參攷參攷？」

兪人杰點點頭道：「願聞其詳。」

那漢子咳了一聲道：「那就是說，如果貨物無法估價，則按護鏢人手收費，鏢師一名收費百兩，總鏢頭加倍！」

兪人杰從容抬頭說道：「總共是五百兩，對不對？」

滿樓酒客無不愕然。就連那五名青衣漢子，也都同時露出將信將疑之色，不是麼？五百兩銀子，幾乎是八千斤生銅的一半價，要是一名鏢師像這樣胆小怕事，當初又何必出門？

可是，事實就擺在他們眼前，却又不由得他們不信。

因爲兪人杰話一說完，便自探手入懷，取出一隻皮袋，從裏面倒出一把金珠，泰然自若地放在桌面上。

爲首的那名姓秦的漢子眼中一亮，伸手便想攫取。

兪人杰將金珠一把按住，說道：「且慢！」

那漢子臉色又是一變道：「閣下後悔了麼？」

兪人杰微微搖頭道：「這一點朋友放心，兪某人要捨不得這筆花費，這些金珠就不會拿出來，既然拿出來了，就不會收回去，除非——」

那漢子道：「除非什麼？」

兪人杰回答道：「除非朋友們不肯賞臉。」

那漢子嘿嘿一笑道：「這個也請你放心就是了！」

兪人杰頭一點說道：「如此最好！」說着，人往椅背上一靠，移開金珠上的手，端起面前的酒壺，悠然送去口邊，淺淺啜了一口。

那漢子冷笑着，手向桌面伸去。

突然間，那漢子臉色變了，伸出去的一隻手，也在離桌面不及三寸的半空中一下僵住！

五顆黃澄澄的金珠子，整整齊齊的嵌在桌面上，露在外面的，是五點金星，要想取出，顯然只有兩個辦法，如不能憑內家眞力吸攝，便須以刀斧之類，將整個桌面劈開。

那漢子的一張臉色，由紅轉白，白再轉青，終於脹成一片肝紫！

其他酒客們看清了是怎麼回事，竟忘却身處何境，情不自禁的大聲喊好起來！

五名青衣漢子雖然人人心裏有數，就是合他們五人之力，亦非眼前這名少年之對手，但這時已勢成騎虎，說不得也只有一拚了。

就在五人牙齦一咬，準備出手之際，那名駝背師爺忽然急步走了過來道：「諸位慢來！」

五名青衣漢子意待硬拚，本係出於迫不得已，現在，既有他們的頭目出來打圓場，自然樂得就此住手。

兪人杰忍不住有點惱火，轟過臉去，側目微哂道：「老先生出面得可眞是時候啊！」

駝背師爺顯已看出這位四海總鏢頭非等閒之少年豪俠可比，知道忍不下去也得忍，否則只有自取其辱。

所以他這時對兪人杰語帶譏刺，只當沒有聽得，連連打拱陪笑道：「務乞客官爺包涵，生意人也有生意人的難處，大家要是光動嘴巴不動手，那還沒有甚麼，倘若口到手到，小店自然不能坐視。好在雙方已經說得很明白，大家爭執的，就是那麼回事，小店的東家雖然不在這裏，這個主小老兒還作得了，這一切統算在小店頭上就是了！」

說着，像煞有那麼回事的，將五名靑衣漢子，强行推向樓梯口，再由另外幾名伙計裝模作樣的送去樓下。

兪人杰放心不下城外的那三條船，這時將五顆金珠收起，也跟着結帳下樓。

回到船上，天色已黑。

左手神劍和八手人猿一齊攏來打聽城中之情況，兪人杰將酒樓上那段經過說出之後，賀大寶搶着道：「那麼熱鬧的……今夜有得瞧了……」

兪人杰搖搖頭，思索着道：「這批傢伙雖然不會就此罷手，但不可能馬上採取行動，說不定會等到船離巴東之後……」

八手人猿接道：「依小的猜想，這批傢伙在看到總座露了那一手後，今後一定不敢正面明着來，要來就不會有光明手段，所以小的現在想到一個應付的辦法，只是不知道總座同意不同意。」

兪人杰道：「什麼辦法？」

八手人猿道：「先下手爲强！」

兪人杰問道：「孔兄意思可是說，不等這批傢伙找來，咱們今夜就先行殺上門去？」

八手人猿道：「小的正是這個意思。從總座話中聽來，城中的那座酒樓，無疑就是這批傢伙的巢穴！」

賀大寶點點頭道：「咱也聽人說過，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倒的確是個好主意！」

兪人杰搖頭道：「不大妥當。」

八手人猿道：「什麼地方不妥當？」

兪人杰道：「有道是：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這消息一旦傳揚開去，對我們四海鏢局的這塊招牌……」

左手神劍說道：「總座所慮甚是，護鏢的鏢師離開承保之鏢貨，而去隨便尋釁殺人，縱然殺的不是好人，傳出去亦非美談。」

八手人猿道：「俗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們難道就等着承受這批傢伙的鬼蜮技倆不成？」

兪人杰道：「那有什麼辦法，要是鏢行的這一碗飯好吃，那些鏢行早就不會關門了。好在這批傢伙能爲有限，只要我們提高一點警覺，諒這批傢伙也要不出什麼花樣！」

左手神劍忽然問道：「總座剛才說，在你上樓之後不久，曾看到一名五短身材的勁裝漢子，好像向那駝背師爺報告了一個什麼不好的消息，依總座看來，這名勁裝漢子來和他報告的消息，會不會跟我們這趟鏢貨有關？」

兪人杰點點頭道：「是的，這一點曾使小弟困擾甚久。依小弟看來，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要是有關的話，便可能是報告他們第一批派出去的人，已在黃陵廟附近失事！」

左手神劍微怔道：「總座以爲黃陵廟那顆人頭，就是今天這一夥中的一個？」

兪人杰道：「是的！」

左手神劍道：「那麼動手的對方，又是什麼人呢？」

兪人杰道：「這便是小弟之所以感到迷惑的原因。因爲就小弟之觀察，那漢子報告的，可能就是這件事，但是小弟却想不出，會有那一路的朋友，對本局如此照拂，而又退不居功？」

賀大寶插口道：「那也不一定就是爲了四海鏢局呀！對方是因爲跟咱們之中某一人有交情不也甚有可能麼？」

八手人猿和左手神劍齊聲說道：「賀兄這話，的確不無道理。」

兪人杰點頭笑笑，同時向賀大寶讚許地望了一眼。他想不到渾人也有開竅的時候，這種猜測，還眞合情理！

但是，對方是冲着他們之中那一個下手的呢？

兪人杰認爲決不是他自己。因爲跟他有關的人，只有恩師和天山三義等四人，但四人之中却沒有一位使用兵刃！

這一夜，果然未有事故發生。

第二天，船自巴東開出，中午經過官渡口，傍晚抵達楠木園。

當晚便在楠木園停泊。

因爲再過去便是水流甚急，險灘處處的巫峽，船隻經過時，有很多地方，必須僱用牽夫，只有下行船隻，才能够在經驗豐富的船家指揮下，冒險夜航。

晚飯後，左手神劍和八手人猿雙雙過來共商大計。

八手人猿孔義揚首先說道：「我看今夜一定太平不了。」

兪人杰點點頭，轉向左手神劍問道：「依朱兄的看法，賊人假使要來，可能會使些什麼手段？」

左手神劍沉吟了片刻答道：「依朱某人揣測，賊人假如在人力方面沒有必勝把握，很可能會採取以下兩種方式，不是澆

油放火，便是偷鑿船底！」

俞人杰點點頭，說道：「小弟也是這樣想。」

賀大寶有點發慌道：「那就要命了，咱賀大寶，不怕刀槍，不怕拳頭，就是怕水兼怕火！」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水火無情，誰人不怕？怕就能解決得了問題麼？」

賀大寶眼珠轉了轉，忽又說道：「不，咱不怕了。」

俞人杰道：「怎麼又不怕了？」

賀大寶道：「咱記得你老弟說過，你也只能泅過一條小河，大家都在船上，你既然不怕，咱還怕什麼？」

八手人猿忽然自告奮勇道：「這樣好了，今夜咱們來個分工合作，船頭上的事，交給你們三位，水底下則由孔某人獨力承當，那批傢伙不動鑿船的腦筋便罷，否則孔某人包管會叫他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俞人杰道：「孔兄的水面功夫，小弟是見識過了，只是孔兄一個人，到時候是否應付得過來？」

八手人猿笑了笑說道：「總座放心就是！」

於是，就這樣決定下來。八手人猿孔義揚從二更之後開始，負責巡視水底。左手神劍，賀大寶負責三更和四更，更具危險性的五更，則由俞人杰親自担任警戒！

職司分派完畢，各自回船。

俞人杰和衣躺在舖位上，不久即告睡去。睡到半夜，他忽爲一聲怪响所驚醒，一種日久成習的自衞本能，使得他不待睜開眼皮，便自枕下抄起那支判官筆，同時自舖位上一躍而起！

打艙外摸進來的賀大寶吃了一驚道：「老弟怎麼了？」

俞人杰看清是賀大寶，不禁皺了皺眉頭道：「還沒有輪到你值班，你到那裏去了？」

賀大寶顯得怪難爲情的說道：「咱……是……咱……」

俞人杰掃了他一眼道：「你又喝多了冷茶？」

賀大寶低下頭去答道：「是的，咱看起來人高馬大，不知道怎麼的，膽子總不够壯，一聽說風聲緊，便難入睡……」

俞人杰當然了解這種心情，他自己初在外面行走時，又何嘗不然？

於是他緩下語氣，加以安慰道：「這不叫胆子小……」

賀大寶搶着搖頭道：「你老弟不必爲咱保全顏面，咱的心情，咱自家清楚！」

俞人杰拉他坐下來，正容說道：「小弟說的全是實話，假使你聽不懂，小弟不妨多換一個說法，你就不難明白了。比方說：你賀兄以前當過鏢師沒有？」

賀大寶道：「你老弟還不是一樣？爲什麼你老弟就能如此鎮定從容？」

俞人杰道：「那麼，我再問你，你賀兄過去有沒有跟仇家生死相搏的經驗？」

賀大寶道：「當然有過！」

俞人杰道：「那時，你賀兄有沒有害怕的感覺呢？」

賀大寶道：「沒有。」

俞人杰說道：「那麼你賀兄是否覺得很奇怪，面臨生死一髮尚且不畏，何以只聽到一點風吹草動，却反而怕成這個樣子呢？」

賀大寶不禁一怔道：「是啊，這眞是怪事，要不是你老弟提起，咱可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是什麼原因？」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這原因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就是你以前的敵人，每次都是從你前面走來，而這一次的敵人，與以往恰好相反。任你何等英雄好漢，如說有人將要在他不知不覺之際，從他背後抽冷子下手，也會不在乎的！這道理賀兄現在懂了沒有？」

賀大寶睜大眼睛，點了點頭，似乎有幾分明白。

俞人杰接下去說道：「所以，你賀兄必須知道，這並不是胆量大小的問題，而是對於這種生活，是否已經養成習慣？你賀兄想想，過去的金筆令狐大俠是何等樣人，而你賀兄竟爲了看不慣他的作風毅然離開天龍府，試問，這會是一個沒有胆量的人，所能做得出來的嗎？」

賀大寶大爲高興道：「謝謝你老弟，現在咱才知道，原來咱賀大寶並非胆小怕事之人！」

俞人杰道：「當然不是！你賀兄以後只須記住，凡是打暗算主意的人，十九不是一流脚色，對這種人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

賀大寶聽了登時精神抖擻起來，這時探頭艙外望了一眼道：「該咱接班了！」

俞人杰叮囑道：「小心一點，一有响動，馬上過來叫醒我，不許擅作主張，逕與來人動手，知道嗎？」

賀大寶出艙後，俞人杰開始盤坐調息。再過去一個更次，就要輪到他了！

這樣隔了約莫頓炊之久，賀大寶忽然在艙門口低聲喊道：「老弟睡了沒有？」

俞人杰迅速抬起頭來，問道：「什麼事？」

賀大寶低促地道：「老弟快出來一下，岸上好像有人在交手。」

俞人杰不敢怠慢，連忙提筆一躍出艙。這時四更剛敲不久，下弦月斜掛西天，浮雲片片飄過，月色時明時暗，在離岸不遠的東南方，隱隱傳來一陣叱喝之聲，似乎爲數頗衆的兩派武林人物，正在進行着一場慘烈的混戰。

賀大寶低聲問道：「這一次，該不會再是巧合了吧？」

俞人杰點點頭，沒有開口，仍然凝神靜聽着。

賀大寶又問道：「老弟，咱們要不要上岸趕去瞧瞧？」

俞人杰擺一擺手，道：「你先去將朱師父叫起來！」

不一會，左手神劍朱子銘從前面船上，執劍飛身撲至，不待身形停定，便即搶着發問道：「那些傢伙來了麼？」

俞人杰皺了皺眉頭道：「是啊，但不知道又是那一路的朋友，在爲我們分勞，你聽聽這陣殺伐聲吧！」

左手神劍聽了一會兒，抬頭問道：「總座打算怎麼辦？」

俞人杰想了想，毅然說道：「不論發生何種變化，我們均不離開這三條船爲原

則！」

左手神劍道：「總座是否怕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

俞人杰道：「這是顧慮之一！」

左手神劍道：「這三條船上，裝的只是八千斤生銅，全部一共值不到一千兩銀子，總座難道不覺得……」

俞人杰道：「誠如朱兄所說，這批生銅，實在不值什麼，但是，朱兄應該知道，敵人同樣清楚這一點。既然這批鏢貨毫無刼奪價值，敵人爲什麼還要這樣不惜工本，兩番三次的前來下手呢？」

左手神劍似有所悟道：「是的，小弟一時糊塗，幾乎忘記這一點！」

俞人杰接着道：「敵人既以砸本局之招牌爲目的，我們就不得不份外謹愼，不但鏢貨短缺不得，就是三條船上的人命，也不能發生損失一條！至於一再爲我們分勞的這批朋友，安知他們不是在以我們爲現成之魚餌，藉以快意他們私人之間的恩怨？這種情形下，各有所圖，兩不相干，我們又何必去爲他們白操心思？」

左手神劍連連點頭道：「總座說得不錯，這批動手的人，的確不像有意帮我們的。」

俞人杰哼了一聲道：「如果小弟不是胡亂生疑，連昨天巴東酒樓上的那個冒失鬼，都可能不是什麼好來路！」

左手神劍一怔道：「總座是說——」

俞人杰冷冷笑道：「如說這廝是因爲巳經知道那座酒樓是匪窩，才故意點破小弟身份，藉以坐收漁人之利，朱兄以爲小弟這樣說，會不會完全冤枉了他？」

左手神劍又是一怔道：「是啊！船家當時只告訴岸上那些閒人，護鏢的是誰和誰，而我們幾個，當時均在艙中，這廝又怎會知道你就是總鏢頭的呢？」

俞人杰恨恨說道：「可惜小弟當時沒有想及這一點，還處處爲他的安全担憂，否則不叫他嘗嘗本少俠的手段才怪！」

賀大寶忽然咦了一聲，說道：「聽，聲音沒有啦！」

俞人杰和左手神劍停止交談，注意聽了一會兒，果然沒有了聲息。這時適值八手人猿探頭出水面換氣，俞人杰連忙發聲招呼道：「孔兄上來，今夜沒事了！」

八手人猿攀上了船頭，問道：「怎知道沒事了呢？」

俞人杰乃將岸上適才有人交手，如今巳告一段落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

八手人猿道：「那麼我們現在要不要派個人去看看？」

俞人杰搖搖頭道：「用不着忙在一時，活下來的巳經跑光，丢了命的無人帶走，天亮之後再上去也是一樣。」

賀大寶道：「現在還不到五更，那批傢伙會不會捲土重來？」

俞人杰道：「底下到天亮，歸小弟負責，你們去睡吧！」

天亮後，俞人杰留下賀大寶看船，帶着左手神劍和八手人猿登岸，前往昨夜斷殺之處察看。

最後，他們在離岸約莫半里不到的一座樹林附近，找着斷殺之現場。

經統計之結果，死屍共計十一具。其中赫然有着前天巴東酒樓上的五名青衣漢子，以及那名駝背師爺，和那名有着一對招風耳的伙計！

八手人猿忽然翻起一具屍體，失聲道：「還有一個女的！」

俞人杰點點頭，口雖不言，心裏則在想着，看樣子那座巴東分壇，魔教方面得重新選派一批人手了！

左手神劍跟着於另一邊叫道：「總座，你快來看！」

俞人杰走過去忙問道：「朱兄有何發現？」

左手神劍手朝地上一指道：「這種現象，總座可看得出它是什麼意思？」

俞人杰循示望去，看到左手神劍所指者，原來是一條鮮紅的血槓，由一灘血水中延伸出來，一路指向江邊，長約三四丈許，直到進入另一片草地，方始逐漸淡去，惟每隔五六步，仍然可以發現少數幾顆血點子。

俞人杰想了想道：「這可能是拖動一具屍體所留下來的吧？」

左手神劍惑然道：「這麼多屍體，都沒有動過，爲什麼要單獨移去這一具？」

俞人杰道：「當然是怕人認出了這名死者之面目。」

左手神劍道：「總座是說這名被移走之屍體，是另一方的人？」

俞人杰道：「這是沒有疑問的，你不看這一次的十一具屍體，每個人的死法並不完全相同麼？」

左手神劍不禁點頭道：「是的，這一次另一方面好像看來是不止一個。」

俞人杰說道：「但也不會超過三個以上。」

左手神劍聽得微愕道：「總座何以知道？」

俞人杰說道：「因爲這一次的十一具屍體，仍以死於利劍者佔多數，其中似乎只有兩人是死於掌力，死於利劍的九人，創口又全在同一部位，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麼？否則那些同來之人，當時豈非全在袖手旁觀？」

左手神劍道：「是的，來的人要不止三兩個，應該不會只喪一人才對。」

俞人杰道：「現在該輪到小弟請教朱兄一個問題了。」

左手神劍道：「總座有何見教？」

俞人杰四下望了一眼道：「這十來具屍體，朱兄有沒有全看過？」

左手神劍點頭道：「都看過了！」

俞人杰注目接着道：「從林外這九名死於利劍者之創口看來，對於昨夜這位使劍高人之身手，朱兄之評價如何？」

左手神劍道：「就小弟觀察所得，此人無疑爲一名罕見之劍術名家。」

「較之朱兄如何？」

「小弟自愧不如。」

俞人杰點點頭，沒有再開口。

三人接着又在林裏林外各處搜索了一遍，並未再有任何發現。

於是，三人一齊動手，挖出一個大坑，將十來具屍體，做一處掩埋了，方始返身回船。

現在，離此行之目的——自貢市——愈來愈近了；而四海鏢局之名氣，也隨着愈來愈響亮。

消息也不知道是怎麼傳出去的，船過巫峽後，每至一處大碼頭，差不多都可以聽到有人在談論着他們這一行過來這一路上的種種遭遇。「左手神劍」朱子銘，「八手人猿」孔義揚，「中州鐵漢」賀大寶，在傳言中，全成了了不起的大英雄；「金筆神俠」兪人杰，則更被渲染得幾乎成了神話中的人物！

左手神劍和八手人猿都問兪人杰這是怎麼回事，賀大寶更是耿耿於心，無法釋懷，他說：「人怕出名豬怕肥，這些傢伙，瞎吹一通，豈不是誠心要跟咱們過不去麼？」

兪人杰但笑不語，他最後被逼不過，只好告訴三人，道：「這裏面的來龍去脈，小弟雖已猜知一二，只是目前還不方便說出來。不過，有一件事，小弟可以先行告訴三位，就是這趟川西之行，請大家放心睡大覺，不管外面如何喧嚷，小弟將保險三位能夠太太平平的回到華容！」

左手神劍朱子銘恍然似有所悟，八手人猿孔義揚也跟着不住點頭，只有一個賀大寶，始終弄不明白。兪人杰想瞞着的，事實上也就是賀大寶一個人；因爲他怕這位渾爺一旦知道了事情之眞相，也許會情不自禁的在船家面前露出來，那時會眞的招來痲煩，也說不定。

十數天後，船抵自貢市，那位蔡姓鹽商，果然如約先期候在城外。

出售生銅，改載食鹽，約須三天的光景。

在這三天中，依例護鏢之鏢師可以自由行動。但是兪人杰卻約束朱、孔、賀三人，在這三天中，一步不許離船。他告訴他們三個，等船上了路，隨他們高興，要喝就喝，要玩就玩，只有這三天，放任不得！

朱、孔兩人，都明白他的心意，賀大寶本來就聽他的話，自然沒有異詞。

三天，很快的過去了。

如今，諸事就緒，只等貨主交待一聲，便可以開船了。

午後，那位蔡姓鹽商匆匆趕到，兪人杰迎上去問道：「什麼時候開始？」

蔡姓鹽商問：「明天。」

兪人杰道：「不是講好今天午後開船的麼？」

蔡姓鹽商道：「臨時發生了一點小事情，想跟總鏢頭打個商量。」

兪人杰道：「什麼事情？」

蔡姓鹽商道：「這兒有幾位客商，貨早辦好了，因爲外面不太平，一直沒有趕上路，剛才正想去找蔡某人，要蔡某人來跟總鏢頭通融一下，問總鏢頭可否允許他們附在我們船後，報酬方面，不成問題，他們說任憑總鏢頭開價……」

兪人杰道：「他們共有幾條船？」

蔡姓鹽商道：「也是三條。」

兪人杰道：「貨主有幾位？」

蔡姓鹽商道：「三位。」

兪人杰道：「都是您的朋友？」

蔡姓鹽商道：「是的。」

兪人杰道：「三條船上，裝載的都是一些什麼貨？」

蔡姓鹽商道：「一船皮革，一船烟草，一船染料和藥材。」

兪人杰道：「船在那裏？」

蔡姓鹽商返身一指道：「就是泊在那邊的那幾條，其中兩條跟我們的船相同，那條船身較寬的裝的是染料和藥材。」

兪人杰道：「人呢？」

蔡姓鹽商道：「都在城裏等回音。」

兪人杰道：「容兪某人跟朱、孔、賀他們幾位商量一下再作決定如何？」

蔡姓鹽商忙說道：「這個當然！」

於是，兪人杰將朱、孔、賀三人召至一處，徵詢三人對這件事的意見。

三人都說沒有意見，全憑總鏢頭作主。兪人杰仔細想了一下，最後決定這票生意照接不誤！

他出來告訴蔡姓鹽商道：「跟他們三位商量過了，他們三位的意思是：可以考慮。不過，得請這三位客人先行答應三個條件！」

蔡姓鹽商道：「哪三個條件？」

兪人杰道：「第一，在啓程之前，我們必須先查看一下貨艙，看船上裝的貨，是否跟他們說的相符。」

蔡姓鹽商道：「理該如此。這個不須說得！」

兪人杰道：「第二，貨主必須隨船，不得攜帶僕從，對何時開船，何處停泊，不許自作主張，一切應由兪某人決定！」

蔡姓鹽商道：「這一條也不成問題。他們三位，都是光身，根本就沒有僕從；至於航行期間之細節，本來就該聽鏢師的，我想他們不會不懂這一點。第三呢？」

兪人杰道：「第三，途中如遇意外，假使受損失的只是他們三位，兪某人願按通例賠償七成；如果六條船全部被刦，而我們四人也都負了傷，這表示護鏢之鏢師已盡了力，兪某人即不負賠償的責任！」

蔡姓鹽商道：「報酬呢？」

兪人杰道：「收費五千兩，由他們自己去定分攤之比例；在決定之後，請他們分別送一張貨品清單來！」

蔡姓鹽商點點頭道：「好的，我們晚上再碰面，五千兩要得不算多，我看他們大概會答應的。」

傍晚，蔡姓鹽商如約將那三名客商一齊領來船上，除帶來一千兩定銀外，並帶來三份貨品清單。

兪人杰見這三名客商果然都是老老實實的生意人，當即收下清單和定銀，並立即指派朱、孔、賀等三人，分赴三船，查艙點貨。

一直查到起更時分，三人先得回報，都說不差什麼。

第二天，兪人杰爲一路上便於照顧起見，乃將六條貨船之航行次序，排定如下：左手神劍朱子銘坐第一條船走在最前面，其次爲宋姓商人的皮革船，再次爲八手人猿孔義揚乘坐的第二條鹽船，再次爲邵氏商人烟草船，再次爲賀大寶乘坐的第三條鹽船，他自己則與那名譚姓商人乘坐那條滿載染料和藥材的大船殿後。

六條船，分別插上一面鮮明的小鏢旗，由一面大旗領航前導，一眼望去，旗角飄飄，煞是壯觀，較之來時，又是一番不同的氣象。

這次，惟一沒有改變的，便是那位蔡姓鹽商，他仍和來時一樣，走旱路先回華

容，並未因貨值提高而改變他的習慣。開船之後，那名譚姓商人命船家備了幾樣小菜，並取出一罎陳年美酒，要與兪人杰對酌。

兪人杰遜辭道：「謝謝譚大爺。本局規定，鏢師在外走鏢，一律不得近酒，是以在下清茶相陪就是了！」

譚姓商人連連點頭道：「這是好規矩，這是好規矩，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壞在一個酒字上，尤其走在外面的人，這玩藝兒實不以親近爲妙……」

兪人杰道：「譚大爺府上哪兒？」

譚姓商人道：「雲南。」

兪人杰道：「前面船上那兩位呢？」

譚姓商人道：「不大清楚，聽口音宋兄好像是川西本地人，那位邵兄，口音特別，極像是粵中人氏……」

兪人杰大感意外，但仍若無其事的問道：「三位跟我們那位蔡大爺認識很久了吧！」

譚姓商人搖搖頭道：「我們幾個，都是初見面。因爲大家都是生意人，又歇在同一家客棧，經幾次閒聊，便成了熟人，不過，說眞的，這位蔡兄，人倒是挺不錯的，這次要不是經他引見，我們這三船貨，眞不知要擱到那一天哩！」

兪人杰至此方始明白過來，這次的三筆生意，原來是蔡姓鹽商以三寸不爛之舌攬來的。

什麼三人都是他的老朋友，根本就是鬼話！

蔡姓鹽商這樣做，對他本人有什麼好處呢？

答案是：什麼好處也沒有！

要說有好處，那便是原來的三條鹽船，也許還不能引起歹人之興趣，再加上三條貴重的皮革、烟草、染料，和藥材船，只有更能引起歹人之垂涎。

這是一個簡淺的道理，蔡姓商人他難道不懂麼？肯定這裏面另有文章。至於其中玄機何在，對目前的兪人杰來說，已經不值一哂了！

假如他沒有猜錯，華容城中，過去也許根本就沒有這麼一位蔡姓鹽商，要有，那位眞正的蔡姓鹽商，如今也必然仍舊坐在他自己的家中。

至於現在的這位蔡姓鹽商，他敢說跟那天巴東酒樓上的那個冒失鬼，必爲同一人！

要是他能搜一搜這位大鹽商之隨身行囊，他敢打賭一定可以搜出一口鋒利無儔的寶劍。

換句話說，這位大鹽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大千四客」之一的「一劍封關」莫英豪莫大師傅！

所以，在以後的這段航程中，兪人杰表面上像煞有那麼回事，每日裏早巡晚查，對任何人不假詞色，其實心底下篤定得很，他知道他們四個，只是名義上鏢師，同一時候，在暗地裏，尙有鏢師中的師父，在暗中呵護着這六條船，他根本不需要爲此行之安全担憂！

兪人杰如今所煩惱的，是他的另一身份。

截至目前爲止，他離開天魔總壇，已經兩月有零，他憑着黃旗護教之崇高地位，在外面多躭幾天，本來不算一回事，但是，至少也得有個藉口，以及將不能回去之原因，由分壇報去總壇才行。

他原先之打算，本想在回航途中，計算時日已到，在奉節或巴東，找機會登岸一趟，以惡君平之面目，去到分壇，出示令旗，吩咐分壇往上報，就說他已發現華容的四海鏢局，可能是四方堡方面所主持，他目前正在跟蹤查察。

現在由於一劍封關隱身釘在暗中，這樣做顯然行不通。

看這情形，大概只有等到回去華容，再看有沒有補救之策了。

船入大江，順流而下，速度極快，一路上果然未再發生事故。沿江各處之天魔分壇，似已奉到天魔總壇之命令，不必再作螳臂擋車之舉。

半個月後，六條船，安然回到華容。

兪人杰與貨主交待清楚，收足此行之酬勞，帶着朱、孔、賀三人回到城中。

四人尙未走到鏢局，便聽得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他們四人起先尙以爲那家迎親，及至走近了，才知道局中已經得到消息，大放鞭炮，正是慶賀他們四人功成歸來！

當晚，局中大擺酒宴，爲他們四人洗塵，陪客中不但包括了一劍封關和流星雙拳，連那位侯師爺也到了。

猜拳行令，一直鬧到半夜，方始盡興而散。

在熱烘烘的場面中，兪人杰發覺那位由「三目神鷹」化裝的「裴家星」對他敬酒得特別勤，頗有巴結之意。兪人杰正中下懷，於是也就虛與週旋，一頓酒吃下來，兩人大爲投機。

席散後，他藉故將這位天魔大護法約去房中，挑燈品茗，作竟夜談。

先由他將這次川西之行，簡略地說了一遍，然後他問對方，自他離去之後，局中有沒有發生什麼事。那位天魔大護法先走去窗前，看清屋外無人，方始回到原座，壓着嗓門兒道：「總座知不知道，自您離去後，局中一連出了好幾次意外？」

這正是兪人杰想知道的事，於是也故作吃驚之狀，低聲問道：「你是說……好幾次……」

三目神鷹又朝窗外溜了一眼，湊近說道：「可不是！第一次就發生在您離去的第二天夜裏，估計對方來了，至少亦在十名以上，那聲勢可眞嚇人，怪嘯之聲，此起彼落，這座局子，幾乎完全落入對方的包圍之中……」

兪人杰忽然想起一件事，覺得這番描述，似乎不近實情，因而忍不住岔口問道：「對方是不是虛張聲勢一番，馬上就走了？」

三目神鷹哼一聲道：「走了？嘿！」

兪人杰接着道：「那麼，局中之鏢師，何以未見短缺，甚至受傷的也沒有一個呢？」

三目神鷹眼光閃爍了一下道：「這就是小弟要向總座請教的地方了。總座知不知道，我們那位東家究竟是何許人？」

兪人杰搖頭道：「不清楚。」

三目神鷹又問道：「見過沒有？」

兪人杰搖頭道：「沒有見過。」

三目神鷹不自覺脫口喃喃道：「奇怪，小弟眞懷疑……」

俞人杰忍不住暗暗好笑。他心想：「臥底人物要都像你仁兄這樣性急而露骨，還能成得了大事麼？」

當下，輕輕一咳，接着問道：「你說——那一夜——之後怎樣了？」

三目神鷹驚覺地噢了一聲道：「之後麼？說來眞是令人難以置信……咳咳……之後，我們尹副總座忽然現身曉諭大家，叫大家各自守在房中，不許妄動。」

俞人杰詫異道：「束手待斃？」

三目神鷹搖頭道：「當然不是！起初，大夥兒也都懷疑我們這位尹副總座，以爲他胆小怕事，後來才知道並非如此。」

「那麼，是怎麼回事？」

「就在我們這位尹副總座發出命令之後，來人之中忽然有人發出一聲咒駡，似乎在無意間中了暗算。接着，叱喝四起，金鐵交鳴，來人好像又被另一批人物所包圍，這樣足足持續了頓炊之久，方始聲息杳然，漸趨平靜。」

「敵人全部撤走了？」

「是的，連援助我們的那批神秘人物，也都走得一個不剩。」

「雙方傷亡如何？」

「不大清楚，因爲事後雙方均未留下死屍，但從院外街角各處，所留下之灘灘血漬，以及無數殘刀斷劍看來，顯然是一個小數目。」

「事後莫師父和車師父怎麼說？」

「莫師父和車師父自您離去後，就去了洛陽，他們只比您早回來一天，當時都不在。」

俞人杰點點頭，他果然沒有猜錯。只是他原以爲這次跟川西的僅有一劍封關一個人，却沒想到連流星雙拳也出了馬，那就難怪魔教巴東分壇的一干魔徒，那一夜要全軍覆沒了！

「那麼，尹副總鏢頭事後沒有告訴他們，當夜那批援助本局的人物，是哪一路的朋友？」

「沒有。」

「你們也沒有問？」

「問過。」

「他如何回答？」

「他只含糊其詞，說是連他也不怎麼清楚。他要大家不必慌張，僅是秉承總座臨走之交待而已！」

俞人杰總算又於無意中發現一個秘密，就是他的那位副手，副總鏢頭尹端華無疑也是圈內人物！

三目神鷹似乎得不到一點消息，就無法向魔方交代一般，這時候試探着又問道：「總座是否清楚這批神秘人物的來龍去脈？」

俞人杰故意沉吟了片刻，方才說道：「其實，這也不足爲奇……」

三目神鷹不由得精神一振道：「怎麼呢？」

俞人杰緩緩接下去說道：「我們那位莫師父曾經說過：『我們花大官人，事業不止一處，對方無論派來什麼樣的高手，我們這邊都會有相當之人物，與之週旋！』裴兄難道忘記了麼？」

三目神鷹微感失望道：「可是……」

俞人杰道：「可是什麼？」

三目神鷹道：「可是，小弟始終弄不明白，就算我們東家另外養有一批武士，何以能夠調度得如此迅速，這邊敵人剛到，那邊就趕來了，難道這批人物全都住在這附近不成？」

俞人杰點頭道：「可能。」

三目神鷹道：「那麼這批人會住在附近的什麼地方呢？」

俞人杰心想：你問我，我去問誰？

當下信口答道：「當然不會太遠。噢，對了，裴兄剛才說，這種情形，曾經發生好幾次，以後的幾次，情形又如何？」

三目神鷹肩胛一聳，說道：「還不是一樣！」

俞人杰皺了皺眉頭，道：「還不是一樣？」

三日神鷹脫口道：「當然還會——」

俞人杰代他掩飾道：「噢，茶都冷了。裴兄還要不要再來一點酒？」

這一晚，兩人談話到此結束。

第二天，侯師爺着人來請，俞人杰去到郊外那座宅第時，一劍封關和流星雙拳均在座，另外在侯師爺的對面，還坐着一名沒有見過的中年人。侯師爺介紹那人爲「居師父」！

經過簡略之寒暄，侯師爺忽然問道：「俞總鏢頭對這趟川西之行，可有什麼感想？」

俞人杰心念電轉，知道不冒險一下，也是不行的了，於是，從容不迫的朝一劍封關和流星雙拳兩人分別望了一眼，同時抱起雙拳，向兩人拱了拱，然後含笑說道：「俞某人的感想只有一句話：謝謝莫師父和車師父一路大力照拂！」

四人先是一怔，跟着全都哈哈大笑起來！

侯師爺向三人笑着說道：「老朽說得如何？」

那中年人點點頭道：「師爺法眼，果然毫厘不差！」

侯師爺轉過身來道：「既然老弟已經看穿了這次的把戲，也就用不着老朽多作解釋了。以老弟之過人天賦，老弟有沒有想到，今天我們這座四海鏢局，它應運而生之眞正目的？」

俞人杰正容欠身道：「俞某人前次已經向師爺明白表示過了，爲了公義和私仇，只要有機會能與天魔教對壘，俞某人無不捨死相從！」

侯師爺捋鬚頷首道：「好，好，只這一句話，就抵得上千言萬語了！」

那中年人插口問道：「如果我們花大官人另外交給俞總鏢頭一件任務，俞總鏢頭是否願意接受？」

俞人杰道：「在下願先知道這件任務之內容，才能回答。」

那中年人道：「我們花大官人的意思，想找一個人混去天魔教內部，以便監視該教之一擧一動，做爲內應，侯師爺推薦說，無論胆識與武功，俞總鏢頭都是最合適的人選，不過，這種事絲毫勉强不得，俞總鏢頭接受與否，儘可從容考慮，因爲您在鏢局中，目前也是一根重要的支柱，如果您無意就此，我們仍然可以另外再想辦法！」

俞人杰想了想，抬頭問道：「以何種方式混入，是否已有週詳之計劃？」

那中年人說道：「這一點，我們幾個尙在研究之中，根據我們最近所獲得的消息，該教有一名黃旗護教，名叫『公孫節』，外號『惡君平』，據說已自該教總壇出發，準備前去四方堡，打聽那位四方堡主——」

俞人杰道：「四方堡在什麼地方？那位四方堡主又是誰？」

那中年人道：「四方堡在豫南上蔡，那位四方堡主姓溫，名思廣，外號杜門秀才，是我們花大官人老友，也是天魔教的死對頭之一！」

俞人杰察言辨色，知道對方並非以言相試，於是點頭說道：「是的，這位四方堡主，好像曾聽先師提過。」

那中年人道：「我們計劃之一，便是想等這位惡君平送上門來，然後便由弟台頂着他的身份混進去！」

俞人杰道：「這樣做是否妥當？」

那中年人道：「弟台認爲這樣有何處不妥？」

俞人杰道：「對這位惡君平，俞某人毫無認識，無論相貌、語言、擧止以及生活習慣等等……」

那中年人道：「這一點我們自會爲弟台設法，但請放心，沒有十分把握我們是不會輕易冒險。」

俞人杰又問道：「這事還要等多久，才能付諸行動？」

那中年人沉吟道：「這就難說了，因爲我們還不能斷定這位惡君平會不會眞的敢去四方堡，此人過去乃武林中有名之奸險小人，心口往往不一致，他也許吹下大牛，然後別處轉一轉，便回去編一段話邀功，也不一定。」

俞人杰點點頭道：「事情決定後，你們只須通知俞某人一聲就是了！」

侯師爺見他已應承下來，顯得十分高興，忙向房外喝道：「花福，擺酒！」

晚茶時分，俞人杰帶着幾分酒意回到鏢局。

他猜想的沒有錯，那位副總鏢頭尹某見他自郊外宅中喝了酒回來，知道他已經成爲圈內一份子，在態度上就有了明顯的變化。

他將俞人杰讓去自己臥房中，親自端上一杯濃茶，然後向俞人杰低聲說道：「在本局現有的這些鏢師之中，總座認爲他們是不是一個個都很忠心可靠？」

俞人杰點頭道：「小弟心裏有數。」

尹端華微感意外：「總座難道——」

俞人杰淡淡一笑道：「要連這些小地方都注意不到，我這個總鏢頭豈不是白當了？」

尹端華由衷生敬，說道：「小弟眞佩服我們侯師爺的知人善任之能，總座果然要得！」

俞人杰正容接着道：「有一件事尹兄必須注意，就是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局中多了這麼樣一個人，對我們來說，應該是有利無害，小弟的意思，尹兄懂得嗎？」

尹端華連忙說道：「懂，懂，局中的事，不問大小，當然由俞兄做主！」

俞人杰道：「今後對這位仁兄，不但不要加以監視，而且不妨多予自由行動之方便，他有他的打算，我們也有我們的打算！」

尹端華道：「是的。」

正在說着，一名胡姓鏢師忽然匆匆走進來，低聲報告道：「又有一批來了。」

尹端華抬頭問道：「來了多少人？都是哪一等貨色？」

胡姓鏢師道：「約莫十人左右，好像都是三旗護法之身份。」

尹端華道：「爲首之人，生做何等模樣？」

胡姓鏢師道：「是一名年約五旬上下，身材瘦小，面如枯棗，神氣却顯得甚是倨傲自大的黑衣老人。」

俞人杰馬上想到了一個人：「百步赤練」閔公侯！

尹端華想了一下，又問道：「這批傢伙刻下歇在什麼地方？」

胡姓鏢師道：「南門集賢棧。」

尹端華道：「剛到？」

胡姓鏢師道：「是的。」

尹端華點一點頭說道：「好，知道了，你下去吧！」

胡姓鏢師退後，尹端華轉向俞人杰道：「這批天魔匪徒，無疑又是爲找本局霉氣而來，過去幾次來的只是一些小嘍囉，打發起來，尙不費事，這次的那名黑衣老人在教中身份可能不低，總座以爲我們要不要先着人去府中報告一下？」

俞人杰道：「根據以往幾次之經驗，這些匪徒是不是當天來到，當夜馬上就動手？」

尹端華道：「是的。」

俞人杰道：「過去幾次都是怎樣打發的？」

尹端華道：「過去幾次都是由侯師爺另作安排，迄未動用本局之人力。」

俞人杰思索了一下道：「這樣好了，你去府中向侯師爺報告，順便轉達小弟之意見，我們大可不必墨守成規，每次都等別人殺上門來！」

尹端華聽了，眨着眼皮道：「總座意思……」

俞人杰點頭接着道：「是的，小弟意思，正是如此，不顧老是處在被動地位。既然我方另有人馬可資調遣，即使放手大幹一番，亦對本局信譽無損，小弟這就改變裝扮，先去集賢棧察看一下，如果侯師爺認爲此議可行，小弟屆時便可於棧中作爲內應！」

尹端華欣然道：「好主意！小弟也曾想到過，只是不敢提出來，現有總座做主，侯師爺當然不會不採納！」

俞人杰揮手道：「快去吧！」

尹端華領命去後，俞人杰將賀大寶悄悄喊來房中，取出一支三稜刺，叫賀大寶貼身藏好。

賀大寶不勝迷惑道：「老弟幹麼要咱帶着這玩意兒？」

俞人杰肅容低聲道：「今晚我們將喬裝一對主僕，歇在南門集賢棧，夜裏不論發生什麼事你都用不着驚慌，你只須緊緊跟着我，我到那裏，你到那裏，我吩咐你怎樣做，你便怎樣，聽懂沒有？」

賀大寶點點頭道：「聽懂了！」

薄暮時分，南門集賢棧中，忽然走進一對衣飾講究的主僕。

一名店小二搓着雙手，攔住那主僕去路，哈腰陪笑道：「兩位客爺，對不起得很……」

公子見狀一楞道：「這話怎麼說？」

店小二搓手陪笑道：「最後一間上房，剛剛租出去。」

那公子忙說道：「不一定要上房。」

店小二搖頭道：「實在對不起，普通客房也沒有了。」

那壯漢勃然大怒道：「放屁，咱們公子要房間，沒有也得變出一個有來！」

店小二向後退出一步道：「這位二爺，你——這，這，這是什麼話？」

那壯漢捲着袖子冷笑道：「聽不懂，是嗎？」

那公子轉過臉喝道：「阿寶，不許放肆！」

接着店小二婉聲道：「伙計，你別理他，他天生的就是這個樣子，不瞞你老鄉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之所以一定要在這兒歇下，因爲本公子約了一個朋友，講好了在貴棧見面，否則便會失去聯絡，敢煩你老鄉務必通融一下。」說着，向前走出一步，將一塊碎錢迅速塞在那伙計掌心裏。

那店小二四下望了一眼，忽然手一招，低聲說道：「兩位請隨小的來！」

語畢，轉身領着主僕兩人，穿過一條狹窄的甬道，來到後院東北角落上的一個小房間。

那壯漢緊皺眉頭，說道：「這算他媽的——」

那公子急忙攔着道：「很好，很好，這個房間相當清靜。」

店小二朝前院指了指，悄聲道：「前面院子裏，剛住進一批江湖上的朋友，他們包下本棧全部房間，交代本棧不許再接客人，這一間是小人的歇宿之處，請兩位客爺將就些，等前面這批大爺走了，小人馬上就爲兩位客爺換上房。」

那公子點頭道：「好的，你去拿茶水吧！」

那店小二走了幾步，忽又跑回來道：「小的還忘了一件事。」

那公子問道：「什麼事？」

店小二低聲道：「等會兒兩位出去，要是有人問起，請兩位就回說是小人的親戚，小人名叫張家祥。」

那公子答道：「這個本公子理會得，你放心就是！」

不一會，那店小二送來茶水，並問主僕二人可要吃點什麼，那公子搖搖頭，說是已經吃過。

等那店小二再次退出，那公子朝那壯僕眼色一使，跟着也向前面走來。後面，那壯僕在主人離去後，立即將兩扇房門緊緊關上！

這時天色已黑，前面店堂中，已經點起兩盞油燈。

在店堂一角，兩名勁裝漢子，正在一邊飲酒，一邊低聲談話。那公子經過店堂時，由於他是自棧內走出，穿的又是一身儒服，因而兩名漢子全未在意。

倒是那公子——俞人杰——反在這一瞥間，將兩人打量了個清清楚楚。

他認出這兩名喝酒的天魔教徒不是別人，正是血掌堂的那名白旗護法子母金梭張敬亭，以及峨嵋刀堂的那白旗護法多刺閻羅胡正之！

俞人杰腳下不停，繼續向棧外走去。外面大街上，已是萬家燈火，俞人杰背起雙手，裝出一副悠閒的樣子，正徘徊四顧間，身後忽然有人輕聲問道：「是總座麼？」

俞人杰聽出是那位副總鏢師尹端華的聲音，於是一邊向前緩步踱去，一邊傳音回答道：「是的，拐過前面街角再說！」

拐過了街角，俞人杰轉身問道：「侯師爺怎麼說？」

尹端華低聲興奮地道：「侯師爺他們決定採納總座之建議，起更之後馬上就動手。」

俞人杰也低聲接着說道：「小弟還有一個好消息。」

尹端華輕聲哦道：「什麼好消息？」

俞人杰道：「侯師爺他們正在等着的一個人，這次也到了！」

尹端華道：「誰？」

俞人杰道：「該教的一名黃旗護教，惡君平公孫節！」

尹端華愕然說道：「就是那名黑衣老人？」

俞人杰搖頭道：「不是，那名黑衣老人，身份要差得多。小弟是從兩名匪徒閒談中聽來的，他們用身份較低之黑衣老人出面，顯然是想分散我方之警覺心，這次來的匪徒，看來身手都不弱，還請侯師爺他們小心一點爲宜。」

尹端華點頭道：「師爺他們也知道這一次不比往常。」

俞人杰接着道：「到目前爲止，小弟尚未能辨認出那位惡君平的眞面，不過你可以回去跟他們這樣說，今夜動手時，那個什麼惡君平，可交由小弟對付，以便小弟對這廝之武功路數，能先充份了解一番！」

尹端華惑然道：「爲什麼……」

俞人杰微笑道：「你回去這樣說，他們自然明白！」

尹端華見俞人杰跟上面的人相處得如此親近，不由得肅然起敬，當下連忙點頭稱是。

俞人杰手一擺道：「你可以走了！」

尹端華匆匆離去後，俞人杰亦向棧中返身走回，不過，他這一次走的，却不是客棧之大門！

他經由棧側小巷，繞去棧後，翻過花牆，以約定之暗號，輕輕叩開房門，閃身進入未點火的房間內。

賀大寶悄聲問道：「決定了沒有？」

俞人杰點點頭道：「決定了，前面院中有無動靜？」

賀大寶道：「負責把風的匪徒，是個高高瘦瘦的傢伙，他只踮起腳尖，向這邊隨意掃了幾眼，便走開了，似乎早已知道這邊是伙計們的房間，那名伙計，也只來過一次，咱告訴他，公子累得很，已經睡了，咱這樣回他，沒有回錯吧？」

俞人杰道：「你說負責把風的匪徒，是個高高瘦瘦的傢伙？」

賀大寶道：「是的。」

俞人杰道：「較之小弟如何？」

賀大寶道：「差不多，不，看上去好像還要稍爲高一點！」

俞人杰道：「還沒有換人吧？」

賀大寶道：「恐怕還沒有。」

俞人杰點點頭道：「好，你將窗戶拿黑布蒙上，然後點上油燈，取出書箱備用，我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來。」

這時月亮尚未升起，天空中一片漆黑。俞人杰貼身院牆下，緩緩探出面孔，他首先聽到的，是一陣輕微而有規律的脚步聲，那名把風高瘦匪徒，似乎正在繞着院中那座假山閒踱。

接着，他運足目力，方始看到一條人影在緩緩移動。

賀大寶說得一點不錯，刻下院中把風的這名教徒，果然有着一副高高瘦瘦的身材。

俞人杰自衣底取出了金筆，然後壓着嗓門兒，低低喊出一聲：「張護法，你過來！」

那教徒霍地止步轉身，沉聲喝道：「誰？」

俞人杰改以傳音答道：「輕一點，我是公孫護教！」

那教徒微微一楞，隨即快步奔了過來。因爲他顯然已從聲音中聽出，發話的確係「公孫護教」！

那教徒奔來牆邊，低聲問道：「護座剛到？」

這一下，俞人杰辨認出來了，原來是金筆堂的那名黃旗護法：「如意棍」丘伯常！

當下手一招道：「過來這邊！」

如意棍丘伯常此刻純係「以音取人」，口中應得一聲，迅即翻過牆頭，輕輕一躍而下。俞人杰不想驚動院內其他教徒，金筆一抖一送，即告了事！

賀大寶打開房門，看見他挾入一具死屍，不由得當場一呆！

俞人杰低喝道：「門快關上！」

這邊門剛剛關好，前面院中，忽然有人喊道：「喂，老丘——」

大概因爲無人應答之故，又改成自言自語道：「眞是怪事，剛剛還在這裏，怎麼一幌眼就不見了呢？」

西廂中一個陰冷的聲音問道：「什麼事？」

院中那人答道：「報告護座，丘護法不知那裏去了！」

西廂中那人哼了一聲道：「你們金筆堂的人，就沒有一個中用的東西！」

院中那人分辯道：「卑座——」

西廂中那人道：「是不是不服氣？」

院中那人，沒敢再開口。

另有一人婉轉接口道：「丘護法也不是三歲的小孩子，有事不會不打一聲招呼，我看也許是一時內急，出野恭去了。」

院中那人連忙接着道：「是的，我立即去找找看！」

西廂中那人冷冷下令道：「用不着管他，大家準備動身出發，不能爲了他一個人，誤了大家的時刻！」

這邊房中，俞人杰忙着爲死人更衣易容，神專意貫，心無二用，直起身子，退後一步，仔細端詳了一番，大致上認爲滿意了，這才轉過臉去，向賀大寶注目道：「記不記得城外江邊的那棵大槐樹？」

賀大寶點點頭：「記得。」

俞人杰手一指道：「馱出城去，在樹下等我，別讓人看到！」

賀大寶衣袖一捲，馱起便跑。

這邊，俞人杰待賀大寶離去後，抄起金筆，吹滅油燈，躡足走出房外，藏於暗處，靜待變化。

前面院中，黑黝黝一片，只聽有脚步聲，不聞一聲人語，似乎衆魔徒業已收拾停當，只待一聲號令，便可出發。

就在這時候，東廂屋脊上，忽然有人陰陰一笑道：「朋友們都準備好了麼？」

發話者不是別人，赫然竟是那位看上去半死不活的侯師爺！

俞人杰微微一怔，急忙運目四下打量，只見東西兩廂，以及前廳屋脊上，有如魔影似的，身形一條接一條，陸續出現。估計其總數，幾乎不下三十名之衆！

前院中發出幾聲零星的驚呼，隨即沉靜下來。

這批天魔護法們，畢竟是見過世面的老手，雖然事出意外，却依然能够保持鎭定。

這時只聽那位百步赤練閔公子打了個乾哈哈道：「這倒好了，自動送上門來，眞是知情識趣之至，我說，發話的這位朋友，咱們是一個一個來？還是餛飩餃子一鍋煮？」

侯師爺冷笑道：「老夫對餛飩餃子通統沒有興趣，只對湯圓有胃口。」

百步赤練道：「此話怎講！」

侯爺師冷冷道：「很簡單，誰先『浮』上來的先『吃』誰！」

百步赤練說道：「希望朋友不要燙了嘴！」

話發聲中，身形凌空拔起，竟然首先發難，逕向侯師爺立足處如怒矢般疾射而去！

侯師爺大聲力讚道：「不愧爲領袖人物！」

只是他也自恃身份，儘管口中不饒人，却未藉居高臨下之優勢，在對方身形未定之際搶先出手！

百步赤練高喝一聲：「有謝承讓！」

不等雙足找實屋面，半空中雙掌一翻，首先攻出一招。

這位百步赤練，果然名不虛傳，儘管人在空中，眞力無法發足，這一掌依然呼呼有聲，挾具着一股凌厲威勢！

侯師爺並未立即還手，身軀一閃，挪移丈許，口中輕輕一哦，道：「朋友原來是——」

百步赤練冷冷接口道：「不錯，過去的『了緣僧』，後來的『百步赤練』，現在是『天魔黑旗護教』！朋友大概就是過去淮陽道上的『無影神抓』侯玄經侯大俠吧？」

侯師爺又是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好眼力，好眼力！」

百步赤練迫上一步，冷冷地道：「這也值得一笑麼？」

無影神抓頭一搖道：「你錯了，我笑的是另外一件事。」

百步練赤注目道：「哪一件？」

無影神抓臉孔驀地一沉道：「我笑的是你朋友既已認出老夫是誰，居然還敢這樣飛揚跋扈！」

百步赤練聽了，突然仰天發出一陣桀桀狂笑。大概再沒有一件事，能有對百步赤練這樣的人，說出這樣的話，更能使人怒惱的了！

無影神抓待他笑定之後問道：「朋友聽了是否很不愉快？」

百步赤練又向前迫出一步，陰陰接口道：「這一次輪到你閣下錯了，閔某人愉快之至。能看到一位過去在武林中薄具名氣的人物，忽然冒出這麼一句孩子話，還不够愉快麼？」

口中說着，再上一步，突然一掌照面劈去！

兩人之間隔，已縮至尋丈之內，以一個能在百步之內，取人性命的高手，在這樣一段微不足道的距離裏挾怒出手，其威力之霸道自屬是不難想像。

可是，無影神抓却全然不當一回事。

只見他衣袖微微一拂，有如陀螺似的，身形就地一轉，反繞百步赤練背後，鷄爪般的五指，一把抓出！

五指抓落之處，正是百步赤練的後腦門！

百步赤練自然不會這麼容易被他抓着，腦袋一偏，看也不看，右臂一曲，反向無影神抓的腰間撞去！

在貼身纏拚之際，這是相當兇猛的一招。

無影神抓顯然不願落個同歸於盡，哈哈一笑，引身飄開！

百步赤練一着佔先，得理不饒人，足尖一點，雙掌互錯，再度飛身撲過去！

這時月亮自天際升起，在一片清光中，已漸漸能够分辨四週的物形。

院中的天魔護法們因形勢不利，在百步赤練和無影神抓這一陣勝負未分之前，暫時均採觀望態度，未再有人出面叫陣。

站在高處的那些蒙面武師，大有吃定之意，他們見魔教中無人發難，亦不願錯過觀摩機會，所以這時院裏院外，一片沉寂。

只有東廂屋脊上，人影縱橫起落，不斷帶起一片衣袂破空之聲，以及偶而發出的一二聲悶吼和叱喝。

俞人杰見了這等情景，心中不禁暗暗焦急。

要是這批天魔護法今夜無一漏網，他的謊言，豈非不拆自穿？

所以，他決定不再等待，馬上爲雙方製造一個混戰的釁端！他想着，悄悄摸出兩支三稜鏢，繞去花牆後面，對準這邊的兩名武師，抖手打出！

飛鏢出手後，一個倒縱，重又退回原處！

他因爲不知道這兩名武師爲人如何，不想傷害兩人性命，是以飛鏢打去之方向，均是兩人肩頸之間的空隙。

兩支三稜鏢，從那兩名武師耳邊呼嘯而過，一直射向院心，最後於院中撞着那座假山，方始迸出一串火星子，先後落在水池中。

那兩名武師以爲院外尚有賊人同黨，驚駭之餘，全爲之勃然大怒！

當下，一聲厲叱，雙雙騰身向花牆外面撲去。

被困院心的那批天魔護法亦以爲來了援兵，人人精神大振。於是，各抖兵刄，發一聲喊，紛紛縱身向牆邊撲了過來。

圍在東西兩廂以及前院屋頂上的那些蒙面武師們，自然不甘袖手。

刹那間，怪嘯之聲，此起彼落，全向着這邊湧來，身形越空穿射，有如蛇陣過境！

緊接着，兩支人馬，便於花牆外面那爿空地上，你追我逐，殺成一團。

俞人杰無心再作壁上觀，足尖一點，竄進甬道，然後由前院翻牆跳出棧外。

不一會，走出城門，那棵大槐樹，遠遠望去，就像一名叉腰挺立的巨人。

俞人杰緊上數步，低聲招呼道：「賀兄，小弟來了！」

只聽賀大寶突然大聲叫道：「老弟小心——」

接着，一聲悶哼，音息杳然。

俞人杰大吃一驚，知道賀大寶已經受人挾持，剛才這一聲警告，定是拚着性命，向他發出的。

當下救人心切，再也顧不得什麼危險，金筆一抖，身形離地，箭一般向陰影中投射過去！

陰影中一個聽來甚是熟悉的聲音，冷笑道：「好個渾小子！」

「呼」的一聲，一道黑影迎面電射而至！

俞人杰一時收勢不及，只得咬緊牙關，將頭一偏，以肩迎上。

只聽得沙的一聲，來物透肩插入！

他馬上發覺敵人打來的，正是他交給賀大寶的那支三稜刺！

一陣直透心腑的劇痛，幾乎使他暈厥了過去。

但當他一想到賀大寶尚在敵人手中時，一股無以名之的力量，登時充沛全身，他的身軀雖因劇痛難忍，從半空中摔落下來，却能迅速棄去金筆，伸手拔下那支三稜刺，同時就以這支三稜刺爲兵刄，一個滾騰，躍身復起，繼續向陰影衝將過去。

陰影中那人哦了一聲道：「怪不得能當上總鏢頭，原來你小子還眞有一股猛勁兒呢，嘿嘿嘿，這樣看來，說不得本座只好成全於你了。」

話音落處，金鞭呼的一聲掃出，俞人杰暗道一聲：「不好。」這厮原來是那個白旗護教神龍客尹振武！

一念及此，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

因爲以這位神龍客在魔教中之地位，他此刻就是沒有負傷，都不一定能取勝，現在左肩已中一刺，自然更加不是對手。

但是，事已至此，業已不容他多加思考。

這時，他只想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他如果註定要喪生在這神龍客的長鞭之下，那就遲死不如早死，折騰的時間愈久，只有徒增痛苦。

第二件事是：他如果命不該絕，他就不能聽任這位神龍客今夜活着離開此地。

所以儘管神龍客這一鞭來得猛迅無倫，他仍然不閃不架，迎向來鞭躍撲過去。

他知道，躲得了第一鞭，也躲不了第二鞭，與其遲早難逃一鞭之厄，倒不如趁着體力尚能支持，搶進對方門戶之內，捨命遞出一刺，跟對方來個同歸於盡！

這種亡命的打法，自在神龍客意料之外。

不過，這位神龍客雖然感到意外，却未放在心上，手腕一抖，長鞭倒捲，矢矯有如怪蟒，俞人杰只覺呼吸一窒，頸子已被對方長鞭緊緊束住！

他再沒有有什麼好選擇的了，右臂奮力一揮，亦將手中那支三稜刺對準對方面門擲去！

神龍客一招得手，忍不住哈哈大笑道：「這一下你小子大概知道——」

笑聲未絕，突然一聲輕哼，語音頓告中止。

俞人杰雙足一蹬，全身居然離地而起，他這才知道，剛才那一刺，並未落空，對方原來已將長鞭鬆手放開。

他不肯錯過機會，抄起長鞭，牙關一咬，三度撲向前去。

那位神龍客，正斜在樹身上，兩臂軟軟下垂，腦袋歪向一邊，眼睛和嘴巴，全都張得大大的，臉上佈滿疑訝之色。

鮮血，像一根飄動的紅綫，正沿着露位喉管外面的刺柄，一滴連着一滴，綿綿滾滾……

俞人杰收住脚步，深深噓出一口氣，在身輕飄飄的，幾乎站立不住，直到這時候，他才感覺氣力已盡。

他趕緊閉上眼睛，緩緩吸入一口氣，凝神調息，這樣，過了一會兒，他才睜開眼睛，向賀大寶倒身之處走去。

探手一摸，還好，賀大寶原來只是穴道受制。

俞人杰發現賀大寶並未送命，精神大振，連忙抄起賀大寶一條手腕，由脈源中找出受制穴道，賀大寶甦醒過來，便即破口大駡道：「操你祖奶奶的……」口中駡着，身軀一翻，掄拳便打。

俞人杰不及提防，通的一聲，胸口上結結實實挨了一拳。

賀大寶跳起身來，足尖一抬，跟着又是一脚踢出。

俞人杰就地一滾，忙道：「是我！」

賀大寶冷哼一聲：「管你是誰——啊，不對——什麼？你是老弟？」

俞人杰苦笑着爬坐起來道：「你以爲只誰？」

賀大寶眨着眼皮道：「原來你老弟沒有死？」

俞人杰嘆口氣道：「謝謝你這份見面禮，現在閒話少說，快坐下來，替我將傷口紮一紮，扼要說出你失手的經過吧！」

賀大寶依言坐下，一面包紮傷口，一面恨聲說道：「咱也弄不淸楚這厮究竟是什麼時候跟來身後的，咱只知道，才一來到這裏，雙脚剛剛站住，便被這厮自頸後一把拿住，他奶奶的，手勁好大，差點沒把老子的頸子給扭斷……」

俞人杰點一點頭，道：「我知道了，這不是你的錯！」

賀大寶楞了楞道：「不是咱的錯？」

俞人杰點頭接着道：「是的，應該怪我太不小心了，這厮無疑早就聽得我們說話，你一出客棧他便跟下來了，橫豎事情已經過去，這些暫且不去談吧，現在我再問你：他將你拿住之後，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他問我，要死還是要活，我告訴他：背後暗算不是好漢，有種就放開手，面對面重新幹一場！他手底下一用勁，我只好閉口不言，他接着又問我：死的明明是另外一個人，我們爲什麼要將他扮成惡君平的模樣，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事實上我也的確不知道。」

「後來呢？」

「後來，他奶奶的，他竟駡我是個渾球！」

「可惡。」

「最後，他見我生了氣，又緩下語氣騙我，說是等會兒你來了，只要能將你捉住了，他便放了我，這種話也虧他說得出口，你說他媽的誰是渾球？」

俞人杰微笑着，點了點頭，道：「很好，你回去吧！」

「回去怎麼說？」

「出棧的一段，沒有變動，只須加個尾巴，就說追來城外，又遇賊人同黨，我說你幫不了忙，要你回去報訊，他們如果問你賊人有多少，你就回稱沒有看清楚，當你離開時，尚未分勝負。」

「好，我走了！」

俞人杰目送賀大寶背影遠去，又掙扎着站起來，將那面護教令旗，放在第一具死屍懷中。

然後，他躺下來，四肢舒展，一面等候局中來人，一面留心着四週動靜。

這樣過了約莫頓炊之久，一陣脚步聲傳來，跟着數十條人影，先後如飛奔至，俞人杰忙將傷口上的布條輕輕扯去。

只聽走在最前面的尹端華，邊跑邊問道：「人在哪裏？」

然後聽得賀大寶氣喘吁吁的答道：「就在前面那棵槐樹下面。」

俞人杰止不住暗駡道：「笨蛋，一棵大樹不會說，偏要說出是棵大槐樹，你的眼力倒眞好，這麼黑的夜裏，居然連什麼樹都能一眼認出來。」

好在此時大夥兒赴援心切，誰也沒有留意。

接着便見尹端華向樹下奔去，口中連喊：「俞頭兒，你不碍事麼？」

俞人杰不想裝得太過火，護着肩胛，爬坐起來，低低答着道：「一點輕傷，沒有什麼……」

尹端華見他還活着，不禁又驚又喜，連忙跑過來道：「傷在那裏？我看看！」

俞人杰道：「叫賀大寶過來替我包紮一下就可以了，尹兄快去搜搜賊人的身子，另外的那個傢伙，身份好像也不低。」

尹端華轉過身去喊道：「賀師父，你過來。」

然後，依着俞人杰吩咐，向兩具屍體走去。

賀大寶走過來，看見俞人杰已將傷口布條扯去，傷口又在冒血，忍不住責備着道：「你老弟幹麼又——」

俞人杰連忙傳音低喝道：「忘了我的吩咐麼？不許再開口！」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銷魂令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秦百川想聯合楚萬里攻擊沈勝衣，楚萬里不答應，知道他引官兵進剿，想收漁人之利，兩人談不上合作，火併起來，秦百川先用五毒門暗器毒蟾蜍將湘雲殺死，神拳魔掌，各有千秋，結果是兩敗俱亡，沈勝衣見兩人已死，會合趙老大收拾殘局，將積存的福壽膏和種起來的罌粟子，堆放起來付諸一炬，遺下的問題是蕭烈和高傑失踪，沈勝衣也和趙老大分別，去京城找老朋友張甫預期的約會，豈料他正吸食福壽膏，蕩氣廻腸，飄飄欲仙，怡然自得，追查究竟，據說是一位老朋友送來的，沈勝衣正想知道這位老朋友是誰？只有旁敲側擊追查吸毒原因……

青鋒破忍術　粉碎毒集團

「我……」張甫一下子從床上坐起來。

沈勝衣接道：「你不妨忍忍口，不吃這東西看看有什麼感覺，看看是否跟前人記載的一樣？」

「可是……」張甫搖搖頭。「他沒有理由這樣害我的？我們是好朋友。」

「你這位好朋友到底是……」

「蕭烈！」張甫大叫。

與之同時，沈勝衣身後的門戶突然被撞開，一道閃電也似的刀光夾着一串驚心動魄的鈴聲，還有飛舞的雪花從門外襲進來。

鈴聲發自刀柄金獅吞口咬着的一個金鈴，刀長而闊，看見這柄刀，不難就令人想起蕭烈來，就是只聽這鈴聲，沈勝衣亦省起這個人。

來人也正就是蕭烈！

沈勝衣聞聲轉身，刀光已罩來，在他後面的張甫同時從榻上跳下，手中那根管子當頭向沈勝衣敲下。

沈勝衣的身子那刹那往側一偏，倒閃出一丈，那邊窗戶即時破碎，十二支弩箭突然射至，好一個沈勝衣，一個身子那刹那一隻蜘蛛也似浮起來，就彷彿被一條蛛絲吊着，一下子升上了一條橫樑上。

十二支弩箭一齊射空，有兩支只差寸許便射在他身上，他右手才搭上樑木，便往前伸出，一翻，撞碎了對面的窗戶，穿窗飛了出去。

無數弩箭立時射出，可是他才出窗子，身形便沉下，脚尖着處，便踏着冰封的潭面掠出

，一個身子幾乎是緊貼在潭面上。

弩箭從他的身上射過，他的劍已出鞘，撥飛了要射在身上的幾支弩箭，便到了那些施放弩箭的大漢前。

那些大漢全都穿上白色的衣服，箭匣子兵器全都漆上了白色，伏在那裏就像是一堆堆積雪，弩箭射出，兵器紛紛出鞘！

沈勝衣長劍一引，砍倒了一個大漢，身形一轉，繞了開去，迎着他的大漢紛紛中劍，血花四濺，驚呼聲此起彼落，然後一陣迷濛的雪花激盪起來。

到這陣雪花洒落，沈勝衣已經不知所踪。

那邊草堂即時崩塌了一爿，蕭烈在叮噹鈴聲中，大步走了出來，跟在他後面的是張甫。

二三十個大漢緊接左右向這邊湧來，脚步過處，踏得積雪紛飛。

蕭烈目光一掃，回頭，一頭亂髮疾揚了起來，他跟半年前並沒有太大分別，只是瘦了很多，眼睛深陷，散發出一種幽深陰冷的光芒，就像是一對豹狼的眼睛，還透着三分惡毒。

沈勝衣這時候若是站在他面前　正視他這雙眼睛，一定會懷疑是否認識他這個人，這雙眼睛在他以前的朋友來說，的確會感到陌生。

只看這些眼睛　沈勝衣就是不知道這半年以來蕭烈有什麼遭遇，大概也就是這個原因，蕭烈沒有在草堂中等候沈勝衣。

他回頭瞪着張甫，突然道：「你方才是在幹什麼的？」

張甫揚着手中那根烟管子，道：「我不是配合你的行動，往他的後腦敲下去了。」

蕭烈冷笑道：「那你的氣力那裏去了，你若是全力出擊，沈勝衣如何閃避得開？」

張甫道：「我全身的氣力都已經用上，敲他不着，是他的運氣，是他的本領。」

「你就只有這點兒氣力？」

張甫道：「本來還有些的，吃了這東西之後，手脚不知怎的氣力便少了。」接將那根烟管子放着口裏。

「你這是騙那一個？」蕭烈異常的暴燥，一雙眼彷彿有火焰冒出來。

張甫吃驚的道：「你怎樣了？我這樣賣力你還不滿意？」

蕭烈厲聲道：「沈勝衣說過在所有朋友中只有你懂的最多。」

「是什麼？」張甫詫異地反問。

「劍理！」蕭烈接道：「他說過不用再見上你多少次，便能夠練到以指代劍的境界。」

張甫連連點頭道：「這個人很聰明，在他來說這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蕭烈又道：「我跟你見上這許多次，每次亦從你口裏領悟到不少御氣行功的法門。」

張甫笑笑道：「那是沈勝衣跟我說的，每有所得，他便會到來與我印證一番　我的記性一向都不錯。」

蕭烈道：「以他的武功，尚且要向你請教，你雖然沒有他的身手敏捷，突然出手，也應該不是他所能夠應付得來。」

張甫又笑道：「看來你是有些誤會了，我看你聽沈勝衣說那些的時候，神智要不是有些不清，那便是聽漏了一截或者沈勝衣說漏了一截了。」

蕭烈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甫道：「我做的一直都只是學問的工夫，沈勝衣也只是從中領悟到武功上的變化。」

蕭烈怔在那裏，張甫接道：「那到底是他幫助了我還是我幫助了他連我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沒有他那種天賦，那種武學修為，根本就不可能領悟到什麼來，而沒有他的點化，到現在，我仍然是認為杜子美是古今一人。」

「杜子美？」蕭烈詫異道：「又是那一個

呢？」

「不就是杜甫了？」張甫接歎道：「人說詩之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所謂遊刃餘地，運勁成風，古今一人，其實這所謂一人，不過是表示說這些人的一種極度的敬仰，每個名人其實都有他的一套，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流數百年。」

蕭烈聽得直眨眼睛，冷截道：「你又在說廢話了。」

張甫道：「譬如說，韓愈後來有一個蘇軾，蘇軾後來又出現了一個陸游。」

「住口——」蕭烈喝止。「你這個書獃子，既然手無縛鷄之力，怎麼不說清楚。」

張甫道：「我記得你還沒有問我有多少氣力。」

蕭烈道：「不錯，我只是問你有多大本領，你却說沈勝衣也不過如是。」

張甫道：「你大概沒有看過我講學，天下名士都莫不聞風而來，在文學方面我的地位，正如沈勝衣在武學方面一樣，暫時我看是沒有那一個比得上的了。」

「你……」蕭烈胸膛起伏，恨恨道：「你這個書獃子這時候還說這些風凉話，你眞的不懂得我是問你武學上的本領？」

張甫拈鬚微微笑道：「你本該出手試一試的。」

蕭烈厲聲道：「我若是出手一試，你還能夠活到現在？」手接一翻，「嗆啷」一聲，刀已架在張甫頸上。

張甫面不改容，道：「我就是要活命，不能不揀好的話回答你，但無論如何，說的都不錯。」

蕭烈沉刀一壓，道：「現在我要殺你也一樣易如反掌。」

「這你殺好了，反正我領悟到的已告訴了沈勝衣，他總會替我傳開去的，我也再沒有什麼放不下 活着說不定就是受活罪。」張甫面上沒有絲毫懼色，神態也從容。

蕭烈冷笑道：「你現在又不怕死了，難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

張甫笑應道：「你當時若是將我殺掉，就不會這樣簡單，天曉得你會想出什麼惡毒的辦法來，我就是活得不耐煩，也得替朋友設想。」一頓接呼道：「小沈 你該怎樣謝我？」

沈勝衣的聲音從對門一株參天古松上傳下來：「我只想大罵你一頓。」

張甫歎了一口氣，道：「眞是人心不古，連俠客也變得這樣子忘恩負義。」

沈勝衣亦歎氣。「你難道不可以呆在草堂裏，等我解決了這件事，才給我說淸楚。」

一個聲音隨即在堂內傳出來。「他是給趕出來的。」

走出來的是高傑，左手扣着一盒諸葛連弩，右手握着緬刀，與他走出來的同時，草堂內已燃燒起來，那個火盤給推翻地上，火炭散開，燃着了好些東西。

高傑冷笑着接道：「他若不跑出來便得給烤死。」

張甫道：「雖然走出來都要死，但無論如何總會死得舒服一些。」

高傑仰首道：「沈勝衣，你救人一向有本領，這一次倒要看你如何將人救出來。」

沈勝衣道：「我只是一個人。」

蕭烈冷笑道：「你的劍若是比我的刀還快，在我將姓張的人頭斬下之前將我的刀截下，我的刀也就是白練了。」

沈勝衣只是問：「你眞的會將他的人頭斬下來？」

蕭烈道：「你不相信不妨一試！」

張甫插口道：「是啊，試試看，或者你眞的能够將我救出。」

蕭烈又一聲冷笑。「你是活得不耐煩了，你以爲他的劍眞的會有這麼快。」

高傑冷笑截道：「都是廢話，他既然未嘗習武，又如何瞧得出來。」接對張甫道：「你要死，可沒有這麼容易。」

張甫反問道：「難道我還有什麼利用價值麼？」

高傑搖頭道：「沒有了，這裏也已沒有你的事，你可以走了。」緬刀接着一挑，將蕭烈架在張甫頸上的刀挑開，再一翻，以刀柄將張甫撞出了丈外。

張甫跌跌撞撞的又衝出了半丈才穩住身形，大笑道：「小沈，你看到的了，以你看，他們像不像這種好人？是不是另有陰謀？」

高傑不等沈勝衣答話，應道：「絕沒有陰謀，你喜歡儘管遠遠跑開去，我的人若傷你一根頭髮，還你一顆腦袋。」

蕭烈疑惑的看着高傑，看來還想不透他爲什麼這樣做，張甫却好像已有些明白，忽然問：「這附近那兒有福壽膏賣？」

高傑道：「那兒也沒有。」

張甫道：「我花得起錢。」

高傑道：「可惜我的福壽膏是不賣的。」

張甫急問道：「那我有此需要的時候如何是好？」

高傑道：「自己想辦法解決好了，以你的博學，也許能够想到一個好辦法。」

張甫苦笑道：「我若是能够想到，還會留在這地方！」隨即抬起頭來。「姓沈的，你怎樣？」

沈勝衣一怔，道：「你已經少不了福壽膏了。」

張甫道：「這東西一吃，令人快樂無窮，不吃便痛苦萬分，連蕭烈也受不了這種痛苦，變成這樣子，叫我這個文弱書生又如何禁受得住？」

沈勝衣不由一聲歎息，身形接着一動，從古松上躍下來，在古松下的兩個大漢把握機會，立即揮刀斬去，刀還未斬下，眉心已各多了一個血洞，連人帶刀，倒翻地上。

張甫隨即拍手道：「這一劍已深得東坡先生的精髓，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止。」

沈勝衣按劍走前，一面問：「是那一個引誘你吃福壽膏？是蕭烈？」

張甫點頭笑笑道：「他是好朋友才會介紹我這種好東西。」

「因爲他是好朋友，你完全沒有考慮到這種東西有問題？」

張甫搖頭道：「可是我絕不會怪他，若非這種好東西，到現在我還未領略到做學問的至高境界。」一頓一歎道：「我却怎也想不到他竟然會變成這樣，難道他本來就是這種人，陰差陽錯，走上了俠義道？」

沈勝衣目注着蕭烈，說不出話來，張甫接歎道：「顯然他是這種人，才將我也看成這種人。」

蕭烈冷笑道：「難道你現在就能够少得了福壽膏，不會爲福壽膏做任何事？」

張甫道：「你還要怎樣證明？」

蕭烈道：「不用半天，你便要像一條狗那樣跪在高大爺面前，求他給你福壽膏。」

沈勝衣聽到這裏，打一個寒噤，蕭烈若是還有一分骨氣大概也不會這樣稱呼高傑，到現在他絕不再懷疑蕭烈完全會服從高傑的命令。

張甫笑應道：「好像到現在爲止，我仍然沒有像狗一樣在高傑面前跪倒。」

蕭烈道：「我在等……」

張甫笑截道：「只怕你等不到那個時候了。」轉對沈勝衣道：「有件事你相不相信？」

沈勝衣道：「你說——」

「這個姓蕭的已不是什麼俠客，什麼壞事都已經幹過，我若是有你那麼好的本領，在他說出第一件幹過的壞事時，便已將他殺掉。」

沈勝衣道：「因爲你也吃了福壽膏，他以爲你也是他那種人，什麼都跟你說了。」

張甫點頭道：「連我也說該死的人，你大可以放心下手了。」

沈勝衣轉顧蕭烈，還未開口，蕭烈已叫起來：「你不用這樣看我，要動手便動手。」

沈勝衣仍然問道：「這之前，你做的一切俠義行爲，難道都只是做來給別人看的？」

蕭烈嘶聲大叫道：「這之前，我是傻瓜，什麼事也不做，竟然做那種毫無代價，毫無樂趣的所爲，只求別人，叫一聲俠客，就感到高興。」

沈勝衣道：「當時你却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好，可見那些還是好事。」

「那是我還未懂得享受，現在我幹的要錢有錢，要女人有女人，那一個不服氣的便一刀將他殺掉，痛快極了。」蕭烈一雙眼睛越說越光亮，也越覺惡毒。

沈勝衣雖然有一種感覺，眼前這個人表面是一個人，其實是一條野獸，毫無人性。

高傑彷彿看透沈勝衣的心意，微笑道：「他本來就屬於我們這一類，你們強迫他做那種違反他本性的事情，不覺得太殘忍？」

沈勝衣淡然道：「從來沒有人强迫他，是他自己要走進我們這邊兒，遇上你，他總算知道走錯路，知道應該怎樣走往那一個方向，這個改變雖然令我們甚覺痛心，但想深一層，未嘗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高傑道：「看來你們還要感激我。」

沈勝衣道：「最低限度，你令我們這麼早就明白他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才致於釀成大禍。」

高傑道：「你能够明白這並非完全是福壽膏的影响就好了。」

沈勝衣道：「令師却仍未明白，臨終還寄望福壽膏能够控制一些眞正的俠義中人。」

高傑道：「是你殺他的？」

沈勝衣道：「他是死於自己的拳下，但若非我在場，可以肯定他是不會擊出那一拳。」

高傑考慮了一下，道：「湘雲怎樣了？」

沈勝衣道：「秦百川殺的。」

高傑喃喃自語地道：「她眞的也死了，難怪我一直都打聽不到她的消息。」

沈勝衣道：「她是眞的不屬於你們這一羣，你若是眞的喜歡她，早便應該知道怎樣做才對。」

高傑茫然地看着沈勝衣，彷彿已明白，又彷彿仍然不明白。

沈勝衣接道：「楚萬里雖然心狠手辣，仍然有父女之情，應該會成全你們。」

高傑倏的一笑，道：「現在爲什麼還要說這些？」

笑語却都是蒼凉之極，沈勝衣無言，高傑笑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否也因爲你的存在，令她最後還是不免一死，知道她死了便算了。」

沈勝衣道：「我也只想知道一件事，福壽膏你們到底是那兒找來的。」

高傑道：「到這個田地，我也沒有興趣再保留什麼秘密，如果你想知道，只是也不會說得這麼容易。」

沈勝衣道：「在我臨死之前。」

「或者是我。」高傑笑起來：「應該是我的機會比較大。」

這一笑，已顯得有些瘋狂，然後他揮刀大叫：「上！你們還不上？」

那些白衣大漢應聲齊向前，一團團雪球也似的滾向沈勝衣。

火光照耀下，刀光耀目，那些白衣大漢雖然與積雪混爲一色，沈勝衣仍然能夠清楚分辨出他們的所在，他的身形開始遊走。

兵器交擊聲開始响起來，一下緊接一下，然後慘叫聲，鮮血飛激，那些大漢一個個倒在沈勝衣劍下，活着的仍然悍不畏死的緊接衝前。沈勝衣知道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只看他們的眼睛他便已看出他們都中毒已深，那是福壽膏的毒，他們若是不服從高傑的命令，高傑絕無疑問就會斷絕福壽膏的供應，在他們來說，那是比死還要難受，連蕭烈那樣的高手也在福壽膏下低頭，又何況他們？

他也知道他若是有一點憐惜之心，不愼反被他們糾纏着，高傑蕭烈一定會乘機出擊，也不以爲讓這些人活下來，對世人有何好處，他們既可以爲高傑殺人，也當然可以爲高傑做任何壞事，甚至高傑不要他們做，他們也會做到，得更多的錢來買福壽膏。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戒絕福壽膏這種嗜好，是白玉樓說的，沈勝衣完全相信，只因爲他也曾隨同白玉樓看過那些曾經迷上福壽膏，給抓起來囚起來的人，連他也不能不認爲將他們殺掉比將他們囚起來更好，還有一些記載那些人的卷宗，上面記載着不少那些人爲了購買福壽膏，如何不擇手段的去弄錢，他雖然沒有一一細看，但看過的已足夠。

他不喜歡殺人，現在却毫不猶疑的揮劍砍殺。

高傑看在眼內，一些也不在乎，繼續瘋狂大笑，喝令其他的人衝上去。

蕭烈一旁亦突然笑起來，笑得比高傑更瘋狂，看來並不太像一個人，却頗像一條野獸，也不用高傑吩咐，他笑着突然間向沈勝衣走去，金鈴聲隨着他手中刀的揮舞響過不絕。

沈勝衣劍再斬三人，蕭烈已衝到，咆哮着揮刀，瘋狂的斬前去。

沈勝衣沒有硬接，身形倒翻，從五六個白衣大漢頭上滾過，落下，左右兩個大漢掩殺上來，一個刀還未砍下，便已被沈勝衣一劍刺殺，另一個只砍出一刀，胸膛便捱了一劍，倒撞了出去，正撞向分開那些白衣大漢，追殺過來的蕭烈。

蕭烈怪叫一聲，一刀將那個人劈開兩邊，一股鮮血便噴洒在他面上，他也毫不在乎，抬手一抹，繼續揮刀衝向沈勝衣。

高傑那邊即時大叫道：「殺掉他，我賞你三斤福壽膏！」

「三斤？」蕭烈「嘩」的接怪叫一聲，大笑大叫着殺奔上前，那一臉的鮮血令他看來更像條野獸。

沈勝衣搖頭，再退半丈，又到了那株古松之下，貼着古松的幹往上遊竄了上去。

蕭烈衝到古松之下，狂叫一聲，將刀咬着，雙手抱着樹幹搖撼了幾下，看見一些作用也沒有，立時手足並用，疾往上爬去，爬得很快，一下子便爬上了差不多三丈。

沈勝衣看着他爬上來，身形斜落在七丈高處的一條橫枝上，他若是要出手襲擊，絕對可以將蕭烈凌空一劍刺殺，可是他仍然在等。

那樣襲擊無疑是危險了一些，但主要他還想跟蕭烈談最後的一次。

蕭烈一些似乎也不知道沈勝衣的劍隨時可以將他刺殺，咆哮着不住往上爬，那些福壽膏雖然令他得到前所未有的享受，也令他整個人都迷失，福壽膏的毒甚至已佔據了他的思想。

他一直爬到了六丈過外的一處樹椏才停下來，握刀在手，向着沈勝衣發出了一下近乎野

獸的悶吼聲。

沈勝衣讓他吼完了才道：「我們現在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蕭烈搖頭道：「沒有什麼好談的。」

沈勝衣道：「我還是不相信你會變成一個這樣的人，之前……」

「別再提以前的事，我只知道現在必須要福壽膏才能够活下去。」

「你是否也知道楚萬里製煉福壽膏的秘密巢穴已經給我們毁去，高傑手上的福壽膏已沒有多少剩下來。」

「能夠活一天便一天……」

「這與行屍走肉有何分別，那麼多年積下來的俠名你難道一些也不珍惜。」

蕭烈的眼瞳終於露出了痛苦之色，沈勝衣接道：「以你的內力修爲，只要下決心，相信不難將之戒絕，而且我們這一羣……」

蕭烈截道：「還當我是朋友，願意帮助我恢復正常？」

沈勝衣道：「我們會盡力尋求如何解決的辦法。」

蕭烈道：「你一向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答應了的事情也一定會盡力去完成。」

沈勝衣道：「你不妨考慮清楚。」

「不必考慮了，」蕭烈笑應：「三斤福壽膏便要買你的命，是不是也便宜了一些。」

沈勝衣微笑道：「若是楚萬里，出手一定不會這麼低。」

蕭烈大笑道：「那我就隨你下去，先砍翻這些人，再隨你回去白玉樓那兒。」

沈勝衣一聲「好」，身形一動，從橫枝躍下，蕭烈同時身形展開，却竟是凌空一刀攔腰斬向沈勝衣。

這一刀既快且狠，可以說是蕭烈有生以來最得意的一刀，非獨突然，而且全力施爲，他口裏儘管怎樣說，到底還是要殺沈勝衣。

眼看沈勝衣便要給攔腰斬開兩截，那知道那剎那他竟然迎着刀風疾翻了起來，間髮之差，正好讓開了那一刀，他的劍緊接隨同他的身子一折，閃電般落在蕭烈的後心上。

蕭烈慘叫，掙扎着翻身，一個身子急往下墮，沈勝衣右手即時一探，抓住了樹幹，再鬆手，飄然落下來。

他的眼瞳中露出了無可奈何的神色，看着那從劍尖滴下的鮮血在雪地上濺開了一朵朵血花。

蕭烈掙扎着爬起身子，以刀支地，嘶聲道：「這不是俠客所爲。」

「你的刀不出擊，我的劍是絕不會刺出去的。」沈勝衣沉痛的接着道：「你也應該看出我是以生命來試驗你的誠意，只要你慢一分出手，我那會傷在你刀下，爲什麼你這麼急找我呢？」

蕭烈大笑道：「三斤福壽膏！」笑語聲甫落，他便已氣絕，連人帶刀倒斃雪地上。

張甫那邊笑起來，道：「這一份交情竟然三斤福壽膏也比不上，你還不死心。」

沈勝衣歎息道：「我若是不死心，劍也不會刺出去。福壽膏眞是那麼厲害？」

張甫道：「不是的，但他本來就不是俠義中人，則可以肯定。」

沈勝衣無言點頭，張甫一面走過來，一面又說道：「你本可以不必冒這個險的，難道你一些也不相信我方才的說話。」

沈勝衣道：「我仍然想給他一個最後的機會。」

張甫大笑道：「交着你這種朋友實在不錯。」隨手往沈勝衣肩膀上拍去。

沈勝衣沒有在意，那剎那張甫雙手突然改拍爲抓，抓住了沈勝衣雙肩的穴道，他雖然不是練武之人，但穴道却認得很準確，氣力也不少，這一抓，沈勝衣雙手便給扣死，站在那邊在蕭烈爬上樹幹之後一直沒有再動的高傑這時候動了，扣着的那盒連弩隨即發射，「嗤嗤」一聲響中，十二支弩箭一齊射向沈勝衣。

他的行動能够配合得這麼準確，絕無疑問與張甫早有默契，這一着比蕭烈方才的一刀更突然，沈勝衣雙臂被扣，縱然能移動，亦難以閃避這十二支連弩的襲擊，却在這時候，本來在沈勝衣後面的張甫突然凌空一個翻滾。從沈勝衣頭上翻過，落在沈勝衣身前，擋在沈勝衣身前。

十二支弩箭無一落空，都射在張甫身上，張甫立時變成了一個血人，一張臉却變得白紙也似，顫抖着問：「怎……怎會這樣的？」

沈勝衣道：「你穴道沒有認錯，只是在你的手落下之前，我已經將穴道移開。」

張甫道：「你能夠這樣？」

沈勝衣道：「內功好的人都能夠。」

張甫問道：「我什麼地方露出了破綻？」

沈勝衣緩緩道：「在草堂內你是全力向我襲擊，認穴也一樣準確，可是又怎瞞得過我這種高手的眼睛，其次，就是高傑蕭烈對你太好了，以他們當時的衝動，竟然沒有將你殺掉，除了你是他們的人外，我實在想不到還有更好的解釋，還有，你方才走過來的時候雖然裝得若無其事，仍難掩飾那種緊張與及蓄勢待發的神態。」

張甫歎息道：「要瞞過你這種高手的眼睛的確不容易，可是我們都沒有考慮到這方面，你知道又是爲了什麼？」

沈勝衣道：「因爲我一向信任敬重你。」

「也因爲你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最低限度，你一直的表現都是這樣子。」張甫的聲音已弱下來，接又道：「想不到，你竟然能夠完全控制感情。」

「也許我吃過太多的虧，也許是一種本能，每當危險迫近的時候我便會發覺。」沈勝衣歎了一口氣，「也許你應該在蕭烈出手之前出手。」

張甫亦自歎氣道：「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感激你，總算也當我是朋友，給我最後這個機會。」

沈勝衣道：「又是爲了福壽膏？」

「你沒有嘗試過，當然不知道這種東西的可怕，連蕭烈也抵受不住，我這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如何抵受得來。」

沈勝衣道：「我沒有嘗試過，也絕不會嘗試。」

張甫失笑道：「也許我與蕭烈一樣，原也是他們那種人……」下面的話還沒有接上，他的頭便已垂下，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沈勝衣這才將抵在張甫穴道上的手掌鬆開，也是他不住將眞氣度進去，張甫才能夠支持到現在。

張甫的屍體終於倒下，沈勝衣按劍不動，目光落在高傑的面上，高傑仍然立在那裏，連弩向着沈勝衣，一動也不動，扣着機括的手指已因爲太用力變得青白，仍緊緊扣着。

那些白衣大漢也沒有動，兵器齊向着沈勝衣，面上同樣一些表情也沒有，也不知是已經風雪中麻木，還是行屍走肉般，必須有高傑的命令。

沈勝衣一會才道：「盒子裏還有弩箭。」

高傑如夢初覺，手鬆開，連弩落在雪地上，發出「噗」的一下異响。

沈勝衣道：「在這裏我只有這個朋友？」

高傑道：「人人都說你的運氣非常好，現在看來的確好得很。」

沈勝衣道：「一個人的運氣太好並不是一

件好事，那難免會看到周圍許多人很不好的遭遇，其中當然不乏他的朋友。」

高傑道：「你現在的心裏當然很難過。」

沈勝衣道：「你以爲完全是因爲我這兩個朋友的改變，死亡？」

高傑道：「還因爲有福壽膏這種東西？」

沈勝衣冷冷的道：「也許就只有你們那種人，會感到高興。」

高傑道：「這種東西能夠讓我們賺錢，讓我們的敵人變成朋友，有什麼不好？」

沈勝衣道：「這種東西的確使令師賺了不少錢，而付出的却是不多。」

「天下間只有這才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沈勝衣緩緩接道：「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福壽膏並不是令師創造，乃傳自遙遠的西方，受益的應該不會只是令師一人。」

高傑道：「什麼還不是一樣！」

「你們有沒有想到那些人爲什麼要這樣做？天下間怎會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高傑道：「不是我們，福壽膏如何能在中土推廣？」

沈勝衣又問：「若是中土的大部份人都染上這種毒癖，你以爲又會怎樣？」

高傑大笑道：「那我們勢必富甲天下，號令天下，要什麼有什麼？」

「還有，那些人也因此都會變得廢物一樣，不事生產，壞的人變得更壞，好的人爲了要買到福壽膏，最後也不得不鋌而走險，去搏取足夠的金錢，天下便會因此大亂。」沈勝衣的神態非常沉痛，語聲也是。「那外族若是乘機入侵，還不予取予携？」

高傑沒有打斷沈勝衣的話，也沒有再笑，看似已被沈勝衣說動，沈勝衣接道：「到時候你們既然已沒有利用的價值，只怕也難免遭遇到同樣的命運，再無立足的餘地。」

高傑道：「說不定還會殺人滅口，以免別人知道，他們是用這樣卑鄙的方法去取得天下。」

「不錯，既然只是眼前繁華，又何必那麼着重？」

高傑突然又大笑起來，笑得有些兒瘋狂，沈勝衣看不透也想不透，只有呆看着。

好一會高傑才停下笑聲，道：「這些話你應該跟我的師父說的，但我可以肯定，他絕對不會入耳，絕對不會接受。」

沈勝衣道：「因爲他自信，自以爲無論天下變成怎樣，他都是那麼重要，對方少不了他的帮助，也自以爲一定能夠憑他的勢力才智，創一番事業。」

高傑道：「你只要看他在雙魚塘的作風便應該知道他是怎樣喜歡別人崇拜他，擁護他的了，他以爲自己已甚得人心，只要振臂一呼，便會有許多江湖豪傑追隨他，自據一方，爲霸稱王。」

沈勝衣歎息一聲道：「畢竟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若是他到處跑跑，看看天下有多大，便知道他的能力，其實有多大，能幹出什麼來的了。」

高傑道：「你莫要忘記還有福壽膏，只是他還沒有考慮到別人，只是利用他將福壽膏在中原推廣開來，並非不知道那是一本萬利的東西。」

沈勝衣道：「幸好總算及時發覺制止，沒有釀成太大的災害。」

高傑冷笑道：「販賣福壽膏的只是我們一家，的確是的。」

沈勝衣靜待他說下去，高傑却轉過話題，道：「其實湘雲被刼後，他便應該知道一直以來他結識的有多少人是眞正的英雄豪傑，發出雙魚令之後，能夠請來多少人。」

沈勝衣道：「多識幾個朋友沒有什麼不好，但我也同意你的話，他的確是沒有知人之明，甚至連自己也看不透。」

「也所以才有秦百川的事，也所以會給你們找到那個秘密的地方去。」高傑補充道：「雖然我錯誤報導秦百川的死訊也得負一部份責任。」

沈勝衣道：「他甚至連你也看不透。」

高傑冷笑道：「你也是的。」

沈勝衣道：「我們認識的時間還短，但現在你說起來，至少却還是看到的。」

高傑又一聲冷笑。「你說說——」

沈勝衣道：「從你的衣飾可以看出你不是一個在乎享受的人，所以做這件事只因爲楚萬里要你這樣做。」

高傑道：「我的命是他救的，他非獨救了我的命還教我這一身本領，讓我不用再受別人欺負，而且待我像兒子一樣。」

沈勝衣道：「這不難看出他是眞的視你如自己的兒子，最後關係也不肯捨棄你。」

高傑接道：「也許你還不知道，他甚至已決定將湘雲許配給我。」

沈勝衣微微一怔，歎息道：「你雖然做過不少壞事，但情有可原，而你也一定會盡心盡力的去照顧湘雲，楚萬里決定的這許多事件，相信就只有這一件是對的。」

高傑詫異道：我以爲你會說我絕對配不起湘雲。

沈勝衣搖頭：「我甚至相信，湘雲可以令你改變，認識是非黑白，分淸善惡。」

高傑喃喃道：「她的確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有時的說話也的確令我很感慨。」突然一搖頭，目光接一亮，道：「爲什麼你還要跟我說這些？」

沈勝衣道：「也許……」

「住口！」高傑揮刀道：「上，那一個殺掉他，那一個賞他福壽膏，三斤——」一頓突又高聲道：「三十斤！」

那些白衣大漢一齊吼叫起來，在他們的心目中，顯然沒有什麼比福壽膏更重要的了。

他們吼叫着揮動兵器，前仆後繼，四方八面悍不畏死的衝殺向沈勝衣，一個個嗞牙露齒，如狼似虎。

沈勝衣的劍閃電般劈出，劈的就像不是人，是野獸，毫不留情。

慘叫暴喝聲此起彼落，北風呼嘯下更覺激厲，沈勝衣那襲白衣迅速被鮮血染紅，他的眼神始終是那麼凌厲，劍也是！

最後一個白衣大漢終於也倒下，雪地已變成血地，觸目驚心。

高傑看着手下一個個倒下，若無其事，始終也按刀不動，一直到最後一個白衣大漢也倒下，才跳出一步。

沈勝衣目光落在高傑面上，道，「你完全不在乎這些人的生死？」

高傑很冷靜的道：「正如你說的，這些人已是死不足惜。」

沈勝衣道：「爲了福壽膏，他們就是什麼事也願意做。」

「連死都不在乎的人，還有什麼事幹不出來？」高傑冷笑道：「但若是沒有福壽膏的刺激，他們都是比什麼人都要怕死。」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吃過福壽膏？」

高傑道：「本來也有一種好奇想嘗嘗，但師父第一個禁止，在我第一次接觸那種東西的時候，他便已一再囑我切勿輕試。」

沈勝衣笑笑，道：「可見連他也很淸楚，這其實並不是什麼好東西。」

「賣毒藥的人自己是絕不會吃毒藥的，而且也不會讓他喜歡的人吃。」高傑沉聲道：「

所以我絕對相信他對我的愛護，無須福壽膏也會爲他做任何事情，甚至於死。」

沈勝衣忽然道：「若是我現在讓你走？」

高傑一怔，放聲大笑，道：「你以爲我說這些是爲了要請你饒我一命？」

沈勝衣正色道：「你應該看出，我絕沒有一點兒這個意思。」

高傑亦正色道：「好，那我也告訴你，今夜無論如何我也要與你決一死戰。」手中緬刀接高舉。

那座草堂這時候已變成一個大火球，照耀得周圍光如白晝，緬刀映着火光，射出奪目的光芒，高傑的眼睛同時也彷彿有光芒射出來，從他這目光已可以看出他的決心。

沈勝衣也所以沒有再說什麼，劍垂下，也沒有再動，就像一個沒有生命的塑像，一具冰彫。

高傑看着他，突然道：「也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感激你。」

這句話出口，他的刀便動了，前後左右，迴旋劈劏，開始的時候並不太快，却越來越快，激起了漫天雪烟。刀繼續動，雪烟越來越濃，逐漸掩去了高傑的身形。

沈勝衣保持冷靜，連眼睛也沒有一眨，生命竟彷彿眞的已離他而去。只有那衣袂頭巾以及披肩的散髮飛舞在風雪中。

那股迷濛的雪烟終於在移動，繞着沈勝衣疾轉了一圈，接着一道閃亮的刀光雪烟中突然一閃，然後飛出了雪烟外，「奪」地揷在那株古松的幹上，兀自不住的顫動。

一條人影緊隨刀光飛起來，發出了一聲狂嘯，半空中翻滾，亦在那株古松的前面墮下，是高傑！

雪烟與之同時飛散，沈勝衣左手劍垂指地面，一縷縷鮮血從劍鋒淌下，再一滴滴由劍尖滴下來，在雪地上濺開了一朵朵血花。

他歎了一口氣，移步走向那株古松，事實他是有意放走這個年青人，也相信不會看得太錯。

高傑却寧願戰死，漫天雪烟中，劍用得很難絕對準確。一刹那，沈勝衣却不能不刺出那樣的一劍。他只希望高傑吃了這一劍仍能夠活命，即使高傑什麼也不說，也會讓他活下去。現實却永遠是這樣殘酷，那一劍刺入的刹那，沈勝衣便知道沒有希望。

劍刺得那麼深，就是沒有刺中要害，那道劍氣已足以震碎附近的所有經脈，還是非死不可。

高傑面向下，大半身子都埋在雪地裏，一動也不一動。

那柄刀已停止了抖動，接近一尺揷進樹幹內，這一震之力可見威猛，沈勝衣不相信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還能夠活命。

他的判斷從來沒有錯誤，最低限度，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高傑的屍體也一直不見動，可是到了這具屍體的前面，沈勝衣便知道看錯了。

也就在此際，旁邊的一堆積雪突然爆炸，一條白色的人影飛魚般從中竄出，手中一柄奇形短刀疾刺向沈勝衣後背。

裂帛聲中，沈勝衣後背開了一道口子，也總算他反應敏銳，及時讓開了要害，他的劍同時挑起了高傑那具屍體。

挑起的只是高傑的衣服，一截長短適中的樹幹從中滾出來。

那條人影一刀刺中沈勝衣，怪嘯一聲，半空中身形將落未落，突然，又一刀刺去。

沈勝衣回劍削出，「叮」的正中刀尖，那個人連人帶刀被震飛，「霍霍霍」的凌空一連三個翻滾，落在雪地上。

沈勝衣沒有追擊，劍斜護，暗運一遍眞氣。那個人卽時道：「刀上沒有毒。」

是高傑的聲音，那也正是高傑，接道：「不是我不喜歡用毒，只是刀上塗了毒用來不方便。」

沈勝衣只是上下打量着高傑。

高傑這一身衣服非常奇怪，頭上的結紮方式亦有異中原武林，小腿也不是一般的倒趕千層浪，脚踏白履同樣不是中原所有，那雙袖子束得緊緊的，護手如魚網，兩襟之間胸膛上亦是壓着魚網也似的一層。

他隨卽手指那截樹幹，道：「方才你刺的只是那個東西。」

樹幹旁邊是一個圓球也似的東西，肉色，當中穿了一個劍洞，殷紅的鮮血仍然從劍洞中流出來。

沈勝衣探手拿起了那個圓球，着手軟綿綿的，與人的肌膚並無分別，不由大感詫異，道：「這是什麼東西？」

高傑道：「我也不清楚，據說原是一種樹木的汁，裏頭載的如血也似的也是。」

沈勝衣道：「那是蘇木水，有人用來做染料，驟看來與血的確並沒有分別。」

高傑道：「所以你也上當了。」

沈勝衣道：「這的確在我意料之外，據說扶桑有所謂忍者，有所謂忍術。」

高傑道：「你果然見識多廣，現在你還有什麼不明白？」

沈勝衣道：「我們早就奇怪，福壽膏若是由西方來，何以西方一直都甚少發現，有發現追查下來，也是由中原買去。」

高傑沒有作聲，沈勝衣接道：「我們還以爲這是故佈疑陣，原來與那邊的確沒有關係，但扶桑以我們所知雖然一直覬覦中原的地大物博，並無罌子粟生產，想必還是由西方傳去，被加以利用。」

高傑仍然不作聲，沈勝衣又道：「西方的人似乎沒有理由不清楚這種東西的作用，所以由扶桑來如此用，相信只是他們還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高傑還是不作聲，沈勝衣看看他，繼續說道：「扶桑倭奴，屢犯沿海不得逞，竟然用到這樣惡毒的辦法，還幸發覺得早，否則弄到大多數的人都沉迷，受制於福壽膏，倭奴要奪取這一片大好河山，應該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一頓又接道：「可惜他們選擇錯了對像，經過這一次教訓，他們下一次一定會選擇一個，或者一些唯利是圖，喪心病狂的人。」

高傑終於開口：「你說完了沒有？」

沈勝衣反問：「我還要說些什麼？」

高傑只是道：「你要說的旣然都巳說完了，那該輪到我說了。」

「請說。」沈勝衣奇怪的看着高傑，奇怪高傑到底有什麼話要說，又何以要等到現在。

高傑仰首向天，緩緩道：「我沒有違背誓言，什麼也沒有說，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應該如我所願的是不是。」

這好像是跟沈勝衣說，又好像不是，沈勝衣雖然不能確定，仍應一聲：「不錯。」

高傑隨卽跪下來，面向着東方，叩拜了三下。

沈勝衣這才問：「你要說的只是這些？」

高傑沒有回頭，冷冷道：「甲賀門下高傑，請指教。」

語聲一落，他的身子便凌空倒翻，一枚枚形如十字的暗器射向沈勝衣，發暗器的手法有異於中原武林中人，身形也是。

沈勝衣脚步橫移，那些暗器追之不及，一一射空，一字兒沒入雪地。

高傑沒有出現，也沒有阻截，沈勝衣掠到那株古松旁邊，身形霍地繞着那株古松一轉，却不見高傑的踪影，後背自然往古松上一靠，但隨卽離開，一柄利刀同時由松幹內刺出來，間髮之差便刺進他後背。

那一片松幹同時破碎，後面赫然挖了一個人形的樹洞，高傑手握利刀從中竄出，左手一揚，又是六枚暗器射去，「鳴鳴」作响。

沈勝衣橫劍擋開兩枚，其餘四枚都打在他後面另一株古松的幹上，他人劍同時反撲高傑，一動又立卽暴退，與之同時火光一閃，一股雪烟在二人之間疾揚起來，高傑緊接消失了影踪，一枚枚暗器緊接向沈勝衣射來，每一枚的暗器角度都不同。

沈勝衣以劍將之擊落，擊到了第五枚，仍然看不見高傑，那顯然就是高傑一面移動，一面發射暗器，但以沈勝衣目光的銳利，竟然追不及高傑移動的身形，這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高傑的身形那應該是眞的快如閃電，但閃電也有一亮的刹那，難道他穿上了那襲白衣，一個身子便變得有如幻影般虛幻？

沈勝衣雙目，瞇成一綫，傾耳細聽，擊下了第八枚暗器，終於發現了其中秘密，發現了那些暗器其實並不是直接向他射來，而是先射向那個位置，再由一樣東西撞上，改射向他這邊。

那東西是白色，體積並不大，漫天雪花中沒有沈勝衣這麼銳利的目光實在不容易發現。

八枚暗器，一枚緊接一枚，高傑的第八枚暗器出手，本身亦再次開始襲擊的行動，而他仍然是在那株古松的方向，也就在古松的一條橫枝上，一隻蝙蝠也似掠下來，當頭一刀，沈勝衣及時轉身，劍一封，「嗆」的一聲，金鐵交擊聲中，高傑倒飛而回，半空中，那柄刀巳咬在口中，身形才接近樹幹，空着的一雙手巳抓在樹幹上。

在他雙手的腕部各束着一個皮圈，相連三枚鐵鈎，雙手落在樹幹上同時，皮圈巳到了掌心，他的一雙手就像是變成了一對豹爪，抓着樹幹迅速的往上攀去。

沈勝衣緊接追至，身形拔起，疾往上追，雖然沒有那樣的一對鐵爪，但藉着橫枝帮助，配合一身非凡的輕功，上升速度之快並不在高傑之下，而且越來越接近，然後他突然發覺，身形巳有些不由自主。

越往上，風便越急勁，那株古松的幹也搖動得越厲害，若非沈勝衣這種身手，連落下的位置只怕也難以掌握，他身形的變化也就隨着樹幹的搖動而變化，那幾乎巳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

一發覺，他的身形隨卽停下來，往上看去，距離樹梢巳不足三丈距離。

高傑速度不變，繼續攀登一丈才停下，身子接一轉，頭下脚上，面向沈勝衣，冷冷地突然道：「你不該跟上來的。」

沈勝衣道：「我巳經跟上來了。」

高傑道：「這是你的不幸！」雙手一動，暗器飛蝗般射出，這是由一根管子射出來，也顯然由機簧發動，只是機簧聲非常輕微，不容易察覺。

沈勝衣身形一翻，迅速的轉到了樹幹後面另一條橫枝上，那些暗器追不上他的身形，他這一個翻身却也是驚險之極，落在那條橫枝上，身子不由的搖擺起來。

橫枝急風中本就不住在搖動，他沒有掉下去巳經是本領，沒有他這種身手胆量，也根本不敢這樣翻過去。

高傑一聲「好」，接一聲：「果然藝高人胆大。」

那刹那他亦巳轉到了那邊去，身形移動，就像是一頭大壁虎，手中管子巳丟掉，刀又巳在手，刀尖向着沈勝衣，看似要刺下去，口張處，一支吹針突然從口裏射出。

沈勝衣劍一抹，兩劍才將這支吹針擊下來，在這樣的一條橫枝上，劍實在很難用得準。

高傑暗器出口，一個身子亦離開了樹幹，當頭向沈勝衣撞下來。

沈勝衣後背往樹幹一靠，劍急擋，那柄刀的目標大，這一靠令他的身形更加穩定，一劍便擋開。

高傑連人帶刀往上彈起來，却沒有掉下去，一隻大蜘蛛也似的，往上繼續升高了丈許，沈勝衣這才看清楚，他的背相連着一條白色的繩子。

那條白繩只有綫香粗細，毫不起眼，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揉成，能夠承受起高傑這麼重一個人。

高傑升回原來的高度又要再俯衝下來，這一次他不再升高，虛懸在半空，從不同的角度不住向沈勝衣襲擊，刀之外還有暗器，他顯然受過嚴格的訓練，習慣了這樣向敵人襲擊，才能夠全神貫注，身子也隨意翻騰在半空，與在平地一樣靈活，身形的變化，當然只有更巧妙，許多在平地施展不出來的招數也能夠施展出來。

沈勝衣應付得很吃力，這是否他第一次面對一個這樣的敵人，又是第一次遇上這種攻擊方式。

他脚踏的那條橫枝，巳只剩下三尺的一截，其餘的都巳被高傑削去，身形的變化，也因此不能夠完全施展開來，後背也不得不緊貼在樹幹上。

高傑的攻擊甚至從沈勝衣脚下出現，沈勝衣幾次要乘機削斷那條繩子都不能如願，他完全沒有把握在削斷那條繩子後能夠找到着足的地方，甚至沒有把握將那條繩子一劍削斷。

高傑身形再三起落，消失在一株古松之後，沈勝衣同時掠前，仗劍掠向那株古松。

到現在他仍然看不出那條繩子用什麼東西弄出來，是否一劍便能夠將之削斷。

一劍若是削不斷，高傑一定不會給他再削的機會，在那種情形之下，不直墮下去才怪。

這個高度掉下去，沈勝衣不以爲能夠可以不受傷安然落在地上，高傑若是乘勢追擊，後果當然就不堪設想，所以他只有原位封擋。

高傑彷彿有用不完的氣力，身子繼續翻滾在半空，左手揚處，一個白色的圓球突然射出來，不是射向沈勝衣，只射向沈勝衣頭上的樹幹。

沈勝衣眼快，一錠銀子飛出，打在那個圓球上，只聽一聲霹靂，一股濃烟突然四射，高傑的身形也在濃烟中消失。

沈勝衣原以爲是火藥，發覺是濃烟的時候不由苦笑，無論他的銀子是否會將之打碎，這都巳沒有關係，高傑的目的在擾亂他的視綫。

濃烟中高傑到底又會採取什麼行動？沈勝衣不知道，只是盡量保持頭腦的冷靜，他隨卽又聽到了一下爆炸聲從脚下的樹幹傳來，目光落處，却看不見什麼，那片刻他整個身子巳爲濃烟所裹，他惟一放心的就是由樹幹傳來的震蕩並不強烈，可以肯定那條樹幹絕不會因此而斷折。

他沒有移動，濃烟中也沒有什麼暗器向他襲來，高傑的衣袂破空聲在爆炸聲中响起，也只是一下，之後便一些聲响也聽不到。

一個人若非經過嚴格的訓練，怎能夠配合得這麼準確，沈勝衣現在總算明白，以他和秦百川耳目的敏銳，怎會那夜到了柳堤上仍然沒有發覺高傑的追踪。（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明日世界

太空城市之二

刀戈·譯

這個天體的構造一旦完成之後，我們便得考慮如何才能够使它適宜於人類居住。毫無疑問，最主要的就是空氣和水了。其次，如果希望這些太空殖民地上面的生物能够過着像地球一般的正常生活的話，那就是地心吸力了。

如所週知，太空人如果長期活在無重的環境裏，他們的肌肉會逐漸的消失，而他們的骨頭，也會逐漸的變得脆弱。雖然有幾種特別運動的可以避免了這些後果，但太空城市的目的，是要給與住在那裏的人，有着一個地球一樣的環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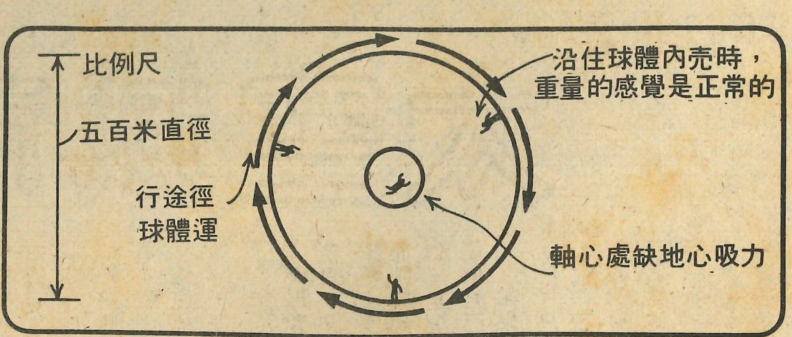
迄今爲止，科學家還沒有可以製造人工地心吸力的能力，但同樣的效果，却可以從太空城市在它的軸心上面轉動獲得。這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使到這些太空城市能够自己轉動。

如果太空城市能够自轉，它所造成的離心力，才可以使住在那裏的人，站穩在它的內層裏。再講，太空城市和地球是剛剛相反的，地球上面的人是站在地表上，而太空城市的人，却是站在那球體的內層的。

▲這幅圖畫所表現的，就是那個太空城市在距離我們僅幾公里外的形狀。

在它的底部就是一家太空工廠，它的太陽能收集裝置，提供了電流給地球上面的人使用。它的另一頭的那兩個巨型十字架，就是兩副輻射儀，把工廠和整個太空城市裏面的維生系統的廢熱排除。那幾個像燒餅似的環節，就是「農場」，供應新鮮的食物。中央的那個球體是居住區，那裏容納了一萬名太空移民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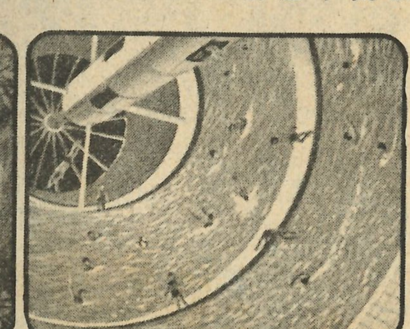
這些太空城市最初不要遷徙太多的人過去居住，最適當的是二千人左右，他們將來是要結婚和生育兒女的，所以事先就要替他們預備多一些地方，免得日後又要再來一次的遷徙，由於太空城市我們不能把它造得太大，一般的設計，中央的那個球體通常都是五百公尺左右的直徑而已，在它的赤道上繞行一週，需時約二十分鐘。



▲上圖是一個太空城市的橫剖面。對一個太空移民來說，他的「下向」就是「外向」，這正跟地球上面的人相反，我們的「下向」就是「內向」。假如你想知道離心力是怎樣做成的話，那你可以用繩拴住一桶水，把那桶水在頭頂上面旋動，在旋動着的時候，桶裏面的水是不會傾瀉出來的，不過，越是接近軸心，離心力便越加薄弱，換句話說，在軸心那裏，便完全沒有地心吸力的了。在這個居住區裏，人們站在它的內壳時，因爲離心力的關係，正如桶內的水一樣，他會感到他的重量是正常的。

▲這是太空城市裏的無重地帶，亦即居住區那個球體的軸心處，由於沒有地心吸力的關係。人們置身其間，便會感覺到一張紙條一般，輕飄飄的，完全沒有了重量，於是，互相在頭頂上面飄過，有如騰雲駕霧一般，但他們都把這當做一種遊戲。





▲在離開軸心遠一丁點的地方，不妨建造一個低引力的游泳池，當你爬上最高的跳板跳水時，你可以表演出很多的花式，因爲你爬得越高，你便越接近無重狀態，在那裏跳下來，你就會像燕子般的輕盈，滑翔一遍之後，才緩緩地落到水裏。

▲在「地平綫」上，太空城市裏面的居民望向球體遠遠的一端，那軸心就在他們的頭頂上，這時候，他們會感覺到自己的重量和在地球時一樣的。那條藍色的「河流」其實就是一列裝上了有色玻璃的窗子。透過這些窗子，你便可以見到太空的深處，自然，太空城市裏面的景色，完全由設計者決定，或者，依據居住在那裏的人的多數意見，佈置和設計出種種的景色和氣氛，假如你需要你的太空城市是一片熱帶的色彩的話，儘可以多種植一些熱帶的植物，何況太空城市裏面的氣候，是由人操縱的。







▲這兩個燒餅形的環節，就是太空城市裏的農業區。這也是那兩個環節的橫剖面，圖中見到的上層，是用來種植蔬菜和其他的農作物的，至於下面的兩層，則用來飼養牲口，比方養鷄、養羊和養兎等，太空城市的糧食，必須自給自足才行。

▲太空城市的農民，在溫室裏面操作，必須戴上氧氣面罩，因爲那裏是特別多二氧化碳氣的，這種氣體，如所週知，是對於人體有害的，但對於植物的生長，却有着很大的帮助，由於那裏的氣候，是由人類操縱的關係，所以不必担心沒有收穫。

▲太空城市裏面的房子，可能跟地球上面的不會有很大的不同。一個太空農民經過一天的辛勞之後，回到家裏，他可以扭開電視機看看新聞，洗一個澡，然後吃晚飯，跟着，如果他高興到外邊去的話，戲院那裏也有的，文娛活動的場所也不少。

太空墓地

羅唐納 · 文

由法國發射的太空潛艇，遠征金星，準確攻破金星上空二萬呎的冰陣，但料不到中途被黑洞吸去，全部太空英雄，只是一瞬間就化作飛灰。

金星的石油海十分誘惑

美國太空署的署長雷加拉博士，威震全球，原因是美國多次發射月球火箭都是很成功的了，太空人登陸月球，也很順利，還發射「維京一號」的太空船在火星降落，帶回火星的塵土，研究「火星人」是否眞有其事，反映出美國太空科技的成就，遠遠的超勝其他國家，蘇聯也非敵手。

法國也有太空署，署長沙連奴博士，有一天，他召集法國本土生長的科學家十八人，澈底研究進一步的遠征太空工作，第一個目標就是「金星」。

沙連奴博士說：「現時科學向前邁進，單是向月球進軍已經沒法顯得出威風了，跟地球最爲接近的兩個行星，就是火星和金星，既然美當局已經派出維京一號，到火星探測泥土，帶回地球，作爲開路先鋒，等於告知全球的科學家，火星是他們的囊中物，我們不想跟美國展開太空爭奪戰，只好把金星作爲挑戰的目標了，金星距離地球太遠，不過，它的地理環境却比火星更加接近地球，故此我認爲到金星活動更加有利，再過幾年，我們在金星方面得到的好處更大了，簡直有資格控制地球，你們明白嗎？」

座上的科學家有些人聽了這句話，略有所悟，另外一些科學家聽不懂，有一個科學家是研究太空毒氣的，說：「我想知道你所指的好處是甚麼，你能够簡單地說說嗎？」

「當然可以，只消一句話就明白了，地球上面現存的石油，包括海底石油計算在內，只能够用二百年，假如我們沒法用別的動力去代替石油，二百年後的今日，汽車和飛機，都變成廢物，晚上沒有電燈，同時有許多工廠因爲缺少電力，逼於關門，這種慘象可以使世界各國發生極混亂的狀態，甚至同歸於盡，金星的岩石固然有石油，最有利的是它有一個海，跟大西洋的面積相似，全是石油，假如我們有本領到金星去，別的不說了，只是說我們設法把金星的石油海搬到地球來，已經有資格控制地球。」

詢問的一個科學家叫夏迪米路，聽了愕然說：「署長，金星表面眞的有那麼巨型的石油海嗎？這個消息從來沒有一個科學家正式報道，你怎樣知道？」

沙連奴博士說：「我仍是一知半解，欲知其詳，必須由金星專家蘇門博士逐項解釋，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你們要是想知道，我可以邀請他盡可能的加以解釋，再說甚他。」

各人都想知道這種秘密，沙連奴博士打個手勢，坐在右邊的一個科學家蘇門博士站起來，向各人點頭打個招呼之後，說：「金星發現龐大的石油海，乃是最近半個月的事，由於金星軌道十分古怪，有時它距離地球二千萬公里過外，可是，它跟地球距離最短的時期，只有七百五十萬公里，故此我們可以在這個極端有利的條件去窺望它，換言之，最近一年研究金星特別有利。

「現時我該談談金星的臉紗了，沒有一個星體像它那麼古怪，有時明亮，有時給霧籠罩，彷彿垂下一塊臉紗，多姿多采。凡是有霧的地方，必然有水，如果浮在空中的水氣較濃，便會結聚成形了，變成了雲，從望遠鏡去看金星，知道它的上空有一塊巨大的雲停留，雲之下還有霧，那塊雲的厚度是三十公里，即使它所含的水氣不大，仍是無法透過它用肉眼窺看的，因此之故，金星表面究竟是氣泡呢？是海洋呢？抑或是岩石？沒法判斷，直到我們發射窺星的太空站，離開地球，到了太空，對準金星眺望，使用最神奇的望遠鏡，才知道它的眞相，原來在三十公里的雲層之下，我們用肉眼透過望遠鏡去看，所看見的霧，根本就不是霧，而是大氣層，那個大氣層含氧，含氮，兼且含有碳的氣體，故此我們肯定的說，到了金星，比較到火星更加容易生存，因爲含有相當多的氧氣。

「最成問題的是金星表面氣溫極爲灼熱，有些地方熱到攝氏表四百度，另外一些地方冷到攝氏表零下一百度，對人類來說，絕對不適宜，想改變它的氣溫，殊不容易，地球上的人根本就不必移到那個星球居住，最好的主意就是把它最有價值的東西搬到地球來。

「抱着這個念頭向金星打主意的科學家非常多，可是，他們都沒有我那麼好耐性天天守候，希望金星表面的空中雲層露出一個洞，可以穿過它去看，淸楚金星表面有些甚麼，我也不是每一分鐘留在六十八吋直徑的望遠鏡旁邊，只靠學生帮忙，由八個學生輪流仰望，直到雲層當中有明顯的裂洞爲止。儘管那個裂洞只有直徑一百呎那麼小，它曝光十五分鐘，便即閉合，已經够了，那些學生能够依照我的吩咐去做，每分鐘拍十二張照片，終於把雲層裂洞之下的一處金星表面形態拍攝下來，從化學品的光譜檢看，百分之百證明它的表面有一處是巨大無比的石油海，也許金星表面還有另外一個石油海，也說不定，或者除了這個石油海之外，再也找不到一個池塘含有石油，只要我拍攝的照片證實了它的表面確有一個巨大的石油海，已經令我心滿意足，渴望到那邊去，把石油搬到地球來。」

「假如眞的有石油海，它能够供應地球使用多久呢？」有人這樣發問。

「起碼可以供應三千年。」蘇門博士十分肯定的說。

爲了證實他說過的話，全都屬實，他把一百張向金星拍攝的彩色照片拿出來，叫座上的科學家流輪細看。

此外，他還把一組彩色照片交給他們欣賞，那是在沙地阿拉伯石油池的一千呎上空拍攝的，它跟金星表面的石油海完全相同，具有奇異的石油反光氣質，加倍使蘇門博士對他說過的話有信心。

他的話題忽又落在另一方面，說：「把石油海從金星搬到地球來，當然是很困難的事，航程太過遙遠了，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金星行程需要的費用，如果在太空航行的運油船，太過細小，那些石油即使能够運到地球來，它也是得不償失，反之，運油船太過巨型，動力太大，所花的錢，也是難以估計，必須盡可能的減輕成本，那就要從長計議了。」

他閉上了嘴，太空署長沙連奴博士說：「怎樣把金星的石油運到地球來，這是我今天召集各位駕臨開會研究的唯一目的，各位有何高見呢？」

石油專家巴托賓說：「我們討論如何搬運石油之前，我想知道一項科學上的秘密，希望蘇門博士解釋幾句，爲甚麼金星擁有的石油這樣多。」

蘇門博士說：「金星距離太陽不過四百五十萬公里，當然是水份蒸發得快速得多，初時金星跟地球得到同樣多的水，由於陽光猛烈照射，它失水的機會較大，故此留下的石油也比較多，兼且是表面化，並非地球的石油那樣子藏在極厚的沙漠之下。」

「金星那種環境，有沒有可能被一些高級動物佔有呢？抑或它僅得生長一些爬虫之類的生物呢？又或是它沒有任何生物，有的只是植物呢？」有一個科學家如此地發問。

沙連奴博士連忙回答說：「這些問題，不容易找尋答案，我只能對你們說知，在攝氏四百度的高溫之下，任何一種屬於地球表面的生物都不能够生存，即使有些動物生存，亦非地球派出去的太空戰士的敵手，遲早會死光，不足爲患，再又因爲我們此行，只是想搬運石油，金星是否一個完全死寂的地方呢？這個問題，不必研究，希望各位集中力量討論這一個問題，假如金星表面眞的有石油海，任意取用，我們用甚麼方法去搬？此外，我們還要考慮到另一問題，那是太空墓地，事實上從地球到金星最短的距離也有七百五十萬公里，即使我們可以利用陽光電池推進，航行到那邊去，要是中途碰上了黑旋風，將我們捲入神秘的黑洞之內，那就等於自掘墳墓，有甚麼辦法預防太空的黑旋風呢？假如這個問題沒法解決，此行仍是漫無把握。」

他提出「黑洞」這個名稱，座上所有科學家都覺得心上一沉，終於由太空署長沙連奴博士叫座上的另一嘉賓布爾維亞博士站起來講解，最低限度使座上客更進一步的明瞭黑洞究竟是甚麼？何以它稱做「太空墓地」？

必須避免黑洞吞噬

布爾維亞博士是法國首席「黑洞專家」，他研究黑洞多年，站起來打個招呼之後，說：「科學家一直都懷疑太空之內有一個墓地，作爲星體死亡之後的歸宿，有如一個活人，變成屍體之後葬入土地之內，很遲才發覺太空有一個或幾個黑洞，深不可測，洞內不時有巨大的吸力發生，同時吹襲極强烈的旋風，使一些根本上已經不穩的星體提前爆炸，即使它不是自行爆炸，吸入黑洞之內，仍是會爆炸的，一旦爆炸，便有很大的吸力發生，又有旋風，故此黑洞是宇宙間最可怕的地方。

「黑洞本身除了是星體死亡的墓地，還是一種可怖的工場，製造超越一切密度的物體，任何一件東西都有密度，密度越大，它就越加沉重，黑洞之內的物質因爲它吸收各種光和熱，越來越加濃縮，即使係一粒微塵大小，由於密度增加得太過厲害，重達一千萬噸，如果它從黑洞跌出來，速度是每小時二萬五千哩，被它撞擊那就不堪設想，地球上面已發生過如此可怖的一次撞擊，可見黑洞是確有其事的，並非幻想中的產物。」

說順了嘴，他索性把黑洞跌下來的微塵物質撞穿地殼的一頁驚人事件講述，緩緩的說：「若干年之前，六月三十日，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城郊外發生大爆炸，有些居民目擊空中有一個巨大的火球以傾斜姿勢撞擊地面，距離四百哩之外的牛馬也被震動，儼如地震，後來科學家指出，那種震動力以及火球俱是從黑洞跌下的微粒引起，只是小小的微粒，從黑洞跌落，進入地球的大氣層，便即燃燒，變成火球，並且發生震波，有如地震，隨後它又變成藍色柱狀物，穿過地球表面，並且穿過地殼，在北極圈的某一處穿出來，仍然繼續推進，離開地球，黑洞如果整個爆炸，可能把地球毀滅，因此之故，我們要是想製造一件飛行物件到金星去，歸途相當遙遠，而且又携帶大量的石油，更加容易被黑洞吸去，這是不可不防。」

沙連奴博士問：「有沒有辦法跟黑洞對抗呢？」

「誰也沒有辦法跟黑洞對抗，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擺脫它的糾纏，盡可能的避免天鵝星座，因爲黑洞就在它的背後。」他很快回答。

蘇門博士是金星專家，搖了搖頭，說：「金星跟地球最短的距離正是那一條航綫，如果繞道而行，將會浪費時日，並且有可能發生不測之憂，因爲天鵝星座附近已經是含有無數星羣的銀河，一個不當心，便會碰撞，同歸於盡。」

「有什麼辦法避免小星的撞擊呢？」

「有，一定有辦法的，我們必須坐下來細心研究。」蘇門博士很冷靜的說。

上述的一次集會只是一個開端，第二次集會的人數比較少，只有五個，蘇門博士作爲金星專家，他當然在座，最奇怪的是座上客包括一個畢生研究潛艇的專家葛威廉。

他不止是製造潛艇，還做過潛艇的艦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然後退休。

他很有興趣參加那一個高級國防會議，因爲他一直都認爲建造一艘會飛行又會潛水的核子潛艇，能够控制深海和高空，可以說是極爲堅强的秘密武器，不過，他獲悉可能建造的一艘潛艇是向金星進發，他就大感詫異。

法國太空署長沙連奴召集各人研究「太空潛艇」，先行講述他的意見，說：「我們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前往金星的太空航綫，爲了避免黑洞的吸力，逼於更改航綫，新的航綫可能闖入銀河系羣星最多的一處，且是最寒冷的一處，故此那一種飛行物體必須是有力量寒禦兼且自衞力特別强，必要時可以發射魚雷，另一方面，還要闖入金星上空的冰陣，那就更加需要潛艇了，總括一句，我們需要一艘太空潛艇。」

「它是否形如潛艇呢？」

「有點近似，但却有頗爲顯著的分別，由於它沒有闖入銀河系之前，不必潛水，故此它的頭部要比較尖，以便航行。」

「為甚麼要準備戰鬥呢？靠近金星的一截路，根本上沒有任何一種飛行物體，同時也不見得有金星人或火星人擋住去路吧？」

「雖然沒有那麼兇的敵人，可是，銀河系的細小星體仍是不可輕視的，它有如流螢似的飛舞，隨時碰撞到飛行物體，一撞就是兩敗俱傷，故此我們需要大批魚雷，起碼要五百枚。」

「五百枚的魚雷是否太多呢？」

「一點也不多，每一個魚雷都是長條形的，只重五磅，加起來不過二千五百磅而已，太空潛艇當然可以承載得起。」

「五磅重的魚雷有甚麼用呢？」

「如果它貯放的炸藥只是普通的彈藥，當然沒有用，但是，假如它所放置的是核彈那就有用了，我們已經有辦法製造最細的微型核彈，用來對付小行星，正好尅制它。」

另一個科學家發問：「沙連奴博士，你說太空潛艇不能闖入金星上空的冰陣，它是否永遠浮在金星上空的雲層呢？」

「是的，我們探測到那些雲層並非含水的雲，根本上是無數細得像暖水壺似的冰柱，可以稱做冰陣，它的厚度是三十公里，最低的一層冰陣仍然跟金星前面距離二萬公里，因此，金星表面即使有些地方熱到攝氏四百度，仍然不會使它熔化。」

「為甚麼它不會跌下來呢？」

「因為金星沒有像地球那麼強大的地心吸力。」

要問的問題已經結束，他們跟着進行製造太空潛艇。

太空潛艇加緊製造

法國當局一直都受到石油產國的威脅，它的文化程度雖然高，可惜它只是傾向於藝術方面，科學以及工業又或國防的力量都是比較薄弱的，當然辦不到領導羣雄作為世界霸主，不過，它始終仍是夢想到有一天會征服全世界的，由於這個念頭，它就選擇另外一條路走，希望靠一些古怪的成就去壓倒全世界，近年法當局傾全力研究陽光電池以及微型核彈，頗有成就，那是個例子，儘管如此，它仍是沒有足够的力量變成地球上的統治者，最後，法當局高層人士認為遠征金星，把石油搬到地球來，假如辦得到，必然可以達到目的，無怪他們十分秘密的進行這一項活動。

從速製造太空潛艇這個計劃已經進行得相當順利，另外的一晚，法國太空署長沙連奴博士跟國防部長奧勃倫在私人別墅之內會談，沙連奴博士說：「我發動的遠征金星壯舉，會有冒險性質，它可能失敗，如果我們太過快就把這一項消息宣佈，將來失敗，面目無光，故此頗要高度守密，除此之外，還要提防別的國家暗中破壞，更加要守秘了，而即使我沒有說出來，你也可以猜想得到甚麼國家想破壞它。」

奧勃倫說：「它必然是石油產地的國家。」

「是的，你一猜就猜中了，我們即使傾全力守秘，仍然担心消息外洩，希望你注意特務的活動，有一件事情頗為重要，我必須對你說知，我們這一艘太空船並非躲在山谷製造的，它只是在造船的一個港口製造，並由退休的艦長葛威廉上校負責，又向外宣稱，法國已經動手製造巨型潛艇，免得外邊的人瞎猜，其實在科羅連港製造的一艘潛艇正是太空潛艇。」

「這個計劃不錯，使我驚異的是這一點，太空潛艇應該是最輕的一種，如果那艘潛艇所用的材料跟地面製造的其他潛艇相似，豈非太過單薄？再者，鋼鐵太過沉重，可能大量消耗燃料，也是不妙的。」

沙連奴博士哈哈大笑，說：「部長，你所担心的兩個問題，我們早已非常愼密的精心考慮過，而且有了答案，先讓我解答第一個問題，如果有一種極為堅固的金屬塑膠物質罩住整整一艘潛艇，就使它十分堅固。關於第二個問題，簡直不成問題，不管一個飛行物體多麼沉重，所耗的燃料只是它起飛的消耗，進入太空，根本上不必使用太多的燃料也能推進，只是爭取速度然後要化更多的燃料而已，我們此行並非為了戰鬥，故此不必爭取速度，就算花一年過外的時間抵達金星又再花另外的一兩年時間回航，也不要緊，橫豎地球上面的燃料決不會在一兩年之內耗盡，故此我們最需要的是安全，不是爭取速度。」

國防部長奧勃倫，雖然對科學方面所知有限，這番話他却是聽得懂的，他不由自主的縱聲大笑。

他狂笑了幾聲之後，又說：「沙連奴博士，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立刻心上籠罩一片愁雲，你當然知道，石油並非珍貴的東西，單是法國的首都巴黎，一天之內需要變成電力的石油，已經是四十萬加侖，憑着區區的一艘太空船，有甚麼辦法可以把整個石油海搬到地球來？」

沙連奴博士說：「把整個石油海搬到地球來，當然辦不到，可是，把它所含的質素噴到地球上面，加以運用，却是眞眞正正可以辦得到的，你有沒有聽見過石油珠這種東西呢？」

「聽見過，它是飛機燃料箱裏面最後使用的東西，即使是噴射機，使用濃縮的液態氫做燃料，也要在飛機上面放置十粒八粒，作為備用品，因為它可以發揮一千倍體積石油汽的效用，故此它能够使飛機在燃料耗盡的時候仍可續航十分鐘之久，故此航空界人士把它稱做活命仙丹。你忽然提起這種東西，是否你打算在金星設立工廠去製造它呢？」

「是的，只有這個辦法才能把石油海裏面的石油帶回來，只要把它變成許多粒石油珠，就可以達到目的。」

「你眞是聰明，佩服之至！」奧勃倫很爽快的說。

突然，他很鄭重的說：「我也許對你有些幫助，是也不是呢？」

「是的，時機沒有成熟，我不想對你說知，既然你問我，我就把它告訴你吧，及早做些準備工作也好。剛才我已對你講過關於石油珠的秘密了，把石油珠轉變為普通的石油，也要一番手續，到時我們必需建築一個巨大的工廠，我已經選擇巴巴里谷作為特別煉油廠的所在地，盼望你到時多派一些軍隊守衛，甚至出動空軍。」

奧勃倫說：「你眞是深謀遠慮，巴巴里谷現時不是劃定做八個科學實驗區之一

德國發射雙星雷管，打算利用前半截吸引黑洞，向它攻擊，後半截繼續航行，目標仍是金星。

嗎？」

「是的，它一向是收集陽光的地方，假如你有興趣，我可以帶你到那個地方看看，順便看看我們已經發明的陽光炮。」

聽了這些話，奧勃倫嘆息了一聲，說：「太空署已經發明了陽光炮，國防部這方面仍是一無所知，法國行政方面一切脫節，眞的使我失望！」

沙連奴聽了，趕快分辯，說：「部長，你誤會了，陽光炮雖然從陽光取得爆炸性的材料，它不能够從地球上面的大炮發射，必須在太空使用，故此它暫時未能列入國防武器，只是看做科學實驗品當中的一種而已。」

奧勃倫聽了，釋然於心。

兩人談談說說，奧勃倫忽又把話題放在石油產國上面，臉色愉快，說：「近年法國的國策有所改變，只要對它有利，甚麼一種交易都可以做，去年不是把價值六十五億美元那麼多的軍火以及新型戰鬥機賣給沙地阿拉伯嗎？石油產國一向把我們看作仇敵，我們居然賣軍火給它，更加荒謬的還是把威力最強大的沙漠之狐那種坦克賣給他們！假如有一天我們跟它作戰，未必獲勝！」

沙連奴說：「這一項交易是最高當局決定的，我們不便討論它是否下策，不過，有兩件事情我可以對你說知，第一點，這一項交易使法國賺了四十億美元之巨，如果沒有那麼多的橫財到手，法當局沒有經費去建造太空潛艇！

「第二點，我們並非單獨賣軍火給沙地阿拉伯的，只是美國賣飛彈給以色列，我們然後將最優秀的武器，賣給沙地阿拉伯。」

奧勃倫恍然大悟，說：「這樣做法等於美國跟法國開仗，無怪中東的戰火無休無止的打下去了！」

沙連奴糾正他，說：「不！整個局勢並非那麼嚴重，你只能說美國飛彈跟法國轟炸戰鬥兩用機打仗！」

奧勃倫哈哈大笑。

沙連奴想了想，說：「事情並非如此樂觀，我們必須盡快取得世界霸權，現時中東以及埃及那邊的戰火越燒越盛，石油庫頻頻被炸，我十分担心全世界的石油提早耗盡，假如我們要花二三十年然後有辦法把金星的石油海搬到地球來，恐怕來不及制止隨時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兩人越說越加投機，翌日中午，陽光最盛的一段時間，兩人乘坐直升機在巴巴里谷的軍事基地降落，看過谷內收集陽光的各種科學措施，奧勃倫對法國前途有更大的信心。

分手之前，他笑着對沙連奴說：「署長，你很有魄力，將來巴巴里谷的盆地貯滿了石油，變成地球上面的石油海，我必然想盡辦法保護它！」

再三研究金星的真相

沙連奴眞的很有魄力，他除了加緊建造準備遠征金星的太空潛艇的動力之外，還集中精神製造潛艇的外殼，它是由不受熱力和輻射綫影响的塑膠加入金屬品製造出來的，舉世無雙的新發明產品，一切都

進行得很順利，果然在他跟國防部長奧勃倫夜談之後第八個月，那艘太空滑艇在凌晨六時發射，艇內有一百二十人，黑洞專家布爾維亞博士也在艇內，艦長的責任最重要，他就是負責監督建造滑艇的葛威廉上校。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任何一種漏洞，可是，奧勃倫部長不解何故，他在太空滑艇起航之後，想起了它在太空飛行，他就覺得心上一沉。

又是一次夜間小敍，喝酒談心，奧勃倫喝了一點酒，緩緩地把話題落在太空滑艇上面，說：「署長，你眞有本領，居然發動金星攻勢，而且太空滑艇順利升空，越過月球，進入由地球直航金星的航綫，無驚無險，不過，我始終有些憂慮，担心我們的太空滑艇在金星表面降落之際，碰上了金星人。」

沙連奴博士說：「你認爲金星上面有人活着嗎？」

「不！我只是隨口給它一個名字叫做金星人吧了，也許那種動物像蛇，甚至大頭細身，眼睛突出來，形如怪物。」

「不管它是甚麼，只要它活着，具有戰鬥力，就可以說是戰士，我們屬於地球上面的戰士，如果有機會跟金星戰士作戰，必然打贏！」

「爲甚麼你如此信心十足呢？」

「很簡單，八大行星都是從太陽旋轉想得太過急速飛射出來的，每一個行星初時只是火球，後來逐漸冷掉，然後有植物生長，甚至有海洋，那時足足下雨一千年之久，然後停止。

「各行星都有同樣的雨量，地球比較細，兼且有地心吸力，故此吸收較多的雨，變成海洋之後，不易蒸發，金星就大不相同，一來它沒有那麼大的地心吸力，二來它的體積大過地球很多，即使有些地心吸力也沒法吸住表面積聚下來的水份，故此它不斷逃走，變成三十公里厚的雲層，那些雲層等於地球的海洋，由於金星表面的水份大量蒸發，表面缺水，且又有太多的碳，陽光猛烈投射，地面的灼熱程度就肯定的超過攝氏二百度，較爲平坦且又凸出的高原，受到陽光投射更加旺盛，它的氣溫更高，可能達到攝氏四百度，任何高級動物無法生存，即使有些動物能够活着——只是爬虫那一類，這種動物只靠本身的體力作戰，怎能够跟地球上面持槍作戰的戰士相提並論，故此我認爲金星上面未必有人，即使有些動物好像人，勉强稱做戰士，仍是敗在人類的武器之下，他們實在不堪一擊。」

奧勃倫說：「照這樣看，人類降落金星表面，穿上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裳，大概不會被金星的熱力或者强烈的輻射傷害，不過，吸取石油海裏面的石油，必須設廠，他們能够穿了笨重的太空衣裳工作嗎？氧氣的供應是否有問題？還有一點，糧食方面怎樣供應呢？」

沙連奴博士很快回答道：「部長，你似乎忘記我說過在金星上空籠罩着的巨大雲層了，那並非水氣，而是很細的冰，應該稱作冰陣，有那麼多的冰，等於有水，而水係氫二氧一的分子結合而成的，故此有水就有氧，怕些甚麼呢？到時候我們還可以利用雲層表面的熱力，使局部地區氣溫降到攝氏三四十度，百份之百適合人類生存，食物方面，更加不必担，太空滑艇是準備把石油送回地球上面來的，當然是有足够的容積放下各式各樣的食物了，船上只有百多人，那些東西够他們吃十年之久！」

雖然沙連奴充滿了信心，奧勃倫仍是無法樂觀的，他想起了綽號「太空墓地」的黑洞，說：「聽說黑洞是羊角形的東西，不斷旋轉，能够吸去接近它的任何東西，包括光和熱，假如太空滑艇太過接近它，會不會被它毀滅呢？」

沙連奴博士說：「倘有這種悲劇發生，它是必然毀滅的，坦白點說：那是我唯一憂慮的一種危機。」

「不是有黑洞專家布爾維亞博士留在艇內嗎？」

「他只是研究黑洞的一個傑出人才吧了！他沒有看見過黑洞，怎能百份之百的避開黑洞運行之處呢？況且太空裏根本就不止是僅有一個黑洞，假如艇上的人能够安然而歸，可以說是百份之百靠他的力量所致。」

「他究竟有沒有特殊的儀器預測黑洞在那一個方向，及早逃避呢？」

「我怎會知道？」沙連奴博士沉住氣說。

送客出門之後，他循例打個電話給太空署，問問他們有沒有收到從遙遠太空那邊跟隨金星光亮傳送到地球的語聲。

對方回答：「甚麼語聲也沒有，金星仍是以前所見的光度！」

靈夢成真太空英雄慘死

說到聲音變成了光，依附强光從百萬公里以外那麼遙遠的太空傳送到地球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明白了聲與光的變化，你就有所領悟，現時在電影院之內看戲，一套影片沒有錄音帶，觀衆全部聽到各式各樣的聲音，包括炮聲，槍聲，笑語之聲或哭聲，甚至要求最高的歌聲琴聲，全部清脆玲瓏，半點也不含糊，就因爲聲帶巳經依附在影片上面，放映那套影片的時候，光綫透過它，使它再度變成各種聲響，既然有聲電影利用光與聲互變的原理創造出來，當然萬里傳聲也可以倚賴强光送達地球了，不過，碰上了太空出現陰影，或者强烈的星光進入地球之際，碰上了狂風暴雨，它就失效，沙連奴博士明白這一層道理，他雖然有些担心，仍然很有信心，分分鐘都有人留在「金星光亮變聲器」的旁邊，希望有一天聽到葛威廉上校的語聲。

太空滑艇飛行了一個月之後，他終於聽到葛威廉的語聲了。那個語聲稍爲有些模糊，仍然聽得出來，分明是葛威廉上校的說話聲响，負責留守的職員一方面錄音，另一方面，透過「傳呼機」跟沙連奴博士取得聯絡，四十五分鐘之內，趕快到太空署的高台，他抵達的時候，葛威廉已經「收聲」了，儘管如此，他有機會啓播錄音帶錄取的談話，仍是臉露笑容，十分興奮。

葛威廉上校說：「我已經說過許多次

，每次俱是談十分鐘的，這是我跟你們交談的第十七次，眞是可惜，你們能否百份之百的收聽得到呢？我沒法知道，因爲你只能够遙聽，沒法用特殊方法把你們想說的話告訴我們。

「無綫電波也沒法達到我們身邊，事實上我們相距太遠了，根本上太空有許多種想像不到的阻力，故此我說的話能否被你們錄取？頗成問題，儘管如此，我仍是很樂意談下去的，我今晚想談的是銀河。

「現時我們仍是向銀河的天鵝星座推進，因爲它最爲接近金星，在我們聽覺所及之處的太空，確是千變萬化的，有時它非常光亮，恍如一團火，太空滑艇必須在火光中穿過，有時它連續有七天之久漆黑一團，不過，使用科學儀器觀察，仍然可以看到那一條星光燦爛的銀河。

「我認爲它有一千萬顆小星浮游，來來往往，總是沒法游到銀河的光帶之外，所以把它叫做銀河，再貼切也沒有了，小星最細的一顆也比較太空滑艇大一萬倍，假如我們發射含有核子彈的太空魚雷，簡直是自殺，因爲那些太空星體任何一顆被魚雷射中發生大爆炸的時候，它附近的另外一些小星必然爆炸，甚至有可能引起一百萬小星一齊爆炸，太空滑艇即時粉碎！

「基於上述的觀點，太空滑艇絕對不能展開攻勢，只能十分巧妙的左穿右插，從小星與小星之間的空隙穿過。

「那些空隙起碼有一哩闊，區區的太空滑艇，企圖穿過它，絕不困難，儘管如此，仍是要十分小心，因爲小星本身仍有多少吸力，太過接近它的時候，可能被它吸住，即使沒有爆炸也是死路一條，到時我們變成小星的一部份，永遠沒法擺脫，多麼可怖。

「直到現在，我們仍是接近銀河而巳，試過三次需要在小星與小星之間穿過，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我指揮的滑艇從水雷與水雷之間穿過一樣，很是刺激！預料進入銀河核心，所碰到的小星必然更多，更密，星與星之間的空隙更細，不過，我自問仍能够應付得來的，不必替我担心。

「坦白點說，我甚麼都不担心，所担心的只是這一點，任何一種機器都有可能突然變壞，只要小小的機件發生障碍，便可能寸步難移，我們就沒法回到地球來，永遠在太空之內飄飄蕩蕩！」

這是第一次錄音，第二晚，同樣的時間，夜間十點半鐘，葛威廉再度交談，那一次他談的是太空墓地。

他這樣說：「任何人死了要落葬，除非是火葬，否則，入土爲安，那就需要墓地，如果一個人死在太空，或者一個星體爆炸之後，在太空裏面有許多隕石出現，它的歸宿跟太空人的歸宿相似，不外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給黑洞吸去，第二種情況是在太空飄浮了很久，碰上了別的星體爆炸，同歸於盡，此外，還是另外一種情況，被一種磁力特別强的碎星所吸，永遠留在該處。

「在木星與火星之間，本來有一顆大星，不知如何，它忽然爆炸，變成一千多個碎星，另外出現流星座，看來有如一團黑霧。因爲碎星是大星爆炸之後出現的東西，故此它的成份不同，大星當中含有磁力的一截，化爲碎星，磁力更强了，故此它有力量吸住一些留在太空的浮游物，如果有些太空人在太空之內發生戰鬥，人機俱亡，很可能就此結束我們的旅程。」

這是第一次的遙遠距離通話，以後還有許多次，不過，最後的一次却十分悽慘，因爲他們碰上了黑洞。

那一次並非由別人錄音，而是沙連奴坐在那些巨大的儀器之前，親自收聽，當然的，還有錄音設備，他開始收聽巳經是相當模糊，跟着有很强烈的風聲，幾乎使他的耳鼓爆裂，他吃了一驚，說：「這是黑旋風！」

他立刻把音量調細一點，風聲就減低了，可是，說話的聲响又太過低沉了，如是者過了一個時期才可以繼續收聽得到葛威廉的話聲。

葛威廉用盡全力講述：「我們日夜担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做夢也想不到，宇宙之間眞的有黑洞，而且它逐漸向我們迫近。

「原來黑洞是會自行移動的，並非徒然有一股吸力，那是羊角形的物體，有巨大的旋風，我們的速度太慢，無法逃避的，只好認輸！

「黑洞能够吞噬看得見的東西，我們完了，不過，最後的一句仍是樂觀的，你的想法確是眞有其事，我們如果能够抵達金星，一定可以找到石油！」

葛威廉上校最後所說的話簡直是聲嘶力竭的，他似乎沒有氣力再說，輪到另外一個人開口了，他是黑洞專家布爾維亞博士。

他明知是黑洞的狂風吹至，聲响必大，故此他也是用一種近乎感激似的聽音交談，說：「我所有的朋友，永別了，我是黑洞專家，居然不知道如何逃避厄運，實在該死！如果我早巳知道它能够移動，儘可以想辦法使他的吞噬方向轉移，我的意思是用兩種飛行物體一齊出動，利用另外一件飛行物體去誘它出擊，那就可以避免它。

「現時我們巳經無能爲力，不過，黑洞雖然可怕，金星確有石油海，那就使我們興奮，原來在銀河系所有大星細星的光亮遠遠比不上金星，純然是金星的光含有石油燃燒的作用。

「金星的石油海不止是一個，它不分晝夜的揮發、燃燒，金星的光亮才會得到如此輝煌，記得這一點，金星是眞眞正正有石油的，黑洞的威力無可比擬，但却可以誘它改變攻擊的方向。還有一點，別向天鵝星這邊走！」

最後，一連串的慘呼聲，爆炸聲，狂暴的旋風把一切聲响帶走。

沙達奴博士突患失憶症

沙達奴博士不斷的傾聽，聽到最後的一句，氣湧如山，突然慘呼一聲，跟着暈倒，他覺醒之後，巳經躺在醫院之內。

本來他安安靜靜的躺着，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他覺醒之後患了失憶症，沒有人能够誘惑他開口講話。

他迷迷惘惘的躺着，偶然坐起來，如有人站在床邊，跟他交談，他也會講三幾

句，不過，每一句話都是十分吃力然後說得出來的，看見這種景象的人，都替他担心，醫生也束手無策。

他是太空潛艇遠征金星的策劃人，獲悉那一艘潛艇如此收場，等於毀滅了他自己，刺激太大，他沒法支持，以致如此，有些人患了失憶症之後，躺了三幾年，逐漸恢復記憶，另外一些人就不是那麼幸運，一生不能够復元，他的前途如何？沒有人知曉。

他被送往醫院的第五天，已經有七個重要的風雲人物分別去探望他了，特別關心他的人就是政壇知己奧勃倫。

爲了深入瞭解他的實際情況，奧勃倫湊近一點，說：「沙連奴署長，你今天的神氣很好，昨晚睡得甜嗎？」

「我願意去。」沙達奴說了一句。

顯然是答非所問了，奧勃倫吃了一驚，再問：「你願意到甚麼地方去？」

想不到沙連奴聽了即時回答：「我願意到太空墓地。」

奧勃倫無可奈何，只好順着的口吻再問：「你打算到太空墓地幹甚麼？」

「我想到那邊去，搜索失落了的太空潛艇。」

「你以爲那艘潛艇仍然留在太空墓地嗎？」

「它當然留在黑洞之內的，正如一個人死了安安靜靜的躺在墓場。」最後那一句，他幾乎是用盡氣力才發得出來，簡直可以說是「氣若游絲」，因此之故，奧勃倫不想再跟他交談，刺激他的神經，悄然走開。

臨走的一瞬，奧勃倫向他望一眼，說一聲：「再會！」

想不到沙連奴也開口，說了一聲：「再會！」

看來沙連奴的腦袋仍未失效，奧勃倫稍爲高興，走到了巴黎空軍醫院的病房，他仍想多懂一些關於那個病人的生理反應，以國防部長的身份，找院長加利博士談談，問：「院長，你認爲沙連奴博士的失憶症有沒有痊癒的機會呢？」

「我也不很清楚，因爲這一類病人，只是大腦的神經有一部份搭錯綫，患病不深，如果他眞的百分之百患了失憶病，恐怕他喃喃自語，跟別人交談，半句也接不上。我發覺到他很喜歡在說話中插進太空墓地這一句，有時他不說太空墓地，說的是黑洞，是否太空墓地等於黑洞呢？」

奧勃倫說：「是的，照我所知，那個地方應該稱做黑洞，因爲許多星體或者飛行物體被它吸住，便化爲烏有，故此又稱做太空墓地。」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他的病起碼要休息一兩年，才有機會把它治癒。」

「有沒有辦法使他在一週之內恢復記憶呢？」

「我認爲辦不到。」

「那麼，我仍想跟你說，聽說有一種醫術叫做還原法，可以使得病人恢復記憶，這個方法是否可以放在他的身上試一試呢？」

院長加利博士苦笑一下，說：「還原法必須把病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加以整理，把他帶到該地，看見他受到震撼以致失憶的場合，往事重演，希望他恢復原來的記憶，既然使他大受刺激的地方在銀河深處，那就無法把他帶到那個地方了，因此之故，我可以對你說知，還原法對他是不適合的。」

奧勃倫突然想起一個問題，說：「院長，照我所知，他失去記憶只是因爲從錄音機聽到太空潛艇毀滅的噩耗，並非眞的目擊這一場災禍，可否透過錄音機，製造一些語聲以及行雷閃電之聲，製造一種氣氛，反映出他的太空潛艇已經從黑洞逃出來，他一時之間興奮到極點，突然恢復記憶呢？」

院長加利博士說：「我們已經試過，可惜得很，他完全沒有反應。」

既然院長認爲已沒有辦法使他恢復記憶，奧勃倫只好告辭。

他跟院長交談所講的話，只是寥寥數語，仍然是很重要的，在另外一間房間裏，有人用偷聽器去錄取兩人交談的每一句，翌日的晚上，潛赴一間餐廳，把那一捲錄音帶放在枱上，讓另外一個顧客伸手拿走它，完成了任務，悄然回去，只是這個小小的動作，沙連奴的命運忽然又發生嚴重的變化。

那一捲錄音帶透過法國醫生巴耶博士，再又透過同時隸屬於巴黎特務以及柏林特務的「兩面人」，送達西柏林保密局，有五個高層人士啓播它，研究此事，最後，他們決定展開擄刦的行動，在一個大雷雨的晚上，由巴耶醫生協助，把女看護用迷藥弄暈，然後把沙連奴博士放在輪車之上，推進一間黑房，由窗外跳進三個黑衣人，把他刦走。

那時沙連奴失憶的意外事件，已經街知巷聞，法國的高層人士認爲他已變成廢物，留下來也是沒用的，失去了也不要緊，因此他被擄去，淡然置之，在檔案上面寫下這麼一句，「失憶失踪，疑是失憶之後自行離院，死在海裏。」

官方認爲他死在海裏，因爲他反反覆覆的說過許多次潛艇，懷疑他親自下海搜索。

法國的軍政人物，絕不重視他，想不到德國的特殊人物，却十分重視他，千方百計把他刦走，目的是查探關於石油海的秘密。

那邊的科學家以及腦系醫生經過努力加倍深入的研究，認爲他的病態並非絕望，對於各種生理反應，他雖然每一種反應俱是令人失望，可是，似乎在他腦海中的記憶，仍是很完整的，他們使用最有份量的電力催眠術，利用電流刺激他腦海深處掌握各種太空資料的核心，跟着使用催眠術然後由專家跟他交談，套取他的秘密。

以下就是專家跟他交談所說的話，專家問：「沙連奴博士，你是否確信金星上面有一個海，海裏沒有水，有的只是石油呢？」

「是的，我有足够的資料證實此事，首先，金星表面的海水已經被强烈的陽光長期投射，逐漸蒸發，變成了雲，由於雲層係極細的冰結合而成，厚三十公里，陽光無法穿過，故此石油海不會晒乾。」

「石油是怎樣來的？」

「它從岩石分解出來。」

「有沒有辦法可避免黑洞吞噬呢？」

「有辦法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製造兩截式的飛行物體，此外，又要避免走近天鵝星座的太空航綫。」

雙星雷管射入太空

他雖然迷惘，仍有辦法把海洋深處潛藏的回憶說出來，眞是難得，不過，他只是在接受電力催眠之後才會產生如此良好的效果，如果他沒有被催眠，那就截然不同，他忘記了日常生活每一個小動作，有如普通的失憶病人一樣。

他不單是接受一次催眠，還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催眠專家何路廸隆博士不單是盼望他把記憶中關於太空潛艇遇到大災難的一頁回憶翻開，還希望他把一切關於太空的知識講述，此外他們還盼望他能够局部清醒，指導那些人製造另外一種叫做雙星雷管的飛行物體，一共有兩截，有如他記憶中黑洞專家布爾維亞博士提示一樣。

在一連串的催眠當中，有一次，他居然一躍而起，大聲說：「這是甚麼地方呢？爲甚麼你們不肯依照我說的計劃去做，加緊製造太空潛艇呢？」

專家喜形於色，知道他的知覺回復到最原始的一截，趕快迎上去，說：「是的，署長，我們已經在加緊製造中。」

他說的這句話反映出一件事實，他的腦袋是分開幾截的，有時他屬於建造太空潛艇的一截，有時他屬於潛艇被黑洞吞噬的一截，如果有辦法加以利用，一定是有作爲的，因此之故，柏林空軍以及太空署的重要人物立即展開一項十分重要的會議，他們係西德的人，西德有二百億美元存放在聯合國的銀行之內，儘可以利用它一部份資金，進行這一項賭博，製造另外一種飛行物體，它定名爲雙星雷管，整個的飛行物體有如水雷，屬於長條形，分作兩截，預算到了接近黑洞的時候就放射前半截，使黑洞改變攻擊路綫，即使如此，前半截的飛行物體仍是以最高速度前進的，務求把黑洞誘到更遠的一處，遠遠的離開航綫。

至於吸取金星表面的石油，把石油製煉爲「石油珠」，這一連串的計劃跟太空潛艇完全相同。

連續五次召開高層會議，決定進行一項驚人的活動，爲了避免沙連奴博士受到過份的刺激，他們把一切從事製造飛行物體的工作人員，穿法國衣服，講拉丁話，使沙連奴發生誤會，以爲他仍是在法國境內過活。

一切進行得十分爬利，到了雙星雷管起飛的一瞬，沙連奴博士的腦力已經大致復元，由他親自指揮，可笑得很，他始終懞在鼓裏，以爲一切活動都是在法國安排的，此行爲了法國前途奮鬥！

那些人雖然包括了十分先進的科技專家，却沒有眞正了解金星的專家蘇門博士在內，因此之故，在計算方面缺少了一件事情，他們忘記了金星的軌道跟地球的軌道不同，只是在某一段時間特別接近，錯過了它，兩個行星就相隔得很遠，追也追不上，故此雙星雷管這個飛行物體即使傾全力追踪，仍是沒法追得上金星，雖然它沒有碰上了黑洞，却有另外一場大災難發生，雙星雷管飛入碎星如林的銀河系當中，一個不當心，被磁石最强的一個小星吸住，永遠沒法離開。

他們仍然不能够接近金星！

最後的一項報告是由德國方面的負責人利用聲音變成光亮這個原理向西柏林太空署報告的，他是太空署的飛行秘密武器專家瓦多爾博士。

他如此報告：「我們沒有死亡，甚至沒有受傷，不過，全部活着的人感到絕望，因爲我們已經降落在一顆沒有名氣的磁力小星之上。

「那個地方永恆的發亮，沒有水，也沒有氧氣，更加沒有糧食，我們吃完了自己携帶的糧食，耗盡了氧氣，便會坐着等候死神降臨，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太空墓地，我們碰上了它，眞的無可奈何！

「你們切勿妄想用另外一些飛行物體飛上太空搭救我們，一來銀河系的小星有三千萬多顆，你們沒法找尋把我們吸住的磁星，即使找到了它，你們也沒法擺脫它的吸力，只是送死而已，再會，親愛的朋友！」

他的話被錄音，至今仍然留在西柏林太空署，作爲一種參考。不錯的，金星有的是石油海，可惜得很，太空之內有許多個形式不同的敵人，稍爲不慎，便會葬身在想像不到的墓地，現時只是知道有「黑洞」以及「磁星」這兩個太空墓地，也許還有更多的墓地等候人類的飛天英雄！

（完）

地球上面最犀利的［怪獸戰鬥機］，闖入銀河系最深最遠的一處，可惜它一去不返，人和機便葬身太空。

（太空墓地彩圖說明之二）

銷魂令

（本文承自第一〇〇頁）

扶桑的忍術着重暗殺、追踪、潛藏，方法與中原有別，只要不太接近，要發覺的確不是一件易事，何況那裏是第一次的接觸。

但結果還是給秦百川發覺，那與秦百川因此知道楚萬里暗中經營福壽膏是不是也有些關係。

秦百川既然知道了這個秘密，當然會追查福壽膏的來源，胡夷與蟋蟀的爲秦百川效命，是不是也因爲這個原因？胡夷與蟋蟀顯然都練過忍術，也難怪以高傑這種身手也不能闖進水繪園救人，秦百川所以將湘雲囚在高塔上，由胡夷看守，這看來就不似只是爲了那樣才安全，也許還知道了楚萬里的屬下，有人有那種本領。

胡夷蟋蟀投靠秦百川，主要目的又是什麼？秦百川知道的秘密到底有多少？

沈勝衣忽然發覺事情並不是表面所看的那麼簡單，却沒有多想，不管怎樣，與事情有關的人到現在大都已經死掉，這半年以來，福壽膏也顯然斷絕了供應，這到底是因爲他們追查得太緊還是找不到第二個適當的人選，雖然不能夠確定，但可以確定的却是他們如果要得到更多的資料，必須要另找綫索。

高傑的身份，應該不會是一個不知道得太多的人，沈勝衣奇怪的是，爲什麼到這個地步，他仍然要保守秘密，不肯吐露出來？

看高傑的作爲應該是一個多情多義的漢子，難道就連一些國家民族的觀念也沒有，果眞如此，便不會暗示沈勝衣福壽膏眞正的來源，那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了。

沈勝衣看不透這個人。

高空風急，那些濃烟很快被吹散，沈勝衣終於看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他脚下一丈不到的地方一團烈火正裹着那株樹幹燃燒，風吹不滅，而且緩緩向上伸展。

高傑回到了老地方，一隻壁虎也似頭下脚上伏在樹幹上，眼睛似合還張的看着沈勝衣，這時候才道：「不須多久烈火便會燒到你脚下，也不須多久，樹幹便會給燒斷，且看你如何應付？」

沈勝衣反問：「你又是如何應付？」

高傑笑了笑，道：「我能夠與天下第一名的劍客同歸於盡，我豈還不滿足，要怎樣才滿足？」

沈勝衣一怔，高傑正色接道：「能夠完成任務是一個忍者的榮耀，性命反而是其次。」

「是麼？」沈勝衣脚下已感覺到烈火的熱，輕嘯聲中，身形往上拔了起來。

高傑身形同時凌空，接連七枚暗器射向沈勝衣，隨即雙手舉刀，猛的一刀當頭劈下。

沈勝衣閃三枚，劍擊四枚暗器，再一揚，正好擋住了高傑的刀，「噹」的金鐵交擊聲中，一個身子立時往下疾墮下去。

高傑曳着繩子急追，一枚枚暗器接着追射沈勝衣。

那刹那之間，沈勝衣已從烈火旁飛過，烈火急風中吹向相反的方向，饒是如此，他揚起的長衫下擺仍然着火燃燒起來，却隨即被他的劍削斷，他的劍緊接點在樹幹上，身形借勢一轉，方向一變，高傑的暗器便射空。

他的下墮之勢却更急，眨眼間，離地已不到四丈，也就在此際，他接連刺出三劍，第一第二劍都刺不到樹幹上，第三劍才刺進去，隨又脫出，但他的身形已藉這一阻之力緩下來，再一個翻身，終於安然落在雪地上。

着地他立即滾身，七枚暗器緊接射進他方才置身的地面，回頭看去，只見高傑下墮的身子，突然又往上彈起來，掠上了旁邊的一條橫枝。

沈勝衣將身子一弓而起，叫一聲：「好身手。」

高傑冷笑道：「希望你下一次仍然是這樣幸運，在樹下沒有人等着。」

沈勝衣道：「有過這次經驗，下一次我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了。」

高傑冷笑道：「也許你根本就不會爬到樹上去。」

「也許此後我會隨身帶備一條繩子。」

高傑道：「只要你能夠將我殺掉，我手上這條繩子就是你的。」隨手一抖，那條繩子便從樹上掉下來。

沈勝衣道：「看來沒有第二個辦法可以解決了。」

高傑冷笑道：「若是連我也殺不掉，這件事我看你還是別再管，到此爲止。」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感激你，讓我知道，這許多關於忍者的事情。」

高傑連聲冷笑，道：「這只是皮毛。」

沈勝衣道：「若是連皮毛也不知道，不敢想像遇上個中高手，將會如何。」

高傑冷截道：「我們的一戰還未結束。」

沈勝衣道：「再問一件事，你到底是那兒的人？」

高傑道：「那兒的人都是。」

沈勝衣恍然大悟，道：「你有一半是扶桑的……」

「家母姓鈴木！」高傑怪叫一聲，從橫枝上躍下，人還在半空，一個白球已落在沈勝衣身前，火光一閃，爆開了一蓬白烟。

沈勝衣沒有動，白烟迅速將他裹起來，高傑也在白烟中消失，然後金鐵交擊聲暴響，一股鮮血從白烟中射出來。

高傑隨即曳着鮮血從白烟中射出，射出了三丈，突然回身，一刀削出！

「刷」的一聲，在他身旁的一株樹幹迎刀兩斷，同時發出了霹靂一下巨响，在樹心冒出了一股火焰來。

他半身再轉，反手一刀插在雪地上，半跪着身子，瞪着那一股白烟。

急風中白烟飄散，沈勝衣仗劍立在原地，鮮血仍然從劍尖滴下。

好一會高傑才道：「爲什麼你不追來？」

沈勝衣歎息道：「也許我知道你必然還有最後一下殺着，也許我認爲那一劍已足夠。」

高傑道：「你站在原來的地方，却也不是一個好辦法，可是，有多少人中了那一劍之後，不會像我這樣跳躍開去的？」話聲越來越弱，還未斷，身上好幾處突然冒出了火焰，燃燒起來，倏的一聲霹靂，一個身子在火焰中爆炸，血肉橫飛。

沈勝衣看得眞切，一顆心彷彿直墮進冰窖裏，打從心底寒出來，機伶伶的一連打了好幾個冷顫。

好像高傑這樣狠的人到底不多見，更可怕的是在他後面不知還有多少他這樣狠的人在伺機而動，幸而他們總算明白了，這是怎樣的一個陰謀，知道了這羣人的存在。這羣人將會在什麼時候再採取行動？沈勝衣雖然不知道，却知道無論這羣人的來勢有多兇，他都絕不會退縮，其他的人也不會。

熱血沸騰下他心内的寒意迅速消去，挺起了胸膛，走進漫天風雪中。

風雪未歇，長夜仍未盡，黎明有待。

（全文完）